

粉妆楼

◎ 清 竹溪山人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ZHONGGUOGUDIANWENXUEMINGZHUBAIBU

粉妆楼

〔清〕竹溪山人

粉妆楼方框对应字一览表

页码	对应文字(如果一页方框太多,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)		
第 5 页	祇	第 32 页	鸬
第 33 页	焜	第 102 页	觔
第 106 页	珮	第 107 页	鄯
第 156 页	解	第 172 页	袂
第 203 页	樽	第 208 页	樽 璈

第一回

系红绳月下联姻 折黄旗风前别友

诗曰：

光阴递嬗似轻云，不朽还须建大勋。

壮略欲扶天日坠，雄心岂入駑骀群。

却缘否运姑埋迹，会遇昌期早致君。

为是史书收不尽，故将彩笔谱奇文。

从来国家治乱，只有忠佞两途。尽忠的为公忘私，为国忘家，常存个致君的念头，那富贵功名总置之度外。及至势阻时艰，仍能守经行权，把别人弄坏的局面从新整顿一番，依旧是喜起明良，家齐国治。这才是报国的良臣，克家的令子。惟有那奸险小人，他只图权震一时，不顾骂名千载，卒之，天人交怒，身败名裂；回首繁华，已如春梦。此时即天良发现，已悔不可追。从古到今，不知凡几。

如今，且说大唐一段故事，出在乾德年间。其时，国家有道，四海升平。那一班兴唐世袭的公侯，有在朝为官的，有退归林下的，这都不必细表。

单言长安有一位公爷，乃是越国公罗成之后。这公爷名唤罗增，字世瑞。夫人秦氏所生两位公子：长名唤罗灿，年一十八岁，生得身長九尺，臂阔三停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；那长安百姓见他生得一表非凡，替他起个绰号，叫做粉脸金刚罗灿。次名罗焜，生得虎臂熊腰，龙眉凤目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文武双全，英雄盖世；这些人也替他起个绰号，叫做玉面虎罗焜。他二人，每日里操演弓马，熟读兵书，时刻不离罗爷左右。正是：

一双玉树阶前秀，两粒骊珠颌下珍。

话说罗爷见两位公子生得人才出众，心中也自欢喜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只因罗爷在朝为官清正，不徇私情，却同一个奸相不睦。这人姓沈，名谦，官拜文华殿大学士、左丞相之职。他平日在朝，专一卖官鬻爵，好利贪财，把柄专权，无恶不作。满朝文武，多是他的门生，故此无一个不惧他的威势。只有罗爷秉性耿直，就是沈太师有甚么事犯在罗爷手中，却秋毫不得饶过，因此他二人结下仇怨。这沈谦日思量要害罗爷的性命，怎奈罗爷为官清正，无法可施，只得权且忍耐。

也是合当有事。那一日，沈太师正朝罢归来，忽见众军官传上边报。太师展开一看，原来边头关鞑靼造反，兴兵入寇，十分紧急，守边将士申文求救。太师看完边报，心中大喜，道：“有了！要害罗增，就在此事。”

次日早朝，会同六部上了一本，就保奏罗增去镇守边头关，征剿鞑靼。圣上准本，即刻降旨，封罗增为镇边元帅，限十日内起程。

罗爷领旨回家，与秦氏夫人说道：“可恨奸相沈谦，保奏我去镇守边关，征讨鞑靼。但是尽忠报国，也是为臣分内之事。只是我万里孤征，不知何时归家，丢你们在京，我有两件事放心不下。”太太道：“有那两件事，这般忧虑？”罗爷道：“头一件事，奸臣当道，是是非非，我去之后，怕的是两个孩儿出去生事闯祸。”太太道：“第二件是何事？”罗爷道：“第二件，只为大孩儿已定下云南贵州府定国公马成龙之女，尚未完姻；二孩儿尚且未曾定亲。我去不知何日才回，因此放心不下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爷言之差矣。自古道：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替儿孙作马牛。但愿老爷此去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早早归来。那时再替他完姻，也未为晚。若论他二人在家，怕他出去招灾惹祸，自有妾身拘管，何必过虑。”当下夫妻二人说说谈谈，一宿晚景已过。

次日清晨，早有合朝文武并众位公爷，都来送行。一齐忙了三日，到第四日上，罗爷想着家眷在京，必须托几位相好同僚的好友照应照应，想了一会，忙叫家将去请三位到来。看官，你道他请的那三位？头一位，乃是兴唐护国公秦琼之后，名唤秦双，同罗增是嫡亲的姊舅；第二位，乃是兴唐卫国公李靖之后，名唤李逢春，现任礼部大堂之职；第三位，乃陕西西安府都指挥使，姓柏，名文连，这位爷乃是淮安府人氏，与李逢春同乡，与罗增等四人最是相好。

当下三位爷闻罗爷相请，不一时都到越国府前，一同下马。早有家将进内禀报，罗爷慌忙开正门，出来迎接。接进厅上，行礼毕，分宾主坐下。

茶罢，卫国公李爷道：“前日多多相扰，今日又蒙见召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罗爷道：“岂敢，前日多多简慢。今日请三位仁兄到此，别无他事，只因小弟奉旨征讨，为国忘家，理所当然；只是小弟去后，舍下无人，两个小儿年轻，且住这长安城中，怕他们招灾惹祸。因此办杯水酒，拜托三位仁兄照应照应。”三人齐声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何劳吩咐？”

当下吩咐家将，就在后园摆酒。不一时酒席摆完，叙坐入席。酒过三巡，食供两套。忽见安童禀道：“二位公子射猎回来，特来禀见。”罗爷道：“快叫他们前来见三位老爷。”只见二人进来，一一拜见，垂手侍立。李爷与柏爷赞道：“公郎器宇不凡，日后必成大器。老夫辈与有荣施矣！”罗爷称谢。秦爷命童儿，另安杯箸，请二位少爷入席。罗爷道：“尊长在此，小子理应侍立，岂可混坐？”李爷与柏爷道：“正要请教公郎胸中韬略，何妨入座快谈？”罗爷许之，命二人告罪入席，在横头坐下。

那柏文连见两位公子生得相貌堂堂，十分爱惜。原来柏爷无子，只有原配张氏夫人所生一女，名唤玉霜小姐，爱惜犹如掌上珍珠。张氏夫人早已去世，后娶继配侯氏夫人，也未生子。故此柏爷见了别人的儿女，最是爱惜的。当下见了二位公子，便问罗爷道：“不知二位贤郎青春多少，可曾恭喜？”罗爷道：“正为此焦心。大孩儿已定下云南马亲翁之女，尚未完娶；二孩儿未曾匹配。我此去，不知何日才得回来，代他们完娶？”柏文连道：“小弟所生一女，意欲结婚，只恐高攀不起。”罗爷大喜，道：“既蒙不嫌小儿，如此甚好。”遂向李逢春道：“拜托老兄执柯，自当后谢。”正是：

一双跨凤乘龙客，却是牵牛织女星。

李逢春道：“柏兄既是同乡，罗兄又是交好，理当作伐。只是罗兄王命在身，后日就要起马，柏兄不久也要往陕西赴任，此会之后，不知何时再会。自古道：拣日不如撞日。就是今日，求柏兄一纸庚帖，岂不更妙？”罗爷大喜，忙向身边解下一对玉环，双手奉上，道：“权为聘礼，伏乞笑留！”柏爷收了玉环，便取三尺红绫，写了玉霜小姐年庚，送与李爷。李爷转送罗爷，道：“百年和合，千载团圆，恭喜！”罗爷谢之不尽，收了庚帖。连秦爷也自欢喜，一面命公子拜谢，一面重斟玉觞，再展金樽。四位老爷只饮得玉兔西沉，方才各各回府。

罗爷自从同柏爷结亲之后，收拾家务。过了两天，那日奉旨动身，五鼓起马，顶盔贯甲，装束齐整，入朝辞过圣上。然后回府，拜别家堂祖宗，别了秦氏夫人。有两位公子跟随，出了越国公府门，放炮动身。来到教场，点起三万人马，大小三军摆齐队伍，祭过帅旗，调开大队，出了长安。呐喊摇旗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一队队人马高强。真正号令严明，鬼神惊怕。怎见得他十分威武，有诗为证：

大将承恩破虏臣，貔貅十万出都门。

捷书奏罢还朝日，麟阁应标第一人。

话说罗爷整齐队伍，调开大兵，出了长安。前行有蓝旗小将报说：“启元帅，今有文武各位老爷，奉旨在十里长亭饯别，请令施行。”罗爷闻言，传令大小三军，扎下行营，谢过圣恩。一声令下，只听得三声大炮，安下行营。

罗爷同二位公子勒马出营，只见文武两班一齐迎接，道：“下官等奉旨在此饯行，未得远接，望元帅恕罪。”罗爷慌忙下马，步上长亭与众官见礼。慰劳一番，分宾主坐下。早有当职的官员摆上了皇封御酒、美味珍肴。罗爷起身向北谢恩，然后与众人序坐。

酒过三巡，食九献。罗爷向柏爷道：“弟去之后，姻兄几时荣行？”柏爷道：“多则十日总要去了。”罗爷道：“此别不知何时才会？”柏爷道：“吉人天相，自有会期。”罗爷又向秦爷指着两位公子道：“弟去之后，两个孩儿全仗舅兄教训。”秦爷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何劳吩咐。但是妹丈此去，放开心事，莫要忧愁。要紧！”罗爷又向众人道：“老夫去后，国家大事全望诸位维持。”众人领命。罗爷方才起身，向众人道：“王命在身，不能久陪了。”随即上马，众人送出亭来。

一声炮响，正要动身，只见西南翼地上，刮起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。忽听得一声响亮，将中军帅旗折为两段。罗爷不悦，众官一齐失色。不知吉凶如何，下回再看。

第二回

柏文连西路为官 罗公子北山射虎

话说罗爷见一阵怪风，将旗吹折，未免心中不悦，向众人道：“老夫此去，吉少凶多。但大丈夫得死沙场，以马革裹尸还，足矣！只是朝中诸事，老夫放心不下，望诸位好为之。”众人道：“下官等无不遵命。但愿公爷此去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早早得胜还朝，我等还在此迎接。”

大家安慰一番，各各回朝覆旨。只有两位公子同秦双、柏文连、李逢春三位公爷不舍，又送了一程。看看夕阳西下，罗爷道：“三位仁兄，请回府罢。”又向公子道：“你二人也回去罢。早晚侍奉母亲，不可在外游荡。”二位公子只得同三位老爷，洒泪牵衣而别。罗爷从此去后，只等到二位公子聚义兴兵，征平鞑靼，才得回朝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

单言二位公子回家，将风折帅旗之事告诉了母亲一遍，太太也是闷闷不乐。过了几日，柏文连也往陕西西安府赴都指挥任去了，罗府内只有秦、李二位老爷常来走走。两位公子，是太太吩咐无事不许出门，每日只在家中闷坐。

不觉光阴迅速，秋去冬来。二位公子在家闷了两个多月，好坐得不耐烦。那一日，清晨起来，只见朔风阵阵，瑞雪飘飘。怎见得好雪，有诗为证：

满地花飞不是春，漫天零落玉精神。

红楼画栋皆成粉，远水遥岭尽化银。

话说那雪下了一昼夜，足有三尺多深。须臾天霁，二位公子红炉暖酒，在后园赏雪。只见绿竹垂梢，红梅放蕊。大公子道：“好一派雪景也。”二公子道：“我们一个小小的花园，尚且如此可观，我想那长安城外，山水胜景再添上这一派雪景，还不知怎样可爱呢！”

二人正说得好时，旁边有个安童插嘴道：“小的适在城外北平山梅花岭下经过，真正是雪白梅香，十分可爱。我们长安这些王孙公子，都去游玩。有挑酒肴前去赏雪观梅的，有牵犬架鹰前去兴围打猎的，一路车马纷纷，游人甚众。”

二位公子被安童这一些活动了心，商议商议，到后堂来禀一声。太太道：“前去游玩何妨？只是不要闯祸，早去早回。”公子见太太许他出去赏雪，心中大喜，忙忙应道：“晓得。”遂令家人备了抬盒，挑了酒肴，换了衣装，牵了马匹，佩了弓箭。辞了太太出了帅府，转弯抹角，不一时出了城门。

到了北平山下一看，青山绿水如银，远浦遥村似玉。那梅花岭下，原有老梅树，大雪冠盖，正在含香半吐，果然春色可观。当下二位公子，往四下里看看梅花，玩玩雪景。只见香车宝马，游人甚多。公子拣了一株大梅树下，叫家人放下桌盒，摆下酒肴，二人对坐，赏雪饮酒。

饮了一会，闷酒无趣。他是在家闷久了的，今番要出来玩耍个快乐。当下二公子罗焜放下杯来，叫道：“哥哥，俺想这一场大雪，下得山中那些麋麋鹿兔无处藏身，我们正好前去射猎

一回。带些野味回家，也不枉这一番游玩。”大公子听了，喜道：“兄弟言之有理。”遂叫家人：“在这里伺候，我们射猎就来。”家人领命。二位公子一起跳起身来，上马加鞭，往山林之中就跑。

跑了一会，四下里一望，只见四面都是高山。二位公子勒住了马，道：“好一派雪景！”这荒山上倒有些凶恶，观望良久，猛的一阵怪风，震摇山岳。风过处，山凹之中跳出一只黑虎，舞爪张牙，好生利害。二位公子大喜，大公子遂向飞鱼袋内取弓，走兽壶中拔箭，拽满弓，搭上箭，喝声“着”，飏的一箭，往那黑虎顶上飞来。好神箭，正中黑虎顶上，那虎吼了一声，带箭就跑。二公子道：“那里走！”一齐拍马追来。

只见那黑虎走如飞风，一齐赶了二里多路。追到山中，忽见一道金光，那虎就不见了。二人大惊，道：“分明看见虎在前面，为何一道金光就不见了，难道是妖怪不成？”二人再四下观看，都是些曲曲弯弯小路，不能骑马。大公子道：“莫管他，下了马，我偏要寻到这虎，除非他飞上天去。”二公子道：“有理。”遂一齐跳下马来，踏雪寻踪，步上山来。

行到一箭之地，只见枯树中小小的一座古庙。二人近前一看，只见门上有匾，写道“元坛古庙”。二人道：“我们跑了半日寻到这个庙，何不到庙中歇歇？”遂牵着马，步进庙门。一看，只见两廊破壁，满地灰尘，原来是一座无人的古庙。又无僧道香火，年深日久，十分颓败。后人 有诗叹曰：

古庙空山里，秋风动客哀。

绝无人迹往，断石横荒苔。

二人在内玩了一回，步上殿来。只见香烟没有，钟鼓全无，中间供了一尊元坛神像，连袍也没有。二人道：“如此光景，令人可叹。”正在观看之时，猛然当的一声，落下一枝箭来。二人忙忙进前拾起来看时，正是他们方才射虎的那一枝箭。二人大惊，道：“难道这老虎躲在庙里不成？”二人慌忙插起雕翎，在四下看时，原来元坛神圣旁边，泥塑的一只黑虎，正是方才射的那虎，脑前尚有箭射的一块形迹。二人大惊，道：“我们方才射的，是元坛爷的神虎！真正有罪了。”慌忙一起跪下来，祝告道：“方才实是弟子二人之罪！望神圣保佑弟子之父罗增，征讨鞑靼，早早得胜回朝。那时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，前来还愿。”祝告已毕，拜将下去。

拜犹未了，忽听得格喳一声响，神柜横头跳出一条大汉，面如锅底，臂阔三停，身長九尺，头戴一顶玄色将巾，灰尘多厚；身穿一件皂罗战袍，少袖无襟。大喝道：“你等是谁？在俺这里胡闹！”二位公子抬头一看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莫非是元坛显圣么？”那黑汉道：“不是元坛显圣，却是霸王成神。你等在此，打醒了俺的觉头，敢是送路费来与我老爷的么？不要走，吃我一拳！”抡拳就打。罗焜大怒，举手来迎，打在一处。正是：两只猛虎相争，一对蛟龙相斗。只一回，叫做：英雄队里，来了轻生替死的良朋；豪杰丛中，做出搅海翻江的事业。不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粉金刚义识赛元坛 锦上天巧遇祁子富

且言公子罗焜同那黑汉交手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了八九个解数。罗焜在旁，看那人的拳法不在兄弟之下，赞道：“倒是一位好汉！”忙向前，一手格住罗焜，一手格住那黑汉，道：“我且问你：你是何人？为甚么单身独自躲在这古庙之中？作何勾当？”那人道：“俺姓胡，名奎，淮安人氏。只因俺生得面黑身长，因此江湖上替俺起个名号，叫做赛元坛。俺先父，在京曾做过九门提督，不幸早亡。俺特来谋取功名，不想投亲不遇，路费全无，只得在此庙中，权躲风雪。正在瞌睡，不想你二人进来，吵醒了俺的瞌睡，因此一时动怒，相打起来。敢问二公却是何人？来此何干？”

公子道：“在下乃世袭兴唐越国公罗门之后，家父现做边关元帅。在下名叫罗焜，这是舍弟罗焜，因射虎到此。”胡奎道：“莫不是粉脸金刚罗焜、玉面虎罗焜么？”罗焜道：“正是。”那胡奎听得此言，道：“原来是二位英雄！我胡奎有眼不识，望乞恕罪！”说罢，翻身就拜。正是：

俊杰倾心因俊杰，英雄俯首为英雄。

二位公子见胡奎下拜，忙忙回礼。三个人席地坐下，细问乡贯，都是相好的；再谈些兵法武艺，尽皆通晓。三人谈到情密处，不忍分离。罗焜道：“想我三人今日神虎引路，邂逅相逢，定非偶然。意欲结为异姓兄弟，不知胡兄意下如何？”胡奎大喜，道：“既蒙二位公子提携，实乃万幸，有何不可！”公子大喜。当时序了年纪，胡奎居长，就在元坛神前撮土为香，结为兄弟。正是：

桃园义重三分鼎，梅岭情深百岁交。

当下三人拜毕，罗焜道：“请问大哥，可有甚么行李？就搬在小弟家中去住。”胡奎道：“愚兄进京，投亲不遇。欲要求取功名，怎奈沈谦当道，非钱不行。住在长安，路费用尽，行李衣裳都卖尽了。日间在街上卖些枪棒，夜间在此地安身，一无所有。只有随身一条水磨钢鞭，是愚兄的行李。”罗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请大哥就带了钢鞭。”

拜辞了神圣，三位英雄出了庙门，一步步走下山来。没有半箭之路，只见罗府跟来的几个安童寻着雪迹，找上山来了。原来，安童们见二位公子许久不回，恐怕又闯下祸来，因此收了抬盒，寻上山来。恰好两下遇见了，公子令家人牵了马，替胡奎抬了钢鞭，三人步行下山。仍在梅花岭下赏雪饮酒，看看日暮，方才回府。着家人先走，三人一路谈谈说说，不一时进得城来。

到了罗府，重新施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公子忙取一套新衣服与胡奎换了，引到后堂。先是公子禀告了太太，说了胡奎的来历乡贯后，才引了胡奎入内，见了太太，拜了四双八拜，认了伯母。夫人看胡奎相貌堂堂，是个英雄模样，也自欢喜。安慰了一番，忙令排酒。

胡奎在外书房歇宿，住了几日。胡奎思想老母在家无人照应，而且家用将完，难以度日。想到其间，面带忧容，虎目梢头流下几点泪来，不好开口。正是：

虽安游子意，难忘慈母恩。

那胡奎虽然不说，被罗焜看破，问道：“大哥为何满面忧容？莫非有甚心事么？”胡奎叹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。因俺在外日久，老母家下无人。值此隆冬雪下，不知家下何如，因此忧心。”罗焜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何必忧心！”遂封了五十两银子，叫胡奎写了家书，打发家人，连夜送上淮安去了。胡奎十分感激，从此安心住在罗府。早有两月的光景，这也不必细说。

且说长安城北门外有一个饭店，是个寡妇开的，叫做张二娘。店中住了一客人，姓祁，名子富，平日却不相认。只因他父亲祁凤山做广东知府，亏空了三千两库银，不曾谋补，被奸相沈谦上了一本，拿在刑部监中受罪。这祁子富无奈，只得将家产田地卖了三千多金，进京来代父亲赎罪。带了家眷到了长安，就住在张二娘饭店。正欲往刑部衙中来寻门路，不想祁子富才到长安，可怜他父亲受不住沈谦的刑法，头一天就死在刑部牢里了。这祁子富见父亲已死，痛哭一场，那里还肯把银子入官，只得领死尸埋葬。就在张二娘店中过了一年，其妻又死了，只得也在长安埋了。并无子息，只有一女，名唤巧云，年方二八，生得十分美貌，终日在家帮张二娘做些针指。这祁子富也与张二娘照应店内的账目。张二娘也无儿女，把祁巧云认做了干女儿，一家三口儿，倒也十分相得。只因祁子富为人古执，不肯轻易与人结亲，因此祁巧云年已长成，尚未联姻，连张二娘也未敢多事。

一日，祁子富偶得风寒抱病在床，祁巧云望空许愿，说道：“若得爹爹病好，情愿各庙烧香还愿。”过了几日，病已好了，却是清明时节，柳绿桃红，家家拜扫。祁巧云思想要代父亲各庙烧香了愿，在母亲坟上走走，遂同张二娘商议，备了些香烛、纸马，到各庙去还愿，上坟。那祁子富从不许女儿出门，无奈一来为自己病好，二来又却不过张二娘情面，只得备了东西，叫了一只小船，扶了张二娘，同女儿出了北门去了。

按下祁子富父女烧香不表，单言罗府二位公子，自从结义了胡奎，太太见他们成了群，越发不许出门。每日只在家中闷坐，公子是闷烦了的，倒也罢了；把这个赛元坛的胡奎闷得无奈，向罗焜道：“多蒙贤弟相留，在府住了两个多月，足迹也没有出门。怎得有个开眼地方，畅饮一回也好！”罗焜道：“只因老母严紧，不能请大哥。若论我这个长安城外，有一个上好的去处，可以娱目骋怀。”胡奎问：“是甚么所在？”罗焜道：“就是北门外满春园，离城只有六里，乃是沈太师的花园。周围十二三里的远近，那里面楼台殿阁、奇花异草，不计其数。此园乃是沈谦谋占良民的田地房产起造的，原想自己受用，只因公子沈廷芳爱财，租与人开了一个酒馆，每日十两银子的房租。今当桃花开时，正是热闹时候。”

胡奎笑道：“既有这个所在，俺们何不借游春为名，前去畅饮一番，岂不是好！”罗焜看着胡奎，想了一会，猛然跳起身来，说：“有了，去得成了。”胡奎忙问道：“为何？”罗焜笑说道：“要去游春，只得借大哥一用。”胡奎道：“怎生用俺一用？”罗焜道：“只说昨日大哥府上有位乡亲，带了家书，前来拜俺弟兄三个，俺们今日要去回拜。那时，母亲自然许我们出去。岂不是去得成了？”当下胡奎说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

于是大喜，三人一齐到后堂，来见太太。罗焜道：“胡大哥府上有位乡亲，昨日前来拜了我们，我们今日要去回拜。特来禀告母亲，方敢前去。”太太道：“你们出去回拜客，只是早去早回，免我在家悬望。”三人齐声说道：“晓得。”

当下三人到了书房，换了衣服，带了三尺龙泉，跟了四个家人，备了马，出了府门，一路往满春园去。不知此去何如，下回便晓。

第四回

锦上天花前作伐 祁子富柳下辞婚

话说罗府三人，带了家将，一直往城外满春园来。一路上，但见车马纷纷，游人如蚁。也有王孙公子，也有买卖客商；岸上是香车宝马，河内是巨舰艨艟，都是望满春园来游春吃酒的。三位公子无心观看，加上两鞭，早到了花园门首。

胡奎抬头一看，只见依山靠水，一座大大的花园，有千百株绿柳垂杨，相映着雕墙画壁，果然话不虚传，好一座花园。罗焜道：“哥哥还不知道，这花园里面，有十三处的亭台，四十二处楼阁，真乃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景。”胡奎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当下三人一齐下马，早有家将牵过了马，拴在柳树之下。前去玩耍，三人往园里就走。正是：

双脚不知生死路，一身已入是非门。

话说三人步进园门，右手转弯有座二门，却是三间。那里摆着一张朱红的柜台，里内倒有十数个伙计，旁边又放了一张银柜，柜上放了一面大金漆的茶盘，盘内倒有一盘子的银包儿。你道此是为何？原来，这地方与别处不同。别的馆先吃了酒，然后会账；惟有此处，要先会下银包，然后吃酒。为何？一者，不赊不欠；二者，每一桌酒都有十多两银子，会东惟恐冒失鬼吃下来银子不够，故此预先设法，免得淘气。

闲话休提。单言胡奎、罗焜、罗焜进了二门，往里直走。旁边有一个新来的伙计，见他三人这般打扮，知道他是长安城里的贵公子，向前陪笑道：“三位爷还是来吃酒的，还是来看花的？若是看花的，丢了钱，走耳门进去；若是吃酒的，先存下银子，好备下菜来。”这一句话把个罗焜说动了气，圆睁虎目，一声大喝道：“把你这瞎眼的狗才，连人也认不得了！难道我们少你钱么？”当下罗焜动怒时，旁边有认得的，忙忙上前陪礼，道：“原来是罗爷，快请进去。东是我小的，我家伙计认不得少爷，望乞恕罪！”这一番说话，公子三人方才进去，说道：“饶你个初犯罢了。”那些伙计、走堂的，吓了个半死。

看官，你道开店的伙计为何怕他？原来，他二人平日在长安，最会闯祸，专爱打抱不平。凡有冲撞了他的，便是一顿拳头，打得寻死。就是王侯、驸马，有甚不平的事撞着他，也是不便的。况他本是世袭的公爷、朝廷的心腹，家有金书铁券，就打死了人，天子也不准本，苦主也无处伸冤。因此，长安城没一个不怕他。

闲话少说。单言三位公子，进得园来一看，只见千红万紫，一望无边，西边楼上笙歌，东边亭上鼓乐。三人看了一会，到了一个小小的亭子。那亭子上摆了一席，上有一个匾，写了“留春阁”三个字。左右挂了一付对联，都是长安名士写的。上写着：

月移疏柳过亭影，风送梅花入座香。

正中挂了一幅丹青画，上面摆了两件古玩。公子三人就在此亭之上，耍了一回，序了坐。三位

才坐下，早有酒保上来，问道：“请问三位少爷，还是用甚么菜，还是候客？”公子道：“不用点菜，你店上有上色的名酒、时新的菜，只管拣好的备来。”酒保答应了，去不多时，早将小菜放下，然后将酒菜、果品、牙箸、酒杯一齐捧将上来，摆在亭子上，去了。

三人正欲举杯，忽见对过亭子上，来了两个人：头一个，头戴片玉方巾，身穿大红绣花直裰，足登朱履，腰系丝绦；后面的，头戴玄色方巾，身穿天蓝直裰，一前一后，走上亭子。只见那亭中，约有七八桌人，见他二人来，一齐站起，躬身叫道：“少爷，请坐！”他二人略一拱手，便在亭子口头一张大桌子前坐下。你道是谁？原来，前面穿大红的，就是沈太师的公子沈廷芳；后面穿天蓝的，是沈府中第一个蔑客，叫做锦上天。每日下午无事，便到园中散闷。他又是房东，店家又仗他的威风，沈大爷每日来熟了的，这些认得他的人，谁敢得罪他，故此远远的就请教了。

当下罗公子认得是沈廷芳，心中骂道：“好大模大样的公子！”正在心里不悦，不想沈廷芳眼快，看见了他三人，认得是罗府中的，不是好惹的，慌忙立起身来，向对过亭子上拱手，道：“罗世兄。”罗灿等当面却不过情，也只得将手一拱，道：“沈世兄请了，有偏了。”说罢坐下来饮酒，并不同他交谈。正是：

自古薰莸原异器，从来冰炭不同炉。

却表两家公子，都在满春园饮酒，也是该应有祸，冤家会在一处。

且言张二娘同祁子富，带领了祁巧云，备了些香纸，叫一只小小的游船，到庵观寺院烧过了香，上过坟。回来尚早，从满春园过。一路上游船挤挤的，倒有一半是往园中看花去的。听得人说，满春园十分景致，不可不去玩耍。那张二娘动了兴，要到满春园看花，便向祁子富说道：“前面就是满春园，我们带女儿进去看看花，也不枉出来一场。”祁子富道：“园内人多，女孩儿又大了，进去不便。”张二娘道：“你老人家太古执了。自从你祁奶奶去了，女儿长成一十六岁，也没有出过大门。今日是烧香路过，就带他进去玩耍，也是好的。就是园内人多，有老身跟着，怕怎的？”祁子富无言回答，也是合当有事，说道：“既是二娘这等说来，且进去走走。”就叫船家把船靠岸：“我们上去看花呢。船上东西看好了，我们就来。”

当下三人上了岸，走进园门。果然是桃红柳绿，春色可观。三个人转弯抹角，寻花问柳。祁巧云先是就从沈廷芳亭子面前走过来。那沈廷芳是好色之徒，见了人家妇女，就如苍蝇见血的一般，但是他有些姿色，必定要弄他到手方罢。当下忙忙立起身来，伏在栏杆上，把头向外望道：“不知是那家的，真正可爱！”称赞不了。正是：

身归楚岫三千丈，梦绕巫山十二峰。

话说沈公子在那里观看，这祁巧云同张二娘不介意，也就过去了。不防那锦上天是个撮弄鬼，见沈廷芳这个样子，早已解意，问道：“大爷莫非有爱花之意么？”沈廷芳笑道：“爱也无益。”锦上天道：“这有何难？那妇人，乃是北门外开饭店的张二娘。后面那人，想必是他的亲眷，不过是个贫家之女。大爷乃相府公子，威名甚大，若是爱他，待我锦上天为媒，包管大爷一箭就中。”沈廷芳大喜，道：“老锦，你若是代我做妥了这个媒，我向爹爹说，一定放个官儿你做。”

那锦上天好不欢喜，慌忙走下亭子来，将祁子富肩头一拍，道：“老丈请了。”那祁子富回头，见一个书生模样，回道：“相公请了。”当下二人通了名姓。那锦上天带笑问道：“前面同张二娘走的那位姑娘，是老丈的甚么人？”祁子富道：“不敢，就是小女。”锦上天道：“原来是令爱，小生倒有一头好媒，来与姑娘作伐。”祁子富见他出言唐突，心中就有些的不悦。回头便说

道：“既蒙见爱，不知是甚么人家？”这锦上天说出这个人来，祁子富不觉大怒。正是：
满面顿生新怒气，一心提起旧冤仇。
不知后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沈廷芳动怒生谋 赛元坛原情问话

且说那祁子富问锦上天道：“既是你相公代我小女做媒，还是那一家？姓甚，名谁，住在何处？”锦上天道：“若说他家，真是人间少二，天下无双。说起来，你也晓得，就是当朝宰相沈太师的公子，名叫沈廷芳，你道好也不好？我代你把这头媒做了，你还要重重的谢我才是。”

那锦上天还未说完，祁子富早气得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莫不是沈谦的儿子么？”锦上天道：“正是。”祁子富道：“我与他有杀父之仇，这禽兽还要与我做亲？就是沈谦亲自前来，叩头求我，我也是不依的！”说罢，把手一拱，竟自走去了。那锦上天被他抢白了一场，又好气又好笑，见他走了，只得又赶上一步，道：“祁老爹，我是好意，你不依，将来不要后悔。”祁子富道：“放狗屁！肯不肯由我，悔甚么！”气恨恨的就走了。

那锦上天叫了一声，回到亭子上来。沈廷芳问道：“怎么的？”锦上天道：“大爷，不要提起。先前没有提起名姓，倒有几分，后来说起大爷的名姓、家世，那老儿登时把脸一反，说道：‘别人犹可，若是沈——’”这锦上天就不说了。沈廷芳急问道：“沈甚么？”锦上天道：“门下说出来，怕大爷见怪。”沈廷芳道：“但说不妨。”锦上天道：“他说：‘若是沈谦这老贼，他想要同我做亲？就是他亲自来叩头求我，我也不情愿。’大爷，你道这老儿，可恶是不可恶？叫门下也难再说了。”沈廷芳听见了这些话，他那里受得下去，只气得两太阳中冒火，大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亲不允倒也罢，只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？”锦上天道：“大爷要出这口气，也不难。这花园是大爷府上的，只须吩咐一声开店的，叫他散了众人，让他一天的生意，关了园门。叫些打手前来，就抢了他的女儿，在园内成了亲，看他从何处叫屈？”沈廷芳道：“他若出去喊冤，如何是好？”锦上天道：“大爷，满城文武，都是太师的属下，谁肯为一个贫民，同太师爷作对？况且，生米煮成熟饭了，那老儿也只好罢了。那时大爷再恩待他些，难道还有甚么怕他不悦？”沈廷芳道：“说得有理。就烦你前去吩咐店家一声。”

锦上天领命，慌忙走下亭子来，吩咐家人，回去传众打手前来听命；后又吩咐开店的，叫他散去众人，讲明白了，让他一千两银子，快快催散了众人。忙得那店内的伙计，收拾了家伙，催散了游客。那些吃酒的人，也有才坐下来的，也有吃了一半的，听得这个消息，人人都是害怕的，站起身来，往外就走，都到柜上来算账找银包。开店的道：“这是沈大爷有事，又不是我们不卖。银子都备下棹来了，那里还有得退还你们？除非向太师爷找去！”那些人叹了口气，只得罢了，随即走了。开店的欢喜道：“今日倒便宜了我了。”

那里面还有罗公子三人，坐在那里饮酒。酒保各处一望，见人去的也差不多了，只有留春阁还有罗府三个人，没法弄他出去。想了一会，无奈，只得走到三人面前，不敢高声，陪着笑脸，说道：“罗少爷，小人有句话来禀告少爷，少爷莫要见怪。”罗焜道：“有话便说，为何这样鬼

头鬼脑的？”酒保指着对过说道：“今日不知那一人，得罪了沈大爷，方才叫我们收了店。他叫家人回去传打手来，那时惟恐冲撞了少爷，两下不便。”罗焜道：“你好无分晓！他打他的，我吃我的。难道我碍他的事不成？”酒保道：“不是这等讲法。这是小的怕回来打架，吵了少爷，恐少爷不悦，故此请少爷今日早早回府。明日再请少爷来饮酒赏花，倒清闲些。”罗焜道：“俺不怕吵，最喜的是看打架。你快些去，俺们不多事就是了，要等黑了才回去呢。”酒保想来拗他不过，只得求道：“三位少爷既不回去，只求少爷莫管他们闲事才好。”三人也不理他，酒保只得去了。

再言罗焜向胡奎说道：“大哥，青天白日要关店门，在这园子里打人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胡奎道：“且等俺去问问，看是甚的道理。”那胡奎走下亭子，正遇着锦上天迎面而来。胡奎将手一拱，道：“俺问你句话。”锦上天道：“问甚么？”胡奎道：“足下可是沈府的？”锦上天道：“正是。”胡奎道：“闻得你们公子要关店打人，却是为何？是谁人冲撞了你家公子？”锦上天知道他是同罗公子在一处吃酒的，便做成个话儿，就将祁子富相骂的话告诉了一番。胡奎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该打的。”将手一拱，回到席上。罗焜问道：“是甚么话说？”胡奎道：“若是这等说法，连我也要打他一顿。”就将锦上天的话，告诉二人一遍。罗焜道：“哥哥，你休听他一面之词，其中必有原故。大凡乎人家做亲，允不允，还要好好的回覆；岂有相府人家要同一个贫民做亲，这贫民那有反骂之理！”胡奎道：“兄弟说得有理。等我去问问那老儿，看他是何道理。”胡奎下了亭子，前来问祁子富的曲直，这且不表。

且说祁子富，同锦上天说了几句气话，就同张二娘和女儿各处去游玩。正在那里看时，忽见那吃酒的人，一哄而散，鬼头鬼脑的说道：“不知那一个，不允他的亲，还敢反骂他，惹出这场大祸来。带累我们白白的去了银子，连酒也吃不成了，这是那里说起？”有的说道：“又是那锦上天这个天杀的挑的祸！”有的说：“这个人，岂不是到太岁头上动土了！”有的说：“想必这个姓祁的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有的说：“莫管他们闲事，我们快走。”

不言众人纷纷议论，且说那祁子富听见众人的言语，吃了一惊。忙忙走来，这长这短，告诉了张二娘一遍。张二娘闻言，吃了一惊：“都是你为人古执，今日惹出这场祸来，如何是好？我们快快走后门出去罢！”三个人转弯抹角，走到后门。后门早已封锁了，他三人一见，只吓得魂不附体。园内又无别处躲避，把个祁巧云吓得走投无路，不觉的哭将起来。正是：

鱼上金钩难入水，雀投罗网怎腾空？

张二娘道：“莫要哭，哭也无益。只好走到前门，闯将出去。”当下三个人战战兢兢，往大门而来。心中又怕，越觉走不动了。

及至赶到前门，只见那些吃酒看花的人，都纷纷散去了，只有他三人。才走到二门口，正遇着沈廷芳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们往那里走？左右与我拿下！”一声吩咐，只听得湖山石后一声答应，跳出三、四十个打手，一个个都是头扎包巾，身穿短袄，手执短棍。喝一声，拦住了去路，说道：“你这老儿，好好的写下婚书，留下你的女儿，我家大爷少不得重重看顾你。你若是不肯，休想活命！”那祁子富见势不好，便拼命向前骂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抢人家妇女，该当何罪？”把头就向沈廷芳身上撞来。沈廷芳喝声：“拿下！”早拥上两个家丁，向祁子富腰中就是一棍，打倒在地。祁子富挣扎不得，只是高声喊道：“救命！”众打手嚷道：“你这老头儿，你这老昏颠！你省些力气，喊也是无用的！”

此处且按下众打手将祁子富捺在地下，单言沈廷芳，便来抢这个祁巧云。祁巧云见他父亲被打手打倒在地，料想难得脱身，飞身就往金鱼池边，将身就跳。沈廷芳赶上一步，一把抱

住,往后面就走。张二娘上前夺时,被锦上天一脚踢倒在地,护沈廷芳去了。可怜一家三口,命在须臾。不知后事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六 回

粉金刚打满春园 赛元坛救祁子富

话说打手打了祁子富，锦上天踢倒了张二娘，沈廷芳抱住了祁巧云，往后就跑。不防这边留春阁上，怒了三位英雄。为先是玉面虎罗焜跳下亭子来，见沈廷芳抱住了祁巧云往后面就走，罗焜想到擒贼擒王，大喝一声，抢上一步，一把抓住沈廷芳的腰带，喝道：“往那里走？说明白了话再去！”沈廷芳回头见是罗焜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罗二哥，不要为别人的事，伤了我情分。”罗焜道：“你好好的把他放下来，说明白了情理，俺不管你的闲事。”众打手见公子被罗焜抓在手中，一齐来救时，被罗焜大喝一声，就在阶沿下拔起一条玉石栏杆，约二三百斤重，顺手一扫。只听得乒乒乓乓，踢踢踏踏，那二三十个打手，手中的棍那里架得住，连人连棍，一齐跌倒了。

这边胡奎同罗灿大喝一声，抡起双拳，打开众人，救起张二娘同祁子富。沈廷芳见势头不好，又被罗焜抓住在手，不得脱身，只得放了祁巧云，脱了身去了。把个锦上天只吓得无处逃脱，同沈廷芳闪在太湖石背后去了。罗焜道：“待俺问明白了，回来再打。”说罢去了。

罗灿道：“祁子富，你等三人都到面前来问话。”当下祁子富哭哭啼啼，跟到留春阁内。祁子富双膝跪下，哭道：“要求三位老爷，救我一命。”罗灿道：“祁老儿，你且休哭，把你的根由细细说来，自然救你。”祁子富遂将他的父亲如何做官，如何亏空钱粮，如何被沈谦拿问，如何死在监中，如何长安落薄，哭诉了一遍。又道：“他是我杀父之仇，我怎肯与他做亲？谁想他看上小女有些姿色，就来说亲。三位英雄在上，小老儿虽是个贫民，也知三分礼义。各有家门，那有在半路上说媒之理？被我抢白了几句。谁料他心怀不善，就叫人来打抢。若不是遇见了三位恩人，岂不死在他手？”说罢哭倒在地。三位英雄听了，只气得两太阳中冒火，大叫一声，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有俺三人在此，救你出去就是了。”

当下三人一齐跑下亭子来，高声大骂道：“沈廷芳，你这个大胆的忘八羔子，你快快出来叩头陪礼，好好的送他三人出去，我便佛眼相看。你若执迷不肯，我就先打死你这个小畜生，然后同你的老子去见圣上。”

不表三位英雄动怒，且言那沈廷芳同那锦上天躲在湖山石背后，商议道：“这一场好事，偏偏撞着这三个瘟对头打脱了，怎生是好？”锦上天道：“大爷说那里话，难道就口的馒头，被人夺了去，难道就罢了么？自古道：‘一不做，二不休。’他三人虽是英雄，到底寡不敌众。大爷再叫些得力的打手前来，连他三人一同打倒，看他们到那里去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别人都好说话，惟有这罗家，不是好惹的。打出祸来，如何是好？”锦上天道：“大爷放心，好在罗增又不在家里，就是打坏了他，有谁来与太师爷作对？”这一句话，提醒了沈廷芳，忙叫家人回去再点二百名打手前来，家人领命飞走去了。

且言沈廷芳听得罗焜在外叫骂，心中大怒，跳出亭子来，大喝：“罗焜，你欺人太甚！我同别人淘气，与你何干？难道我怕你不成？你我都是公侯子弟，就是见了圣上，也对得你过。不要撒野，看你怎生飞出园去？”喝令左右：“与我将前后门封锁起来，打这三个无礼畜生！”一声吩咐，众人早将前后八九道门都封锁了。那三十多名打手并十数名家将，仗着人多，一齐动手举棍就打。

罗灿见势头不好，晓得不得开交，便叫胡奎道：“大哥，你看住了亭子，保定了那祁家三口，俺弟兄动手。”遂提起有三百斤重的一条玉石栏杆，前来招架。罗焜也夺下一根棍棒，即便相迎，打在一处。沈廷芳只要拿祁子富，正要往留春阁去，被胡奎在亭子上保定了祁家三口。众打手那里能得近身，那罗灿，威风凛凛，好似登山的猛虎；这罗焜，杀气腾腾，犹如出海的蛟龙。就把那三、五十个打手，只打得胆落魂飞，难以抵敌。怎见得好打：

豪杰施威，英雄发怒。豪杰施威，惯救人间危难；英雄发怒，常报世上不平。一个舞动玉石栏杆，千军难敌；一个抡起齐眉短棍，万马难冲。一个双拳起处，挡住了要路咽喉；一个两脚如飞，抵住了伤心要害。一个拳打南山猛虎，虎也难逃；一个脚踢北海蛟龙，龙也难脱。只见征云冉冉迷花坞，细雨纷纷映画楼。

话说两位公子同沈府的家丁这一场恶打，可怜把那些碗盏、盘碟、条台、桌椅、古董、玩器都打得粉碎，连那些奇花异草，都打倒了一半。那开店的，只得暗暗叫苦：“完了，完了。先前还说指望寻几百两银子，谁知倒弄得家产尽绝，都打坏了，如何是好？”却又无法可施，只得护定了银柜。

且说罗焜等三人，大施猛勇。不一时，把那三十多个打手、十数名家丁、二三十个店内的伙计，都打得头青眼肿，各顾性命，四下分散奔逃。沈廷芳见势头不好，就同锦上天往后就跑。罗焜打动了性，还望四下里赶着打。

胡奎见得了胜，叫道：“不要动手了，俺们出去罢。”罗焜方才住手，扶了祁子富三人下了留春阁。胡奎当先开路，便来夺门。才打开一重门，早听得一片声喊，前前后后拥进了有二百多人。一个个腰带枪刀，手提棍棒，四面围来，拦住了去路，大喝道：“留下人来！望那里去！”

原来，沈府里又调了二三百名打手前来，忙来接应。巧巧撞个满怀，交手便打。沈廷芳见救兵到了，赶出来喝道：“都与我拿下，重重有赏！”三位英雄见来得凶恶，一齐动手。不防那锦上天趁人闹里，一把抱住了祁巧云，往后就走。张二娘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抢了人去了！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锦上天二次生端 粉金刚两番救友

话说锦上天，抱住了祁巧云望后就走。沈廷芳大喜，忙叫家丁捉了祁子富，一同往后去。不防张二娘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抢了人去了！”胡奎听见，慌忙回头一看，见祁家父女不见，吃了一惊，忙叫二位公子往里面打来。

当下胡奎当先，依着旧路，同二位公子大展威风，往内里打将进去。沈府中二三百个打手，那里挡得住，他三人在里面，如生龙活虎的一般，好不利害。

看官，你道满春园非同小可，有十四五里远近，有七八十处的亭台，他三个人，一时那里晓得路走？沈廷芳抢了祁巧云，或是往后门里去了，或是在暗房里藏了，三人向何处找寻？也是祁巧云福分大，后来有一品夫人之分，应该有救。沈廷芳同锦上天抢了，却放在后楼上，复返出来，要想拿三位英雄出气。

若论三位英雄，久已该将诸人打散了，却因路径生疏，再者先已打了半日，力气退了些，故两下里只打得个平手。敌不防沈廷芳不识时务，也跳出来吆喝。罗灿便有了主意，想道：“若是顾着打，祁家父女怎得出去？且等俺捉住了沈廷芳，便有了下落了。”走到沈廷芳的身边，进一步，大喝一声，一把抓住了，沈廷芳回头一望，被他一提，望外就走。众打手见公子被人捉去，一齐来救时，左有罗焜，右有胡奎，两条棍如泰山一般，挡住了众人不得前进。这罗灿夹了沈廷芳走到门外，一脚踢倒在地。可怜沈廷芳如何受得起，只是口中大叫道：“快来救命！”正是：

魂飞海角三千里，魄绕巫山十二峰。

当下罗灿捉住了沈廷芳，向内叫道：“不要打了，只问他要人便了。”胡奎、罗焜听得此言，来到门外，阻住了左右的去路。众打手拥来救时，被罗灿大喝一声，腰间拔出一口宝剑，指着众人，说道：“你们若是撒野，俺这里一剑，把你的主人驴头杀了，然后再杀你们的脑袋。”说罢，将一把宝剑向着沈廷芳脸上试了几下。沈廷芳在地下大叫道：“罗兄饶命！”家丁那里还敢动手。

罗灿喝道：“俺且不杀你，你只好说出祁家父女藏在何处，快快送他出来！”沈廷芳说：“他二人，不知躲在那里去了。罗兄，你放我起来，等我进去找他们出来，还你便了。”罗灿大喝道：“你此话哄谁？”劈头就是一剑。沈廷芳吓得面如土色，大叫道：“饶命，待我说就是了。”罗灿道：“快说来！”沈廷芳无奈，道：“他们在后楼上。”罗灿道：“快送他出来！”

沈廷芳叫家人将他们送出来，家人答应，忙将祁家父女送出来。罗灿见送出人来，就一把提起沈廷芳，说道：“快快开门！”沈廷芳只得叫家人，一层层开了门。胡奎、罗焜当先引路，救出祁子富三人。罗灿仗着宝剑，抓住了沈廷芳，说道：“还要送俺一程！”一直抓到大门口，看着

祁子富、张二娘、祁巧云三人都上了船，去远了，然后把沈廷芳一脚，踢了一个 斗，说道：“得罪了！”同胡奎等出园，顺着祁子富的船，迤纔而去。

且言沈廷芳是个娇生惯养的公子，怎经得这般风浪，先时被罗灿提了半天，后来又是一脚踢倒在地，早已晕死过去了。吓得那些家人，忙忙救醒。醒来时，众人已去远了。心中又气又恼，身上又带伤。锦上天只得叫众家人打轿，先送公子回府，他便去园内，对开店的说道：“今日打坏多少件物，明日到公子那里去再算。”掌店的不敢违拗，只得道：“全仗大爷帮衬。”锦上天随后也向沈府去了，不提。

且讲罗灿一路行走，对胡奎说道：“今日一场恶打，明日沈家必不甘休。我们是不怕的，只是兄与祁子富住在长安不得，必须预先商议才好。”想了一会，随叫家人过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可先将马牵回府去，见了太太，只说留住我们吃酒，即刻就回来。”家人领命去了。

他们弟兄三人，赶上祁子富船，随叫拢岸上。祁子富跪下谢道：“多蒙三位英雄相救。不知三位爷的尊姓大名，尊府何处？明日好到府上来叩头。”胡奎用手扶起，指着道：“这二位，乃是越国公罗千岁的公子，俺姓胡，名奎，绰号叫赛元坛便是。”祁子富闻言，忙又跪下，道：“原来是三位贵公子，失敬了。”罗焜扶起，说道：“不要讲礼了。我们今日打了他，他岂肯甘休？俺们是不怕他的，明日恐怕他们来寻你们，你们却是弄他不过。那时羊入虎口，怎生是好？”这一句，提醒了祁子富，说道：“果然怎生是好？”

罗灿道：“‘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’避避他就是了。”祁子富说道：“我原是淮安府人，不如还到淮安去便了。”张二娘道：“你们去了，那锦上天他认得我的，倘若你们去后，沈府寻我要人，那时怎生是好？”祁巧云道：“干娘，不要惊慌，同我们到淮安府去罢。若是干娘的终身，自有女儿侍奉。”张二娘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自从你母亲死后，老身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待，犹如亲女一般。你如今回去了，老身也舍不得你，只得同你回去便了。”祁子富大喜，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商议已定，罗焜道：“你们回去，还要听俺一言，方保路上无事。”祁子富道：“求公子指教。”不知罗焜说出甚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玉面虎三气沈廷芳 赛元坛一别英雄友

话说罗焜听得祁子富同张二娘商议，要搬回淮安去，因说道：“俺有一言，你们是有家眷的，比不得单身客人，踢脚利手的。倘若你们回去搬家再耽搁了两天，露出风声，那时沈家晓得了，他就叫些打手，在途中旷野之地假扮江洋大盗，前来结果你们的性命，那时连我们也不知道。岂不是白白的送了性命，无处伸冤？我有一计，好在胡大哥也是淮安人氏，今日在满春园内，那沈家的家丁，都是认得胡大哥的相貌了，日后被沈家看见，也是不得干休的。依我之计，请胡大哥回府，一者，回去看看太太；二者，回府住些时，冷淡冷淡这场是非；三者，你们一路同行，也有个伴儿。就是沈家有些人来，也不敢动手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！”

胡奎听了，连声赞道：“三弟言之有理。自古道：‘为人为到底。’我就此回去，一路上，我保他三人到淮安便了。”祁子富听罢，欢天喜地，慌忙称谢道：“多谢三位公子，如此大恩，叫我如何补报得？”罗焜道：“休得如此。还有一件事：你们今晚回去，不要声张，悄悄的收拾停当了。明日五更，就叫胡大爷同你们动身，不可迟误。要紧，要紧！”祁子富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当下六个人在船中，商议已定。早到了北门，上了岸，已是黄昏时分。罗公子三人别了祁子富，回府去了。

且说祁子富就叫了原船，放在后门口，准备动身；一面同张二娘回到家中，将言语瞒过了邻舍，点起灯火，三人连夜的将些金珠细软收拾收拾，打点起身。

按下祁子富收拾停当等候，胡奎、罗氏弟兄回到府中来到后堂，见了太太。太太问道：“今日拜客，到此刻才回来？”罗焜道：“因胡大哥的朋友留住了饮酒，回来迟了。”太太笑道：“你还没有请客，倒反扰起客来了，与理不合。”胡奎接口道：“伯母大人有所不知，只因小侄的朋友明日要动身回去，他意欲约小侄同行，小侄也要回去看看家母，故此约他。明日就要告辞伯母，回家去了。”太太道：“贤侄回去，如何这般匆匆的？老身也没有备酒饯行，如何是好？”胡奎道：“小侄在府多扰，心领就是一样了。”太太道：“岂有此理。”忙叫家人随便备一席酒来，与胡少爷饯别。

家人领命，不多时，酒席备完，太太便吩咐二位公子把盏。他三人，那里还有心吃酒，勉强饮了几杯。胡奎起身入内，向罗太太道：“小侄明日五鼓就要起身了，不好前来惊动伯母。伯母请上，小侄就此拜辞。”太太道：“怎当受拜。贤侄回去定省时，多多与我致意。”胡奎称谢，又同罗氏弟兄行礼。辞了太太，到了书房，收拾行李，藏了钢鞭，挂了弓箭。

罗公子封了三百两银子，太太另赠了五十两银子，胡奎都收了。称谢已毕，谈了一会，早已五鼓时分。三人梳洗毕，吃了酒饭，叫人挑了行李，出了罗府的大门。一直来到北门，城门才开，还没人行走。

三个人出得城来，走了一刻，早到了张二娘饭店门首。祁子富早来迎接，将行李合在一处，搬到船中。张二娘同祁巧云查清了物件，拿把锁，哭哭啼啼的把门锁了。祁子富扶了他二人，下了船中。正是：

只因一日新仇恨，弃了千年旧主基。

不表祁子富、张二娘、祁巧云三人上了船，且言罗府二位公子向胡奎道：“大哥此去，一路上须要保重。小弟不能远送，就此告别了。”胡奎洒泪道：“多蒙二位贤弟好意，此别不知何年再会？”罗氏弟兄一齐流泪道：“哥哥不要伤心，再等平安些时，再来接你。”祁子富也来作别：“多蒙二位公子相救之恩，就此告别了。”当下四人拜了两拜，洒泪而别。

按下胡奎同祁子富回淮安去不表，这且单言那沈廷芳，回到相府又不敢做声，闷在书房过了一夜。次日清晨早间，家人进来呈上帐目，昨日打坏了店中的家伙物件，并受伤的人，一一开发了银子去了。沈廷芳道：“这才是人财两空！倒也罢了，只是这口气，如何咽得下去？罗家两个小畜生，等我慢慢的寻他；倒是祁家三口同那个黑汉，不知住在何处？”锦上天道：“罗府之事，且搁过一边；那黑汉，听他口音不是本处的，想必是罗家的亲眷，也放过一边。为今之计，大爷可叫数十个家人，到北门外张二娘饭店里，去访访消息，先叫打手抢了祁巧云，再作道理。终不成他三人还在那里救人么？”

沈廷芳道：“倘若再撞见，如何是好？”锦上天道：“那里有这等巧事。我一向闻得，罗太太家法严紧，平日不许他们二人出来，怕他在外生事。昨日放他们一天，今日是必不出来的，包管是手到擒拿。”沈廷芳道：“还有一言，倘若我去抢了他的女儿，他喊起冤来，地方官的耳目要紧。”

锦上天道：“这个越发不怕。门下还有一计：大爷可做起一个假婚书，就写我锦上天为媒。备些花红财礼，就叫家人打一顶大轿，将财礼丢在他家，抢了人就走。任他喊官，我这里有婚书为凭，不怕他。况且这些在京的官儿，倒有一大半是太师的门生，谁肯为一个贫民，倒反来向太师作对？”

沈廷芳大喜，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事成之后，少不得重重谢你。”当下忙叫书童，取过文房四宝放在桌上，道：“老锦，烦你的大笔，代我写一张婚书。”锦上天随即写一张，送与沈廷芳看。沈廷芳看了一遍，收藏好了，随唤二名家人进来，吩咐道：“我大爷只为北门外张二娘饭店有个姓祁的，他有个女儿生得端正，费了我多少银钱，不曾到手。方才是锦上天大爷定下一计，前去抢亲。你二人，可备下礼物花红，打手跟着轿子，前去将财礼丢在他家里，抢了上轿，回来重重有赏。倘有祸事，有我大爷作主。”家人领命，忙忙备下花红财礼，藏在身上；点了三十名打手，抬了乘轿子，一齐出北门来了。

不一刻，到了张二娘饭店门首。只见大门紧闭，众人敲了半日，并无人答应。众人道：“难道他们还睡着不成？”转到后门一看，只见门上有两把锁上了。问到邻居，都不知道，只得回了相府报信。

家人走进书房，只见锦上天同沈廷芳坐在那里说话。见了家人回来，沈廷芳忙问道：“怎么的？”家人回道：“再不要说起，小人们只说代大爷抢了人来，谁知他家门都关锁了。旁边邻居大家，总不知道往那里去了。”沈廷芳听见此言，急急问他：“难道他是神仙，就知道了不成？”锦上天道：“大爷休要性急，门下又有一计，就将他抢来便了。”不知锦上天说出何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胡奎送友转淮安 沈谦问病来书院

话说那锦上天，向沈廷芳说道：“张二娘祖籍之在此，开饭店的，谅他飞不上天去。今日锁了门，想他不过在左右邻舍家。大爷叫些家将前去，扭去他的锁，打开他的门；那时张二娘着了急，自然出头。我们只拿住张二娘，便知道祁子富的下落了，岂不是好？”沈廷芳大喜，说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随即吩咐家将前去了。正是：

只为一番新计策，又生无数旧风波。

不表锦上天定计，且说那些家丁，奉了沈廷芳之命，忙忙出了相府，一直跑出北门。来到张二娘饭店，正要打门，猛抬头，只见锁上添了一道封皮，上写着“越国公罗府封”。旁边有一张小小的告示，上写道：“凡一切军民人等，不许在此作践，如违拿究。”沈府家人道：“方才还是光锁，怎么此刻就有了罗府的封皮？既是如此，我们只好回去罢，罗家不是好惹的。”说罢，众人齐回到相府。

见了沈廷芳，将封锁的事说了一遍。沈廷芳听得此言，只气得三尸爆跳，七窍生烟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”一个斛斗，跌倒在地，早已昏迷过去。忙得锦上天同众家人，一齐上前救了半日，方才醒来，叹口气道：“罗灿、罗焜欺人太甚，我同你势不两立了。”

当下锦上天在书房劝了半日，也就回去。沈廷芳独自一人坐在书房，越坐越闷，越想越气，道：“我费了多少银子，又被他踢了一脚，只为了一个贫家的女子。谁知今日，连房子都被他封锁去了。这口气，叫我如何咽得下去？”想了又想，气了又气，不觉一阵昏迷困倦，和衣而睡。到晚醒来，忽觉浑身酸痛，发热头疼，好不难过。你道为何？一者，是头一天受了惊；二者，见罗府封了房子，又添一气；三者，他和衣睡着不曾盖被，又被风吹了一吹。他是个酒色淘伤的公子，那里受得无限的气恼，当时醒过来，连手也抬不起来了，只是哼声不止。吓得几个书童，忙忙来到后堂，禀告老夫人去看。

夫人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是几时病的？”书童回道：“适才病的。”太太闻言，忙叫家人前去请先生。太太来到书房，看见公子哼声不止，阵阵发昏：“这是怎样的？口也不开，只是哼声叹气？”

不多一时，医生到了。见过夫人，行了礼，就来看脉。看了一会，太太问道：“请教先生，是何症候？”医生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令公子此病症非同小可。多应是气恼伤肝，复受外感，急切难好。只是要顺了他的心，便可速愈。”说罢，写了药案病原，告辞去了。

当下太太叫安童煎药，公子吃了，昏昏睡熟。夫人坐在床边，好不心焦。口中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他坐在家中，要一奉十，走到外面，人人钦敬，谁敢欺他？这气恼从何而来？”沈太太正在思虑，只见公子一觉睡醒，只叫：“气杀我也！”夫人问道：“我儿，为何作气？是那个欺你

的？说与为娘的知道，代你出气。”公子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母亲若问孩儿的病症，只问锦上天，便知分晓。”太太随叫安童快去请锦上天，只说太师爷立等请他。安童领命去了。夫人又吩咐家人，小心伏侍。

回到后堂坐下，忽见家人禀道：“太师爷回府了。”夫人起身迎接，沈谦道：“夫人，为何面带忧容？”太太说：“相公有所不知，好端端的一个孩儿，忽然得了病症，睡在书房，十分沉重。方才医生说，是气恼伤肝，难得就好。”太师大惊，道：“可曾问他，为何而起？”太太道：“问他根由，他说问锦上天，便知分晓。”太师道：“那锦上天今在何处？”夫人道：“已叫人去请了。”

太师闻言，忙忙走进书房来看。只听得沈廷芳哼声不止，太师看过医生的药案，走到床前，揭起罗帐，问道：“我儿，是怎么样？”公子两目流泪，竟不开口。沈谦心中着急，又差人去催锦上天。

且说锦上天，正在自家门口，忽见沈府家人前来，说：“锦大爷，我家太师爷请你说话。”那锦上天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与沈大爷虽然相好，却没有见过太师，太师也没有请过我。今日请我，莫非是为花园打架的祸，放在我身上不成？”心中害怕，不敢前行。只见又有沈府家人前来催促，锦上天无奈，只得跟着沈府的家人，一同行走，到了相府。

进了书房见了太师，不由的脸上失色，心内又慌，战战兢兢，上前打了一恭，道：“太师爷在上，晚生拜见。”太师道：“罢了。”吩咐看坐。锦上天告过坐，问道：“不知太师呼唤晚生，有何吩咐？”太师道：“只为小儿病重如山，不能言语，问起原由，说是足下知道他的病症根由。请足下来说个分晓，以便医治。”

锦上天心内想道：“若说出原故，连我同大爷都有些不是；如若不说，又没得话回他。”想了一想，只得做个谎儿回他，说道：“公子的病症，晚生略知一二。只是要求太师恕罪，晚生好说。”太师道：“你有何罪，只管讲来。”锦上天道：“只因晚生昨日同令公子，在满春园吃酒，有几个乡村妇女前来看花，从我们席前走过。晚生同公子恐他伤花，就呼喝了他两句。谁知对过亭子内，有罗增的两个儿子，长名罗灿，次名罗焜，在那里饮酒。他见我们呼喝那两个妇女，他仗酒力行凶，就动手打了公子同晚生。晚生白白的被他们打了一顿，晚生被打也罢了，公子如何受得下去？所以着了气，又受了打，郁闷在心，所以得此病症。”

太师闻言，只气得眼中冒火，鼻内生烟，大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罗家父子行凶，欺人太甚！罢了，罢了，老夫慢慢的候他便了。”又说了几句闲话，锦上天就告辞回家去了。太师吩咐书童：“小心伏侍公子。”家人答应：“晓得。”

太师回到后堂，将锦上天的活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夫人大气，说道：“罗家如此欺人，如何是好？”太师道：“我原吩咐过孩儿的，叫他无事在家读书，少要出去惹祸。那罗家，原不是好惹的，三十六家国公，惟有他家利害。他祖罗成被苏定方乱箭射死，尽了忠，太宗怜他家寡妇孤儿，为国忘家，赐他金书铁券，就是打死了人，皇帝问也不问。今日孩儿被他打了，只好暗算他，叫老夫也没甚么法寻他们。”夫人道：“说是这等说，难道我的孩儿，就白白被他打了一顿。就罢了不成？”太师道：“目下也无法，只好再作道理。”

当下沈太师料理各路来的文书，心中要想害罗府，却是无计可施，一连过了五六日。那一天，正在书房看文书，有个家人禀道：“今有边关总兵差官在此，有紧急公文要见。”太师道：“领他进来。”家人去不多时，领了差官进来，见了太师，呈上文书。沈谦拆开一看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叫罗增全家都死在我手，以出我心头之恨。你也有今日了！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沈谦改本害忠良 章宏送信救恩主

话说沈谦见了边关的文书，要害罗增全家的性命。你道是怎生害了？原来罗增在边关，连胜两阵，杀入番城。番将调倾国人马，困住了营。罗爷兵微将寡，陷在番城，特着差官勾兵取救。沈太师接了文书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何人的差官？”差官道：“小官是边头关王总兵标下一个守备，姓宗，名信。现今罗爷兵困番邦，番兵利害非常，求太师早发救兵，保关要紧。”

沈谦含笑道：“宗信，你还是要加官，还是要问罪？”吓得那宗信跪在地下，禀道：“太师爷在上，小官自然是愿加官爵，那里肯问罪！”太师道：“你要加官，只依老夫一件事，包你官升三级。”宗信道：“只求太师抬举，小官怎敢不依？”太师道：“非为别事，只因罗增在朝为官，诸事作恶，满朝文武，也没一个欢喜他的。如今他兵败流沙，浪费无数钱粮，失了多少兵马，眼见得不能归国了。如今将他的文书改了，只说他降顺了番邦。那时皇上别自出兵，老夫保奏你做三个边的指挥，同总兵合守边关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”宗信听得官升三级，说道：“凭太师爷做主便了。”沈谦见宗信允了，心中大喜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且起来，坐在旁边伺候。”

沈谦随即叫家人章宏取过文房四宝，亲自动笔，改了文书。吩咐宗信：“你明日五鼓来朝，到午门口，老夫引你见圣上面奏，说罗增投降了番城。”宗信领命，收了假文书，在外安歇，只候明日五鼓见驾。正是：

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

话说沈谦同宗信要谋害罗增，好不欢喜。若是沈谦害死罗府全家，岂不是绝了忠臣后代？也是该因英雄相救。你道这章宏是谁？原来是罗府一名贴身的书童，自小是罗太太抚养成人，配了亲事。他却是有心机的人，因见沈谦与罗府作对，惟恐本府受沈谦暗害，故反投身沈府，窥视动静，已在他家十多年。沈谦却倚为心腹，并不知是罗府的旧人，也不知他的妻子儿女都在罗府内居住。

当下他听得沈谦同宗信定计，要害罗府全家的性命，吃了一惊。心中想道：“我自小儿蒙罗老爷恩养成人，又配了妻子。到如今，儿长女大，皆是罗府之恩。明日太师一本，奏准朝廷，一定是满门遭斩，岂不是绝了我旧主人的香烟后代？况且，我的妻子儿女都在罗府，岂不是一家儿都是死？必须要想法儿，救得他们才好！左思右想，无计可施，除非回去，同二位公子商议。只在今晚一刻的工夫，明日就来不及了，待我想法出了相府才好。只是无事不得出府，门上又查得紧，怎生出去？”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有了，宅门上的陈老爹好吃酒。待我买壶好酒，前去同他谈谈，便混出去了。”

随即走到书房，拿了一壶酒，备了两样菜。捧到内宅门上，叫声：“陈老爹在那里？”陈老爹道：“是那一位，请进来坐坐，我有偏你了。”章宏拿了酒菜，走进房来。只见陈老爹独自一人，

自斟自饮，早已醉了。一见章宏，忙忙起身，说道：“原来是章叔，请坐。”章宏道：“我晓得你老人家吃酒，特备两样菜来的。”放下酒菜，一同坐下。那陈老爹是个酒鬼，见章宏送了酒菜来，只是哈哈的笑，道：“又多谢大叔，是何道理。”章宏道：“你我都是伙计家，不要见外。”就先敬了一杯。那陈老爹并不推辞，一饮而尽。

那陈老爹是吃过酒的人，被章宏左一杯，右一杯，一连就是十几杯，吃得十分大醉。章宏想道：“此时不走，等待何时？”就向陈老爹道：“我有件东西，约在今日晚上去拿，拜托你老人家，把锁留一留。我拿了就来，与你老人家平分。只是要瞒过了太师才好。”那陈老爹是醉了，又听得有银子分，如何不依？说道：“大叔要去，只是早些回来。恐怕太师呼唤，我却无话回他，要紧。”章宏道：“晓得。恐怕有些耽搁，你千万不可下锁！”二人关会明白。章宏悄悄起身，出了宅门，一溜烟直往罗府去了。正是：

打破玉笼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

话说章宏出了相府，早有初更时分。急急忙忙顺着月色来到罗府，只见大门早已关了。原来自从罗增去后，太太惟恐家人在外生事，每日早早关门。章宏知道锁了，只得转到后门口，敲了几下。门公问道：“是那个敲门？”章宏应道：“是我。”门公认得声音，开了后门。

章宏一直入内，那些老妈、丫头都是认得的，却都睡了。章宏来到妻子房内，他妻子正欲和儿女去睡，不觉见了章宏，问道：“为何此刻回来，跑得这般模样？”章宏道：“特来救你们的。”遂将沈谦暗害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妻子大惊，道：“怎生是好？可怜夫人、公子，待你我恩重如山，必须想个法儿，救他才好！”章宏道：“我正为此事而来。你且引我去见太太、公子，再作道理。”

当下夫妻两个进了后堂。见了夫人、公子，叩了头，站在灯下。太太问道：“章宏，你在沈府伏侍，此刻回来必有原故。”章宏见问，就将边头关的文书，被沈谦改了假文书，同宗信通谋，明日早朝上本，要害罗家一门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夫人、公子闻言，大惊，哭在一处。章宏道：“且莫悲伤，事不宜迟，早些想法。”太太道：“倘若皇上来拿，岂不是就绝了我罗门之后？如何是好？”罗灿道：“不如点齐家将，拿住沈谦报仇，然后杀上边关，救出父亲，岂不为妙！”罗焜道：“哥哥，不可。沈谦这贼，君王宠爱，无所不依。我们动兵厮杀，若是天子拿问我们，便为反叛，岂不是自投其死？”罗灿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还是怎生是好？”

章宏道：“小人有计在此。自古道：‘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’收拾远走他方，才有性命。”太太道：“也罢，小孩儿可往云南马亲家去，求你岳丈，调兵救你爹爹；二孩儿可往柏亲家去，求你岳丈与马亲翁会合，去救你爹爹。倘若皇上追问，老身只说你二人 在外游学去了。”二位公子哭道：“孩儿何能独自偷生，丢母亲在家领罪？就死也是不能的。”夫人怒道：“老身一死无伤，你二人乃是罗门后代，山海的冤仇，要你们去报。还不快快收拾前去！再要为着老身，我就先死了！”二位公子哭倒在地，好不悲伤。正是：

人间最苦处，死别共分离。

话说那章宏的妻子，见公子悲伤，忙劝道：“公子休哭。我想离城二十里，有一座水云庵，是我们的家庵。夫人可改了装，星夜前去，躲避些时。等公子两处救兵救了老爷，回来之后，那时依然骨肉团圆，岂不为妙？”夫人道：“皇上来拿，我母子三人一个也不在，岂肯便罢？”章大娘道：“我夫妻们受了太太多少大恩，难以补报。请太太的凤冠霞帔与婢子穿了，装做太太的模样。皇上来拿，我情愿上朝替死。”夫人那里肯依。章宏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太太可快同公子收拾，出去要紧。”

夫人、公子见章宏夫妇如此义重，哭道：“我娘儿三个，受你夫妇如此大恩，如何报答？”章宏道：“休如此说，快快登程。”夫人只得同公子换了装束。收拾些金银细软，打了包裹，叫章琪拿了。四人向章宏夫妇拜倒在地，大哭一场。夫人同公子舍不得义仆，章琪舍不得爹娘，六人好不悲伤。

哭了一会，章宏道：“夜深了，请夫人、公子快快前行。”太太无奈，只得同公子、章琪悄悄的出了后门，望水云庵而去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水云庵夫人避祸 金銮殿奸相受惊

话说罗太太同二位公子，带了章琪，挑了行李包裹，出了后门。可怜夫人不敢坐轿，公子不敢骑马。二位公子扶了太太，趁着月色，从小路上走出城来，往水云庵去了。

且说章宏夫妇，大哭一场，也自分别。章大娘道：“你在相府，诸事小心，不可露出机关。倘若得暇，即往秦舅爷府中暗通消息，免得两下忧心。你今快快去罢，让我收拾。”章宏无奈，只得哭拜在地：“贤妻，我再不能够见你了！只好明日到法场上，来祭你一祭罢。”章大娘哭道：“我死之后，你保重要紧！少要悲伤，你快快去罢。”正是：

空中掉下无情剑，斩断夫妻连理情。

话说章宏含悲忍泪，别了妻子。出了后门，赶回相府，也是三更时分。街上灯火都已尽了，幸喜章宏人熟，一路上叫开栅栏，走向相府。有巡更巡夜人役，引他人内宅门。早有陈老爹来悄悄的开了门，进去安歇，不表。

且说次日五鼓，沈太师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出了相府，入朝见驾。有章宏跟到午门，只见宗信拿了假文书摺子，先在那里伺候。那沈谦关会了宗信的言语。

沈谦山呼已毕，早有殿头官说道：“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一声未了，只见沈太师出班启奏：“臣沈谦有本启奏，愿吾皇万岁万万岁！”天子见沈谦奏本，便问道：“卿有何事，从直奏来。”沈谦扒上一步，奏道：“只因越国公罗增，奉旨领兵去征鞑靼。不想兵败被擒，贪生怕死，投降番邦，不肯领兵前去讨战，事在危急。现有边头关总兵王怀，差官取救，现在午门候旨。求吾皇降旨定夺。”

皇上闻奏大惊，忙传旨，召差官见驾。有黄门官领旨出朝，召差官，趋进午门见驾。山呼已毕，呈上本章。司礼监将本接上御书案，天子龙目观看。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龙心大怒，宣沈谦问道：“边关还是谁人领兵前去是好？”沈谦奏道：“谅番邦一隅之地，何足为忧？只须点起三千兵将校尉，差官领了，前去把守头关就是了。”天子准奏，就封了宗信为指挥，即日起身。当下宗信好喜，随即谢过圣恩。出了朝门，同着四个校尉，点起三千羽林军，耀武扬威的去了。

不说宗信领兵往边头关去了，且说沈谦启奏：“臣闻得罗增有两个儿子，长名罗灿，次名罗焜，皆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倘若知他父亲降了番邦，那时里应外合，倒是心腹大患。”皇上道：“卿家言之有理。”传旨命金瓜武士，领一千羽林军前去，团团围住罗府，不管老幼人等，一齐绑拿，发云阳市口，斩首示众。金瓜武士领旨去了。天子又向沈谦说道：“你可前去，将他家私抄了入库。”沈谦也领旨去了。圣旨一下，吓得满朝文武百官，一个个胆战心惊，都说道：“罗府乃是国公大臣，一旦如此，真正可叹。”

其时，却吓坏了护国公秦双同、卫国公李逢春、鄂国公尉迟远、保国公段忠。他四个人商议

说道：“罗兄为人忠直，怎肯降番？其中必有原故。我们同上殿，保奏一本便了。”当下四位公爷一齐跪上金阶，奏道：“罗增不报圣恩，一时被困降番，本该满门处斩；求皇上念他始祖罗成汗马功劳，后来罗通征南扫北，也有无数的功劳，望万岁开恩，免他满门斩罪，留他一脉香烟。求吾皇降一道赦旨，臣等冒死谨奏。”

天子闻奏，大怒道：“罗增谋反叛逆，理当九族全诛；朕念他祖上的功劳，只斩他一门，也就罢了。你们还来保奏，想是通同罗增谋反的么？”四位公爷奏道：“求皇上息怒。臣等想罗增兵败降番，又无真实凭据；就将他满门抄斩，也该召他妻子审问真情，那时他也无恨。”天子转言说道：“此奏可准。”即传令黄门官，前去叫沈谦查过他家事，同他妻子前来审问。黄门官领旨去了，四人归班。正是：

慢谈新雨露，再讲旧风云。

话说章大娘打发夫人、公子与丈夫章宏去后，这王氏关了后门，悄悄的来到房中，沐浴更衣，将太太的冠带穿戴起来。到神前哭拜在地，说：“先老爷太太在上，念我王氏一点忠心，救了主母、公子的性命！求神灵保佑二位公子同我孩儿，一路上平安无事，早早到两处，讨了救兵回来，报仇雪恨，重整家庭！我王氏就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”说罢，哭了一场。回到太太房中，端正坐下，只候来拿。

坐到天明，家下男妇才起，只听得前后门一声呐喊，早有金瓜武士带领众军，涌进门来。不论好歹，见一个拿一个，见一双捉一双。可怜罗府众家人不知就里，一个个鸦飞鹊乱，悲声苦切。不多一时，一个个都绑出去了。

当时，金瓜武士拿过众人，又到后堂来拿夫人、公子。打进后堂，那章大娘一声大喝：“老身在此，等候多时。快来绑了，休得罗唆！”众武士道：“不是卑职等放肆，奉旨不得自来。”就绑了夫人，来寻公子。假夫人说道：“我两个孩子，一月之前，已出外游学去了。”武士领兵在前前后后搜了一会，见无踪迹，只得押了众人往街上就走。

出了大门，只见沈太师奉旨前来抄家，叫武士带夫人入内来查。只见章大娘见了沈谦，骂不绝口。沈谦不敢说话，只得进内收查库内金银家事。罗爷为官清正，一共查了不足万金产业，沈谦一一上了册子。

封锁已毕，又问武士道：“人口已曾拿齐了？”武士说道：“俱已拿齐，只是不见了他家二位公子。”沈谦听得不见了两个公子，吃了一惊。说道：“可曾搜寻否？”武士道：“内外搜寻，全无踪迹。”沈谦暗暗着急，说道：“原要斩草除根，绝其后患；谁知费了一番心机，倒走了两个祸根，如何是好？”便问假夫人道：“两位令郎往那里去了？快快说明！恐皇上追问加刑，不是轻的。”章大娘怒道：“我家少老爷上天去了，要你这个老乌龟来问！”骂得沈谦无言可对，只得同金瓜武士领了人马，押了罗府五十余口家眷，往云阳市口而来。

男男女女跪在两边，只有假夫人章大娘，另外跪在一条大红毡条上。看官，你道章大娘装做夫人，难道罗府家人看出来么？一者，章大娘同夫人的品貌相仿；二者，众人一个个都吓得魂不附体，那里还有心认人？这便是忙中有错。

且说沈谦同武士，将罗府众人解到市口，忽见黄门官飞马而来，说道：“圣上有旨，命众人押在市口，只命大学士沈谦同罗夫人一同见驾。”

当下二人进得朝门，众文武却不认得这假夫人。惟有秦双与他同胞兄妹，他怎不关心？近前一看，见不是妹子，心中好不吃惊。忙忙出班来看，只见他同沈谦跪在金阶。山呼已毕，沈谦呈上抄家的册子，并人口的数目，将不见了二位公子的话，细细奏了一遍。天子便向夫人说

道：“你丈夫畏罪降番，儿子知情逃匿，情殊可恨！快快从实奏来，免受刑罚！”

章大娘奏道：“臣妾的孩儿，一月之前出去游学去了。臣妾之夫遭困，并未降番；这都是这沈谦同臣妾之夫不睦，做害他的。”沈谦道：“你夫降番，现有边关报在。五日前差官赍报，奏闻圣上，你怎么说是老夫做害他的？”那章大娘见沈谦对得真，料想无命，便睁眼骂道：“你这害忠贤的老贼，口口冤屈好人，我恨不得食汝之肉！”说罢，向裙腰内掣出一把尖刀，向着沈谦一刀刺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义仆亲身替主 忠臣舍命投亲

话说那章大娘上前一步，将尖刀就向沈谦刺来。沈谦叫声“不好”，就往旁边一让，只听得一声滑喇，将沈谦的紫袍，刺了一个五寸长的豁子。天子大惊，吓得两边金瓜武士一齐来救。章大娘见刺不着沈谦，晓得不好，大叫一声，回手就一刀自刎了，死在金銮殿下。沈谦吓得魂飞魄散。

皇上看见，原来死了，没有审问，只得传旨拖出尸首。一面埋葬，一面传旨开刀，将罗府的家眷一齐斩首。可怜罗府众人也不知是甚么原故，一个个怨气冲天，都被斩了。街坊上的百姓，无不叹息。金瓜武士斩了众人，回朝缴旨。天子命沈谦，将罗府封锁了，行文各府州县，画影图形，去拿罗灿、罗焜。沈谦领旨，不提。

后人诗赞王氏道：

亲身代主世难求，却是闺中一女流。

节义双全垂竹帛，芳名千载咏无休。

话说罗门一家被斩，满朝文武，无不感伤。只有秦双好生疑惑，想道：“方才分明不是我的妹子，却是谁人肯来替死，真正奇怪。”

到晚回家，又疑惑，又悲苦，又不敢作声。秦太太早已明白，到晚家人都睡了，方才把章宏送信的话，告诉秦爷。说姑娘、外甥俱已逃出长安去了，又将王氏替死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秦双方才明白，叹道：“难得章宏夫妇如此忠义，真正可敬。”一面又叫公子：“你明日可到水云庵，去看看你的姑母。不可与人知道，要紧。”公子领命。原来秦爷所生一子，生得身長九尺，黄面金腮，双目如电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有人替他起个混名，叫做金头太岁的。秦环当下领命，不表。

且言沈谦害了罗府，这沈廷芳的病已好了，好不欢喜，说道：“爹爹既害了罗增，还有罗增一党的人，须防他报仇。”沈谦道：“等过些时，我都上他一本，参了他们就是了，有何难处？”沈廷芳大喜，道：“必须如此，方免后患。”

不言沈家欢喜，且言那晚，罗老夫人同了两位公子，带领章琪，走出城来，已是二更天气。可怜太太乃是金枝玉叶，那里走得惯野路荒郊。一路上哭哭啼啼，走了半夜，方才走到水云庵。

原来，这水云庵只有一个老尼姑，倒有七十多岁。这老尼见山主到了，忙忙接进庵中。烧水献茶，太太、公子净了面。摆上早汤，请夫人、公子坐下。可怜夫人满心悲苦，又走了半夜的路，那里还吃得东西下去？净了面，就叫老尼即收拾一间洁净空房，铺下床帐，就去睡了。

二位公子用了早饭，老尼不知就里，细问公子方才晓得，叹息一回。公子又吩咐老尼：“瞞

定外人，早晚伏侍太太。我们今晚就动身了，等我们回来，少不得重重谢你。”老尼领命，安排中饭，伺候太太起来。

不多一会，太太起来了，略略梳洗，老尼便捧上中膳。公子陪太太吃过，太太说道：“你二人辛苦一夜，且歇息一停，明日再走罢。”二位公子只得住下。

到了次日晚间，太太说道：“大孩儿云南路远，可带章琪作伴同行；若能有个机关，送个信来，省我挂念。二孩儿到淮安路近，见了你的岳父，就往云南，同你哥哥一路救父要紧。我在此，日夜望信。”二位公子道：“孩儿晓得。只是母亲在此，不要悲伤，孩儿是去了。”太太又叫道：“章琪我儿，你母亲是为我身亡，你就是我孩儿一样了。你大哥往云南去，一路上全要你照顾。”章琪道：“晓得。”当下四人大哭一场。

正欲动身，忽听得扣门，慌得二位公子忙忙躲起来。老尼开了门，只见一位年少的公子走进来，问道：“罗太太在那里？”老尼回道：“没有甚么罗太太。”那人见说，朝里就走。吓得夫人躲在屏后，一张，原来是侄儿秦环。正是：

只愁狭路逢仇寇，却喜荒庵遇故人。

太太见是秦环，方才放心，便叫二位公子出来，大家相见。太太道：“贤侄如何晓得的？”秦环遂将章宏送信，章大娘怒刺沈谦，金銮殿自刎之话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大家痛哭一场。秦环道：“姑母到我家去住，何必在此？”罗焜道：“表兄府上，人多眼众，不大稳便；倒是此处安静，无人知道。只求表兄常来看看，小弟就感激不尽了。”秦环道：“此乃理所当然，何劳吩咐。”

当下安排饭食吃了，又谈了一会，早有四更时分。太太催促公子动身，可怜他母子分离，那里舍得？悲伤一会，方才动身而去。秦环安慰了太太一番，也回家去了。

单言两位公子走到天明，来至十字路口。一个望云南去，一个望淮安去。大公子道：“兄弟，你到淮安取救兵要紧，愚兄望你的音信。”罗焜道：“愚弟知道，只是哥哥云南路远，小心要紧，兄弟不远送了。”当下三人洒泪而别，大公子同着章琪，望云南大路去了。三人从此一别，直到罗灿大闹贵州府，暗保马成龙并众公侯，在鸡爪山兴兵，才得两下里相会。此乃后事，不提。正是：

春水分 序，秋风折雁行。

话说二公子，见哥哥去远了，方才动身上路。可怜公子独自一人，悲悲切切，上路而行。见了些异乡风景，无心观看，只是趑路，非止一日。那一日，到了山东兖州府宁阳县的境界。只见那沈谦的文书，已行到山东省城了。各州府县，处处张挂榜文，捉拿罗灿、罗焜，写了年貌，画了图形。一切镇市乡村、茶坊酒肆，都有官兵捕快，十分严紧；凡有外来面生之人，都要盘问。罗焜心内吃惊，只得时时防备。可怜日间闪在古庙，夜间赶着大路奔逃，那罗焜乃是娇生惯养的公子，那里受得这般苦处。

一日，走过了兖州府，到了一个村庄，地名叫做凤莲镇。罗焜赶到镇上，一看，是个小小的村庄。庄上约有三十多家，当中一座庄房，一带壕沟，四面围住，甚是齐整。公子想道：“我这些时夜间行走，受尽风波。今日身子有些不快，莫要弄出病来，不大稳便。我看这一座庄上，人民稀少，倒也还僻静，免得人来盘问。天色晚了，不免前去借宿一宵。”主意已定，走上庄来。正是：

欲投人处宿，先定自家谋。

话说罗焜走到庄门口，问：“门上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位年老公公，面如满月，须似银条，手执过头拐杖，出来问道：“是那一位？”罗焜忙忙施礼，道：“在下是远方过客，走迷了

路，特到宝庄借宿一宵，求公公方便。”那老者见公子一表人材，不是下等之人，说道：“既是远路客官走迷了路的，请到里面坐坐。”

罗焜步进草堂，放下行李施礼，分宾主坐下。那老者问道：“贵客尊姓大名，贵府何处？”公子道：“在下姓章，名 ，长安人氏。请问老丈，尊姓大名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小客人既是长安人，想也知道小老儿的贱名，小老儿姓程，名凤，本是兴唐鲁国公程知节之后。因我不愿为官，退归林下，蒙圣恩每年仍有钱粮俸米。闻得长安罗兄家被害，今日打发小儿程吧到长安，领米讨信去了。”罗公子只得暗暗悲伤，勉强用些话儿支吾过。一会辞了老者，不用饭，竟要睡了，老者命他在一间耳房内安歇。

罗焜见了安置，自去睡觉。谁知他一路上受了些风寒，睡到半夜里，头疼发热，遍体酸麻，哼声不止，害起病来了。吓得那些庄汉，一个个都起来，打火上灯，忙进内里报信与程凤知道，说：“今日投宿的那个小客人，半夜里得了病了，哼声不止，十分沉重，像似要死的模样。”吓得程凤忙忙起来，穿好了衣衫，来到客房内。一看，只听得哼声不止。

来看时，见他和衣而睡，两泪汪汪，口中哼道：“沈谦，沈谦，害得俺罗焜好苦也！”众人听了，吃一大惊，说道：“这莫非就是钦犯罗焜？我们快些拿住他，送到兖州府去请赏，有何不可！”众人上前，一齐动手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露真名险遭毒手 托假意仍旧安身

话说程家众人，听得罗焜说出真情，那些人都要拿他去报官请赏。程爷喝住道：“你们休得乱动！此人病重如山，胡言乱说，未知真假。倘若拿错了，不是自惹其祸？”当下众庄汉听得程爷吩咐，就不敢动手，一个个都走出去了。程爷吩咐众人：“快取开水来，与这客人吃。”公子吃了开水，程爷就叫众人都去安歇。

程爷独自一人，点着灯火，坐在公子旁边。心中想道：“看他的面貌，不是个凡人。若是罗家侄儿，为何不到边关去救他父亲，怎到淮安来，作何勾当？”程爷想了一会，只见公子昏昏睡去。

程爷道：“且等我看看衣服行李，有甚么物件。”就将他的包袱朝外一拿，只听得铛的一声，一道青光掉下地来。程爷点灯一照，原来是一口宝剑，落在地下。取起来灯下一看，真正是青萍结绿，万道霞光，好一口宝剑。再看鞘手上，有越国公的府号。程爷大惊：“此人一定是罗贤侄了。还好，没有外人看见。倘若露出风声，如何是好？”忙忙将宝剑插入鞘内，连包袱一齐拿起来，送到自己房中，交与小姐收了。

原来程爷的夫人早已亡故，只有一男一女。小姐名唤玉梅，年方一十六岁，生得十分美貌，文武双全。程爷一切家务，都是小姐做主，当下小姐收了行李。

程爷次日清晨起身，来到客房看时，只见罗焜还是昏昏沉沉，人事不省。程爷暗暗悲伤，道：“若是他一病身亡，就无人报仇雪恨了。”吩咐家人，将这客人抬到内书房，铺下床帐，请了医生服药调治。他却瞒定了家人，只说远来的亲眷，留他在家内将养。

过了两日，略略苏醒。程爷道：“好了，罗贤侄有救了。”忙又请医生调治。到中饭时分，忽见庄汉进来，禀道：“今日南庄来请老爷收租。”程爷道：“明日上庄说罢。”家人去了，程老爷当下收拾。

次日清晨，用过早饭，取了账目、行李，备下牲口，带了四五个家人，出了庄门，到南庄收租去了。原来程爷南庄有数百亩田，每回收租，有二三十天耽搁。程爷将行时，吩咐小姐道：“我去之后，若是罗贤侄病好了，留他将养两天。等我回来，再打发他动身。”小姐道：“晓得。”吩咐已毕，望南庄去了。

且言罗焜，过了三四日病已退了五分，直如睡醒。方知道移到内书房安歇，心中暗暗感激：“难得程家如此照应，倘若罗焜有了天日之光，此恩不可不报。”心中思想，眼中细看时，只见被褥床帐都是程府的，再摸摸自己的包袱，却不见了，心中吃了一惊：“别的还可，单是那口宝剑，有我家的府号在上，倘若露出风声，其祸不小！”正欲起身寻他的包袱，只听得外面脚步响，走进一个小小的梅香，约有十二三岁。手中托一个小小的金漆茶盘，其中放了一洋磁的盖

碗，碗内泡了一碗香茶。双手捧来，走到床前，道：“大爷请茶。”公子接了茶，便问道：“姐姐，我的包袱在那里？”梅香回道：“你的包袱，那日晚上，是我家老爷取到小姐房中去了。”公子道：“你老爷往那里去了？”梅香道：“前日往南庄收租去了。”公子道：“难为姐姐，代我将包袱拿来，我要拿东西。”

梅香去不多时，回来说道：“我家小姐上覆公子，包袱是放在家里，拿出来，恐人看见不便。”公子闻言，一发疑惑，想道：“听他言词，话里有音，莫非他晓得我的根由了？倘若走了风声，岂不是反送了性命？”想了一想，不如带着病走为妙。罗焜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姐姐，我就要走了，快些代我拿来。上覆小姐，说我多谢，改日再来奉谢罢。”梅香领命去了。正是：

不愿身居安乐地，只求跳出是非门。

当时那小梅香进去，不多一刻，忙忙的又走出来了。拿了一个小小的柬帖，双手递与公子，说道：“小姐吩咐请公子一看，便知分晓了。”公子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幅花笺，上面写了一首绝句。诗曰：

顺保千金体，权宽一日忧。

秋深风气朗，天际送归舟。

后面又有一行小字，道：“家父返舍之后，再请荣行。”公子看罢，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我的事，倒都被他知道了。”只得向梅香说道：“你回去，多多拜上你家小姐，说我感蒙盛情。”梅香进去，不表。

且言罗焜心中想道：“原来程老伯有这一位才能小姐，他的字迹真乃笔走龙蛇，好似钟王妙手；看他诗句，真乃喷珠吐玉，不殊曹谢风裁。他的才能既高，想必貌是美的了，但不知他可曾许配人家？若是许了德门望族，这便得所；若是许了沈谦一类的人，岂不真正可惜了。”

正在思想，忽见先前来的小梅香，擎着银灯，提了一壶酒；后面跟了一个老婆子，捧了一个茶盘。盘内放了两碟小菜，盛了一锡壶粥，放在床面前。旁边桌上点明了灯，摆下碟子，说道：“相公，请用晚膳。方才小姐吩咐，叫将来字烧了，莫与外人看见。”罗焜道：“多蒙小姐盛意，晓得。”就将诗字扯碎烧了。

罗焜道：“多蒙你家老爷相留，又叫小姐如此照应，叫我何以为报？但不知小姐姊妹几人？青春多少？可曾恭喜，许配人家？”那老婆子道：“我家小姐，就是兄妹二人。公子年方十八，只因他赤红眼，人都叫他做火眼虎程吧；小姐年方十六，是老身乳养成人的。只因我家老爷为人耿直，不拣人家贫富，只要人才出众、文武双全的人，方才许配，因此尚未联姻。”罗焜听了，道：“你原来是小姐的乳母，多多失敬了。你公子如何不见？”婆子道：“进长安去了，尚未回来。”须臾，罗焜用了晚膳，梅香同那老婆子收了家伙，回去了。

且言罗焜在程府，不觉又是几日了。那一天，用过晚膳，夜已初更，思想忧愁，不能睡着。起身步出书房，闲行散闷，却好一轮明月正上东楼。公子信步出耳门，到后花园玩月，只见花映瑶池，树遮绣阁，十分清趣。

正看之时，只听得琴声飘然而至。公子惊道：“程老伯不在家，这琴声，一定是小姐弹的了。”顺着琴韵，走到花楼底下，朝上一望，原来是玉梅小姐在月台上弹琴。摆下一张条桌，焚了一炉好香，旁边站着一个小丫鬟，在那里抚琴玩月。公子在楼下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天姿国色的佳人。公子暗暗赞道：“真正是才貌双全。”

这罗公子走到花影之下，那玉梅小姐弹终一曲，对着一轮明月，心中暗暗叹道：“想我程玉梅，才貌双全，年方二八，若得一个才貌双全的人定我终身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”正在想着，

猛然望下一看,只见一只白虎立在楼下。小姐大惊,快取弓箭,暗暗一箭射来。只听得一声弓弦响处,那箭早已临身。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祁子富带女过活 赛元坛探母闻凶

话说程小姐，见后楼墙下边，站立一只白虎，小姐在月台上，对准了那虎头一箭射去，只听一声叫：“好箭！”那一只白虎就不见了，却是一个人，把那一枝箭接在手里。

原来那白虎，就是罗焜的原神出现。早被程小姐一箭射散了原神，那枝箭，正奔罗焜项上飞来。公子看得分明，顺手一把接住，说道：“好箭！”小姐在上面，看见白虎不见了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吃了一惊。说道：“是谁人在此？”只听得飕的一声响，又是一箭。罗焜又接住了，慌忙走向前来，对面打了一躬，说道：“是小生。”那个小梅香认得分明，说道：“小姐，这就是在我家养病的客人。”小姐听了，心中暗想，赞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真乃是将门之子。”连忙站起身来，答礼道：“原来却是罗公子，奴家失敬了。”公子惊道：“小生姓章，不是姓罗。”小姐笑道：“公子不可乱步，墙风壁耳，速速请回。奴家得罪了。”说罢，回楼去了。

公子明白话因，也回书房去了。来到书房，暗想道：“我前日见他的诗句，只道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；谁知今日见他的射法，竟是个文武双全的女子。只可惜我父母有难，还有甚心情贪图女色？更兼订过柏氏，这也不必作意外之想了。”当下自言自语，不觉朦胧睡去。

至次日，清晨起身，梳洗已毕。只见那个小丫鬟送了一部书来，用罗帕包了，双手送与公子，道：“我家小姐惟恐公子心闷，叫我送书来，与公子解闷。”公子接书，道：“多谢小姐。”梅香去了，公子道：“书中必有原故。”忙忙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部古诗。公子看了两行，只见里面夹了一个纸条儿，折了个方胜，打了一方图书，上写：“罗世兄密启。”公子忙忙开看，上写道：

昨晚初识台颜，误放两矢，勿罪！勿罪！观君接箭神速，定然武艺超群，令人拜服。但妾闻有武略者，必兼文事，想君词藻必更佳矣。前奉五言一绝，如君不惜珠玉，敢求和韵一首，则受教多多矣！

程玉梅端肃拜

公子看了来字，笑道：“倒是个多情的女子。他既要我和诗，想是笑我武夫未必能文，要考我一考。也罢，他既多情，我岂无意？”公子想到此处，也就意马难拴了，遂提笔写道：

多谢主人意，深宽客子忧。

寸心言不尽，何处溯仙舟。

后又写道：

自患病已来，多蒙尊公雅爱，铭刻肺腑，未敢忘之。昨仰瞻月下，不啻天台。想桂树琼枝，定不容凡夫攀折，惟有展转反侧已耳。奈何，奈何！

远人罗焜顿首拜

写成，也将书折成方胜，写了封记，夹在书中，仍将罗帕包好。只见那小梅香又送茶进来，公子

将书付与丫鬟，道：“上覆小姐，此书看过了。”

梅香接书进去，不多一会，将公子的衣包送将出来，说道：“小姐说，恐相公拿衣裳，一时要换，叫我送来的。”公子说道：“多谢你家小姐盛意，放在此罢。”那小丫鬟放下包袱进去了。公子打开包袱一看，只见行李俱在，惟有那口宝剑不是，另换了一口宝剑来了。公子一看，上有鲁国公的府号。公子心下明白，自忖道：“这小姐，不但人才出众，抑且心灵机巧。他的意思，分明是暗许婚姻，我岂可负他的美意？但是我身遭颠沛，此时不便提起。待等我父亲还朝，冤仇解释，那时央人来求他父亲，也料无不允。”想罢，将宝剑收入行装，从此安心在程府养病，不提。

且说那胡奎，自从在长安大闹满春园之后，领了祁子富的家眷，回淮安避祸。一路上涉水登山，非止一日。

那一天，到了山东登州府的境界。那登州府离城四十里，有一座山，名叫鸡爪山。山上聚集有五六百喽盍，内中有六条好汉：第一条好汉，叫做铁阎王裴天雄，是裴元庆的后裔，颇有武艺；第二位，叫做赛诸葛谢元，乃谢应登的后裔，颇有谋略，在山内拜为军师；第三位，叫做独眼重瞳鲁豹雄；第四位，叫做过天星孙彪，他能黑夜见人，如同白日；第五位，叫做两头蛇王坤；第六位，叫做双尾蝎李仲。这六位好汉，都是兴唐功臣之后。只因沈谦当道，非钱不行，这些人祖父的官爵都坏了，问罪的问罪了。这些公子不服，都聚集在鸡爪山，招军买马，思想报仇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单言胡奎带领着祁子富、车夫等，从鸡爪山经过。听得锣鼓一响，跳出二三十个喽盍，前来拦路。吓得众人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！强盗来了！”回头就跑。胡奎大怒，喝声：“休走！”抡起钢鞭就打。那些喽盍那里抵得住，呐声喊，都走了。胡奎也不追赶，押着车夫，连忙赶路。

走不多远，又听得一棒锣声，山上下来了两位好汉：前面的独眼重瞳鲁豹雄，后面跟着两头蛇王坤，带领百十名喽盍，前来拦路。胡奎大怒，抡起钢鞭，前来迎敌。鲁豹雄、王坤二马当先，双刀并举，三位英雄战在一处。胡奎只顾交锋，不防后面一声喊，祁子富等都被喽盍兵拿上山去了。胡奎见了大吃一惊，就勇猛来战鲁豹雄、王坤。他二人不是胡奎的对手，虚闪一刀，都上山去了。胡奎大叫道：“往那里走！还我的人来！”舞动钢鞭，赶上山来。

寨内裴天雄听得山下的来人利害，忙推过祁子富来，问道：“山下却是何人？”祁子富战战兢兢，将胡奎的来由，细说了一遍。裴天雄大喜，道：“原来是一条好汉。”传令：“不许交战，与我请上山来。”

胡奎大踏步赶上山，来到寨门口，只见六条好汉迎接出来，道：“胡奎兄请了。”胡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们为何认得我？”正在沉吟，裴天雄道：“好汉休疑，请进来叙叙。”胡奎只得进了寨门，一同来到聚义厅上。

见礼已毕，各人叙出名姓、家乡，都是功臣之后，大家好不欢喜。裴天雄吩咐，杀牛宰羊，款待胡奎。饮酒之间，各人谈些兵法武艺，真乃是情投意合。裴天雄开口说：“目下奸臣当道，四海慌乱，胡兄空有英雄，也不能上进。不嫌山寨偏小，就请在此歇马，以图大业，有何不可？”胡奎道：“多蒙大哥见爱。只是俺现有老母在堂，不便在此。改日再来听教罢。”当下裴天雄等留胡奎在山寨中住了两日，胡奎立意要行，鲁豹雄等只得仍前收拾车子，送胡奎、祁子富等下山。

胡奎离了鸡爪山，那一日黄昏时分，已到了淮安地界。离城不远，只有十里之地，地名叫做胡家镇。离胡奎家门不远，只见一个人拿着一面高脚牌来，竖在镇口。胡奎向前一看，吃了一惊。不知惊的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侯公子闻凶起意 柏小姐发誓盟心

话说胡奎到胡家镇口，看见一面高脚牌的告示。你道为何吃惊？原来这告示，就是沈谦行文到淮安府来拿罗灿、罗焜的。告示前面写的罗门罪案，后面又画了二位公子的图形。各府县、各镇市乡村捕巡捉获，拿住者，赏银一千两；报信者，赏银一百两；如有隐匿在家，不行首出者，一同治罪。胡奎一看，暗暗叫苦道：“可怜罗门世代忠良，今日全家抄斩，这都是沈家父子的奸谋，可恨，可恨！又不知他弟兄二人，逃往何方去了？”胡奎只气得两道神眉直竖，一双怪眼圆睁，只是低头流泪。回到路上，将告示言词，告诉了祁子富等一遍。

那巧云同张二娘听见此言，一齐流泪道：“可怜善人遭凶，忠臣被害。多蒙二位公子救了我们的性命，他倒反被害了。怎生救他一救才好，也见得我们恩将恩报之意。”胡奎道：“且等我访他二人的下落，就好了。”众人好不悲伤。

当下胡奎同祁子富，赶过了胡家镇口，已是自家门首。歇下车子，胡奎前来打门。却好胡太太听得是他儿子声音，连忙叫小丫鬟前来开门。胡奎邀了祁子富等三人进了门，将行李物件查清，打发车夫去了。然后一同来到草堂，见了太太。见过了礼，分宾主坐下，太太问是何人，胡奎将前后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那胡老太太叹了一回，随即收拾几样便菜，与祁子富、张二娘、祁巧云在内堂用晚膳。然后大家安歇，不提。

一宿晚景已过，次日天明起身，祁子富央胡奎，在镇上寻了两进房子：前面开了一个小小的豆腐店，后面住家。祁子富见豆腐店家伙一应俱全，房子又合式，同业主讲明白了价钱，就兑了银子成了交易。过了几天，择了个日子，搬家过去。离胡奎家不远，只有半里多路，两下里各有照应。当晚，胡太太也是祁子富请过去吃酒，认做亲眷走动。

自此，祁子富同张二娘开了店，倒也安逸。只有胡奎思想罗氏弟兄，放心不下。过了几日，辞了太太，知会了祁子富，两下照应照应；他却收拾行李、兵器，往鸡爪山商议去了，不提。

且言淮安柏府内，自从柏文连升任陕西西安府做指挥，却没有回家。只寄了一封书信回来，与侯氏夫人知道，说：“女儿玉霜，已许越国公罗门为媳。所有聘礼物件，交与女儿收好。家中预备妆奁，恐罗门征讨鞑靼回来，即要完姻。家下诸事，烦内侄侯登照应。”

夫人见了书信，也不甚欢喜，心中想道：“又不是亲生女儿，叫我备甚么妆奁？”却不过情，将聘礼假意笑盈盈的送与小姐，道：“我儿恭喜。你父亲在外，将你许了长安越国公罗门为媳了。这是聘礼，交与你收好了，好做夫人。”小姐含羞，只得收下，说道：“全仗母亲的洪福。”母女们又谈了两句家常谈话，夫人也自下楼去了。

小姐送过夫人下楼之后，将聘礼收在箱内，暗暗流泪，道：“可怜我柏玉霜，自幼不幸，亡了亲娘。后来的晚娘侯氏，却是与我大不和睦。今日，若是留得我亲娘在堂，见我许了人家，

不知怎样欢喜！你看他说几句客套话儿，竟自去了，全无半点真心，叫我好不悲伤人也！”小姐越想越苦，不觉珠泪纷纷，香腮流落。可怜又不敢高声，只好暗暗痛苦，不提。

单言侯氏夫人，叫侄儿侯登照管田地、家务。原来那侯登，年方一十九岁，生得身小头大，疤麻丑恶；秉性愚蒙，文武两事，无一能晓。既不通文理，就该安分守己，谁知他生得丑，却又专门好色贪花。那柏小姐未许罗门之时，就暗暗思想，刻刻留神，想谋占小姐为妻。怎当得柏小姐三贞九烈，怎肯与凡人做亲。侯登为人不端，小姐要发作他，数次只因侯氏面上，不好意思开口。这小姐，为人端正，他却也不敢下手。后来晓得许了长安罗府，心中暗暗怀恨，说道：“这般一块美玉，倒送与别人。若是我侯登得他为妻，却有两便：一者，先得一个美貌佳人；二者，我姑母又无儿子，他的万贯家财，久后岂不是都归与我侯登一人享用？可恨罗家小畜生，他倒先夺了我一块美玉去了！”过了些时，也就渐渐断了妄想了。

一日三，三日九，早过了三个多月时光。他在家，那里坐得住，即将柏府的银钱，拿了出去结交他的朋友，无非是那一班少年子弟，酒色之徒。每日出去寻花问柳，饮酒宿娼，成群结党，实不成规矩。小姐看在眼里，暗暗怀恨在心。若是侯氏是个正气的，拘束他些也好；怎当他丝毫不查，这侯登越发放荡胡为了。正是：

游鱼漏网随波走，野鸟无笼到处飞。

话说侯登，那日正在书房用饭，忽见安童来禀道：“今日是淮安府太爷大寿，请大爷去拜寿。”侯登听了，来到后堂，秉知姑母，备了寿礼，写了柏老爷名帖。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叫家人挑了寿礼，备了马。侯登出了门，上了马，欣然而去。

将次进城，却从胡家镇经过。正走之间，在马上一看，只见大路旁边，开了一个小小的豆腐店。店内有一位姑娘在那里掌柜，生得十分美貌。侯登暗暗称赞，道：“不想村中倒有这一个美女，看他容貌，不在玉霜表妹之下，不知可曾许人？我若娶他为妾，也是好的。”看官，你道是谁？原来就是那祁巧云姑娘。那祁巧云看见侯登在马上看他，他就转身进去了。正是：

浮云掩却嫦娥面，不与凡人仔细观。

话说侯登见那女子进去，他就打马走了。到了城门口，只见挤着许多人，在那里看告示。人人感伤，个个嗟叹。侯登心疑，近前看时，原来就是沈太师的行文，捉拿罗氏弟兄的榜文。侯登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心中好不欢喜，道：“好呀！我只说罗焜夺了我的人财，谁知他无福受用，先犯下了罪案。我想罗焜是人死财散，瓦解冰消，焉敢还来迎娶？这个佳人，依旧还是我侯登受用了。”看过告示，打马进城。

到了淮安府的衙门，只见合城的乡绅，纷纷送礼。侯登下了马，进了迎宾馆，先叫家人投了名帖，送进礼物。那知府见是柏爷府里的，忙忙传请。侯登走进私衙，拜过寿，知府问问柏爷为官的事，叙了一回寒温。一面笙箫细乐，摆上寿面，款待侯登的寿酒。侯登那里还有心肠吃面，只吃了一碗，忙忙就走。走出府衙，到了大堂，跨上了马，一路思想：“回去同姑母商议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那怕柏玉霜飞上天去，也难脱我手！”想定了主意，打马回去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古松林佳人尽节 粉妆楼美女逃灾

话说侯登，听见罗门全家抄斩，又思想玉霜起来了。一路上想定了主意，走马回家，见了他的姑母，道：“侄儿今日进城，见了一件奇事。”太太道：“有何奇事？可说与我听听。”

侯登道：“可笑姑丈有眼无珠，把表妹与长安罗增做媳妇，图他家世袭的公爵、一品的富贵。谁知那罗增奉旨督兵，镇守边关，征讨鞑靼，一阵杀得大败，罗增已降番邦去了。皇上大怒，旨下将罗府全家拿下处斩。他家单单只走了两个公子，现今外面画影图形捉拿。这不是一件奇事？只是将表妹的终身误了，其实可惜。”侯氏太太道：“玉霜丫头自从许了罗门，他每日描鸾刺凤，预备出嫁，连我也不睬，显得他是公爷的媳妇。今日这般罗家弄出事来了，全家都杀了，待我前去，气他一气。”侯登道：“气他也是枉然，侄儿倒有一计在此。”夫人道：“你有什么计？”侯登道：“姑母年已半百，目下又无儿子，将来玉霜另许人家，这万贯家财，都是归他了，你老人家岂不是人财两空，半世孤寡？为今之计，罗门现今消灭，玉霜左右是另外嫁人的，不如将表妹把与侄儿为婚。一者，这些家私不得便宜外人；二者，你老人家也有照应。岂不是亲上加亲，一举两得？”侯氏道：“怕这个小贱人不肯。”侯登道：“全仗姑母周全。”

二人商议已定，夫人来与小姐说话。到了后楼，小姐忙忙起身迎接。太太进房坐下，假意含悲，叫声：“儿呀，不好了！你可晓得这桩祸事？”小姐大惊，道：“母亲，有甚么祸事？莫非是爹爹任上，有甚么风声？”太太道：“不是你爹爹有甚么风声，转是你爹爹害了你终身。”小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爹爹有何事误了我？”太太道：“你爹爹有眼无珠，把你许配了罗门为媳，图他的荣华富贵。谁知罗增不争气，奉旨领兵去征剿鞑靼，不知他怎样大败一阵，被番擒去。若是尽了忠也还好，谁知他贪生怕死，降了番邦，反领兵前来讨战。皇上闻之大怒，当时传旨，将他满门拿下。可怜罗太太并一家大小一齐斩首示众，只有两位公子逃走在外。现挂了榜，画影图形，普天下捉拿。他一门，已是瓦解冰消，寸草全无。岂不是你爹爹误了你的终身！”

小姐听了这番言语，只急得柳眉颇蹙，杏脸含悲，一时气阻咽喉，闷倒在地。忙得众丫鬟一齐前来，用开水灌了半日。只见小姐长叹一声，二目微睁，悠悠苏醒。夫人同了丫鬟扶起小姐，坐在床上，一齐前来劝解。小姐两泪汪汪，低低哭道：“可怜我柏玉霜，命乖至此！婆婆家满门的性命，如今是江上浮萍，全无着落，如何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我儿，休要悲苦。你也不曾过门，罗家已成反叛，就是罗焜在，也不能把你娶了。等老身代你另拣个人家，也是我的依靠。”小姐道：“母亲说那里话？孩儿虽是女流，也晓得三贞九烈。既受罗门之聘，生也是罗门之人，死也是罗门之鬼，那有再嫁之理？”侯氏夫人见小姐说话顶真，也不再劝，只说道：“你嫁不嫁，再作商量。只是莫苦出病来，无人照应。”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那侯氏夫人劝了几句，就下楼去了。小姐哭了一回，扒起身来，闷对菱花，洗去脸上脂粉，除去钗环珠翠，脱去绫罗锦绣，换了一身素服。走到继母房中，拜了两拜，道：“孩儿的婆婆去世，孩儿不孝，未得守丧。今改换了两件素服，欲在后园遥祭一祭。特来禀知母亲，求母亲方便。”侯氏听了不悦，道：“你父母现今在堂，凡事俱要吉利。今日许你一遭，下次不可。”小姐领命，一路悲悲切切，回楼而来。正是：

慎终未尽三年礼，守孝空存一片心。

玉霜小姐哭回后楼，吩咐丫鬟，买些金银镫、香花纸烛、酒肴素馐等件。到黄昏以后，叫四个贴身的丫头，到后花园打扫了一座花厅，摆设了桌案，供上了酒肴，点了香烛。小姐净手焚香，望空拜倒在地，哭道：“婆婆，念你媳妇未出闺门之女，不能到长安坟上祭奠。只得今日在花园备得清酒一樽，望婆婆阴灵受享。”祝罢，一场大哭，哭倒在地。只哭得血泪双流，好不悲伤。哭了一场，化了纸镫，坐在厅上，如醉如痴。忽见一轮明月，斜挂松梢，小姐叹道：“此月千古团圆，惟有罗家一门离散，怎不叫奴伤心！”

不说小姐在后园悲苦，且说侯登日夜思想小姐，见他姑母说，小姐不肯改嫁，心中想道：“再冷淡些时，慢慢的讲，也不怕他飞上天去。”吃了一顿的酒，气冲冲的来到后花园里玩月。方才步进花园，只见东厅上点了灯火。忙问丫鬟，方才知是小姐设祭，心中叹道：“倒是个有情的女子。且待我去同他答答机锋，看是如何。”就往阶下走来。

只见小姐斜倚栏杆，闷坐看月。侯登走向前，道：“贤妹，好一轮团圆的明月。”小姐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见是侯登，忙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原来是表兄，请坐。”侯登说道：“贤妹，此月圆而复缺，缺而复圆；凡人缺而要圆，亦复如此。”小姐见侯登说话有因，乃正色道：“表兄差矣。天有天道，人有人道。月之缺而复圆，乃天之道也；人之缺而不圆，乃人之道也。岂可一概而论之！”侯登道：“人若不圆，岂不误了青春年少？”小姐听了，站起身来，走在香案面前发愿，说道：“我柏玉霜，如若改节，身攒万箭；若是无耻小人想我回心转意，除非是铁树开花，也不能的。”这些话，说得侯登满面通红，无言可对。站起身来，走下阶沿去了。正是：

此地何劳三寸舌，再来不值半文钱。

那侯登被小姐一顿抢白，走下厅来，道：“看你这般嘴硬，我在你房中候你，看你如何与我了事？”侯登暗暗捣鬼而去。

单言柏小姐，叹了一口气，见侯登已去，夜静更深，月光西坠，小姐吩咐丫鬟，收了祭席，回上后楼。净了手，改了妆，坐了一回。吩咐丫鬟各去安歇，只留一个八九岁的小丫鬟，在身边伺候。才要安睡，只见侯登从床后走将出来，笑嘻嘻的向小姐道：“贤妹，请安歇罢。”正是：无端蜂蝶多烦絮，恼得天桃春恨长。

当下小姐见侯登在床后走将出来，吃了一惊。大叫道：“你们快来！有贼，有贼！”那些丫鬟、妇女才要睡，听得小姐喊“有贼”，一个个多拥上来。吓得侯登开了楼门，往下就跑。底下的丫鬟往上乱跑，两下里一撞，都滚下楼来。被两个丫鬟在黑暗中抓住，大叫道：“捉住了！”小姐道：“不要乱打，待我去见太太。”侯登听得此言，急得满脸通红，挣又挣不脱。小姐拿下灯来，众人一看，见是侯登，大家吃了一惊。把手一松，侯登脱了手，一溜烟跑回书房躲避去了。

可怜小姐气得两泪交流，叫丫鬟掌灯，来到太太房中。侯氏道：“我儿，此刻来此何干？”小姐道：“孩儿不幸失了婆家，谁知表兄也欺我！”侯氏明知就里，假意问道：“他怎样欺你的？”小姐就将侯登躲在床后调戏之言，说了一遍。侯氏故意沉吟一会，道：“我儿，家事不可外谈，你们表姊妹，也不碍事。”小姐怒道：“他如此无礼，你还要护短，好不通礼义！”侯氏道：“他十九

岁的人，难道他不知人事？平日若没有些眼来眉去，他今日焉敢如此？你们做的事，还要到我跟前洗清？”

可怜小姐被侯氏热舌头磕在身上，只气得两泪交流。回到楼上，想道：“我若是在家，要被他们逼死，还落个不美之名。不如我到亲娘坟上哭诉一番，寻个自尽，倒转安妥。”主意已定。次日晚上，等家下丫鬟妇女都睡着了，悄悄开了后门，往坟上而来。

原来，柏家的府第离坟茔不远，只有半里多路。小姐乘着月色来到坟上，双膝跪下，拜了四拜，放声大哭道：“母亲的阴灵不远，可怜你女孩儿命苦至此！不幸婆家满门俱已亡散，孩儿在家守节，可恨侯登，三番五次调戏孩儿。继母护他侄儿，不管孩儿事情，儿只得来同亲娘的阴灵一路而去，望母亲保佑！”小姐恸哭一场，哭罢，起身走到树下，欲来上吊。要知小姐死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真活命龙府栖身 假死人柏家开吊

话说柏小姐在他亲娘坟上，哭诉了一场。思思想想，腰间解下了罗帕一条，哭哭啼啼，要来上吊。不想那些松树，都是两手抱不过来的大树，又没有贴脚，又没有底枝，如何扒得上去？可怜小姐寻来寻去，寻到坟外边要路口，有一株矮矮的小树。小姐哭哭啼啼，来到树边，哭道：“谁知此树，是我终身结果之处！”悲悲切切，将罗帕扣在树上，拴了个扣，望里一套。当时，无巧不成辞，柏小姐上吊的这棵树，原是坟外的枝杈，拦在路口。小姐才吊上去的时候，早遇见一位救星来了。

你道这救星是谁？原来，柏太太坟旁边住了一家猎户，母子两个。其人姓龙，名标，年方二十多岁。他住在这松园边十字路口，只因他惯行山路，武艺非常，人都叫他做穿山甲。他今日在山中，打了些獐猫鹿兔，挑在肩上回来，只顾低头走路，不想走到十字路口，打这树下经过，一头撞在小姐身上。小姐虽然吊在树上，脚却还未曾离地，被他撞了一头。龙标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见树上吊了一个人，忙忙上前抱住。救将下来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少年女子，胸前尚有热气。龙标道：“此女这等模样，不是下贱之人。且待我背他回去，救活了他，便知分晓。”忙放下马叉，解下野兽，放在坟内，背了小姐一路回家。

走不多远，早到自家门首，用手叩门。龙太太开门，见龙标背了一个人回来，太太惊疑，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龙标道：“方才打柏家坟上经过，不知他是那家的女子，吊在树上，撞了我一头，是我救他下来的。还好呢，胸前尚有热气，快取开水来救他。”那龙太太年老之人，心是慈悲的，听见此言，忙煎了一碗姜汤，拿在手中。娘儿两个，将小姐盘坐起来，把姜汤灌将下去。不多一时，渐渐苏醒，过了一会，长吁一声：“我好苦呀！”睁眼一看，见茅屋篱笆，灯光闪闪，心中好生着惊：“我在松树下自尽，是那个救我到此？”

龙太太见小姐回声，心中欢喜。扶小姐起来坐下，问道：“你是谁家的女子？为何寻此短见？快快说来，老身自然救你。”小姐见问，两泪交流，只得将始末根由，细说了一遍。龙太太听见此言，也自伤心流泪。道：“原来是柏府小姐，可惨，可惨！”

小姐说：“多蒙恩公搭救，不知尊姓大名，在此作何生理？”太太道：“老身姓龙，孩儿叫做龙标，山中打猎为生。只因我儿今晚回来得早些，撞见小姐吊在树上，因此救你回来。”小姐道：“多蒙你救命之恩。只是我如今进退无门，不如我还是死的为妙。”龙太太道：“说那里话。目下虽然罗府受害，久后一定升腾。但令尊目下现今为官，你可寄一封信去，久后自然团圆。此时权且忍耐，不可行此短见。自古道得好：‘山水还有相逢日，岂可人无会合时！’”小姐被龙太太一番劝解，只得权且住下。

龙标走到松树林下，把方才丢下的马叉和那些野兽拿回家来。洗洗脚手，关门去睡。小

姐同龙太太安睡，不提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不表小姐身落龙家，且言柏府中侯氏太太，次日天明起身，梳洗才毕，忽见丫鬟来报说：“太太，不好了！小姐不见了！”侯氏闻言大惊，问道：“小姐怎么样不见了？”丫鬟道：“我们今日送水上楼，只见楼门大开，不见小姐。我们只道小姐尚未起来，揭起帐子一看，并无小姐在内；四下里寻了半会，毫无影响。却来报知太太，如何是好？”太太听得此言，“哎呀”一声，道：“他父亲回来时，叫我把甚么人与他？”忙忙出了房门，同众丫鬟在前前后后找了一回，并无踪迹。只急得抓耳挠腮，走投无路，忙叫丫鬟，去请侯相公来商议。

当时侯登见请，慌忙来到后堂，道：“怎生这等慌忙？”太太说道：“是为你这冤家，把那小贱人逼走了。也不知逃往何方去了，也不知去寻短见了？找了半天，全无踪迹。倘若你姑夫回来要人，叫我如何回答？”

侯登听了，吓得目瞪口呆，面如土色，想了一会，道：“他是个女流之辈，不能远去，除非是寻死。且待我找找他的尸首。”就带了两个丫鬟，到后花园内、楼阁之中、花树之下，寻了半天，全无形影。侯登道：“往那里去了呢？若是姑爷回来，晓得其中原故，岂不要我偿命？那时将何言对他？就是姑爷，纵好商议；倘若罗家有出头的日子，前来迎娶，那时越发淘气，如何是好？”

想了一会，忙到后堂来与太太商议。侯氏道：“还是怎生是好？”侯登道：“我有一计，不与外人知道。只说小姐死了，买了棺木来家，假意开丧挂孝，打发家人报与亲友知道。姑爷回来，方免后患。”太太道：“可写信与你姑爷知道么？”侯登回道：“自然要写一封假信前去。”当下侯氏叫众丫鬟在后堂哭将起来，外面家人不知就里。侯登一面叫家人往各亲友家送信，一面写了假信，叫家人送到柏老爷任上去报信，不提。

那些家人，只说小姐当真死了，大家感悲。不一时，棺材买到，抬到后楼。夫人瞒着外人，弄些旧衣旧服，装在棺木里面；弄些石灰包在里头，忙忙装将起来，假哭一场。一会儿，众亲友都来吊孝，犹如真死的一般。当时侯登忙了几日，同侯氏商议：“把这棺材，送在祖坟旁边才好。”当下请了几个僧道，做斋理七，收拾送殓，不表。

且言柏玉霜小姐，住在龙家，暗暗叫龙标打听消息，看看如何。那龙标，平日却同柏府一班家人都是相好的。当下挑了两三只野鸡，走到柏府门首一看，只见他门首挂了些长幡，贴了报讣，家内铙钹喧天的做斋理七。龙标拿着野鸡，问道：“你们今日可买几只野鸡用么？”门公道：“我家今日做斋，要这何用？”龙标道：“你家为何做斋？”门公道：“你还不晓得么？我家小姐死了，明日出殓，故此今日做斋。”龙标听得此言，心中暗暗好笑道：“小姐好好的坐在我家，他们在这里活见鬼。”又问道：“是几时死的？”门公回道：“好几天了。”又说了几句闲话。拿了野鸡，一路上又好笑又好气，走回家来。将讨信之言，向小姐细说了一遍。

小姐闻言，怒道：“他这是掩饰耳目，瞒混亲友。想必这些诸亲六眷，当真都认我死了。只是我的贴身丫鬟也都听从，并不声张出来，这也不解然。他们既是如此，必然寄信与我爹爹。他既这等埋灭我，叫我这冤仇如何得报？我如今急寄封信与我爹爹，申明衷曲，求我爹爹速速差人来，接我任上去才是。”主意已定，拔下一根金钗，叫龙标去换了十数两银子买柴米。剩下的，把几两银子与龙标作为路费，寄信到西安府柏爷任上去了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柏公长安面圣 侯登松下见鬼

话说柏小姐，写了一封书，叫龙标星夜送到陕西西安府父亲任上。当下龙标收拾衣服、行李、书信，嘱咐母亲：“好生陪伴小姐，不可走了风声。被侯登那贼知道，前来淘气，我不在家，无人与他对垒。”太太道：“这个晓得。”

龙标辞过母亲、小姐，背了包袱，挂了腰刀要走。小姐道：“恩公速去速来，奴等日夜盼到。”龙标道：“小姐放心，不要忧虑。我一到陕西，即便回来。”说罢，径自出了门，往陕西西安府柏老爷任上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柏文连，自从在长安与罗增别后，奉旨到西安府做指挥。自上任以后，每日军务匆匆，毫无闲暇之日。不觉光阴迅速，日月如梭，早已半载有余。那一日无事，正坐书房看看文书京报。忽见中军投进一封京报，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本月某日，大学士沈谦本奏：越国公罗增奉旨领兵，征剿鞑靼，不意兵败被擒。罗增贪生怕死，已降番邦。圣上大怒，即着边关差官宗信升指挥之职，领三千铁马，同侍卫四人守关前去。后又传旨，着锦衣卫将罗增满门抄斩，计人丁五十二口。内中只有罗增二子逃脱：长子罗灿，次子罗焜。为此特仰各省文武官员、军民人等，一体遵悉，严加缉获。拿住者，赏银一千两；报信者，赏银一百两；如敢隐藏不报者，一体治罪。钦此。

却说柏老爷看完了，只急得神眉直竖，虎眼圆睁，大叫一声，说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恨杀我也！”哭倒在书案之上。正是“事关亲戚，痛牵心肠”。当下柏老爷大哭一场：“可怜罗亲家，乃世代忠良义烈男儿，怎肯屈身降贼？多应是兵微将寡，遭困在边。恼恨奸贼沈谦，他不去提兵取救，也就罢了，为何反上他一本，害他全家的性命？难道满朝的文武，就没有一人保奏不成？可恨我远在西安，若是随朝近驾，就死也要保他一本。别人也罢，难道秦亲翁也不保奏不成？幸喜他两个儿子游学在外，不然，岂不是绝了罗门的后代！可怜我的女婿罗焜，不知落在何处？生死未保，我的女儿终身何靠！”可怜柏爷，一连数日两泪交流，愁眉不展。

那一日，闷坐衙内，忽见中军报进禀道：“圣旨下，快请大人接旨。”柏爷听了，不知是何旨意，吃了一惊。忙传令，升炮开门，点鼓升堂接旨。只见那钦差大人，捧了圣旨，步上中堂，望下唱道：“圣旨下，跪听宣诏。”柏老爷跪下，俯伏在地。那钦差读道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咨尔西安都指挥使柏文连知道，朕念尔为官数载，清正可嘉。今因云南都察院无人护任，加尔三级，为云南巡按都察院之职，仍带指挥军务三边总镇。旨意已下，即往南省，毋得误期。钦此。

那钦差宣完圣旨，柏文连谢恩已毕，同钦差见礼。邀到私衙，治酒款待，送了三百两程仪，备了礼物。席散，送钦差官起身去了。正是：

黄金甲锁雷霆印，红锦绦缠日月符。

话说柏文连，送了钦差大人之后，随即查点府库钱粮、兵马器械，交代了新官。收拾行装，连夜进了长安。见过天子，领了部凭。会见了护国公秦双，诉出罗门被害之事：“罗太太未曾死，罗灿已投云南定国公马成龙去了；罗焜去投亲翁，想已到府上。”柏文连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小婿未到舍下。若是已至淮安，我的内侄侯登岂无信息报我之理？”秦双道：“想是路途遥远，未曾寄信。”柏爷道：“事有可疑，一定是有耽搁。”想了一想，急急写了书信一封，暗暗叫过一名家将，吩咐道：“你与我速回淮安，若是姑爷已到府中，可即令他速到我任上见我，不可有误！”家将得令，星夜往淮安去了。柏爷同秦爷商议救取罗增之策，秦爷道：“只有到了云南，会见马亲翁，再作道理。”秦爷治酒送行。次日，柏文连领了部凭，到云南上任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侯登写了假信，打发柏府家人，到西安来报小姐的假死信。那家人渡水登山，去了一个多月，才到陕西，就到指挥衙门。久已换了新官，柏老爷已到长安多时了。家人跑了一个空，思想赶到长安，又恐山遥路远，找寻不着，只得又回淮安来了。

不表柏府家人空回，再言那穿山甲龙标，奉小姐之命，带了家书连夜登程。走了一月，到了陕西西安府柏老爷衙门。问时，衙役回道：“柏老爷已升任云南都察院之职，半月之前，已是进京引见去了。”那龙标听得此言，说道：“我千山万水来到西安，只为柏小姐负屈含冤，栖身无处；不辞辛苦，来替他见父伸冤，谁知赶到这里，走了个空，如何是好？”想了一想，只得回去，见了小姐再作道理。随即收拾行李，也转淮安去了。

不表龙标回转淮安，且言侯登，送了棺材下土之后，每日思想玉霜小姐。懊悔道：“好一个风流的美女，盖世无双，今日死得好不明白。也不知是投河落井，也不知是逃走他方？真正可疑。只怪我太逼急了他，把一场好事弄散了。再到何处去寻第二个一般模样的美女，以了我终身之愿？”左思右想，欲心无厌。猛然想起：“胡家镇口那个新开的豆腐店中一个女子，同玉霜面貌也还差不多。只是门户低微些，也管不得许多了。且等我前去，悄悄的访他一访，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主意已定。用过中饭，瞒了夫人，不跟安童，换了一身簇簇新时样的衣服，悄悄出了后门。往胡家镇口，到祁子富豆腐店中，来访祁巧云的门户事迹。

当下独自一个来到胡家镇上，找寻一个媒婆，有名的，叫做王大娘，却是个不甚正经的人家，无一个不熟识。这王大娘当下见了侯登，笑嘻嘻道：“大爷，是那阵风儿吹到奴家来的？请坐坐！”叫丫头：“快些取茶来。”侯登吃了茶，问道：“你这里，这些时可有好耍的？”王大娘道：“有几个，只怕不中你大爷的意。”侯登道：“我前日见镇口一个豆腐店中，倒有个上好的姿色，不知可肯与人做小的？若代我大爷做成了，自然重重谢你。”王大娘道：“闻得他是长安人氏，新搬到这里来的。只好慢慢的俟他。”侯登大喜。当下叫几个粉头，在王媒婆家吃酒，吃得月上东方，方才回去。

且言柏小姐，自从打发龙标动身去后，每日望他回信，闷闷不乐。当见月色穿窗，他闲步出门，到松林前看月。也是合当有事，恰恰侯登吃酒回来，打从松林经过。他乃是色中饿鬼，见了个女子在那里看月，他悄悄的走到面前。玉霜认得是侯登，二人齐吃一惊，两下回头，各人往各人家乱跑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秋红婢义寻女主 柏小姐巧扮男装

话说侯登，在王媒婆家同几个粉头吃了酒，带月走小路回来，在龙标门口经过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遇见柏玉霜在松林前玩月。他吃醉了，朦胧认得是柏玉霜小姐的模样，吃了一惊。他只认做冤魂不散，前来索命，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，快来打鬼！”一溜烟跑回去了。

这柏小姐也认得侯登，吃了一惊，也跑回去。跑到龙家，躲在房中，喘做一堆。慌得龙太太连忙走来，问道：“小姐，好端端的出去看月，为何这般光景回来？”小姐回道：“干娘有所不知，奴家出去看月，谁知冤家侯登那贼，不知到那里吃酒，酒气冲冲的回去。他不走大路，却从小路回去，恰恰的一头撞见奴家在松林下。幸喜他吃醉了，只认我是鬼魂显圣，他一路上吓得大呼小叫的，跑回去了。倘若他明日酒醒，想起情由，前来找我，恩兄又不在家，如何是好？”龙太太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你不要惊慌，老身自有道理。”忙忙向厨内取了一碗茶来，与小姐吃了。

掩上门，二人坐下，慢慢的商议。龙太太道：“我这房子，有一间小小的妆楼。楼上甚是僻静，无人看见。你可搬上妆楼躲避，那时就是侯登叫人来寻，也寻不出来。好歹只等龙标回来，看你爹爹有人前来接你就好了。”小姐说：“多谢干娘这等费心，叫我柏玉霜何以报德？”太太道：“说哪里话。”就起身点起灯火，到房内拿了一把扫帚，扒上小楼。扫去了四面灰尘，摆下妆台，铺设床帐。收拾完了，请小姐上去。

不言小姐在龙家避祸藏身，单言那侯登看见小姐，只吓得七死八活的跑回家。敲开后门，走进中堂，侯氏太太已经睡了。侯登不敢惊动，书童擎灯送进书房，也不脱衣裳，只除去头巾，脱去皂靴，掀开罗帐，和衣睡了。只睡到红日东升，方才醒来，想道：“我昨日在那王婆家吃酒，回来从松林经过，分明看见柏玉霜在松林下看月。难道有这样灵鬼，前来显圣不成？又见他脚步儿走得响，如此却又不是鬼的样子，好生作怪！”正在那里猜时，安童禀道：“太太有请大爷。”侯登忙忙起身，穿了衣服，来到后堂。

见了太太坐下，太太道：“我儿，你昨日往那里去的？回来太迟了。况又是一个人出去的，叫我好不放心。”侯登顺口扯谎道：“昨日莫瞞姑母，蒙一个朋友留我饮酒，故此回来迟了，没有敢惊动姑母。”太太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就拿出家务账目，叫侯登发放。

料理已明，就在后堂谈了些闲话。侯登开口道：“有一件奇事，说与姑母得知。”太太道：“又有甚么奇事？快快说来。”侯登道：“小侄昨晚，打从松园里经过，分明看见玉霜表妹在那里看月。我就怕鬼，回头就跑；不想他回头也跑。又听见他脚步之声，不知是人是鬼。这不是一件奇事？”那侯氏听得此言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我儿，你又来呆了。若是个鬼，不过一时间随现随灭，一阵风就不见了，那有脚步之声？若是果有身形，一定是他不曾死，躲在那里甚么人家。你去访访，便知分晓。”

侯登被侯氏一句话提醒了，好生懊悔。跳起身来，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！等我就去寻来。”说罢，起身就走。被侯氏扯住，道：“我儿，你始终有些粗鲁。他是个女孩儿家，一定躲在人家深闺内阁，不得出来。你男客家去访，万万访不出来的，就是明知道他在里面，你也不能进去。”侯登道：“如此说，怎生是好？”侯氏道：“只须差个丫头，前去访实了信，带人去搜出人来才好。”侯登听了，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

姑侄两个商议定了，忙叫丫鬟秋红前来，寂寂的吩咐：“昨日，相公在松林里看月，遇见小姐的。想必小姐未曾死，躲在人家。你与我前去访访，若是访出踪迹，你可回来送信与我。再带人去领他回来，也好对你老爷。也少不得重重赏你。”秋红道：“晓得。”

那秋红听得此言，一忧一喜：喜的是小姐尚在，忧的是又起干戈。原来这秋红，是小姐贴身的丫鬟，平日他主仆两人，十分相得。自从小姐去后，他哭了几场。楼上的东西，都是他经管。当下听得夫人吩咐，忙忙收拾，换了衣裳，辞了夫人，出了后门。

轻移莲步，来到松园一看，只见树木参差，人烟稀少。走了半里之路，只见山林内，有两进草房，左右并无人家。秋红走到跟前叩门，龙太太开了门，见是个女子，便问道：“小姐姐，你是那里来的？”秋红道：“我是柏府来的，路过此地歇歇。”太太听见“柏府”二字，早已存心，只得邀他坐下。各人见礼，问了姓名，吃了茶。龙太太问道：“大姐在柏府，还是在太太房中，还是伺候小姐的么？”秋红听了，不觉眼中流泪，含悲答道：“是小姐房中的。我那小姐，被太太同侯登逼死了，连尸首都不见了。提起来，好不凄惨。”太太道：“这等说来，你大姐还想你们小姐么？”秋红见太太说话有因，答道：“是我的恩主，如何不想？只因那侯登天杀的，昨晚回去，说是在此会见小姐，叫我今日来访。奴家乘此出来走走，若是皇天有眼，叫我们主仆相逢，死也甘心。”太太假意问道：“你好日子不过，倒要出来，你不呆了？”秋红见太太说话有因，不觉大哭，道：“听婆婆之言，话里有因，想必小姐在此。求婆婆带奴家见一见小姐，就是死，也不忘婆婆的恩了。”说罢，双膝跪下，哭倒在地。

小姐在楼上，听得明明白白。忙忙下楼走将出来，叫道：“秋红不要啼哭，我在这里。”小姐也忍不住，腮边珠泪纷纷掉将下来。秋红听得小姐声音，上前一看，抱头大哭。哭了一会，站起身来，各诉别后之事。小姐将怎么上吊，怎么被龙标救回，怎么寄信前去的话，说了一遍，各人悲苦。秋红道：“小姐，如今这里是住不得了。既被侯登看见，将来必不肯干休。闻得老爷不在西安，进京去了，等到何时有人来接？不如我同小姐女扮男装，投镇江府舅老爷府中去罢。”小姐道：“是的，我都忘了，投我家舅舅去。路途又近些，如此甚好。”秋红道：“且待我回去，瞒了太太，偷他两身男衣、行李，带些金银首饰，好一同走路。”小姐道：“你几时来？”秋红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就是今晚来了。小姐要收拾收拾，要紧。”小姐道：“晓得。”当下主仆二人算计已定，秋红先回去了。

原来柏小姐有一位嫡亲的母舅，住在镇江府丹徒县，姓李，名全，在湖广做过守备的。夫人杨氏，所生一子，名叫李定，生得玉面朱唇，使一杆方天画戟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人起他个绰号，叫做小温侯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单言秋红回到柏府，见了夫人。问道：“可有甚么踪迹？”秋红摇头道：“并无踪迹。那松林只有一家，只得三间草房。进去盘问了一会，连影子也不知道。想是相公看错了。”夫人见说没得，也就罢了。

单言秋红瞒过夫人，用了晚膳。等至夜静，上楼来拿了两套男衣，拿了些金银珠宝，打了个小小的包袱，悄悄的下楼。见夫人已睡，家人都睡尽，他便开了后门，趁着月色，找到龙家。

见了小姐，二人大喜。忙忙的改了装扮，办了行李等。到五更时分，拜别龙太太，说：“恩兄回来，多多致意。待奴家有出头的日子，那时再来补报太太罢！”龙太太依依不舍，与小姐洒泪而别。

按下柏玉霜同秋红往镇江去了，且言柏府，次日起来，太太叫秋红时，却不见答应。忙叫人前后找寻，全无踪迹。再到楼上查点东西，不见了好些。太太道：“不好了！到那里去了？”吩咐侯登如此如此，便有下落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赛元坛奔鸡爪山 玉面虎宿鹅头镇

话说侯氏夫人，听见秋红不见了，忙忙上楼查点东西。只见衣衫、首饰不见了许多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丫头，平日为人，最是老实，今日为何如此？想必他昨日丛松里去寻找小姐，二人会见了，叫他来家偷些东西出去，躲在人家去。过些时，等他爹爹回来，好出头说话。自古道：‘打人不可不先下手。’谅他这两个丫头，也走不上天去，不如我们找他回来，送了他二人性命，绝了后患，岂不为妙！”

主意定了，忙叫侯登进内，商议道：“秋红丫头，平日最是老实，自从昨日找玉霜回来，夜里就偷些金珠银子走了。一定是他寻着了玉霜，通同作弊，拐些东西，躲在人家去了。你可带些家人到松林里去，访到了，一同捉回来。”又向侯登低声说道：“半夜三更，绝其后患。要紧，要紧！”

侯登领命，叫了他几名贴身心腹家人，出了后门，一路寻来。望松林里走了半里之路，四下一望，俱无人家，只有山林之中两进草房。侯登道：“四面人家俱远，想就在他家了。”忙叫家人四面布下，他独自走来，不表。

且言龙太太，自从小姐动身之后，他又苦又气：苦的是，一位贤德小姐，才过熟了，却又分离；气的是，侯登姑侄相济为恶，逼走了佳人。正在烦闷，却好侯登走到跟前，叫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太太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尊姓大名，来此何干？”侯登道：“我是前面柏府的侯大爷，有句话来问问你的。”太太听见“柏府”二字，早已动气；再听见他是侯登，越发大怒，火上加油。说道：“你有甚么话来问你太太，你说就是了！”

那侯登把龙太太当个乡里老妈妈看待，听得他口音自称太太，心中也动了气。把龙太太上下一望，说：“不是这等讲。我问你：昨日可曾有个丫头到你家来？”太太怒道：“丫头？我这里，一天有七八十个，那里知道你问的是那一个！”侯登听了，道：“想必这婆子有些风气。”大喊道：“我问的柏府上可有个丫鬟走了来？”太太也大声回道：“你柏家转有个逼不死的小姐在此，却没有甚么丫头走来。想必也是死了，快快回去做斋！”

这一句话，把个侯登说得目瞪口呆，犹如头顶里打下一个霹雳。过了半会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家之事，他如何晓得？一定他二人躲在他家，不必说了。”只得陪个小心，低低地问道：“老奶奶，若是当真的小姐在此，蒙你收留，你快快引我见他一面。少不得重重谢你，决不失信。”太太笑道：“你来迟了，半月之前，就是我送他到西安去了。”侯登闻言，心中大怒，道：“我前日晚上，分明看见他在你家门口。怎么说半月之前，你就送他去了？看你一派胡言，藏匿人家妇女，当得何罪？”

那龙太太闻言，那里忍耐得住，夹脸一呌，道：“我把你这灭人伦的杂种！你在家欺表妹

欺惯了，今日来惹太太，太太有甚错与你？你既是前日看见在我门口，为甚么不当时拿他回去，今日却来问你老娘要人？放你娘的臭狗屁！想是你看花了眼了，见了你娘的鬼了。”

当下侯登被龙太太骂急了，高声喝道：“我把你这个大胆的老婆子！这等坏嘴乱骂，你敢让我搜么？”龙太太道：“我把你这个杂种！你家人倒死了，做斋理七，棺材都出了，今日又到我家搜人！我太太是个寡妇，你搜得出人来是怎么，搜不出人来是怎么？”侯登道：“搜不出来，便罢；若是搜出人，少不得送你到官，问你个拐带人口的罪！”龙太太道：“我的儿，好算盘！搜不出人来，连皮也莫想一块整的出去，我叫你认得太太就是了。”闪开身子，道：“请你来搜！”侯登心里想道：“谅他一个村民，料想他不敢来惹我。”带领家人，一齐往里拥去。

龙太太见众人进了门，自己将身上丝绦一紧，头上包头一勒，拦门坐下。侯登不知好歹，抢将进去，带领家人分头四散，满房满屋都细细一搜，毫无踪迹。原来，小姐的衣服鞋脚，都是龙太太收了。这侯登见搜不出踪迹，心内着了慌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中这老婆子的计了。怎生出他的门？”众家人道：“不妨事，谅他一个老年堂客，怕他怎的！我们一拥出去，他老年人，那里拦得住！”侯登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众人当先，侯登在后，一齐冲将出来。

谁知龙太太乃猎户人家，有些武艺的。让过众人，一把揪住侯登，掳在地下，说道：“你好好的还我一个赃证！”说着，就是夹脸一个嘴巴子打来。侯登大叫道：“饶命！”众人来救时，被龙太太扯着衣衫，死也不放。被一个家人一口咬松了太太的手，侯登扒起来就跑。太太赶将出来，一把抓住那个家人，乱撕乱咬，死也不放。那侯登被太太打了个嘴巴，浑身扯得稀烂，又见他打这个家人，气得个死，大叫众人：“与我打死这个婆子，有话再说！”

众人前来动手，太太大叫大喊：“拿贼！”不想事有凑巧，太太喊声未完，只见大路上来了凛凛一大汉，见八九个少年人同个老婆子打，上前大喝道：“少要撒野！”抡起拳来就打，把侯登同七八个家人打得四散奔逃，溜了回去。

你道这黑汉是谁？原来就是赛元坛胡奎。自从安顿了祁子富三人，他就望四路找寻罗焜的消息。访了数日，今日要回去，要奔鸡爪山。恰恰路过松园，打散了众人，救起龙太太。

太太道：“多谢壮士相救，请到舍下少坐。”胡奎同太太来到家中，用过茶，通过名姓。胡奎问道：“老婆婆，你一个人，为何同这些人相打？”太太道：“再不要说起。”就将柏小姐守节自尽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；侯登找寻之事，又细细说了一遍。胡奎叹道：“罗贤弟有这样一位贤弟媳，可敬！”胡奎也将罗焜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太太也叹道：“谢天谢地，罗焜尚在，也不枉柏玉霜苦守一场！”

二人谈了一会。胡奎说道：“太太既同侯登闹了一场，此地住不得了。不如搬到舍下，同家母作伴。住些时，等令郎回来，再作道理不迟。”太太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怎敢造次？”胡奎道：“不必过谦，就请同行。”太太大喜，忙进房，收拾了细软，封住了门户，同胡奎到胡家镇去了。

那龙太太拿了包袱，一齐动身，来到村中。进了门，见过礼，胡奎把龙府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胡太太也自欢喜，收拾房屋，安顿龙太太。次日，胡奎收拾，往鸡爪山去了。

且言侯登挨了一顿打，回去请医调治，将养安息，把那找寻小姐的心肠，早已搁起来了。

话分两头。且言罗焜，自从在兖州府凤莲镇，病倒在鲁国公程爷庄上，多蒙程玉梅照应，养好病，又暗许终身，住了一月有余。那日，程爷南庄收租回来，见罗焜病好了，好生欢喜。治酒与罗焜起病，席上问起根由，罗焜方才说出遇难的缘故，程爷叹息不已。落后程爷说道：“老夫有一锦囊，俟贤侄寻见尊大人之后，面呈尊大人。内中有要紧言语，此时不便说出。”罗焜领命。

程爷随即入内，修了锦囊一封，又取出黄金两锭，一并交与罗焜，道：“些须致意，聊助行装。”罗焜道：“老伯盛情，叫小侄何从补报？”程爷道：“你我世交，不必客套。本当留贤契再过几月，有事在身，不可久羁了。”罗焜感谢，当即收拾起身，程爷送了一程回去。

罗焜在路走了三日，到了一个去处，地名叫做鹅头镇。天色已晚，公子就在镇上，寻了个饭店。才要吹灯安睡，猛听得一声喊叫。多少人拥进店来，大叫道：“在那间房里？”公子大惊，忙忙看时，不知是何等样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遇奸豪赵胜逢凶 施猛勇罗焜仗义

话说罗焜，在鹅头镇上饭店投宿。他是走倦了的人，吃了夜饭，洗了手脚，打开行李要睡。才关上门，正欲上床，猛听得嘈嚷之声，拥进多少人来，口中叫道：“在那间房里，莫放走了他！”一齐打将进来。

罗焜听得此言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莫非是被人看破了，前来拿我的？不要等他拥进来，动手之时不好展势。”想了一想，忙忙拿了宝剑在手，开了窗子，打的一个飞脚，跳上房檐，闪在天沟里黑暗之处。望下一看时，进来了十五六个人，一个个手拿铁尺棍杖，点着灯火，往后面去了。一时间，只听得后面哭泣之声，那些人绑了一条大汉、一个妇人，哭哭啼啼的去了。那一众人去后，只见那店家擎灯进来关门，口里言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好端端的，又来害人的性命，这是何苦！”店小二关好了门，自去睡了。

罗焜方才放心，跳下窗子，上床去睡。口中不言，心中想道：“方才此事，必有原故。要是拿的强盗，开店的就不该叹息，怎么又说‘好端端的，又来害人的性命’？是何道理？叫我好不明白。”公子想了一会，也就睡了。

次日早起，店小二送水来净面，罗焜问店小二道：“俺有句话要问你：昨日，是那个衙门的捕快兵丁，为何这等凶险？进店来就拿了一男一女，连夜去了，是何道理？”店小二摇摇手，道：“你们出外的人，不要管别人的闲事。自古道得好：‘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家瓦上霜。’不要管他的闲事。”

罗焜听了，越发动疑，便叫：“小二哥，我又不多事，你且说了何妨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你定要问我，说出来，你却不要动气。我们这郢城县鹅头镇有一霸，姓黄，名叫黄金印，绰号叫做黄老虎。有万顷良田，三楼珠宝。他是当朝沈太师的门生，镇江米提督的表弟。他倚仗这两处势力，结交府县官员，欺负平民百姓。专一好酒贪花，见财起意，不知占了多少良家妇女、田园房产。强买强卖，依他便罢，如不依他，不是私下处死，就是送官治罪。你道他狠也不狠？”

罗焜听了此言，心中大怒，道：“反了！世上有这等不平的事，真正的可恨！”那店小二见罗焜动了气，笑道：“小客人，我原说过的，你不要动气呀！下文我不说了。”罗焜一把抓住，道：“小二哥，你一发说完了，昨日拿去一男一女是谁？为何拿了去的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说起来话长哩！那一男一女，他是夫妻二人：姓赵，名叫赵胜，他妻子孙氏。闻得他夫妻两个，都是好汉，一身的好武艺。只因赵胜生得青面红须，人都叫他做瘟元帅；他妻子叫做母大虫孙翠娥，他却生得十分姿色。夫妻二人一路上走马卖拳，要上云南有事。来到我们店中，就遇见了黄老虎。这黄老虎是个色中的饿鬼，一见了孙氏生得齐整，便叫去家中玩耍。不想那赵胜，在路上受了点凉，就害起病来。这黄老虎有心要算计孙氏，便假意留他二人

在家。一连过了半月，早晚间调戏孙氏，孙氏不从，就告诉赵胜。赵胜同黄老虎角口，带着病，清早起来，就到我们店中来养病，告诉了我们一遍。我们正替他忧心，谁知晚上就来拿了去了。小客人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可多事，要紧！”

罗焜听了，只气得两太阳冒火，七窍内生烟。便问店小二道：“不知捉他去，怎么样发落？”店小二道：“若是送到官，打三十可以放了；若是私刑，只怕害病的人，当不起就要送命。”罗焜道：“原来如此利害！”店小二道：“利害的事多哩，不要管他。”放下脸水就去了。

这罗公子洗了脸，笼发包巾，用过早汤，坐在客房，想道：“若是俺罗焜无事在身，一定要前去除他的害。怎奈俺自己血海的冤仇还未伸哩，怎能先代别人出力？”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也罢，我且等一等，看风声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等了一会，心中闷起来，走到饭店门口闲望。只听得远远的哼声不止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孙氏大娘扶了赵胜，夫妻两个一路上哭哭啼啼的，哼声不止，走回来了。

公子看赵胜生得身長九尺，面如蓝靛，须似朱砂，分明是英雄的模样。可怜他哼声不止，走进店门，就睡在地下。店小二捧了开水与他吃了，问道：“赵大娘，还是怎样发落的？”那孙翠娥哭哭啼啼的说道：“小二哥有所不知，谁知黄老虎这个天杀的，他同府县相好，写了一纸假券送到县里，说我们欠他饭银十两，又借了他银子十两，共欠他二十两银子。送到官，说我们是异乡的拐子，江湖上的光棍，见面就打了四十大板，限三日内，还他这二十两银子。可怜冤枉杀人，有口难分，如何是好？”说罢，又哭起来了。店小二叹道：“且不要哭，外面风大，扶他进去睡睡，再作道理。”

店小二同孙氏扶起赵胜，可怜赵胜两腿打得鲜血淋淋，一歛一跛的进房去了。店小二说道：“赵大爷病后之人，又吃了这一场苦，必须将养才好。我们店里，是先付了房饭钱，才好备食。”孙翠娥见说这话，眼中流泪道：“可怜我丈夫病了这些时，盘缠俱用尽了，别无法想。只好把我身上这件上盖衣服，烦你代我卖些银子来，糊过两天，再作道理。”说罢，就将身上一件旧布衫儿脱将下来，交与店小二。

店小二拿着这件衣衫往外正走，不防罗焜闪在天井里听得明白，拦住店小二，道：“不要走。谅他这件旧衣衫，能值多少？俺这里有一锭银子，约有三两，交与你代他使用。”小二道：“客人仗义疏财，难得，难得！”便将银子交与孙氏，道：“多蒙这位客人借一锭银子与你养病，不用卖衣服了。”那孙氏见说，将罗焜上下一望，见他生得玉面朱唇，眉清目秀，相貌堂堂，身材凛凛，是个正人模样。忙忙立起身来，道：“客官，与你萍水相逢，怎蒙厚赐？这是不敢受的。”罗焜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何必推辞。只为同病相怜，别无他意，请收了。”

孙翠娥见罗焜说话正大光明，只得进房告诉赵胜。赵胜见说，道：“难得如此，这般仗义疏财。你与我收下银子，请他进来谈谈，看他是何等之人。”正是：

平生感义气，不在重黄金。

那孙氏走出来，道：“多谢客官，愚夫有请。”罗焜道：“惊动了。”走到赵胜房中，床边坐下。孙氏远远站立，赵胜道：“多蒙恩公的美意，改日相谢。不知恩公高姓大名，贵府何处？”罗焜道：“在下姓章，名，长安人氏。因往淮安有事，路过此地。闻得赵兄要往云南，不知到云南那一处？”赵胜道：“只因有个舍亲，在贵州马国公标下做个军官，特去相投。不想路过郢城，弄出这场祸来，岂不要半途而废？”罗焜见他说，去投马国公标下的军官，正想起哥哥的音信。才要谈心，只见店小二报道：“黄大爷家有人来了。”罗焜闻得，往外一闪。只见众人进了中门，往后就走，叫道：“赵胜在那里？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写玉版赵胜传音 赠黄金罗焜寄信

话说罗焜赠了赵胜夫妻一锭银子养病，感恩不尽，请公子到客房来谈心。他二人俱是英雄，正说得投机，只见店小二进来，报道：“黄大爷家有人来了。”罗焜听得此言，忙忙闪出房门。站在旁边看时，只见跑进四个家丁，如狼似虎的大叫道：“赵胜在那里？”

孙氏大娘迎出房来，道：“在这里呢，喊甚么？”那四个人道：“当家的在那里？”孙氏道：“今日被那瘟官打坏了，已经睡了，唤他做甚么？难道你家大爷又送到官不成？”那家人道：“如今不送官了，只问他二十两银子，可曾有法想。我家大爷倒有个商议。”孙氏大娘听了，早已明白，回道：“银子是没有，倒不知你家大爷有个甚么商议，且说与我听听。”家人道：“这个商议，与你家赵大爷倒还有益。不但不要他拿出二十两银子来，还要落他二三十两银子回去，岂不是一件美事？只是事成之后，却要重重谢我们的。”孙氏道：“但说得中听，少不得自然谢你们。”那个家人道：“现今我家大爷房内，少个伏侍的人，若是你家当家的，肯将你与我家大爷做个如夫人，我家大爷情愿与你家丈夫三十两银子，还要恩待你。那时你当家的也有了银子，又不吃打了；就是你大娘也到了好处，省得跟这穷骨头。岂不是一件美事？”

那家人还未曾说得完，把个孙氏大娘只气得柳眉直竖，杏眼圆睁，一声大喝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，如此放屁！你们回去，问你家该死的主人，他的老婆肯与人做小，我奶奶也就肯了。”说着，就站起身来，把那家人照脸就是一个嘴巴，打得那个家人满口流血。众家人一齐跳起来，骂道：“你这个大胆的贱人！我家大爷抬举你，你倒如此无礼，打起我们来了。我们今日带你进府去，看你怎样布摆。”便来动手扳拉孙氏。谁知孙氏大娘虽是女流，却是一身好本事，撒开手一顿拳头，把四个家人只打得鼻塌嘴歪，东倒西跌，站立不住。一齐跑出，口中骂道：“贱人！好打，好打，少不得回来有人寻你算账就是了！”说罢，一溜烟跑回去了。罗焜赞道：“好一个女中豪杰，难得，难得！”

当下孙氏大娘打走了黄府中家丁，赵胜大喜，又请罗焜进房说话。把个店小二吓得目瞪口呆，进房埋怨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今番打了他不大紧，明日他那些打手来时，连我的店都要打烂了。你们早些去罢，免得带累我们淘气。”罗焜喝道：“胡说！就是他千军万马，自有俺帮衬他。若是打坏了你店中家伙，总是俺赔你。谁要你来多话？”那店小二道：“又撞着个凶神了，如何是好？”只得去了，不表。

单言罗焜向赵胜道：“既然打了他的家人，他必不肯干休。为今之计，还是怎生是好？”赵胜叹道：“虎落深坑，只好听天而已。”孙翠娥道：“料想他今晚明早，必带打手来抢奴家。奴家只好拼这条性命，先杀了黄贼的驴头，不过也是一死，倒转干净！”罗焜道：“不是这等说法。你杀了黄贼，自去认罪，倒也罢了。只是赵大哥病在店中，他岂肯甘休？岂不是反送了两条性命？”

为今之计，只有明日就将二十两银子送到郢城县中，消了公案，就无事了。”赵胜道：“恩公，小弟若有二十两银子，倒无话说了。自古说得好：‘有钱将钱用，无钱将命挨。’我如今只好将命挨了。”

罗焜心中想道：“看他夫妻两个俱是有用之人，不若我出二十两银子，还了黄金印，救他两条性命。就是日后，也有用他二人之处。”主意已定，向赵胜道：“你二人不要忧虑，俺这里有二十两银子借与你，当官还了黄贼就是了。”赵胜夫妻道：“这个断断不敢领恩公的厚赐！”罗焜道：“这有何妨。”

说罢，起身来到自己房中，打开行李，取了二十两银子，拿到赵胜房中，交与赵胜，道：“快快收了，莫与外人看见。”赵胜见罗焜正直之人，只得收了，谢道：“多蒙恩公如此仗义，我赵胜何以报德？”罗焜道：“休得如此见外。”赵胜留罗焜在房内谈心，孙氏大娘把先前那一锭银子，央店小二拿去买些柴米、油盐、菜蔬，来请罗焜。罗焜大笑道：“俺岂是酒食之徒？今朝不便，等赵大哥的病体好了再治酒，我再领情罢。”说罢，起身就往自己房内去了。

赵胜夫妻也不敢十分相留，只得将酒菜拿到自己房中，夫妇二人自用。孙氏大娘道：“我看这少年客人，说话温柔敦厚，做事正大光明，相貌堂堂，不是下流之人。一定是长安城中贵人的公子，隐姓埋名出来办事的。”赵胜道：“我也疑惑，等我再慢慢盘问他便了。”当下一宿晚景已过。

次日，罗焜起来用过早饭，写了家书。封好了，上写：“内要信，烦寄云南贵州府定国公马成龙标下，面交罗灿长兄开启，淮安罗焜拜托。”公子写完了书信，藏在怀中。正要到赵胜房中看病，只见小二进来，报道：“不好了，黄府的打手同县里的人来了！”罗焜听了，锁了门，跳将出来，将浑身衣服紧了一紧。出来看时，只见进来了有三十个人，个个伸眉竖眼，拥将进来。

来到后头，那两个县内的公人提了铁索，一齐赶进来，大叫道：“赵胜在那里？快快出来！”那孙大娘见势头凶恶，忙忙把头上包头扎紧，腰中拴牢。藏了一把尖刀，出房来道：“又喊赵胜怎的？”众人道：“只因你昨日撒野，打了黄府的众人。黄老爷大怒，禀了知县老爷。特来拿你二人，追问你的银子，还要请教你这拳头，到黄府耍耍。”孙氏大娘道：“他要银子，等我亲自到衙门去缴，不劳诸公费事；若是要打，等我丈夫好了，慢慢的请教。”众人道：“今日就要请教！”说还未了，三十多人一齐动手，四面拥来。孙氏将身一跳，左右招架，一场恶打。

罗焜在旁边，见黄府人多，都是会拳的打手，惟恐孙氏有失。忙忙抢进一步，就在人丛中喝声：“休打！”用两只手一架，左手护住孙氏，右手挡住众人，好似泰山一般，众人那里得进。罗焜道：“闻得列位事已到官，何必又打？明日叫他将二十两银子送来缴官就是了，何必动气。自古道：一人拚命，万夫难当。倘若你们打出事来，岂不是人财两空？依了我，莫打的好。”众人仗着人多势众，那里肯依，都一齐乱嚷道：“你这人休得多事，他昨日撒野，打了我们府里的人，今日我们也来打他一阵。”说罢，仍拥将上来要打。

罗焜大怒，道：“少要动手，听俺一言：既是你们要打，必须男对男，女对女，才是道理；你们三十多人打他一个女子，就是打胜了他，也不为出奇。你们站定，待我打个样儿你们看看。”众人被罗焜这些话，说得哑口无言，欲要认真，又不敢动手；只得站开些，看他怎生打法。

罗焜跳下天井一看，只见一块石头，有五六尺长，二三尺厚，约有千斤多重。罗焜先将左手一扳，故意儿笑道：“弄他不动。”众人一齐发笑。罗焜喝声：“起来罢！”轻轻的托将起来，双手捧着，平空望上一擗，擗过房檐三尺多高。那石头落将下来，罗焜依然接在手中，放在原处，神色不变。喝道：“不依者，以此石为例！”众人见了，只吓得魂飞魄散，不敢动手，只得说道：

“你壮士相劝，打是不打了。只是二十两银子是奉官票的，追比得紧，必须同我们去缴官。”罗焜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就叫孙氏快拿银子，同去缴官要紧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罗焜夜奔淮安府 侯登晓入锦亭衙

词曰：

五霸争雄列国，六王战斗春秋。七雄吞并灭东周，混一乾坤宇宙。 五凤楼前勋业，凌烟阁上风流。英雄一去不回头，剩水残山依旧。

话说众人见罗焜勇猛，不敢动手。一齐向公子说道：“既是壮士吩咐，打是不打了。只是县主老爷坐在堂上，着我们来追这二十两银子，立等回话；要赵大娘同我们去走走，莫要连累我们挨打。”罗焜见众人说得有理，忙向孙氏丢了个眼色，道：“赵大娘，你可快快想法，凑二十两银子，同你赵大爷去缴官，不要带累他们。”

那孙氏大娘会意，忙忙进房来与赵胜商议。带了银子，扶了赵胜，出了房门。假意哼声不止，向众人道：“承诸位费心如此，不要带累诸公跑路，只得烦诸位，同我去见官便了。”众人听了大喜：“如此甚妙。”当下众人同赵胜竟往县中去了。罗焜假意向众人一拱，道：“恕不送了。”

且言众人领了赵胜夫妻二人出了饭店，相别了罗焜，不一时，已到县前。两个原差将赵胜夫妻上了刑具，带进班房，锁将起来。到宅门上回了话，知县升堂审问。不多一时，只听得三声点响，郢城县早已坐堂，原差忙带赵胜夫妻上去，跪将下来，侍候点名问话。

郢城县知县坐了堂，先问了两件别的事。然后带上赵胜夫妻两人，点名已毕，去了刑具。知县问赵胜道：“你既欠了黄乡绅家银子二十两，送在本县这里追比，你有银子，就该在本县这里来缴；若无银子，也该去求求黄乡绅宽恕才是。怎么黄乡绅家叫人来要银子，你倒叫你妻子撒野，打起他的家人来了，是何原故？”

赵胜见问，扒上一步，哼哼的哭道：“大老爷在上，小的乃异乡之民，远方孤客，怎敢动手打黄乡绅的家丁？况现欠他的银子，又送在大老爷案下，王法昭昭，小的岂敢撒野？只因黄府的家人倚着主人的势，前来追讨银子，出口的话，百般辱骂。小的欠他的银子，又病在床上，只得忍受。不想他家人次后说道，若是今日没得银子，就要抬小的的妻小回府做妾，小的妻小急了，两下揪打有之。”回头指孙氏道：“求大老爷看看，小的妻小不过是个女子，小的又受了大老爷的责罚，又病在床上，不能动手，谅他一个女流，焉能打他四个大汉？求大老爷详察。”

那知县听了赵胜这一番口供，心中早已明白了。只得又问道：“依你的口供，是不曾打他的家人，本县也不问你了。只问你这二十两银子，可有没有？”赵胜见说，忙在腰间取出罗焜与他的那二十两银子，双手呈上，道：“求大老爷消案。”那知县见了银子，命书吏兑明白了，分毫不少，封了封皮。叫黄府的家人领回银子，消了公案，退堂去了。当下赵胜谢过了知县，忙忙走出衙门，一路上欢天喜地跑回饭店来了，不表。

且言黄府的家人，领了银子回府，见了黄金印。问道：“叫你们前去抢人，怎么样了？”众家

人一齐回道：“要抢人，除非四大金刚一齐请去，才得到手。”黄金印道：“怎的这样费力？”众家人道：“再不要提起。我们前去抢人，正与赵胜的妻小交手。打了一会，才要到手，不想撞着他同店的个客人，年纪不过二十多岁，前来扯劝，一只手拦住赵大娘，一只手挡住我们。我们不依，谁想他立时显个手段，跳下天井，将六尺多长一块石头，约有千斤多重，他一只手提起来，犹如舞灯草一般。舞了一会，放下来说道：‘如不依者，以此为例。’我们见他如此凶恶，就不敢动手，只得同赵胜见官。不知赵胜是那里来的银子，就同我们见官，当堂缴了银子。连知县也无可奈何他，只得收了银子，消了案，叫我们回府来送信。”那黄金印听了此言，心中好不着恼：“该因我同那妇人无缘，偏偏的遇了这个对头，前来打脱了，等我明日看这个客人是谁便了。”

按下黄金印在家着恼，且言赵胜夫妻二人，缴了银子，一同跑回饭店，连店小二都是欢喜的。进了店门，向罗焜拜倒在地，道：“多蒙恩公借了银子，救了我夫妻二人两条性命。”罗焜向前忙忙扶起，道：“休得如此，且去安歇。”赵胜夫妻起身，进房安歇去了。

到午后，罗焜吩咐店小二，买了些鱼肉菜蔬，打了些酒，与赵胜庆贺，好不欢喜快乐。当下店小二备完了酒席，搬向赵胜房中，道：“这是章客人送与你贺喜的。”赵胜听了，忙忙扒起身来，道：“多谢他，怎好又多谢他如此？小二哥，央你与我请他来，一处同饮。”店小二去了一会，回来说道：“那章客人多多拜上你，改日再来请你一同饮酒，今日不便。”

赵胜听了焦躁起来，忙叫妻小去请。孙氏只得轻移莲步，走到罗焜房门首，叫道：“章恩公，愚夫有请！”罗焜道：“本当奉陪赵兄，只是不便，改日再会罢。”孙氏道：“恩公言之差矣，你乃正直君子，愚夫虽江湖流辈，却也是个英雄，一同坐坐何妨？”罗焜见孙氏言词正大，只得起身，同孙大娘到赵胜房中，坐下饮酒。

大娘站在横头斟酒。过了三巡，赵胜道：“恩公如此英雄豪杰，非等闲可比。但不知恩公住在长安何处？令尊太爷太太可在堂否？望恩公指示分明，俺赵胜日后到长安，好到府上拜谢。”罗焜见问，不觉一阵心酸，虎目梢头流下泪来。见四下无人，低声回道：“你要问我根由，说来可惨。俺不姓章，俺乃是越国公之后，罗门之子，绰号玉面虎罗焜便是。只因俺爹爹与沈太师不睦，被他一本调去征番，他又奏俺爹爹私通外国。可怜我家满门抄斩，多亏义仆章宏，黑夜送信与我弟兄二人，逃出长安取救，路过此处的。那云南马国公，就是家兄的岳丈，家兄今已投他去了。闻得赵大哥要到云南，我这里有一封密书，烦大哥寄去。叫我家兄早早会同取救，要紧。”

那赵胜夫妻听得此言，吃了一惊。忙忙跪下道：“原来是贵人公子！我赵胜有眼不识泰山，望公子恕罪。”公子忙忙扶起，道：“少要如此，外人看见，走漏风声，不是要的。”二人只得起身，在一处同饮。当下又谈了些江湖上事业，讲了些武艺枪刀，十分相得，只吃到夜尽更深而散。

又住了几日，赵胜棍棒疮已愈，身子渐渐好了，要想动身。罗焜又封了十两银子，同那一封书信包在一处，悄悄的拿到赵胜房中，向赵胜道：“家兄的书信，千万拜托收好了，要紧。别无所赠，这是些须几两银子，权为路费，望乞收留。”赵胜道：“多蒙恩公前次大德，未得图报；今日又蒙厚赐，叫我赵胜何以为报？”罗焜道：“快快收了上路，不必多言。”赵胜只得收了银子、书信。出了饭店，背了行李，夫妻二人只得洒泪而别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且言罗焜，打发赵胜夫妻动身之后，也自收拾行李，将程公爷的锦囊，收在贴肉身旁。还清了房钱，赏了店小二二三两银子，别了店家，晓行夜宿，往淮安去了。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那日黄昏时分，也到淮安境内，问明白了路，往柏府而来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玉面虎公堂遭刑 祁子富山中送信

话说罗焜到了淮安，已是黄昏时分。问明白了柏府的住宅，走到门口扣门。门内问道：“是那里来的？”罗焜回道：“是长安来的。”门公听得长安来的，只道老爷有家信到了，忙忙开门。一看，见一位年少书生，又无伴侣，只得问道：“你是长安那里来的？可有书信么？”罗焜性急，说道：“你不要只管盘问，快去禀声太太，说是长安罗二公子到了，有事要见。快快通报。”

那门公听得此言，大惊，忙忙走进后堂。正遇太太同着侯登坐在后堂，门公禀道：“太太，今有长安罗二公子特来，有事要见夫人。”太太听见，说：“不好了！这个冤家到了，如何是好？他若知道逼死了玉霜，岂肯干休？”侯登问道：“他就是一个人来的么？”门公道：“就是一个人来的。”侯登道：“如此容易，他是自来寻死的。你可出去，暗暗吩咐家中人等，不要提起小姐之事。请他进来相见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门公去了，太太忙问道：“是何道理？”侯登道：“目下各处挂榜，拿他兄弟二人，他今日是自来送死的。我们就拿他送官，一者又请了赏，二者又除了害，岂不为妙？”太太说道：“闻得他十分利害，倘若拿他不住，惟恐反受其害。”侯登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只须如此如此，就拿他了。”太太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好计！”

话言未了，只见门公领了公子，来到后堂，见了太太道：“岳母大人请坐，待小婿拜见。”太太假意含泪，说道：“贤婿一路辛苦，只行常礼罢。”罗焜拜了四双八拜，太太又叫侯登，过来见了礼。分宾主坐下，太太叫丫鬟献茶。太太道：“老身闻得贤婿府上凶信，整整的哭了几天。只因山遥路远，无法可施。幸喜贤婿今日光临，老身才放心一二。”正是：

暗中设计言偏美，笑里藏刀话转甜。

当下罗焜见侯氏夫人言语之中十分亲热，只认他是真情。遂将如何被害，如何拿问，如何逃走的话，细细告诉一遍。太太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可恨沈谦这等作恶，若是你岳父在朝，也同他辨白一场。”公子道：“小婿特来向岳父借一队人马，到云南定国公马伯伯那里，会同家兄一同起兵，到边头关救我爹爹，还朝伸冤，报仇雪恨。不想岳父大人又不在家，又往陕西去了，如何是好？”太太道：“贤婿一路辛苦，且在这里歇宿两天。那时老身叫个得力的家人，同你一路前去。”罗焜以为好意，那里知道，就同侯登谈些世务。太太吩咐家人，备酒接风，打扫一进内书房与罗焜安歇，家人领命去了。

不一时，酒席备完，家人捧进后堂摆下。太太就同罗焜、侯登三人，在一处饮酒。侯登有心要灌醉罗焜，才好下手，一递一杯，只顾斟酒。罗焜只认做好意，并不推辞，一连饮了十数杯，早已吃得九分醉了。惟恐失仪，放下杯儿，向太太道：“小婿酒已有了，求岳母让一杯。”太太笑道：“贤婿远来，老身不知，也没有备得全席。薄酒无肴，当面见怪。”罗焜道：“多蒙岳母如

此费心，小婿怎敢见怪？”太太道：“既不见怪，叫丫鬟取金斗过来，满饮三斗，好安歇。”

罗焜不敢推辞，只得连饮三斗。吃得烂醉如泥，伏在桌上，昏迷不醒。太太同侯登见了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他不得动了。”忙叫一声：“人在那里？”原来，侯登先已吩咐四个得力的家人，先备下麻绳铁索，在外伺候。只等罗焜醉了，便来动手。

当下四名家人听得呼唤，一齐拥进后堂。扶起罗焜，扯到书房，脱下身上衣服，用麻绳铁索将罗焜浑身上下，捆了二三十道。放在床上，反锁了他的房门。叫人在外面看守定了，然后侯登来到后堂，说道：“小侄先报了毛守备，调兵前来拿了他；一同进城去见淮安府，方无疏失。”太太道：“只是小心要紧。”侯登道：“晓得，不须姑母费心。只等五更将尽，小侄就上锦亭衙去了。”正是：

准备弩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

原来淮安府城外，有一守备镇守衙门，名唤锦亭衙。衙里有一个署印的守备，姓毛，名真卿，年方二十六七。他是个行伍出身，却是贪财好色，饮酒宿娼，无所不为，同侯登却十分相好。

侯登守到五更时分，忙叫家人点了火把，备了马。出门上马加鞭，来到锦亭衙门前，天色还早。侯登下马，叫人通报那守备。衙中看门的众役，平日都是认得的，忙问道：“侯大爷，为何今日此一刻就来，有何话说？”侯登着急，说：“有机密事，前来见你家老爷。快快与我通报！”门上人见他来得紧急，忙忙进内宅门上报信，转禀内堂。

那毛守备正在酣睡之时，听见此言，忙忙起来，请侯登内堂相见。见过礼，分宾主坐下。毛守备开言问道：“侯年兄此刻光降，有何见教？”侯登道：“有一件大富贵的事，送来与老恩台同享。”毛守备道：“有何富贵？快请言明。”侯登将计捉罗焜之事，细说一遍。道：“这岂不是一件大富贵的事？申奏朝廷，一定是有封赏的。只求老恩台早早发兵前去拿人，要紧。”毛守备听得此言，大喜。忙忙点起五十多名步兵，一个个手执枪刀器械，同侯登一路上打马加鞭跑来。

不表侯登同毛守备带了兵丁前来，且言罗焜被侯氏、侯登奸计灌醉，捆绑起来，睡到次日天亮才醒。见浑身都是绳索捆绑，吃了大惊，道：“不好了，中了计了！”要挣时，那里挣得动。只听得一声吆喝，毛守备当先，领兵丁拥进房来。不由分说，把罗焜推出房门，又加上两条铁索，锁了手脚。放在车中，同侯登一齐动身，往淮安府内而来。

那淮安府臧太爷，听得锦亭衙毛守备，在柏府里拿住反叛罗焜，忙忙点鼓升堂，审问虚实。只见毛守备同侯登二人先上堂来，参见已毕。臧知府问起原因，侯登将计擒罗焜之事，说了一遍。知府叫：“将钦犯带上堂来。”只见左右将罗焜扯上堂来跪下，知府问道：“你家罪犯天条，满门抄斩，你就该伏法领罪才是。为甚么逃走在外？意欲何为？——从实招来，免受刑法！”罗焜见问，不觉大怒，道：“可恨沈谦这贼，害了俺全家性命，冤沉海底。俺原是逃出长安勾兵救父，为国除贼的，谁知又被无义的禽兽用计擒来。有死而已，不必多言！”那知府见罗焜口供甚是决然，又问道：“你哥哥罗灿今在那里？快快招来。”罗焜道：“他已到边头关去了，俺如何知道？”知府道：“不用刑法，如何肯招？”喝令左右：“与我拖下去打！”

两边一声答应，将罗焜拖下，一捆，四十，可怜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罗焜咬定牙关，只是不语。知府见审不出口供，只得将罗焜行李打开，一看，只见有一口宝剑，却写着“鲁国公程府”字号。吓得知府说道：“此事弄大了。且将他收监，申详上司，再作道理。”

不表淮安府申详上司，单言那一日，毛守备到柏府去拿了罗焜，把一镇市的人都哄动了。人人都来看审反叛，个个都来要看英雄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挤个不了。也是英雄该因有救，却

惊动了一人。你道是谁？原来就是祁子富。他进城买豆子，听得这个消息，一惊非小。忙忙急急跑回家来，告诉女儿一遍。祁巧云说道：“爹爹，想他当日在满春园，救了我们三人，今日也该救他才是。你可快快收拾收拾，到鸡爪山去找寻胡奎，要紧。”祁子富依言，往鸡爪山去了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染瘟疫罗焜得病 卖人头胡奎探监

话说祁子富依了女儿之言，先奔胡奎家中来寻胡奎。将罗焜的事，告诉他母亲一遍。胡太太同龙太太听见此言，叹息了一会：“可怜，偏是好人多磨难！”胡太太道：“我孩儿自同龙太太回家之后，就往鸡爪山去了。未曾回来，想必还在山上。你除非亲到山上去走一遭，同众人商议商议，救他才好。”祁子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就上鸡爪山去了。我去之后，倘若胡老爷回来，叫他想法要紧。”说罢，就辞了两位太太，跑回家去吃了早饭，背了个小小的包袱，拿了一条拐杖。张二娘收了店面。

才要出门，只见来了一条大汉，挂着腰刀，背着行李，走得满面风尘。进店来，问道：“借问一声，镇上有猎户，名叫龙标，不知你老丈可认得他？”祁子富道：“龙标？我却闻名，不曾会面。转是龙太太，我却认得，才还看见的，你问他怎的？”龙标听得此言，满面陪笑，忙忙下拜，道：“那就是家母。在下就是龙标，只因出外日久，今日才回来，见锁了门，不知家母那里去了。既是老丈才会见的，敢求指引。”祁子富听了，好生欢喜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又有了一个帮手到了。”忙忙放下行李，道：“我引你去见便了。”

二人出了店门，离了镇口，竟奔胡府而来。一路上，告诉他前后原故，龙标也自放心。不一时，来到胡府，见了两位太太。龙太太见儿子回来，好不快乐，忙问：“小姐的家信，可曾送到？”龙标回言：“我走到西安，谁知柏老爷进京去了，白走了一遭，信也没有送到。”太太道：“幸亏柏小姐去了。若是在这里，岂不是等了一场空了？”龙标忙问道：“小姐往那里去了？”龙太太就将遇见侯登，叫秋红探听信息，主仆相会，商议逃走，到镇江投他母舅，后来侯登自来寻，相闹一场，多蒙胡奎相救的话，从头至尾，告诉了一遍。

龙标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可恨侯登如此作恶，倘若撞在我龙标手中，他也莫想活命！”太太说道：“公子罗焜误投柏府，如今也被他拿住了，送在府里。现今在监，生死未定，怎生救得他才好？”龙标听了，大吃一惊。问道：“怎生拿住的？”祁子富说道：“耳闻得侯氏同侯登假意殷勤，将酒灌醉，昏迷不醒，将绳索绑起。报与锦亭衙，毛守备带领兵丁，同侯登解送府里去的。幸亏我进城买豆子，才得了这个信息。我如今要往鸡爪山去，找寻胡老爷来救他，只是衙门中，要个人去打听打听才好。”龙标道：“这个容易。衙门口我有个朋友，央他自然照应。只是你老爷上鸡爪山，速去速来才好。”祁子富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不消吩咐。”当下二人商议已定。祁子富走回家，背了行李，连夜上鸡爪山去了。

不表祁子富上鸡爪山去，单言龙标，他也不回家去，就在胡府收拾收拾，带了几两银子，离了胡家镇。放开大步，进得城来，走到府口。他是个猎户的营生，官里有他的名字、钱粮差务，那些当门户的，都是认得他的。一个个都来同他拱拱手，说道：“久违了，今日来找那个

的？”龙标道：“来找王二哥说话的。”众人道：“他在街坊上呢。”龙标道：“难为。”

别了众人来到街上，正遇见王二哥。把他扯定，到茶坊里对面坐下。龙标道：“闻得府里拿住了反叛罗焜，送在监里，老兄该有生色了。”王二将眉一皱，说道：“大哥不要提起，这罗焜，身上连一文也没有得。况且他是个公子的性儿，一时要茶要水，乱喊乱骂。他又无亲友，这是一件苦差。”龙标道：“王二哥，我有一件心事同你商议。耳闻得罗焜在长安是一条好汉，我与他有一面之交；今日闻得他如此犯事，我特备了两肴，来同他谈谈。一者完昔日朋友之情，二者也省了你家茶水，三者小弟少不得候你，不知你二哥意下如何？”那王二沉吟，暗想道：“我想龙标，他是本府的猎户，想是为朋友之情，别无他意，且落得要他些银子再讲。”主意已定，向龙标说：“既是贤弟面上，有何不可？”

龙标见王二允了，心中大喜。忙向腰内拿出一个银包，足有三两，送与王二道：“权为使费。”王二假意推辞了一会，方才收下。龙标又拿出一锭银子，说道：“这锭银子，就烦二哥拿去买两样菜儿，央二嫂子收拾收拾。”

那王二拿了银子，好不欢喜，就邀龙标到家坐下。他忙忙拿了银子，带了篮子，上街去买菜，打酒整治。龙标在他家等了一会，只见王二带了个小伙计，拿了些鸡鸭、鱼肉、酒菜等件，送在厨下，忙叫老婆上锅，忙个不了。龙标说道：“难为了嫂子，忙坏了。”王二道：“你我弟兄都是为朋友之事，这有何妨。”不一刻，俱已备办现成了。

等到黄昏之后，王二叫人挑了酒菜，同龙标二人，悄悄走到监门口。王二叫伙计开了门，引龙标入内。那龙标走到里面一看，只见黑洞洞的，冷风扑面，臭气冲人，那些受了刑的罪犯，你哼我叫，可怜哀声不止，好不凄惨。龙标见了，不觉叹息。那禁子王二领了龙标，来到罗焜的号内，挂起灯笼，开了锁。只见罗焜蓬头赤脚，睡在地下，哼声不止。王二近前叫道：“罗相公不要哼，有人来看你了。”连叫数声，罗焜只是二目扬扬，并不开口。原来罗焜挨了打，着了气，又感冒风寒，进了牢，又被牢中狱气一冲，不觉染了瘟疫症，病重不知人事。王二叫龙标来看，那龙标又没有与罗焜会过，平日是闻他名的，领了祁子富之命而来，见他得了病症，忙上前来看。看那罗焜，浑身似火，四足如冰，十分沉重。龙标道：“却是无法可施。”只得将身上的衣服脱下一件，叫王二替他盖好了身子，将酒肴捧出牢来，一同来到王二家中。

二人对饮了一会，龙标问道：“医生可得进去么？”王二笑道：“这牢里，医生那肯进去？连官府拿票子差遣，他也不肯进这牢里去的。”龙标听了，暗暗着急，只得拜托王二，早晚间照应照应；又称了几两银子，托他买床铺盖，余下的银子，买些生姜丸散等件，与他调理。龙标料理已定，别了王二，说道：“凡事拜托。”连夜回家去了。

不表龙标回家，单言祁子富，自从别了龙标，即忙动身，离了淮安晓行夜宿，奔山东登州府鸡爪山而来。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那日黄昏时分，已到山下，遇见了巡山的喽罗前来擒捉他。祁子富道：“不要动手，烦你快快通报一声，说淮安祁子富，有机密事要见胡大王的。”喽罗听了，就领祁子富进了寨门，即来通报：“后上大王，今有淮安祁子富，有机密事求见胡大王，特来禀报。”胡奎听了，说道：“此人前来，必有原故。”裴天雄道：“唤他进来，便知分晓。”

当下祁子富随喽兵上了聚义厅，见了诸位大王，一一行礼。胡奎问道：“你今前来，莫非家下有甚么原故？”祁子富见问，就讲：“罗焜到淮安投柏府认亲，侯登用计，同毛守备解送到府里，现今在监，事在危急。我特连夜来山，拜求诸位大王，救他才好！”胡奎听得此言，只急得暴躁如雷，忙与众人商议。赛诸葛谢元说道：“谅此小事，不须着急。裴大哥与鲁大哥镇守山寨，我等只须如此如此，就是了。”

裴天雄大喜，点起五十名喽兵，与胡奎、祁子富作前队引路，过天星孙彪领五十名喽兵，为第二队，赛诸葛谢元领五十名喽兵，为第三队，两头蛇王坤领五十名喽兵，为第四队，双尾蝎李仲领五十名喽兵，为第五队，又点五十名能干的喽兵下山，四面巡风报信。当下五条好汉、三百喽兵装束已毕，一队人马下山，奔淮安府而来。

不一日，已到淮安，将三百名喽兵分在四路住下。五条好汉同祁子富归家探信，正遇龙标从府前而回。同众人相见了，说：“罗焜病重如山，诸位前来，必有妙策。只是一件，目下锦亭衙毛守备同侯登相厚，防察甚是严谨。你们五人在这，倘若露出风声，反为不便。”胡奎道：“等俺今日晚上，先除一害，再作道理。”

当下六条好汉商议已定，都到龙标家中。龙标忙去治了酒席，款待众人。吃到三更以后，胡奎起身，脱去了长衣服，带了一口短刀，向众人说道：“俺今前去，结果了毛守备的性命，再来饮酒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，将手一拱。跳出大门，竟奔锦亭衙去了。不知毛守备死活存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过天星夜请名医 穿山甲计传药铺

话说胡奎别了五位英雄，竟奔锦亭衙而来。到了衙门东首墙边，将身一纵，纵上了屋。顺着星光找到内院，轻轻跳下，伏在黑暗之处。只见一个丫鬟，拿着灯走将出来，口里唧唧啾啾，说道：“此刻才睡。”说着，走进厢房去了。胡奎暗道：“想必就是他的卧房。”

停了一会，悄悄来到厅下。一张，只见残灯未灭，他夫妻已经睡了。胡奎轻轻掇开房门，走至里面。他二人该当命到无常，吃醉了酒，俱已睡着。胡奎掀起帐幔，只一刀，先杀了毛守备，那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将下来。夫人惊醒，看见一条黑汉手执利刀，才要喊叫，早被胡奎顺手一刀，砍下头来。将两个血淋淋的人头，结了头发扣在一处，扯了一幅帐幔，包将起来，背在肩上。插了短刀，走出房来，来至天井将身一纵，纵上房屋，轻轻落下，上路而回。

一路上趁着星光，到了龙标门首。那时已是五更天气，五人正在心焦，商议前来接应，忽见胡奎跳进门来，将肩上的物件往地下一掼。众人吃惊，上前看时，却是两个人头包在一处。众人问道：“你是怎生杀的？这等爽快！”胡奎将越房杀了毛守备夫妻两个，说了一遍，大家称羨。仍包好了人头，重又饮了一会，方才略略安歇。不表。

单言次日，那城外的人人都闹反了，俱说毛守备的头不见了。兵丁进城报了知府，知府大惊。随即上轿来到衙里相验尸首，收入棺内，用封皮封了棺木。问了衙内的人口供，当时做了文书，通详上司。一面点了官兵捕快，悬了赏单，四路捉拿偷头的大盗，好不严紧。淮安城内人人说道：“才拿住反叛罗焜，又弄出偷头的事来，必有跷蹊。”连知府也急得无法可治。

不表城内惊疑，单言众人起来，胡奎说道：“罗贤弟病在牢内，就是劫狱，也无内应；且待我进牢去，做个帮手，也好行事。”龙标道：“不是玩耍，小心要紧！”胡奎道：“不妨。你只是当常来往，两边传信就是了。”

商议已定，胡奎收拾停当，别了众人，带了个人头进城。来到府门口，只见那些人，三五成群，都说的偷头的事。胡奎走到闹市里，把一个血淋淋的人头，朝街上一掼，大喊道：“卖头！卖头！”吓得众人一齐喊道：“不好了！偷头的人来卖头了！”一声喊叫，早有七八个捕快兵丁拥来，正是毛守备的首级。一把揪住胡奎，来禀知府，知府大惊，道：“好奇怪！那有杀人的人，还把头拿了来卖的道理？”忙传鼓升堂审问。

只见众衙役拿着一个人头，带着胡奎跪下。知府验过了头，喝道：“你是那里人？好大胆的强徒，杀了朝廷的命官，还敢前来卖弄！我想你的人多，那一个头而今现在那里？从实招来，免受刑法！”胡奎笑道：“一两个人头，要甚么大紧。想你们这些贪官污吏，平日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，倒来怪俺了。”知府大怒，喝令：“与我扯下去，夹起来！”两边答应一声，将胡奎扯下去，夹将起来，三绳收足。胡奎只当不知，连名姓也不说出。知府急了，只问那个头在那里。胡

奎大叫道：“那个头是俺吃了。你待我老爷好些，俺变颗头来还你；你若行刑，今夜连你的头，都叫人来偷了去，看你怎样！”知府吃了一惊，吩咐收监，通详再审。

按下知府叠成文案，连夜通详上司去了。且言胡奎，上了刑具，来到监中，将些鬼话唬吓众人，道：“你等如若放肆，俺叫人将你们的头，一发总偷了去。”把个禁子王二，吓得诺诺连声。众人俯就他，下在死囚号内，代他铺下草荐，睡在地下，上了锁就去了。

当时事有凑巧，胡奎的桤床，紧靠着罗焜旁边，二人却是同着号房。罗焜在那里哼声不止，只是乱骂；胡奎听见口音，抬起头来一看，正是罗焜睡在地下。胡奎心中暗喜，等人去了，扒到罗焜身边，低低叫声：“罗贤弟，俺胡奎在此看你。”罗焜那里答应，只是乱哼，并不知人事。胡奎道：“这般光景，如何是好？”

话分两头。单言龙标当晚进城找定王二，买了些酒肉，同他进监来看罗焜。他二人是走过几次的，狱卒都不盘问。当下二人进内，来到罗焜床前，放下酒肴与罗焜吃时，罗焜依旧不醒。掉回头来，却看见是胡奎，胡奎也看见是龙标，两下里只是不敢说话。

龙标陡生一计，向王二说道：“我今日买了一服丸药来与他吃，烦你二哥去弄碗葱姜汤来才好。”王二只得弄开水去了。龙标哄开王二，胡奎道：“罗焜的病重，你要想法请个医生来，带他看看才好。”龙标道：“名医却有，只是不肯进来。”胡奎道：“你今晚回去，与谢元商议便了。”二人关会已定，王二拿了开水来了。龙标扶起罗焜吃了丸药，别了王二，来到家中。

会过众位好汉，就将胡奎的言语，向谢元说了一遍。谢元笑道：“你这里可有个名医？”龙标回道：“就是镇上有个名医，他有回生的手段，人称他做小神仙张勇。只是请他不去。”谢元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要孙贤弟前去走走，就说如此如此便了。”众人大喜。

当日黄昏时候，那过天星的孙彪，将毛守备夫人的那颗头背在肩上，身边带了短兵器。等到夜间，行个手段，迈开大步，赶奔镇上而来，找寻张勇的住宅。若是别人，深黑之时看不见踪迹，惟有这孙彪的眼有夜光，与白日是一样的。不多一时，只见一座门楼，上面开着门，门上有一匾，匾上有四个大字，写道：“医可通神。”尾上有一行小字为：“神医张勇立。”孙彪看见，大喜道：“好了，找到了！”上前叩门。

却好张勇还未曾睡，出来开门，会了孙彪，问他来因。孙彪道：“久仰先生的高名，只因俺有个朋友，得了病症在监内，意欲请先生进去看一看，自当重谢。”张勇听得此言，微微冷笑，道：“我连官府乡绅请我看病，还要三请四邀；你叫我到牢中去看病，太把我看轻了些。”就将脸一变，向孙彪说道：“小生自幼行医，从没有到监狱之中，实难从命，你另请高明的就是了。”孙彪道：“既是先生不去，倒惊动了。只是要求一服妙药发汗。”张勇道：“这个可得。”即走进内房，去拿丸药。孙彪吹熄了灯，轻轻的将那颗人头，往桌子底下药簋里一藏，叫道：“灯熄了。”张勇忙叫小厮掌灯，送丸药出来。孙彪接了丸药。说道：“承受了。”别了张勇去了。这张勇却不介意；叫小厮关好了门户，吹熄了灯火，就去安睡，不提。

且言孙彪离了张勇的门首，回到龙家。见了众人，将请张勇之言说了一遍，大家笑了一会。谢元忙取过笔来，写了一封锦囊，交与龙标，说道：“明日早些起来，将锦囊带去与胡奎知道。若是官府审问，叫他依此计而行。你然后再约捕快，叫他们到张勇家去搜头。我明日要到别处去住些时，莫要露出风声，我自叫孙彪夜来探听信息。各人干事要紧。”当下众人商议已定。次日五更，谢元等各投别处安身去了。

单言龙标又进城来，同王二到茶坊坐下，说道：“王二哥，有宗大财送来与你，你切莫说出我来。”王二笑道：“若是有财发，怎肯说出你来？我不呆了？你且说是甚么财。”龙标道：“那个

偷头的黑汉,我在小神仙张勇家见过他一面。闻得他都是结交江湖上的匪人,但是外路使枪棒、卖膏药的,都在他家歇脚,有几个同伙人是一路的。目下官府追问那个人头,正无着落,你何不进去送个访单?你多少些也得他几十两银子使用使用。”王二道:“你可拿得稳么?”龙标道:“怎么不稳!只是一件,我还要送药与罗焜,你可带我进去。”王二道:“这个容易。”遂出了茶坊,叫小牢子带龙标进监,他随即就来到捕快班房,商议去了。

不表王二同众人商议进衙门送访,且言那小神仙张勇,一宿过来,次日早起,只见药篓边上、地下,有多少血迹。顺着血迹一看,吃了大惊,只见一个人头睁眼蓬头,滚在药篓旁边,好不害怕。张勇大叫道:“不好了!”吓倒在地。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淮安府认假为真 赛元坛将无作有

话说张勇，见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在药篓之内，他就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跌倒在地。有小使快来扶起，问道：“大爷为何如此？”张勇道：“你、你、你看那、那桌、桌子底下，一、一个人、人头！”小使上前一看，果是一个女人的首级。合家慌了手脚，都乱嚷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出了妖怪了，好端端的人家，怎么滚出个人头来了？是哪里来的？”张勇道：“不、不要声、声张，还、还、还是想个法、法儿才、才好。”内中有个老家人道：“你们不要吵。如今毛守备夫妻两个头都不见了，本府太爷十分着急，点了官兵捕快四下里巡拿。昨日听见人说，有个黑汉提着毛守备的头，在府前去卖，被人拿住，审了一堂，收了监。恰恰的只少了守备夫人的头，未曾完案。现在追寻，想来此头是有蹊跷，这头一定是他的。快快瞒着邻舍，拿去埋了。”

正要动手，只听得前后一声喊叫，拥进二三十个官兵捕快，正撞个满怀。不由分说，将张勇锁了，带着那个人头，拿到淮安府去了。可怜他妻子老小，一个个只吓得魂飞魄散，嚎陶恸哭。忙叫老家人带了银子，到府前料理，不表。

且言王二同众捕快，将张勇带到衙门口，早有毛守备的家人上前认了头。那些街坊上人，听见这个信息，都来看人头。骂道：“张勇原来是个强盗！”

不言众人之事，单言那知府升堂，吩咐带上张勇，骂道：“你既习医，当知王法，为何结连强盗杀官？从头实招，免受刑法！”张勇见问，回道：“太老爷在上，冤枉！小的一向行医，自安本分，怎敢结连强盗？况且医生与守备，又无仇隙，求太老爷详察！”知府冷笑道：“你既不曾结连强盗，为何人头在你家里？”张勇回道：“医生清早起来收拾药篓，就看见这个人头，不知从何而来。正在惊慌，就被太爷的金差拿来。小的真正是冤枉，求太爷明镜高照！”知府怒道：“我把你这刁奴，不用刑怎肯招认？”吩咐左右：“与我夹起来！”

两边答应一声，就将张勇掳在地下，扯去鞋袜，夹将起来。可怜张勇如何受得起，大叫一声，昏死在地。左右忙取凉水一喷，悠悠苏醒。知府问道：“你招不招？”张勇回道：“又无凶器，又无见证，又无羽党，分明是冤枉，叫我从何处招起？”知府道：“人赃现获，你还要抵赖。也罢，我还你个对证就是了。”忙拿一根朱签，叫禁子去提那偷头的原犯。

王二拿着签子，进监来提胡奎。胡奎道：“又来请老爷做甚的？”王二道：“大王，我们太爷拿到你的伙计了。现在堂上审问口供，叫你前去对证。”胡奎是早间龙标进监看罗焜，将锦囊递与胡奎看过的。他听得此言，心中明白。同王二来到阶前跪下，知府便叫：“张勇，你前去认他。”张勇扒到胡奎跟前认，那胡奎故意着惊，问道：“你是怎生被他们捉来的？”张勇大惊，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我却不认得你！”胡奎故意丢个眼色，低声道：“你只说认不得我。”那知府见了这般光景，心中不觉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，还不招认？”张勇哭道：“宪天太爷在上，小

的实在是冤枉！他图赖我的，我实在不认得他。”知府怒道：“你们两个方才眉来眼去，分明是一党的强徒，还要抵赖？”喝令左右：“将他一人一只腿夹起来，问他招也不招！”

可怜张勇乃是个读书人，那里拚得过胡奎，只夹得死去活来，当受不起。胡奎道：“张兄弟，非关我事，是你自己犯出来的，不如招了罢。”张勇夹昏了，只得喊道：“太老爷，求松了刑，小人愿招了。”知府吩咐松了刑。张勇无奈，只得乱招道：“小人不合结连强盗杀官府头，件件是实。”知府见他画了供，随即做文，通详上司。一面赏了捕快的花红，一面将人犯吩咐收监。那张勇的家人听了这个信息，跑回家中，合家痛哭恨骂。商议商议，带了几百两银子，到上司衙门中去料理去了。

且言张勇问成死罪，来到监中。同胡奎在一处锁了，好不冤苦，骂胡奎道：“瘟强盗！我同你往日无仇，近日无冤，你害我怎的？”胡奎只是不做声，由他叫骂。等到三更时分，人都睡了，胡奎低低叫道：“张先生，你还是要死，还是要活？”张勇怒道：“好好的人，为何不要活？”胡奎道：“你若是要活，也不难，只依俺一句话。到明日朝审之时，只要俺反了口供，就活了你的性命。”张勇道：“依你甚么话，且说来。”胡奎指定罗焜，说道：“这是俺的兄弟，你医好了他的病，俺就救你出去。”张勇方才明白，是昨日请他不来的缘故，因此陷害。遂说道：“你们想头也太毒了些。只是医病不难，却叫何人去配药？”胡奎说：“只要你开了方子，自有一人去配药。”张勇道：“这就容易了。”

等到次日天明，张勇扒到罗焜床前，隔着栅栏子，伸手过去，代他看了脉。胡奎问道：“病势如何？可还有救？”张勇道：“不妨事。病虽重，待我随医就是了。”二人正在说话，只见龙标同王二走来。胡奎只做不知，故意大喊道：“王二，这个病人睡在此地，日夜哼喊，吵得俺难过。若再过些时，不要把俺过起病来，还怕要把这一牢的人，都要过起病来。趁着这个张先生在此，顺便请了替他看看也好，这也是你们的干涉。”龙标接口道：“也好，央张先生开个方儿，待我去配药。”王二只得开了锁，让张勇进去，看了一会，要笔砚写了方儿，龙标拿了配药去了。正是：

仙机人不识，妙算鬼难猜。

当下龙标拿了药方，飞走上街。配了四剂药，送到牢中。王二埋怨道：“你就配这许多药来，那个伏侍他？”胡奎道：“不要埋怨他，等我伏侍他便了。”王二道：“又难为你。”送些了水、炭、木碗等件放在牢内，心中想：四面墙壁都是石头，房子又高又大，又锁着他们，也不怕他飞上天去。就将物件丢与他弄。

胡奎大喜，就急煊起火来，煎好了药。扶起罗焜，将药灌下去，代他盖好了身上。也是罗焜不该死，从早睡到了三更时分，出了一身大汗，方才醒转。口中哼道：“好难过也。”胡奎大喜，忙忙拿了开水来，与罗焜吃了，低低叫道：“罗兄弟，俺胡奎在此，你可认得我么？”罗焜听见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为何也到此地？”胡奎说道：“特来救你的。”就将祁子富如何报信，如何上山，如何卖头到监，如何请医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。说罢，二人大哭。早把个小神仙张勇吓得不敢做声，只是发战。胡奎道：“张先生，你不要害怕。俺连累你吃这一场苦，少不得救你出去，重重相谢。若是外人知道，你我都不得性命。”张勇听得此言，只得用心用意的医治。罗焜在狱内，吃了四剂药，病就好了。又有龙标和张勇家内天天送酒送肉，将养了半个月，早已身子强壮，一复如初。

龙标回去告诉谢元，谢元大喜。就点了五名喽兵，先将胡、龙两位老太太送上山去。暗约众家好汉，商议劫狱。当时众好汉聚齐人马，叫龙标进牢报信。龙标走到府前，只见街坊上众

人都说道：“今日看斩反叛。”府门口发了绑三人，那些千总把总、兵丁捕快人等跑个不了。龙标听见大惊，也不进牢，回头望家就跑。拿出穿山甲的手段，放开大步，一溜烟飞将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劫法场大闹淮安 追官兵共归山寨

话说龙标听得今日要斩反叛，府门口发绑三人，他回头就跑。跑到家中，却好四位好汉正坐在家等信。龙标进来告诉众人，众人说道：“幸亏早去一刻，险些误了大事，为今之计，还是怎生？”谢元道：“既是今日斩他三人，我们只须如此如此，就救了他们了。”众人大喜，道：“好计！”五位英雄各各准备收拾去了，不提。

且言淮安府看了京详，打点出人。看官，你道罗焜、胡奎、张勇三人，也没有大审，如何京详就到了？原来，淮安府的文书到了京，沈太师看了，知道罗焜等久在监中，必生他变，就亲笔批道：“反叛罗焜并盗案杀官的首恶胡奎、张勇，俱系罪不容诛。本当解京枭首示众，奈罗焜等枭恶非常，羽党甚众，若解长安，惟恐中途有失。发该府就即斩首，将凶犯首级解京示众。羽党俟获到日定夺。火速！火速！”臧知府奉了来文，遂即和城守备并军厅巡检商议，道：“罗焜等不是善类，今日出斩，务要小心。”

守备军厅都穿了盔甲，全身披挂。点起五百名马步兵丁、四名把总，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顶盔贯甲，先在法场伺候。这臧知府也是内衬软甲，外罩大红。坐了大堂，唤齐百十名捕快狱卒，当堂吩咐道：“今日出入，不比往常，各人小心，要紧。”知府吩咐毕，随即标牌，禁子提人。

那王二带了二十名狱卒，拥进牢中，向罗焜道：“今日恭喜你了。”不由分说，一齐上前，将罗焜、胡奎一齐绑了，来绑张勇。张勇早已魂飞魄散，昏死过去。当下王二绑了三人，来到狱神堂，烧过香纸，左右簇拥，搀出监门。点过名，知府赏了斩酒，就标了犯人招子，刽子手赏过了花红，兵马前后围定，破锣破鼓拥将出来，押到法场。可怜把个张勇家里哭得无处伸冤，只得备些祭礼，买一口棺木，到法场上伺候收尸。

且言淮安百姓，多来看斩大盗。须臾挨挤了有数千余人，又有一起赶马的，约有七八匹马、十数人，也挤进来看；又有一伙脚夫，推着六七辆车子，也挤进来看；又有一班猎户，挂着弓，牵着马，挑着些野味，也挤进来看。官兵那里赶得去。正在嘈嚷之际，只见北边的人马哨开，一声吆喝，臧知府拥着众人，来到法场里面。下马坐下公案，刽子手将罗焜、胡奎、张勇三个人推在法场跪下，只等午时三刻，就要开刀处斩。

当下罗焜、胡奎、张勇跪在地下，正要挣扎，猛抬头，见龙标同了些猎户，站在背后，胡奎暗暗欢喜。正丢个眼色，忽见当案孔目一骑马飞跑下来，手执皂旗一展，喝声：“午时三刻已到，快快斩首报来！”一声未了，只听得三声大炮，众军呐喊。刽子手正要举刀，猛听得一棒锣声，赶马的队中拥出五条好汉，一齐抢来。龙标手快，上前几刀，割断了三人的绳索，早有小喽罗抢了张勇，背着就跑。罗焜、胡奎两位英雄，夺了刀在手，往知府桌案前砍。慌得军厅守备、

千总把总，一齐上前迎敌。臧知府吓得面如土色，上马往城里就跑。

这边罗焜、胡奎、龙标、谢元、孙彪、王坤、李仲七条好汉，一齐上马，勇力争先。领了三百喽罗，四面杀来。那五百官兵同军厅守备那里抵敌得住，且战且走，往城中飞跑。可怜那些来看的百姓，跑不及的，杀伤了无数。七条好汉就如生龙活虎一般，只杀得五百官兵抱头鼠窜，奔进城中去了。

众好汉赶了一回，也就收兵，聚在一处查点人马，并无损伤。谢元道：“官兵败去，必然还要来追。俺们作速回去，要紧。”胡奎说道：“俺们白白害了张勇，须要连他家眷救去才好。”罗焜道：“俺白白吃了侯登这场苦，须要将他杀了，才出得这口气。再者，我的随身宝剑还在那里，也须取去。”谢元道：“张勇的家眷，我已叫喽罗备了车子伺候；若是侯登之仇，且看柏爷面上，留为日后报复；至于宝剑，我们再想法来取。今且收兵，到张勇家救他家眷。”众人依言，一起人都赶到张勇家里。

张勇的老小见救出张勇，没奈何，只得收拾些细软金珠，装上车子，妻子老小也上了车子，自有小喽罗护送先行。还有张勇家中猪鸭鸡鹅，吩咐小喽罗造饭，众人饱食了一顿。然后一把火烧了房子，一齐上马，都奔鸡爪山去了。

那时众人上路，已是申末酉初的时候。谢元道：“俺们此刻前行，后面必有大队官兵追来，不可不防。”众人道：“他不来便罢，他来时，杀他个片甲不留便了。”孙彪道：“何不黑夜进城，杀了那个瘟官，再作道理？”谢元道：“不是这个说法，俺们身入重地，彼众我寡，只宜智取，不可力争。孙贤弟领五十名喽兵，前去如此如此。”孙彪领了令去了。又叫胡奎领五十名喽兵，前去如此如此，胡奎领令去了。又叫王坤、李仲领一百名弓弩手，前去如此如此，二人领令去了。共四条好汉、二百喽兵，一一去了。谢元叫龙标、张勇护送家眷前行：“后面俺同罗焜杀退敌兵便了。”

不表众好汉定了计策，且言臧知府败进城来，查点军兵，伤了一半。可怜那些受伤的百姓，一个个哀声不止。一时，军厅守备、千总把总、巡捕官员，一个个都来请安。知府说道：“审察民情，是本府的责任；交锋打仗，是武职专司。今日奉旨斩三名钦犯，倒点了五百军兵、百十名捕快，约有七百余人。只斩三名重犯，还被他们劫了去，追不回来；若是上阵交锋，只好束手就绑。明日朝廷见罪，岂不带累本府一同治罪？”一席话，说得那些武职官儿，满面通红，无言回答。知府问道：“可有人领兵前去追赶，捉他几个强盗回来，也好回答上司。若是擒得着正犯，本府亲见上司，保他升迁。”众人见知府如此着急，只得齐声应道：“愿听太爷的钧旨施行。”知府大喜，点起一千人马，令王守备当先，李军厅押后；自己掌了中军，带了十多员战将、千总把总，一齐呐喊出城。

已是酉时未刻，日落满山。众军赶了十数里，过了胡家镇，只见远远有一队人马，缓缓而行。探子报说：“前面正是劫法场的响马。”知府听得，喝令快赶。赶了一程，天色已黑下来了，知府吩咐点起灯球火把，并力追赶。

只见前面那一队人马，赶紧走，慢赶慢走，到追了十八九里。知府着急，喝令快追，那王守备催动三军，纵马摇枪，大叫：“强徒休走！”加力赶来。只见前面的人马一齐扎下，左有罗焜摇枪叫战，右有谢元仗剑来迎，二马冲来，枪剑齐举，大喝道：“赃官，快来领死！”王守备扑马来迎，战在一处。那知府在火光中认得罗焜，大叫道：“反贼在此，休得放走！”将一千人马排开，四面围住罗焜厮杀。罗焜大怒，将手中枪一紧，连挑了几名千总、把总下马。王守备等那里抵敌得住，那一千兵将四面扑来，也近不得身。

正在两下混战，忽见军士喊道：“启上太爷，城中火起了！”知府大惊，在高处一望，只见烈焰冲天，十分利害。这些官兵，都是在城里住家的，一见了这个光景，那里还有心恋战，四散奔逃。知府也着了急，回马就走；罗焜、谢元领兵追来。那守备正到半路，只听得一声梆子响，王坤、李仲领了一百名弓弩手，一齐放箭，箭如雨点。官兵大惊，叫苦不迭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鸡爪山招军买马 淮安府告急申文

话说那知府同王守备等，正与罗焜交战，忽见城里火起，回头就跑。不防败到半路之中，又遇见王坤、李仲领了一百名弓弩手，在两边松林里面埋伏，一齐放箭，挡住官兵的去路，势不可当。这些官兵叫苦连天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，只得冒箭舍命往前奔走。

后面罗焜、谢元追来，同王坤、李仲合兵一处，摇旗呐喊，加力追赶。众军大叫：“臧知府留下头来！城已破了，还往那里走！”这一片喊声，把个臧知府只吓得胆落魂飞，伏鞍而走。那李军厅、王守备见喽兵追赶又急，城中火光又猛，四面喊杀连天，黑暗之中又不知兵有多少，那里还敢交锋，只顾逃命。那败残兵将，杀得首尾不接，一路上弃甲丢盔，不计其数。这才是：闻风声而丧胆，听鹤唳而消魂。

且言臧知府同王守备，领着败残人马，舍命奔到城边，只见城中火光冲天，喊声震地。早有胡奎、孙彪领了一百喽兵，从城中杀将出来，大叫道：“休要放走了臧知府！”一条鞭、一口刀，飞也似冲将上来。臧知府等只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那里还敢进城，冲开一条血路，落荒走了。胡奎等赶了一阵，却好罗焜到了，两下里合兵一处。忙忙收回兵卒，回奔旧路，上鸡爪山去了。正是：

妙算不殊孙武子，神机还类汉留侯。

看官，你道胡奎、孙彪只带了一百名喽兵，怎生得进城去？原来，臧知府不谙军务，他将一千人尽数点将出来追赶罗焜，也不留一将守城，只有数十个门军，干得甚事？不料胡奎、孙彪伏在草中，等知府的人马过去，被孙彪在黑暗处扒上城头，杀散了把门的军士，开了城门。引胡奎杀进城来，四路放火。那一城文武官员，都随臧知府出城，追赶罗焜去了，城中无主，谁敢出头？那黎民百姓，又是日间吓怕了的，一个个都关门闭户，各保性命。被胡奎、孙彪杀到库房门口，开了库房，叫喽卒把银子都搬将出来，驮在马上，杀出城来。正遇知府败回，被他二人杀退了，才同罗焜等合同一处，得胜而回。后人有诗赞谢元的兵法道：

仙机妙算惊神鬼，兵法精通似武侯。

对阵交锋胜全敌，分明博望卧龙谋。

又有诗赞胡奎的义勇道：

义重桃园一拜情，流离颠沛不寒盟。

漫夸蜀汉三英杰，赢得千秋义勇名。

且言六位英雄，会在一处。一棒锣响，收齐喽卒，一路而回。赶过了胡家镇，正遇着龙标、张勇护着家眷，前来探信。见人马得胜，大家欢乐。八位好汉诉说交锋之事，又得了许多金银，各人耀武扬威，十分得意。

走了一夜，不觉离了淮安七十余里，早已天明。谢元吩咐，在山凹之内扎下行营，查点三百喽兵，也伤了二三十个，却一个不少。谢元大喜，在近村人家买了粮草，秋毫无犯。将人马扮作捕盗官兵模样，分为三队而行，往鸡爪山进发。行到半路，恰好裴天雄差头目下山，前来探信，遇见谢元人马得胜而回，好不欢喜。谢元先令头目引领张勇家眷，上山去了。

八位好汉行到山下，早有守山的喽卒入寨报信。裴天雄大喜，同鲁豹雄带领大小头目，大开寨门，细吹细打，迎下山来。罗焜等见了，慌忙下马。裴天雄迎接上山，到了聚义厅，大家叙礼坐下。罗焜道：“多蒙大王高义，救我罗焜一命，俺何以为报？”裴天雄说道：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才得幸会。小弟为因奸臣当道，逼得无处安身，故尔权时落草。罗兄不嫌山寨偏小，俺裴天雄情愿让位。”罗焜道：“多蒙不弃，愿在帐下听令足矣，焉敢如此？”谢元道：“俺已分了次序在此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众人齐声应道：“愿听军师钧令。”谢元在袖中，拿出一张纸，众人近前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我等聚义高山，誓愿除奸削佞，同心合意，共成大业。今议定位次，各宜凛遵，如有异说，神明昭鉴。

- 第一位铁阎王裴天雄；
- 第二位赛元坛胡奎；
- 第三位玉面虎罗焜；
- 第四位赛诸葛谢元；
- 第五位独眼重瞳鲁豹雄；
- 第六位过天星孙彪；
- 第七位两头蛇王坤；
- 第八位双尾蝎李仲；
- 第九位穿山甲龙标；
- 第十位小神仙张勇。

当下众人看了议单，齐声说道：“军师派得有理，如何不依？不依者，军法从事！”胡奎、罗焜不敢再谦，只得依了。裴天雄大喜，吩咐喽卒杀牛宰马，祭告天地，定了位次。次日，大小头目都来参见过了，大吹大擂，饮酒贺喜，当晚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裴天雄升帐，大小头目参见毕。裴天雄传令，说道：“从今下山，只取金银，不许害人性命。凡有忠良落难，前去相救；若有奸雄作恶，前去剿除。山上立起三关、城垣、宫殿，竖立义旗，是‘济困扶危迎俊杰，除奸削佞保朝廷’。”军令一下，各处备办，收拾得齐齐整整，威勇非凡。那胡太太同龙太太，自有裴夫人照应，各各安心住下。每日里，裴天雄同众位好汉操演人马，准备迎敌官兵，不提。

且言臧知府，那一夜被罗焜、胡奎里应外合，一阵杀得胆落魂消，落荒逃命。等到天明，打听贼兵去远，方才放心，收兵进城。安民已毕，查点城中，烧了五处民房、官署，劫去十万皇饷银两，伤了五百人马，杀死了两名千总、五名把总。痛声遍地，人人埋怨官府不好，坑害良民。那知府无奈，只得将受伤、阵亡的人数，并百姓的户口、劫去的钱粮，细细的开了一个册子。将侯登出首罗焜的衣甲、器械，胡奎等原案的口供查明，叫书吏带了册子，自己同李军厅、王守备三人，带了印信，连夜坐船过江，到南京总督辕门上来。

原来那知府同军厅、守备三个人，各凑了六七千两银子，到南京寻门路送与总督，保全官爵。那总督，是沈太师的侄子，名唤沈廷华，也是个钱虏。收了银子，随即传见。臧知府同李

军厅、王守备，一同进内堂参见，将交战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呈上册子，沈廷华看了大惊，道：“事关重大，只怕你三人，难保无罪。”知府哭倒在地：“要求大人在太师面前，方便一言，卑府自当竭力报效。”沈廷华将罗焜的衣甲、宝剑一看，上面却是“鲁国公程府”的字号。沉吟一会，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你三人且回衙门，候本院将这件公案，申奏朝廷，着落在程府身上便了。”知府大喜，忙忙告退，回淮安去了，不表。

单言这沈廷华，叠成了文案，就差官送长安告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祁子富怒骂媒婆 侯公子扳赃买盗

话说那沈廷华，得了臧知府等三人的赃银，遂将一件该杀的大公案，不怪地方官失守，也不发兵捉拿大盗，只将罗焜遗下的衣甲、宝剑为凭，说鲁国公程爷收留反叛，结党为非。既同反叛相交，不是强人，就是草寇，将这一千人犯都叫他擒捉。做成一本，写了家书，取了一枝令箭，差中军官进京去了。这且不提。

且言臧知府辞了总督回来，不一日船抵码头。上岸忽见两个家人，手里拿了一张呈子，拦马喊冤告状。左右接上状子，知府看了一遍，大惊道：“又弄出这桩事来了！”心中焦躁，叫役人带了原告，回衙候审，打道进城。

看官，你道这两个告状的是谁？原来是柏府来报被盗的事。自从夜战淮安之后，第二日，臧知府见总督去了，淮安城内无人，民心未定。那一夜，就有十数个贼聚在一处，商议乘火打劫，就出城来抢劫富户。恰恰的来到柏府，明火执杖，打进柏府要宝贝。把个侯登同侯氏夫人吓得尿流屁滚，躲在后园山子石下不敢出头。柏府家人伤了几个，金银财宝劫去一半，回头去了。次日查点失物，侯氏夫人着了急，开了失单，写了状子，叫两个家人在码头上，等候臧知府，一上岸就拦马头递状。

臧知府看了状子，想道：“柏文连乃朝廷亲信之臣，住在本府地方，弄出盗案，倘他见怪起来，如何是好？”随即回衙升堂坐定，排班已毕，带上来问道：“你家失盗，共有多少东西？还是从后门进来的，还是从大门进来的？有火是无火？来是甚么时候？”家人回道：“约有十七八个强盗，三更时分，涂面缠头，明火执杖，从大门而进，伤了五个家人，劫去三千多两银子、物件等项。现有失单在此，求太爷详察。”知府看过失单，好不烦恼。随即便委了王守备前去查勘，一面点了二十名捕快出去捉获；一面出了文书，知会各属临近州县严加拿访，悬了赏格，在各处张挂。吩咐毕，方才退了堂。次日，委官修理烧残的府库房屋，开仓发饷，将那些杀伤的民人兵丁，照册给散粮饷，各各回家养息。

按下臧知府劳心之事，且言侯登告过被盗的状子，也进府连催了数次。后来冷淡了些时，心中想：“为了玉霜做夫妻，弄下这一场泼天大祸。罗焜脱走也罢了，只是玉霜不知去向，叫我心痒难挠。如今，再没有如他的一般的女子，来与我结亲了。”猛然想起：“豆腐店那人儿，不知如何了？只为秋红逃走，接手又是罗焜这桩事闹得不清，也没有到王媒婆家去讨信。这一番兵火，不知他家怎样了？今日无事，何不前去走走，讨个消息。”主意已定，忙入房中，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带了些银两，瞒过众人，竟往胡家镇上而来。

一路上，只见家家户户收拾房屋，整理墙垣。都是那一夜交锋，这些人家的门户躲避，那些败残的人马，趁火打劫掳掠，这些人家的连日平定，方才回家修理。侯登看见这个光景，心

中想道：“不知王婆家里怎样了？”慌忙走到门前一转，看还没有伤损，忙叩门时，玉狐狸王大娘开了门，见是侯登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原来是侯大爷。你这些时也不来看看我，我们都吓死了；正是你捉了罗焜，带累我们遭了这一场惊吓。”侯登道：“再不要提起我家。这些时，三桩祸事。”遂将秋红逃走及罗焜、被盗之事，说了一遍。王婆道：“原来有这些事故。”

当下二人谈了些闲话，王大娘叫丫鬟买了几盘茶食，款待侯登。他二人对面坐下，吃了半天。侯登问道：“豆腐店里那人儿，你可曾前去访访？”王大娘道：“自从那日大爷去后，次日我就去访他。他父姓祁，名子富，原是淮安人，搬到长安住了十几年，今年才回来的。闻得那祁老爹为人古执，只怕难说。”侯登道：“他不过是个贫家之女，我们同他做亲，就是抬举他了，还有什么不妥？只愿他没有许过人家就好了。王大娘，你今日就去代我访一访，我自重重谢你。”王大娘见侯登急得紧，故意笑道：“我代大爷做妥了这个媒，大爷谢我多少银子？”侯登道：“谢你一百二十两。你若不信，你拿戥子来，我今日先付些你。”

那王大娘听得此言，忙忙进房拿了戥子出来。侯登向怀中取出一包银子，打开来一称，共是二十三两。称了二十两，送与王大娘，道：“这是足纹二十两，你先收了；等事成之后，再找你一百两。这是剩的三两银子，一总与你做个靡费。”王大娘笑嘻嘻的收了银子，说道：“多谢大爷，我怎敢就受你老人家的厚赐。”侯登道：“你老实些收了罢，事成之后，还要慢慢的看顾你。”王大娘道：“全仗大爷照看呢。”侯登道：“我几时来讨信？”王大娘想一想，道：“大爷，你三日后来讨信便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他也是宦家子弟，恐怕他不肯把与人做妾，就是对头亲也罢。”侯登道：“悉听你高才，见机而行便了。”王大娘道：“若是这等说，就包管在我身上。”侯登大喜，道：“拜托大力就是了。”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当下侯登别了王大娘去了。这玉狐狸好不欢喜，因想道：“我若是替他做妥了，倒是我一生受用，不怕他不常来照应照应。”遂将银子收了，锁了房门，吩咐丫鬟，看好了门户，竟望祁子富家来了。

不一时，已到门首。走进店里，恰好祁子富才在胡奎家里，暗暗搬些铜锡家伙来家用。才到了家，王媒婆就进了门。大家见了礼，入内坐下，张二娘同祁巧云，陪他吃了茶，各人通名问姓，谈些闲话。王大娘启口问道：“这位姑娘尊庚了？”张二娘回道：“十六岁了。”王媒婆赞道：“真正好位姑娘，但不知可曾恭喜呢？”张二娘回道：“只因他家父亲古执，要拣人才家世，因此尚未受聘。”王媒婆道：“既是祁老爷只得一位姑娘，也该早些恭喜。我倒有个好人家，人才好，家道又好，又是现任乡绅的公子，同姑娘将是一对。”张二娘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好得紧了。少不得自然谢你。”忙请祁老爷到后面来，将王媒婆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祁子富问道：“不知是那一家？”王媒婆道：“好得紧呢！说起来，你老爷也该晓得。离此不远，就在镇下居住，现任巡抚都察院柏大老爷的内侄侯大爷，他年方二十，尚未娶亲，真乃富贵双全的人家。只因昨日我到柏府走走，说起来，他家太太托我做媒。我见你家姑娘人品出众，年貌相当。我来多个事儿，你道好不好？”祁子富道：“莫不是前日捉拿反叛罗焜的侯登么？”王媒婆道：“就是他了。”

祁子富不听见是他犹可，听得是侯登，不觉的怒道：“这等灭人伦的衣冠禽兽，你也不该替他来开口。他连表妹都放不过，还要与他做亲？只好转世投胎，再来作伐。”这些话，把个玉狐狸说得满面通红，不觉大怒，回道：“你这老人家不知人事，我来做媒，是抬举你，你怎么得罪人？你敢当面骂他一句，算你是个好汉！”祁子富道：“只好你这种人奉承他，我单不喜这等狐群狗党的腌货。”那王媒婆气满胸膛，跑出门来，说道：“我看你今日嘴硬，只怕日后懊悔

起来,要把女儿送他,他还不要哩!”说罢,他气狠狠的跑回家去了。正是:

是非只为多开口,烦恼皆因强出头。

那王媒婆气了一个死,回去想道:“这般货,我只说得稳了的,谁知倒惹了一肚皮的瘟气。等明日侯大爷来讨信,待我上他几句,撮弄他起来与他做个手段,他才晓得我的利害哩!”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祁子富问罪充军 过天星扮商买马

话说祁子富怒骂了王媒婆一场，这玉狐狸回来，气了一夜。正没处诉冤，恰好次日清晨，侯登等不得，便来讨信。王媒婆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且待我上他几句，撮弄他们鹬蚌相争，少不得让我渔翁得利。”主意已定，忙将脸上抓了两条血痕，身上衣服扯去两个钮扣子，睡在床上，叫丫鬟去开门。

丫鬟开了门，侯登匆匆进来，问道：“你家奶奶往那里去了？”丫鬟回道：“睡在房里呢。”侯登叫道：“王大娘，你好享福，此刻还不起来？”王媒婆故意哭声说道：“得罪大爷，请坐坐，我起来了。”他把乌云抓乱，慢慢的走出房来。对面坐下，叫丫鬟捧茶。侯登看见王媒婆乌云不整，面带伤痕，忙问道：“你今日为何这等模样？”王媒婆见问，故意儿流下几点泪来，说道：“也是你大爷的婚姻，带累我吃了这一场苦。”侯登听得此言，忙问道：“怎么带累你受苦？倒要请教说明。”王媒婆道：“不说的好，说出来，只怕大爷要动气。何苦为我一人，又带累大爷同人淘气。”侯登听了越发疑心，定要他说。

王媒婆说：“既是大爷要我说，大爷莫要着恼我。只因大爷再三吩咐，叫我去做媒，大爷前脚去了，我就收拾，到祁家豆腐店里，去为大爷说媒。恰好他一家儿都在家中，我问他女儿还未有人家，我就提起做媒的话，倒有几分妥当。后来，那祁老头问我，是说的那一家，我就将大爷的名姓、家世并柏府的美名，添上几分富贵，说与他听。实指望一箭成功，谁知他不听得是大爷就可，一听得是大爷，就心中大怒，恶骂大爷。我心中不服，同他揪扯一阵，可怜气个半死。”侯登听得此言，不觉大怒，问道：“他怎生骂的？待我去同他说话！”王媒婆见侯登发怒，说道：“大爷，他骂你的话，难听得很呢，倒是莫去讲话的好。”侯登说：“有甚么难听，你快快说来。”王媒婆说道：“骂你是狐群狗党、衣冠禽兽，连表妹都放不过，是个没人伦的狗畜生，他不与你做亲。我被骂急了，我就说道：‘你敢当面骂侯大爷一句？’他便睁着眼睛说道：‘我明日偏要当面骂他，怕他怎的？’我也气不过，同他揪在一堆。可怜把我的脸都抓伤了，衣裳都扯破了。回到家中气了一场，一夜没有睡得着，故尔今日此刻才起来。”

侯登听了这些话，句句骂得狠心，那里受得下去。又恼又羞，跳起身来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我同他不得开交了！”王媒婆说道：“大爷，你此刻急也无用。想个法儿害他，便使他不敢违五拗六，那时，我偏叫他把女儿送过来与你，才算个手段。”侯登道：“他同我无一面之交，叫我怎生想法害他？只有叫些人打他一顿，再作道理。”王媒婆说：“这不好，况他有多岁年纪，若是打伤了他，那时反为不美。为今之计，大爷不要出名，转出别人来寻他到官司里去，就好讲话了。”侯登道：“好好的，怎得到官呢？”

二人正在商议，忽听有人叩门，王媒婆问道：“是那一个？”外面一个小书童问道：“我家侯

大爷可在这里？”侯登见是家人口音，便叫开了门。只见那书童领了四个捕快，走将进来，见了侯登将手一拱，说道：“侯大爷好耐人，我们早上就在尊府，候了这半日，原来在这里作乐呢。”侯登说道：“来托王大娘找几个丫鬟，是以在此。失迎，失迎！不知诸位有何见教？”众人道：“只因令亲府上盗案的事，太爷点了我们在外捉拿，三日一追，五日一比，好不苦楚。昨日才拿到两个，那些赃物都分散了，太爷审了一堂，叫我来请侯大爷，前去认赃。我们奉候了一早上，此刻才会见大爷的驾。”侯登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倒难为你们了，事后少不得重重谢你们。”众人道：“全仗大爷提挈才好呢。”

王媒婆见是府里的差人，忙叫丫鬟备了一桌茶来款待。众人吃了茶，侯登同他一路进城。路上问道：“不知这两个强盗是那里人？叫甚么名字？”捕快道：“就是你们镇上人，一个叫张三，一个叫王四，就在祁家豆腐店旁边住。”侯登听得祁家豆腐店，猛然一触，想道：“要害祁子富，就在这个机会。”心中暗喜，一路行来，到了府门口，侯登向捕快说道：“你们且慢些禀太爷，先引我到班房里，让我问问他看。”

捕快也不介意，只得引侯登到班房里去。扯了两个贼来，是镇上的二名军犯，一向认得侯登。一进了班房，看见了侯登，就双膝跪下，道：“可怜小人是误入府里去的，要求太爷开恩活罪。”侯登暗暗欢喜，便支开众人，低低问张三道：“你二人要活罪也不难，只依我一件事就是了。”张三、王四跪在地下，叫道：“随大爷有甚么吩咐，小人们总依，只求大爷，莫要追比就是了。”侯登道：“谅你们偷的东西都用完了，如今，镇上祁家豆腐店里同我有仇，我寻些赃物放在他家里。只要你们当堂招个窝家，叫人前去搜出赃来，那时你们就活罪了。”张三大喜，道：“莫是长安搬来的那个祁子富么？”侯登道：“就是他。”张三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求大爷做主就是了。”侯登大喜，吩咐毕，忙叫捕快，说道：“我才问他二人，赃物俱已不在了，必定是寄在那里。托你们禀声太爷，追出赃来，我再来候审。倘若无赃，我家姑丈柏大人，却不是好惹的。”捕快只得答应，领命去了。

这侯登一口气却跑到胡家镇上，到了王媒婆家。将以上的话儿，向王媒婆说了一遍。王媒婆大喜，说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这就不怕他飞上天去了，只是今晚要安排得好。”侯登道：“就托你罢。”当下定计，别了王媒婆，走回家中。瞒住了书童，瞒过了姑母，等到黄昏后，偷些金银古董、绸缎衣服，打了一个包袱，暗暗出了后门。

乘着月色，一溜烟跑到王媒婆家。玉狐狸预先叫他一个侄子在家伺候，一见侯登到了，忙忙治酒款待。侯登只吃到人静之后，悄悄的同王媒婆的侄子拿了东西，到祁家后门口。见人家都睡了，侯登叫王媒婆的侄子爬进土墙，带进包袱。月色照着，望四下里一看，只见猪旁边，堆着一大堆乱草，他轻轻的搬起一个乱草，将包袱摁将进去，依旧将草堆好了，跳出墙来。见了侯登，说了一遍。侯登大喜，说道：“明日再来说话罢。”就回家去了。按下侯登同王媒婆的侄子做过了事，回家去了，不表。

且说那祁子富，次日五更起来，磨了豆子，收拾开了店门。天色已明，就搬家伙上豆腐。只听得那乌鸦在头上，不住的叫了几声。祁子富道：“难道我今日有祸不成？”言还未了，只见来了四个捕快、八个官兵，走进来，一条铁索不由分说，就把祁老爹锁将起来。这才是：

无事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当下祁子富大叫道：“我又不曾犯法，锁我怎的？”捕快喝道：“你结连江洋大盗，打劫了柏府。昨日拿到了两个，已经招出赃物窝藏在你家里，你还说不曾犯法？快快把赃物拿出来，省得费事！”祁子富急得大叫道：“平空害我，这桩事是从那里说起？”捕快大怒，道：“且等我们搜

搜看。”当下众人分头一搜，恰恰的搜到后门草堆，搜出一个包袱来。众人打开一看，都是些金银古董，上有字号，正是柏府的物件。众人道：“人赃现获，你还有何说！”可怜把个祁子富一家儿，只吓得面如土色，面面相觑，不敢做声。又不知赃物从何而来，被众人一条铁索，锁进城中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过天星暗保含冤客 柏文连义释负辜人

话说众捕快锁了祁子富，提了包袱，一同进城去了。原来臧知府头一天晚堂，追问张三、王四的赃物，他二人就招出祁子富来了，故尔今日绝早，就来拿人起赃。众捕快将祁子富带到府门口，押在班房，打了禀帖，知府忙忙吩咐，点鼓升堂。

各役俱齐，知府坐了堂，早有原差带上张三、王四、祁子富一千人犯，点名验过赃物。知府喝问祁子富，说道：“你窝藏大盗，打劫了多少金银？在于何处？快快招来，免受刑法！”祁子富扒上几步，哭道：“小人是冤枉，求太老爷详察！”知府大怒，说道：“现搜出赃物来，你还要赖么？叫张三上来对问。”那张三，是同侯登商议定了的，扒上几步，向着祁子富说道：“祁子富，你老实招了，免受刑法。”祁子富大怒，骂道：“我同你无冤无仇，你扳害我怎的？”张三道：“强盗是你我做的，银子是你我分的，既是我扳害你的，那赃物是飞到你家来的么？”张三这些话，把个祁子富说得无言回答。只是跪到地下，叫喊冤枉。知府大怒，喝道：“谅你这个顽皮，不用刑法，如何肯招。”喝令左右：“与我夹起来！”

两边一声答应，拥上七八个皂快。将祁子富拖下，扯去鞋袜，将他两只腿望夹棍眼里一踹，只听得格扎一声响，脚心里鲜血直冒。祁子富如何受得住，大叫一声，早已昏死过去了。左右忙用凉水迎面喷来，依然苏醒。知府喝道：“你招也不招？”祁子富叫道：“太老爷，小人真是冤枉！求太老爷详察！”知府大怒，喝令：“收足了！”左右吆喝一声，将绳早已收足。可怜祁子富受当不起，心中想道：“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是死。不如招了，且顾眼下。”只得叫道：“求太老爷松刑。”知府问道：“快快招来！”那祁子富无奈，只得照依张三的口供，一一的招了，画完了口供。知府飞传侯登，来领回失物，将祁子富收了监，不表。

单言祁巧云听得这个消息，魂飞魄散。同张二娘大哭一场，悲悲切切，做了些狱食。称了些使费银包，带在身边。锁了店门，两个人哭哭啼啼，到府监里来送饭。

当下来到监门口，哀求众人说道：“可怜我家含冤负屈，求诸位伯伯方便，让我父女见见面罢。”腰内忙拿出一个银包，送与牢头，说道：“求伯伯笑纳。”众人见他是个年少女子，又哭得十分凄惨，只得开了锁，引他二人进去。

见了祁子富，抱头大哭一场。祁子富说道：“我今番是不能活了，我死之后，你可随你干娘，嫁个丈夫过活去罢，不要思念我了。”祁巧云哭道：“爹爹，在一日，是一日，爹爹倘有差池，孩儿也是一死。”可怜他父女二人，大哭了一场。张二娘哭着，劝道：“你二人少要哭坏了身子，且吃些饭食再讲。”祁巧云捧着狱食，勉强喂了他父亲几口。早有禁子催他二人出去，说道：“快走，有人进来查监了。”他二人只得出去。

离了监门，一路上哭回家中，已是黄昏时候。二人才进了门坐下，只见昨日来的那个王媒

婆，穿了一身新衣服，走进门来。见礼坐下，假意问道：“你家怎么弄出这场事来的？如何是好？”祁巧云说道：“凭空的被瘟贼陷害，问成大盗，无处伸冤。”王媒婆说道：“你要伸冤也不难，只依我一件事，不但伸冤，还可转祸为福。”祁巧云说道：“请问王奶奶，我依你甚么事？请说。”王媒婆说道：“如今柏府，都是侯大爷做主，又同这府太爷相好，昨日见你老爹不允亲事，他就不欢喜。为今之计，你可允了亲事，亲自去求他不要追赃，到府里讨个人情，放你家老爹出来。同他做了亲，享不尽的富贵，岂不是一举两得了？”

祁巧云听了此言，不觉满面通红，开言回道：“我爹爹此事，有九分是侯登所害，他既是杀父的冤仇，我恨不得食他之肉！你休得再来绕舌。”王媒婆听了此言，冷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倒得罪了。”起身就走。正是：

此去已输三寸舌，再来不值一文钱。

不表祁巧云，单言王媒婆回去，将祁巧云的话，向侯登说了一遍。侯登大怒，说道：“这个丫头，如此可恶！我有本事弄得他家产尽绝，叫他还落在我手里，便了。”就同王媒婆商议定了。

次日清晨，吩咐家人打轿，来会知府。知府接进后堂，侯登说道：“昨日家姑丈有书回来，言及祁子富乃长安要犯，本是犯过强盗案件的，要求太父母，速速追他的家产赔赃，发他远方充军，方可消案。不然家姑丈回来，恐与太父母不便。”知府听了，只得答应，说道：“年兄请回府，本府知道了。”

当下侯登出了衙门，知府就叫点鼓升堂。提了祁子富等一千人犯出来，发落定罪。当下祁子富跪在地下，知府问道：“你劫了柏府的金银，快快缴来，免得受刑。”祁子富哭道：“小人真是冤枉，并无财物。”知府大怒，说道：“如今上司行文，追赃甚紧！不管你闲事，只追你的家产赔偿便了。”随即点了二十名捕快：“押了祁子富同去，将家产尽数查交。本府立等回话。”一声吩咐，那二十名快手，押了祁子富回到家中。

张二娘同祁巧云听见这个风声，魂飞魄散，忙忙将金珠藏在身上，带出去了。这些快手不由分说，把定了门户，前前后后，细细查了一遍。封锁已定，收了账目，将祁子富带到府堂，呈上账目。知府传柏府的家人，吩咐道：“明早，请你家大爷上堂领赃。”家人答应回去，不表。

且言知府将祁子富发到云南充军，明日就要启程。做了文书，点了长解，只候次日发落。

且言柏府家人回来，将知府的话，对侯登说了一遍。侯登听见这个消息，心中大喜。次日五更，就带了银两到府前，找到两个长解，扯到酒楼内坐下。那两个公人，一个叫做李江，一个叫做王海，见侯登扯他俩吃酒，忙忙说道：“侯大爷，有话吩咐就是了，怎敢扰酒。”侯登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有一事奉托。”不一时，酒肴捧毕，吃了一会，侯登向李江说：“你们解祁子富去，是件苦差，我特送些盘费，与二公使用。”说罢，忙向怀中取出四封银子，说道：“望乞笑纳。”二人道：“小人叨扰，又蒙爷的厚赐，有甚吩咐，小人代大爷办就是了。”侯登道：“并无别事，只因祁子富同我有仇，不过望你二位在路上，代我结果了他。将他的女儿送在王媒婆家里，那时我再谢你二位一千两银子。倘有祸事，都是我一人承管。”二人欢喜，说道：“这点小事，不劳大爷费心，都在我二人身上就是了。”

当下二人收了银子，听得发梆传衙役，伺候知府升堂，三人忙忙出了店门。进府堂，点名已毕，知府将祁子富家产账单交与侯登，一面将祁子富提上堂来，发落道：“上司行文已到，发配云南，限今日同家眷上路。”喝令打了二十，带上刑具，叫长解领批文下堂去了；又将张三、王四打了三十，枷号两月。一一发落，然后知府退堂。

且言祁子富同了两个解差，回家见了张二娘、祁巧云。三人大哭一场，只得收拾行李，将家私交与柏府。同两名长解、两名帮差、张二娘、祁巧云一齐七八个人，凄凄惨惨，离了淮安，上路去了。

且言那二名解差，是受过侯登嘱托的，那里管祁子富的死活，一路上催趲行程，非打即骂。可怜他三个人，在路上也走了十数日。那一日，到了一个去处，地名叫做野猪林，十分险恶。有八十里山路，并无人烟。两个解差商议下手，故意错走过宿店，奔上林来。走了有三十多里，看看天色晚了，解差说道：“不好了，前后俱无宿店，只好到林中歇了，明日再走。”祁子富三人，只得到林中坐下。黑夜里，在露天地下，好不悲切。李江道：“此林中没得关栏，是我们的干系，不是玩的。得罪你，要捆一捆才好。”就拿绳子将祁子富捆了。就举起水火棍来，喝道：“祁大哥，你休要怪我，我见你走得苦楚，不如早些归天，倒转快活。我是个好意，你到九泉之下，却不要埋怨我。”说罢，下棍就打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祁巧云父女安身 柏玉霜主仆受苦

话说两个解差，将祁子富送进野猪林，乘着天晚无人，就将他三人一齐捆倒。这李江拿起水火棍来，要结果祁子富的性命。祁子富大叫道：“我与你无仇，你为何害我性命？”李江道：“非关我事。只因你同侯大爷作了对头，他买嘱了淮安府，一定要绝了你的性命。早也是死，迟也是死，不如送你归天，免得受那程途之苦。我总告诉了你，你却不要怨我。你好好的瞑目，受死去罢！”

可怜祁巧云捆在旁边，大哭道：“二位爷爷，饶我爹爹性命，奴家情愿替死罢。”李江道：“少要多说，我还要送你回去过快活日子呢，谁要你替死。”说罢，举起水火棍，扬起空中，照定祁子富的天灵盖，劈头打下来。只听得一声风响，那李江连人带棍，反跌倒了。王海同两个帮差，忙忙近前扶起，说道：“怎生的没有打着人，自己倒跌倒了？”李江口内哼道：“不，不，不好了！我，我这肩窝里，受了伤了！”

王海大惊，忙在星光之下看，只见李江肩窝里，中了一枝弩箭，深入三寸，鲜血淋淋。王海大惊，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这枝箭是从那里来的？”话言未了，猛听又是一声风响，一枝箭向王海飞来，拍的一声，正中右肩。那王海大叫一声，扑通的一交，跌在地下。那帮差唬得魂飞魄散，做声不得。正在惊慌，猛听得大树林中一声唢呐，跳出七八个大汉。为首一人手执一口明晃晃的刀，对着星光，寒风闪闪，赶将来，大喝道：“你这一伙倚官诈民的泼贼，干得好事！快快都替我留下头来！”

那李江、王海是受了伤的，那里跑得动，况且天又黑，路又生，又怕走了军犯。四个人慌做一团，只得跪下，哀告道：“小的们是解军犯的苦差，并没有金银，求大王爷爷饶命！”那大汉喝道：“谁要你的金银，只留下你的驴头，放你回去！”李江哭道：“大王在上，留下头来，就是死了，怎得回去？可怜小的家里，都有老母妻子，靠着小的养活。大王杀了小的，那时家中的老小，活活的就要饿死了。求大王爷爷，饶了小的们的命罢！”那大汉呼呼的大笑，道：“我把你这一伙害民的泼贼，你既知道顾自己的妻孥，为何忍心害别人家的父女？”

李江、王海听得话内有因，心中想道：“莫不是撞见了祁子富的亲眷了？为何他件件晓得？”只得实告道：“大王爷爷在上，这事非关小人们的过失。只因祁子富同侯大爷结了仇，他买嘱了淮安府，将祁子富屈打成招，问成窝盗罪犯，发配云南。吩咐小人们，在路上结果了他的性命，回去有赏。小人是奉太爷差遣，概不由己。求大王爷爷详察。”那大汉听了，喝骂道：“好端端的百姓，倒诬他是窝盗殃民。你那狗知府和你一班泼贼，一同奸诈害民，才是真强盗，朝廷的大蠹。俺本该着斩你们的驴头，且留你们，回去传谕侯登和狗知府，你叫他把头系稳了，有一日，俺叫他们都像那锦亭衙毛守备一样儿，就是了。你且代我把祁老爹请起来说话。”

李江同众人只得前来，放走了祁子富等三人。

看官，你道这好汉是谁？原来是过天星孙彪。自从大闹了淮安，救了罗焜上山之后，如今寨中十分兴旺。招军买马，准备迎敌官兵。只因本处马少，孙彪带了八个喽兵、千两银子，四路买马。恰恰的那一天，就同祁子富歇在一个饭店。夜间哭泣之声，孙彪听见，次日，就访明白了。又见两个解差心怀不善，他就暗暗的一路上跟定。这一日，跟到野猪林，远远的望见解差要害祁子富。这孙彪是有夜眼的，就放了两枝箭，射倒了李江、王海。真是祁子富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
闲话少叙。且说那李江等放了祁子富等三人，走到星光之下，来见孙彪。孙彪叫道：“祁大哥，可认得我了？”祁子富上回在山中报信，会过两次的，仔细一看：“呀！原来是孙大王。可怜我祁子富自分必死，谁知道幸遇英雄相救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跪倒尘埃。孙彪扶起，说道：“少要悲伤，且坐下来讲话。”

当下二人坐在树下，祁子富问问山中之事，胡奎、罗焜的消息，又问孙彪因何到此。孙彪就将扮商买马之事，说了一遍；祁子富把他被害的原由，也说了一遍。二人叹息了一会，又谈了半天的心事。只把李江、王海吓得目瞪口呆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闯到老虎窝里来了，如何是好？倘若他们劫了人去，叫我们如何回话？”

不提众公人在旁边暗暗的叫苦，且说孙彪，欲邀祁子富上山，祁子富再三不肯，只推女儿上山不便。孙彪见他不肯，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俺送你两程便了。”祁子富说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足感盛意。”当下谈说谈说，早已天明了。

孙彪见李江、王海站在那里哼哩，说道：“你二人若下回再不改心肠，我这一箭便勾了。且看祁大哥面上，过来，俺替你医好了罢。”二人大喜。孙彪在身边取出那小神仙张勇合的金疮药来，代他二人放在箭口上，随即定了疼。孙彪喝令两个帮差，到镇上雇了三辆车儿，替祁子富宽了刑具，登车上路。孙彪同八个喽兵，前后保着车子，慢慢而行。凡遇镇市村庄、酒饭店，便买酒肉将养祁子富一家三口。早晚之间，要行要歇，都听孙彪吩咐，但有言词，非打即骂。李江、王海等怎敢违拗，只得小心，一路伏侍。

那孙彪护送了有半个多月，方到云南地界。离省城只有两三天了，孙彪向祁子富说道：“此去省城不远，一路人烟稠集，谅他们再不敢下手。俺要回山去了。”祁子富再三称谢：“回去多多拜上胡、罗二位恩公，众多好汉，只好来世报恩了。”孙彪道：“休如此说。”又取出一封银子，送与祁子富使用，转身向李江、王海等说道：“俺寄下你几个驴头，你们此去，倘若再起歹心，俺叫你一家儿都是死。”说罢，看见路旁一株大树，掣出朴刀来，照定那树，一刀分为两段。扑通一声响，倒过去了，吓得解差连连答应。孙彪喝道：“倘有差池，以此树为例。”说罢，收了朴刀，作别而去。

祁子富见孙彪去了，感叹不已。一家三口，俱一齐掉下泪来。只等孙彪去远了，方才转身上路。那两个解差，见祁子富广识英雄，不敢怠慢，好好的伏侍他走了两天。到了省城都察院府了，只见满街上，人马纷纷，官员济济，都是接新都察院到任的。解差问门上巡捕官，说道：“不知新任大人为官如何？是那里人氏？”巡捕官问了解差的来历，看了批文，向解差说道：“好了，你弄到他手里，就是造化。这新大人，就是你们淮安锦亭衙人氏，前任做过陕西指挥，为官清正，皇上加恩封他三边总镇，兼管天下军务。巡按大老爷姓柏，名文连，你们今日来投文，又是为他家之事，岂不是你们造化！快快出去，三日后来投文。”

解差听了，出来告诉祁子富。祁子富道：“我是他家的盗犯，这却怎了？”正在忧愁，猛听三

声炮响，大人进院了，众人退出辕门。这柏大老爷行香放告，盘查仓库，连连忙了五日，将些民情吏弊扫荡一清，十分严紧，毫无私情。那些属下人员，无不畏惧。到了第六日，悬出收文的牌来，早有价值日的中军，在辕门上收文。李江、王海捧了淮安府的批文，带了祁子富一家三口，来到辕门。不一时，柏大人升堂，头一起，就将淮安府的公文呈上。柏大人展开，从头至尾一看，见是家中的盗案，吃了一惊，喝令带上人犯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迷路途误走江北 施恩德险丧城西

话说柏文连一声吩咐，早有八名捆绑手将祁子富等三人，抓至阶前，扑通的一声，掼在地下跪着。柏老爷望下一看，只见祁子富须眉花白，年过五旬，骨格清秀，不像个强盗的模样；再看籍贯，是昔日做过湖广知府祁凤山的公子，又是一脉书香。柏爷心中疑惑：岂有此人为盗之理？事有可疑。复又望下一看，见了祁巧云，不觉泪下。你道为何？原来祁巧云的相貌，与柏玉霜小姐相似，柏爷见了，想起小姐，故此流泪。因望下问道：“你若大年纪，为何为盗？”祁子富见问，忙向怀中取出一纸诉状，双手呈上，说道：“求太老爷明察深情，便知道难民的冤枉了。”

原来，祁子富知道柏老爷为官清正，料想要问，就将侯登央媒作伐不允，因此买盗扳赃的话，隐而不露，细细的写了一遍；又将侯登在家内一段情由，也暗写了几句。这柏老爷清如明镜，看了这一纸诉词，心中早明白了一半。暗想道：“此人是家下的邻居，必知我家内之事。看他此状，想晓得我家闺门之言。”大堂上不便细问，就吩咐：“去了刑具，带进私衙，晚堂细审。”左右听得，忙代祁子富等三人除去刑具，带进后堂去了。这柏老爷一面批了回文，两个解差自回淮安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柏老爷，将各府州县的来文一一的收了，批判了半日。发落后，然后退堂。至后堂中，叫人带上祁子富等，前来跪下。柏爷问道：“你住在淮安，离我家多远？”祁子富道：“太老爷府第，隔有二里多远。”柏爷道：“你在那里住了几年？做何生意？”祁子富回道：“小的本籍原是淮安，只因故父为官犯罪在京，小的搬上长安住了十六年，才搬回淮安居住，开了个豆腐店度日。”柏爷道：“你平日可认得侯登么？”祁子富回道：“虽然认得，话却未曾说过。”柏爷问道：“我家中家人，你可相熟？”祁子富回道：“平日来买豆腐的，也认得两个。”柏爷说道：“就是我家侯登与你结亲，也不为辱你，为何不允？何以生此一番口舌？”祁子富见问着此言，左思右想，好难回答，又不敢说出侯登的事，只得回道：“不敢高攀。”柏爷笑道：“必有隐情，你快快从直说来，我不罪你；倘有虚言，定不饶恕。”祁子富见柏爷问得顶真，只得回道：“一者，小的女儿要选个才貌的女婿，养难民之老；二者，联姻也要两相情愿；三者，闻得侯公子乃花柳中人，故此不敢轻许。”柏爷听了，暗暗点头，心中想道：“必有原故。”因又问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我家可有甚事故么？”祁子富回道：“闻得太老爷的小姐仙游了，不知真假。”柏爷闻得小姐身死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是几时死的？我为何不知？莫非为我女婿罗焜大闹淮安，一同劫了去的么？”

原来罗焜大闹淮安之事，柏爷见报，已知道了。祁子富回道：“小姐仙游在先，罗恩公被罪在后。”柏爷听了此言，好生疑惑：“难道我女儿死了，家中敢不来报信么？又听他称我女婿为恩公，其中必有多少情由。谅他必知就里，不敢直说。也罢，待我吓他一吓，叫他直说便了。”

柏爷眉头一皱，登时放下脸来，一声大喝道：“看你说话糊涂，一定是强盗。你好好将我女儿、女婿的情由从直说来便罢；倘有支吾，喝令左右将上方剑取来，斩你三人的首级。”一声吩咐，早有家将把一口上方剑捧出。祁子富见柏爷动怒，又见把上方剑捧出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战战兢兢的说道：“求太老爷恕难民无罪，就敢直说了。”柏爷喝退左右，向祁子富说道：“恕你无罪，快快从直说来。”

祁子富道：“小人昔在长安，只因得罪了沈太师，多蒙罗公子救转淮安。住了半年，就闻得小姐被侯公子逼到松林自尽。多亏遇见旁边一个猎户龙标救回，同他老母安住。小姐即令龙标，到陕西大人任上送信，谁知大人高升了，龙标不曾赶得上。不知侯公子怎生知道小姐的踪迹，又叫府内使女秋红，到龙标家内来访问。多亏秋红同小姐作伴，女扮男装，到镇江府投李大人去了。恰好小姐才去，龙标已回。接手长安罗公子，到大人府上来探亲，又被侯公子用酒灌醉，拿送淮安府，问成死罪。小的该死，念昔日之恩，连日奔走鸡爪山，请了罗公子的朋友，前来劫了法场救了去。没有多时，侯公子又来谋取难民的女儿，小的见他如此作恶，怎肯与他结亲？谁知他怀恨在心，买盗扳赃，将小人问罪到此。此是实话，并无虚诬，求大人恕罪开恩！”

当下柏爷听了这番言词，心中悲切，又问道：“你如何知得这般细底？”祁子富道：“大人府内之事，是小姐告诉龙标，龙标告诉小人的。”柏爷见祁子富句句实情，不觉的怒道：“侯登如此胡为，侯氏并不管他，反将我女儿逼走，情殊可恨！可惨！”因站起身来，扶起祁子富，说道：“多蒙你救了我的女婿，倒是我的恩人了。快快起来，就在我府内住歇。你的女儿，我自另眼看待，就算做我的女儿也不妨。”祁子富道：“小人怎敢？”柏爷道：“不要谦逊。”就吩咐家人，取三套衣服，与他三人换了。遂进内衙，一面差官至镇江，问小姐的消息；一面差官至淮安府，问家内的情由。因见祁子富为人正直，就命他管些事务；祁巧云聪明伶俐，就把他当做亲生女一般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柏玉霜小姐同那秋红，女扮男装，离了淮安。走了两日，可怜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，从没有出过门，那里受得这一路的风尘之苦。他鞋弓袜小，又认不得东西南北，心中又怕，脚下又疼，走了两日，不觉的痛苦难当。眼中流泪，说道：“可恨侯登这贼，逼我出来，害得我这般苦楚。”秋红劝道：“莫要悲伤，好歹挨到镇江就好了。”当下主仆二人，走了三四天路程，顺着宝应沿过秦邮，叫长船走江北这条路，过了扬州，到了瓜州，上了岸。进了瓜州城，天色将晚，秋红背着行李，主仆二人趑路，要想搭船到镇江。不想他二人到迟了，没得船了。二人商议，秋红说道：“今日天色晚了，只好在城外饭店里住一宿。明日赶早过江。”小姐道：“只好如此。”当下主仆回转旧路，来寻旅店。

走到三叉路口，只见一群人围着一个围场。听得众人喝采，说道：“好拳！”秋红贪玩，引着小姐来看。只见一个虎行大汉在那里卖拳，玩了一会，向众人说道：“小可玩了半日，求诸位君子，方便方便。”说了十数声，竟没有人肯出一文。那汉子见没有人助他，就发躁说道：“小可来到贵地，不过是路过此处到长安去投亲，缺少盘费，故此卖卖拳棒，相求几文路费。如今耍了半日，就没有一位抬举小可的。若说小可的武艺平常，就请两位好汉下来会会，也不见怪。”

柏玉霜见那人相貌魁伟，出言豪爽，便来拱拱手，说道：“壮士尊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”那大汉说道：“在下姓史，名忠，绰号金面兽便是。”柏玉霜说道：“既是缺少盘缠，无人相赠，我这里数钱银子，权为路费，不可嫌轻。”史忠接了，说道：“这一方的人，也没有一个相助肯如此仗义的，真正多谢了。”正在相谢，只见人中间，闪出一个大汉，向柏玉霜喝道：“你是那里的狗男女？敢来灭我镇上的威风，卖弄你有钱钞！”抡着拳头，奔柏玉霜就打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镇海龙夜闹长江 短命鬼星追野港

话说柏玉霜一时拿了银子，在瓜州镇上助了卖拳的史忠，原是好意；不想恼了本镇一条好汉，跳将出来，就打柏玉霜。

玉霜惊道：“你这个人好无分晓，我把银子与他，干你甚事？”那汉子更不答话，不由分说，劈面一拳，照柏玉霜打来。玉霜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望人丛里一闪，回头就跑。那大汉大喝一声：“望那里走！”抡拳赶来。不防背后卖拳的史忠心中大怒，喝道：“你们镇上的人，不抬举我便罢了，怎么过路的人助我的银子，你倒前来寻事？”赶上一步，照那汉后跨上一脚。那汉子只顾来打玉霜，不曾防备，被史忠一脚，踢了一交。扒起来要奔史忠，史忠的手快，拦腰一拳，又是一交。那汉扒起来，向史忠说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回来叫你们认得老爷便了。”说罢，分开众人，大踏步一溜烟跑回去了。

这史忠也不追赶，便来安慰玉霜，玉霜吓得目瞪口呆，说道：“不知是个甚么人，这等撒野。若非壮士相救，险些受伤。”史忠说道：“是不可带累贵官了。”众人说道：“你们且莫欢喜，即刻就有祸来了。快走罢，不要白送了性命。”玉霜大惊，忙问道：“请教诸位，他是个甚么人，这等利害？”

众人说道：“他是我们瓜州有名的辣户，叫做王家三鬼。弟兄三个，都有十分本事，结交无数的凶徒，凡事都要问他，方可无祸。大爷叫做焦面鬼王宗，二爷叫做扳头鬼王宝，三爷叫做短命鬼王宸。但有江湖上卖拳的朋友到此，先要拜了他弟兄三人，才有生意。只因他怪你不曾拜他，早上就吩咐过镇上，叫我们不许助你的银钱，故此我们不敢与钱助你。不想这位客官助了你的银子，他就动了气来打。他此去，一定是约了他两个哥哥，同他一党的泼皮，前来相打。他都是些亡命之徒，就是黑夜里打死人，望江心里一丢，谁敢管他闲事？看你们怎生是好？”

柏玉霜听得此言，魂飞魄散，说道：“不料遇见这等凶徒，如何是好？”史忠说道：“大爷请放心，待俺发落他便了。”秋红说道：“不可。自古道：‘强龙不压地头蛇。’我们倘若受了他的伤，到那里去叫冤？不如各人走了罢，远远的寻个宿店歇了，明日各奔前行，省了多少口舌。”玉霜说道：“言之有理，我们各自去罢。”那史忠收拾了行李，背了枪棒，谢了玉霜，作别去了。

单言柏玉霜主仆二人，连忙走了一程，来寻宿店。正是：

心慌行越慢，性急步偏迟。

当下主仆二人顺着河边，走了二里之路，远远的望见前面一个灯笼上写着：“公文下处”。玉霜见了，便来投宿。向店小二说道：“我们是两个人，可有一间空房，我们歇歇？”店家把柏玉霜上下一望，问道：“你们可是从镇上来的？”柏玉霜说道：“正是。”那店家连忙摇手，说道：“不下。”

柏玉霜问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店家说道：“听得你们在镇上，把银子助卖拳的人，方才王三爷吩咐，叫我们不许下你们。若是下了你们，连我们的店都要打掉了哩！你们只好到别处去罢。”柏玉霜吃了一惊，只得回头就走。

又走了有半里之路，看见一个小小的饭店，二人又来投宿。那店家也是一般回法，不肯留宿。柏玉霜说道：“我多把些房钱与你。”店家回道：“没用。你就把一千两银子与我，我也不敢收留你们，只好别处去罢。”柏玉霜说道：“你们为何这等怕他？”店家说道：“你们有所不知，我们这瓜州城，内外有三家辣户，府县官员都晓得他们的名字，也无法奈何他。东去三十里扬州地界，是卢氏弟兄一党辣户；西去二十里仪征地界，是洪氏弟兄一党辣户；我们这瓜州地界，是王氏兄弟一党辣户。他们这三家专一打降，报不平，扯硬劝，若是得罪了他，任你是富贵乡绅，也弄你一个七死八活，方才歇手。”

柏玉霜听了，只是暗暗的叫苦，回头就走。一连问了六七个饭店，都是如此。当下二人又走了一会，并无饭店容身。只看天又晚了，路又生，脚又疼，真正没法了。秋红说道：“我想这些饭店，都是他吩咐过的，不能下了。我们只好赶到村庄人家，借宿一宵，再作道理。”柏玉霜说道：“只好如此。”主仆二人一步一挨，已是黄昏时分，趁着星光往乡村里行来。走了一会，远远望见树林之中，现出一所庄院，射出一点灯光来。秋红说道：“且往那庄上去。”

当下二人走到庄上，只见有十数间草房，却只是一家。当中一座庄门，门口站着一位公公，年约六旬，须眉皆白，手执拐杖，在土地庙前烧香。柏玉霜上前施礼，说道：“老公公在上，小子走迷了路了，特来宝庄借宿一宵，明早奉谢。”那老儿见玉霜是个书生模样，说道：“既如此，客官随老汉进来便了。”那老儿带他主仆二人，进了庄门，叫庄客掌灯引路，转弯抹角，走到了一进屋里，后首一间客房，紧靠后门。

秋红放下行李，一齐坐下，那老儿叫人捧了晚饭来，与他二人吃了。那老儿又说道：“客人夜里安歇，莫要做声。惟恐我那不才的儿子回来，听见了又要问长问短的，前来惊动。”柏玉霜说道：“多蒙指教，在下晓得。”

那老儿自回去了。柏玉霜同秋红，也不打开行李，就关了门，拿两条板凳，和衣而睡，将灯吹灭。没有一个时辰，猛听得一声嘈嚷，有三四十人拥进后门。柏玉霜大惊，在窗子眼里一看，只见那三四十人，一个个手执灯球火把、棍棒刀枪，捆着一条大汉，扛进门来。柏玉霜看见捆的那大汉，却是史忠，柏玉霜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撞到老虎窝里来了。”又见随后来了两个大汉，为头一个头扎红巾，手执钢叉，喝令众人，将史忠吊在树上。柏玉霜同秋红看见大惊，说道：“正是对头王宸。”只见王宸回头叫道：“二哥，我们一发去寻大哥来，分头去追那两个狗男女，一同捉了，结果了他的性命，才出我心头之怒。”众人说道：“三哥哥说得是，我们快些去。”当下众人哄入中堂，听得王宸叫道：“老爹，大哥往那里去了？”听得那老儿回道：“短命鬼，你又喊他做甚么事？他到前村去了。”

柏玉霜同秋红见了这等凶险，吓得战战兢兢，说道：“如何是好？倘若庄汉告诉他二人，说我们在他家投宿，回来查问，岂不是自投其死？就是挨到天明，也是飞不去的。”秋红说道：“‘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’乘他们去了，我们悄悄的开了门出去，拚了走他一夜，也脱此祸。”柏玉霜哭道：“只好如此。”

主仆二人悄悄的开了门，四面一望，只见月色满天，并无人影。二人大喜，秋红背了行李。走到后门口，轻轻的开了后门，一溜烟出了后门，离了王家庄院。乘着月色，只顾前走，走了有半里之路。看看离王家远了，二人方才放心，歇了一歇脚。

望前又走了四里多路，来到一个三叉路口，东奔扬州，西奔仪征。他们不识路，也不奔东，也不奔西，朝前一直就走。走了二里多路，只见前面都是七弯八折的蜿蜒小路，荒烟野草，不分南北。又不敢回头，只得一步步顺着那草径，往前乱走。又走了半里多路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月滚金波，天浸银汉，茫茫荡荡，一片大江拦住了去路。柏玉霜大惊，说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，前面是一片大江，望那里走？”不觉的哭将起来。秋红说道：“哭也无益，顺着江边且走，若遇着船只，就有了命了。”正走之时，猛听得一片喊声，有三四十人，火把灯球，飞也似赶将来了。柏玉霜吓得魂不附体，说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指路强徒来报德 投亲美女且安身

话说柏玉霜主仆二人，走到江边没得路径，正在惊慌。猛抬头，见火光照耀。远远有三四十人赶将下来，高声叫道：“你两个狗男女，往那里走？”柏玉霜叫苦道：“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如何是好？不如寻个自尽罢！”秋红道：“小姐莫要着急，我们且在这芦花丛中，顺着江边走去，倘若遇着船来，就有救了。”柏玉霜见说，只得在芦苇丛中，顺江边乱走。走无多路，后面人声渐近了，主仆二人慌做一团。

忽见芦苇边呀的一声，摇出一只小小船来。秋红忙叫道：“梢公，快将船摇拢来，渡我二人过去。”那船家抬头一看，见是两个后生，背着行李。那船家问道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？半夜三更，在此唤渡？”柏玉霜道：“我们是被强盗赶下来的，万望梢公渡我们过去，我多把些船钱与你。”梢公笑了一声，就把船荡到岸边。先扶柏玉霜上了船，然后来扶秋红。秋红将行李递与梢公，梢公接在手中只一试，先送进舱中，然后来扶秋红上了船。船家撑开了船，飘飘荡荡，荡到江中。

那江边一声唢呐，岸上三十多人，已赶到面前来了。王氏弟兄赶到江边，看见一只小船渡了人去。王宸大怒，高声喝道：“是那个大胆的梢公，敢渡了我的人过去？快快送上岸来！”柏玉霜在船上，战战兢兢的向船家说道：“求梢公千万不要拢岸，救我二人性命，明早定当重谢。”梢公说道：“晓得，你不要作声。”摇着船只顾走。柏玉霜向秋红说道：“难得这位梢公，救我二人性命。”那船离岸有一箭多远，岸上王氏弟兄作急，见梢公不理他，一齐大怒，骂道：“我把你这狗男女，你不拢岸来，我叫你明日认得老爷便了。”梢公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偏不拢岸，看你们怎样老爷。”王宸听得声音，忙叫道：“你莫不是洪大哥么？”那梢公回道：“然也。”王宸说道：“你是洪大哥，可认得我了？”那梢公回道：“我又不瞎眼，如何不认得！”王宸道：“既认得我，为何不拢岸来？”梢公回道：“他是我的衣食父母，如何叫我送上来与你？自古道：‘生意头上有火。’今日得罪你，只好再来陪你礼罢。”王宸大叫道：“洪大哥，你就这般无情？”梢公说道：“王兄弟，不是我无情，只因我这两日赌钱输了，连一文也没有得用。出来寻些买卖，恰恰撞着这一头好生意，正好救救急。我怎肯把就口的馒头，送与你吃！”

王宸道：“不是这等讲，这两个撮鸟，在瓜州镇上气得我苦了，我才连夜赶来出这口气。我如今不要东西，你只把两个人与我罢。”梢公说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不劳贤弟费事，我代你出气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将橹一摇，摇开去了。这王氏弟兄见追赶不得，另自想法去了。

且言柏玉霜同秋红，在舱内听得他们说话有因，句句藏着凶机，吓得呆了。柏玉霜道：“听他话因，此处又是凶多吉少。”秋红道：“既已如此，只得由天罢了。”玉霜想起前后根由，不觉一阵心酸，扑簌簌泪如雨下，乃口占一绝道：

一日长江远，思亲万里遥。

红颜多命薄，生死系波涛。

梢公听得舱中吟诗，他也吟起诗来：

老爷生来本姓洪，不爱交游只爱铜。

杀却肥商劫了宝，尸首抛在大江中。

柏玉霜同秋红听了，只是暗暗叫苦。忽见梢公扣住橹，走进舱来，喝道：“你二人还是要整的，还是要破的？”柏玉霜吓得不敢开言。秋红道：“梢公，休要取笑。”梢公大瞪着眼，掣出一口明晃晃的板刀来，喝道：“我老爷同你取笑么？”秋红战战兢兢的说道：“爷爷，怎么叫做整的，怎么叫做破的？”梢公圆睁怪眼，说道：“要整的，你们自己脱得精光，跳下江去，叫做整的；若要破的，只须老爷一刀一个，剃下江去，这便叫做破的。我老爷一生为人慈悲，这两条路，随你二人拣那一条路儿便了。”

柏玉霜同秋红魂不附体，一齐跪下，哀告道：“大王爷爷在上，可怜我们是落难之人，要求大王爷爷饶命。”那梢公喝道：“少要多言，我老爷有名的，叫做狗脸洪爷爷，只要钱，连娘舅都认不得的。你们好好的商议商议，还是去那一条路。”柏玉霜同秋红一齐哭道：“大王爷爷，求你开一条生路，饶了我们的性命，我情愿把衣服行囊、盘费银两都送与大王，只求大王送我们过了江，就感恩不尽了。”梢公冷笑道：“你这两个撮鸟，在家中穿绸着缎，快活得很哩，我老爷到那里寻你？今日撞在我手中，放着干净事不做，倒送你们过江，留你两个祸根，后来好寻我老爷淘气。快快自己脱下衣衫，跳下江去，省得我老爷动手！”

柏玉霜见势已至此，料难活命，乃仰天叹道：“我柏玉霜死也罢了，只是我那罗焜，久后若还伸冤报仇，那时见我死了，岂不要同我爹爹淘气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

那梢公，听得“罗焜”二字，又喝问道：“你方才说甚么‘罗焜’，是那个罗焜？”柏玉霜回道：“我说的是长安越国公的二公子罗焜。”那梢公说道：“莫不是被沈谦陷害、问成反叛的罗元帅的二公子、玉面虎罗焜么？”柏玉霜回道：“正是。”梢公问道：“你认得他么？”柏玉霜说道：“他是我的妹夫，如何认不得。我因他的事情，才往镇江去的。”梢公听得此言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我的爷爷，你为何不早说，险些儿叫俺害了恩公的亲眷。那时，俺若见了二公子，怎生去见他？”说罢，向前陪礼道：“二位休要见怪，少要惊慌，那罗二公子，是俺旧时的恩主。不知客官尊姓大名，可知罗公子近日的消息？”

柏玉霜听得此言，心中大喜，忙回道：“小生姓柏，名玉霜，到镇江投亲，也是要寻访他的消息。不知梢公尊姓大名，也要请教。”那梢公说道：“俺姓洪，名恩，弟兄两个，都能留在水中日行百里，因此人替俺弟兄两个起了两个绰号：俺叫做镇海龙洪恩，兄弟叫做出海蛟洪惠。昔日同那焦面鬼的王宗上长安，到罗大人的辕门上做守备官儿，同两位公子相好。后来因误了公事，问成斩罪，多蒙二公子再三讨情，救了俺二人的性命。革职回来，又蒙二公子赠了俺们的盘费马匹。来家数载，几番要进京去看他。不想他被人陷害，弄出这一场大祸。急得俺们好苦，又不知公子落在何处，好不焦躁。”

柏玉霜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失敬了。”洪恩道：“既是柏相公到镇江，俺兄弟洪惠，现在镇江参府李爷营下做头目，烦相公顺便带封家信，叫他来家走走。”柏玉霜道：“参将李公，莫不是丹徒县的李文宾么？”洪恩道：“正是。”柏玉霜道：“我正去投他，他是我的母舅。”洪恩道：“这等讲来，他的公子小温侯李定，是令表兄了。”柏玉霜回道：“正是家表兄。”洪恩大喜，说道：“如此，是俺的主人了。方才多多得罪，万勿记怀。”柏玉霜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洪恩道：“请相公到舍

间草榻一宵，明日再过江罢。”摇起橹来，回头就荡。荡不多远，猛听得一声哨子，上头流来了四只快船。船上有十数个人，手执火把刀枪，大叫：“来船留下买路钱来再走！”柏玉霜同秋红大惊，在火光之下看时，来船早到面前。见船头上一人，手执一柄钢叉，正是那短命鬼王宸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粉金刚云南上路 瘟元帅塞北传书

话说柏玉霜见王氏弟兄驾船赶来，好不着急，忙叫：“洪大哥，救我！”洪恩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俺去会他。”说罢，拿着根竹篙，跳上船头，说道：“王兄弟，想是来追我们的么？”王宸见是洪恩，站在船头，忙望他舱里一看，见柏玉霜同秋红仍然在内，心中暗暗的欢喜。说道：“洪大哥，我不是来追赶你的。自古道：‘狡兔不吃窝边草。’你我非是一日之交，你如今接了我这口食去，也罢了。我如今同你商议，他一毫东西我也不要，你只把两个人交与我如何？”洪恩说道：“叫你家大哥来，俺交人与你便了。”王宸大喜，用手指道：“那边船上，不是我家老大？”

洪恩向那边船高声叫道：“大兄弟，过来说话。”王宗道：“大哥，有何吩咐？”洪恩道：“你我二人，平日天天思念罗恩公，谁知今日，险些儿害了罗恩公的舅子，你还不知道哩！”王宗大惊，道：“罗公子的舅子？在那里？”洪恩道：“你们追赶的二人正是，现在我船上坐着。你们快快过来陪礼。”

王氏弟兄听得此言，呆了半晌，道：“真正惭愧。”忙丢了手中的器械，一齐跳过船来，向着柏玉霜就拜，说道：“适才愚兄弟们无知，多多冒犯，望乞恕罪！”慌得柏玉霜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诸位好汉请起，多蒙不杀，就够了。”那王氏弟兄三人，十分惭愧，吩咐那来的四只船都回去，遂同在柏玉霜船上谈心。洪恩将柏玉霜的来历，告诉了一遍。三人大喜，说道：“原来是罗公子的至亲，真正得罪了。”柏玉霜说道：“既蒙诸位英雄如此盛意，还求诸位看小生的薄面，一发将那卖拳的史忠放了罢。”王宸笑道：“还吊在我家里呢。请公子到舍下歇两天，我们放他便了。”柏玉霜说道：“既蒙见爱，就是一样，小生不敢造府。”王宸道：“岂有空过之理。”洪恩道：“今日夜深了，明日俺送相公过江也不迟，俺也要会会兄弟去。”柏玉霜道：“只是打搅不便。”众人道：“相公何必过谦，尊驾光降敝地，有幸多矣！”

当下洪恩摇着橹，不一时，早到王家庄上。一起人上了岸，王宸代秋红背着行李，洪恩扣了船。一同到庄上，又请王太公见了礼。树上放下了史忠，都到草厅，大家都行了礼，推柏玉霜首座。那王宗吩咐杀鸡宰鹅，大摆筵席，款待柏玉霜。一共是五位英雄，连小姐共是六位。秋红自有老家人在厢房款待酒饭。一时酒完席散，请柏玉霜主仆安寝，又拿铺盖，请洪恩同史忠歇了。一夜无话。

次日清晨，柏玉霜就要作别过江。王氏弟兄那里肯放，抵死留住，又过了一日。到第三日上，柏玉霜又要过江，王宗无奈，只得治酒送行。又备了些土仪，先送上船去了。随后，史忠将自己的行李并柏玉霜的行李，一同背了。那王氏弟兄同王太公，一直送到江边，上了船方才作别，各自回家。

且言柏玉霜上了船，洪恩扯起篷来，不一时早过了江。洪恩寻个相熟的人，托他照应了

船。雇了轿子抬了柏玉霜，叫脚子挑了行李物件，同史忠、秋红弃舟登岸，进了城门。到了丹徒县门口，问到李府，正遇着洪惠，弟兄们大喜。说了备细，洪惠进去通报。不一时，中门内出来了一人：头戴点翠紫金冠，身穿大红绣花袍，腰系五色鸾带，脚登厚底乌靴，年约二旬，十分雄壮。抬头将小姐一看，暗想道：“我只有一个表妹，名唤玉霜，已许了罗府。怎么又有这位表弟？想是复娶侯氏所生的。”遂上前行礼，说道：“不知贤弟远来，有失迎接。”二人谦逊了一会，同到后堂去了。秋红查了行李物件，也自进去了。轿夫、脚子，是李府的人打发了脚钱回去了；那史忠、洪恩，自有洪惠在外面款待。

且言柏玉霜同李定走到后堂，来见老太太。老太太看见柏玉霜人物秀丽，心中正要动问时，柏玉霜早已走到跟前，双膝跪下，放声大哭道：“舅母大人在上，外甥女柏玉霜叩见。”李太太见此光景，不觉大惊，忙近前一把扶起，哭道：“我儿，自从你母亲去世，七八年来也没有见你。因你舅舅在外为官，近又升在宿州，东奔西走，两下里都断了音信。上年你舅舅在长安，回来说你已许配了罗宅，我甚是欢喜。今年春上听得罗府被害，我好不为你烦恼，正要差人去讨信。我儿，你为何这般模样到此？必有原故。你不要悲伤，将你近日的事，细细讲来，不要苦坏了身子。”说罢，双手扶起小姐，坐在旁边，叫丫鬟取茶上来。

柏玉霜小姐收泪坐下，将侯登如何调戏，如何凌逼，如何到松林寻死，如何龙标相救，如何又遇侯登，如何秋红来访，如何女扮男装，如何一同上路，如何瓜州闯祸，如何夜遇洪恩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李氏母子好不伤心。一面引小姐进房，改换衣装，一面收拾后面望英楼，与小姐居住；一面治酒接风，一面请进史忠、洪恩、洪惠入内，见过太太，又见过李定。李定说道：“舍亲多蒙照应。”洪恩说道：“多有冒犯，望乞恕罪。”

且言柏玉霜改了装，轻移莲步，走出来，谢道：“昨日多蒙洪伯伯相救，奴家叩谢了。”那洪恩大惊，不敢作声，也叩下头去。回头问李定道：“这、这、这是、是柏公子，因何却是、是位千金？”李定笑道：“这便是罗公子的夫人柏氏小姐，就是小弟的表妹。同继母不和，所以男装至此，不想在江口欣逢足下。”洪恩同史忠，一齐大惊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就是罗公子的夫人，好一位奇异的小姐，难得，难得！俺们无知，真正得罪了。”柏玉霜见礼之后，自往里面去了。

李定吩咐家人，大排筵席，款待三位英雄。洪惠是他的头目，本不该坐，是李定再三扯他坐下，说道：“在太爷面前分个尊卑，你我论甚么高下？”又道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只要你我义气相投就是了。”洪氏弟兄同史忠，见李定为人豪爽，十分感激。只得一同坐下，欢呼畅饮，谈些兵法弓马，讲些韬略武艺。只饮到夕阳西下，月色衔山，洪恩等才起身告退。李定那里肯放，一把抓住，说道：“既是我们有缘相会，岂可就此去了！在我舍下多住几天，方能放你们回去。我还要过江去，拜那王氏弟兄。”洪恩说道：“俺放船来接大爷便了。”二人见李定真心相留，只得依言坐下。又饮了一会，李定说：“哑酒无趣，叫家人取我的方天戟来，待我使一路，与众位劝酒。”三人大喜，道：“请教。”不一刻，家人取了戟来，李定接在手中，丢开门路。只见梨花遍体，瑞雪满身，真正名不虚传，果是温侯再世。

三人看了，齐声喝采道：“好戟！好戟！”李定使完了八十一般的解数，放下戟来，上席重饮了一会。众人说道：“‘温侯’二字，名称其实了。”又痛饮了一会，尽醉而散，各自安歇。住了数天，洪恩要回瓜州，史忠要上长安，都来作别。李定只得治酒相送。柏玉霜又写了书信，封了三十两银子，托史忠到长安，访罗家的消息。史忠接了书信银两，再三称谢，同洪恩辞了李定。李定送了一程，两下分手，各自去了。柏玉霜自此在镇江，住在李府，不表。

把话分开，另言一处。且言那粉脸金刚罗灿，自从在长安别了兄弟罗焜，同小郎君章琪作

伴，往云南进发。晓行夜宿，涉水登山，行无半月，只见各处挂榜追拿，十分紧急。罗灿心生一计，反回头走川陕，绕路上云南，故此耽搁日子。走了三个多月，将到贵州地界，地名叫做王家堡。那一带都是高山峻岭，怪石奇峰，四面无人。罗灿只顾走路，渐渐日落西山，并无旅店，只得走了一夜。到天明时分，走倦了，见路旁有一座古庙，二人进庙一看，并无人烟。章琪道：“且上殿歇歇再走。”二人走上殿来，只见神柜下一个小布包袱。罗灿拾起来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两贯铜钱，一封书信，上写道：“罗灿长兄开启”。罗灿大惊，道：“这是俺兄弟的笔迹，因何得到此处？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贵州府罗灿投亲 定海关马瑶寄信

话说罗灿看见这封书是兄弟罗焜写的，好不悲伤，说道：“自从在长安与兄弟分别之后，至今也没有会面。不知俺兄弟，近日身居何处，好歹如何？却将这封书信遗在此地，叫人好不痛苦。”忙拆开一看，上写道：

愚弟罗焜再拜书奉长兄大人：自从长安别后，刻刻悲想家门不幸，使我父子兄弟离散，伤如之何！弟自上路以来，染病登州，多蒙鲁国公程老伯延医调治，方能痊愈。今过鹅头镇，遇赵姓名胜者，亦到贵州投马大人标下探亲，故托彼顺便寄音。书字到，望速取救兵，向边关救父，早早伸冤为要。弟在淮安立候。切切！

罗灿看罢书信，不觉一阵心酸，目中流泪，说道：“不想兄弟别后，又生出病来，又亏程老伯调养。想他目下已到淮安，只等俺的信了。他那里知道，我绕路而走，耽误了许多日子，他岂不等着急了？”章琪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且收了书信，收拾走路罢。”罗灿仍将书子放在身边，将他的蓝包袱带了。去取些干粮吃了，章琪背了行李，出了古庙。

主仆二人上路，正是日光初上的时候，那条山路并无人行。二人走有半里之遥，只见对面来了一条大汉，面如蓝靛，发似朱砂，两道浓眉，一双怪眼，大步跑来，走得气喘吁吁，满头是汗，将罗灿上下一望。罗灿见那汉只顾望他，来得古怪，自己留神想道：“这人好生奇怪，只是相俺怎的？”也就走了。不想那汉望了一望，放步就跑。罗灿留意看他，只见那汉跑进古庙，不一刻又赶回来，见他形色惶惶，十分着急的样子。赶到背后，见章琪行李上，扣的个小蓝布包袱，口中大叫道：“那挑行李的，为何将俺寄在庙里的小包袱偷了来？往那里去？”

章琪听得一个“偷”字，心中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瞎眼！谁偷你的包袱，却来问你老爷讨死？”那汉听了，急得青脸转红，钢须倒竖，更不答话，跳过来便夺包袱。章琪大怒，丢下行李来打那汉。那汉咆哮如雷，伸开一双蓝手，劈面交还，打在一处。罗灿见章琪同那汉斗了一会，那汉两个拳头似柳斗一般，浑身乱滚，骁勇非凡，罗灿暗暗称赞。章琪身小力薄，渐渐敌不住了。罗灿抢一步，朝中间一格，喝声“住手”，早将二人分开。那汉奔罗灿就打，罗灿手快，一把接住那汉的拳头，往右边一削，乘势一飞腿，将那大汉踢了个斗。那汉扒起来，又要打，罗灿喝声“住手”，说道：“你这人好生撒野！平白的赖人做贼，是何道理？”那汉发急，说道：“这条道上无人行走，就是你二人过去的，我那包袱，是方才歇脚遗失在庙里，分明是你拿来扣在行李上，倒说我来赖你！”

罗灿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包袱内有甚么银钱宝贝，这等着急？”那汉说：“银钱宝贝，值甚么大紧！只因俺有一位朋友，有封要紧的书子在内，却是遗失不得的。”罗灿暗暗点头，说道：“你这人好没分晓，既是朋友有要紧的书信在内，就该收好了，不可遗失才是。既是一时遗失，被

俺得了，俺又不是偷你的，你也该好好来要，为何动手就打？俺在长安城中，天下英雄，也不知会过多少；你既要打，俺和你写下一个合同来，打死了不要偿命，才算好汉。”

那汉见罗灿相貌魁伟，猛然想起昔日罗焜的言词，说过罗灿的容貌生得身長九尺，虎目龙眉。今看此人的身体，倒也差不多，莫非就是他？只得向前陪礼，说道：“非是俺不谦恭，只因俺着急，一时多有得罪。求客官还了俺的包袱，就感谢不尽。”罗灿见那汉来陪小心，便问道：“你与此人有甚关系？为何替他送书？这书又是寄与何人的？”那汉见问，心中想道：“此地无人烟，说出来，料也不妨事。”便道：“客官，俺这朋友难瞒哩！谅你既走江湖，也该闻他名号。他不是别人，就是那越国公罗成的元孙、敕封镇守边关大元帅罗增的二公子，绰号玉面虎的便是。只因他家被奸臣陷害，他往淮安柏府勾兵去了，特着俺寄信到云南定国公马大人麾下，寻他大哥粉脸金刚罗灿，一同勾兵到边廷救父。你道这封书可是要紧的？这个人可是天下闻名的？”章琪在旁边听了，暗暗的好笑。罗灿又问那汉道：“足下莫非是赵胜么？”那汉道：“客官因何知道在下的名字？”罗灿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真乃是‘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’。你要问那粉脸金刚的罗灿，在下就是。”那汉大惊，相了一相，翻身便拜，说道：“罗爷爷，你早些说，也叫俺赵胜早些欢喜。”罗灿忙答礼，伸手扶起，说道：“壮士少礼。”赵胜又与章琪见礼，三人一同坐下。

罗灿问道：“你在那里会见我家舍弟的？”赵胜遂将在鹅头镇得病，妻小孙翠娥同黄金印相打，多蒙罗焜周济的话，细细的述了一遍。罗灿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赵大嫂今在那里？”赵胜道：“因俺回来找书，他在前面树林下等俺。”罗灿道：“既如此，俺们一同走路罢。”

当下三个人收拾行李上路。行不多远，恰好遇见孙翠娥。赵胜说了备细，孙翠娥大喜，忙过来见了礼。四个英雄一路作伴同行，十分得意。

走了数日，那日到了贵州府。进了城，找到马公爷的辕门，正是午牌时分。罗灿不敢自往，怕人知道，只写了一封密书，叫赵胜到宅门上报。进去不多一刻，只见出来了两个中军官，口中说道：“公子有请，书房相见。”当下罗灿同章琪进内衙去了，赵胜夫妻也去投亲眷去了。

原来，马公爷奉旨到定海关看兵去了，只有公子在衙。原来马爷生了一男一女：小姐名唤马金定，虽然是个绣阁佳人，却晓得兵机战略；公子名唤马瑶，生得身長九尺，骁勇非凡，人都唤他做九头狮子。

当时罗灿进了内衙，公子马瑶忙来迎接，道：“妹夫请了。”罗灿道：“舅兄请了。”二人见过礼，一同到后堂，来见夫人。夫人见了女婿，悲喜交集。罗灿拜罢，夫人哭问道：“自从闻你家凶信，老身甚是悲苦，你岳父在外，又不得到长安救你。只道你也遭刑，谁知皇天有眼，得到此处。”罗灿遂将以上的话，诉了一遍。夫人道：“原来如此。章琪倒是个义仆了，快叫他来，与我看看。”罗灿忙叫章琪，来叩见太太。太太大喜，叫他在书房里歇息。

当时马瑶吩咐摆酒接风，细谈委曲，到二鼓各各安歇。

次日清晨，罗灿同马瑶商议调兵救父。马瑶道：“兵马现成，只是要等家父回来，才能调取。”罗灿道：“舍弟在淮安立等，怎能等得？岳父回来，岂不误了时刻？”马瑶一想，说道：“有了！俺有名家将，叫飞毛腿王俊，一日能行五百里。只有令他连夜到边关，去请家父回来便了。”罗灿大喜道：“如此甚妙！”

当下马瑶写了书信，唤王俊入内，吩咐道：“你快快回家，收拾干粮行李，就要到定海关去哩。”王俊领命。罗灿也写了一封书子，唤赵胜进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夫妻在此，终无出头日子，你可速到淮安柏府，叫俺兄弟勾齐了兵，候信要紧。”赵胜领了书信，同妻小去了。这里王俊收拾停当，领了书信，别了马瑶、罗灿，也连夜飞奔定海关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

圣天子二信奸臣 众公爷一齐问罪

话说赵胜夫妻，自此到淮安府，找到柏府，不遇罗焜，一场扫兴，自回镇江丹徒去了。后在李府遇见柏玉霜，大闹了米府。此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言王俊领了书信，出了贵州，放开了飞毛腿的本领，真如天边的鹰隼、地下的龙驹，不到五日，已至定海关。正值马爷在关下操兵。这定海关，是西南上一座要紧的口子，共有二十四个营头。马爷在那里开操，看了十二营的人马，还有一半未看。

当日，操罢回营，王俊上帐参见，呈上家书。马爷展开一看，不觉大惊：“原来是女婿罗灿前来请兵。罗亲翁虽是冤枉，理宜发兵去救，只是未曾请旨，怎敢兴兵？也罢，待老夫在此选一千铁骑，取几名勇将，备了队伍，回去商议，我再为奏请旨出关便了。”主意已定，忙取文房四宝写了回书，唤王俊上帐，吩咐道：“你回去，可令公子将本营的军兵、府中的家将，速速点齐；连夜操演精熟，将盔甲、马匹、器械备办现成。等我操完了关下的人马，即日回来，就要请旨施行。”王俊听了，满心欢喜，道：“日后边关打仗，若着王俊也去交锋，倘得了功劳，也就有出头之日了。”领了回书，别了马爷，如飞而去。

不表王俊回来，且言马爷打发王俊回去之后，次日五更，放炮开营。早有那些总兵、参将、都司、游击、守备等官，一个个顶盔贯甲，结束齐整，到辕门伺候马爷升帐。参见已毕，分立两旁。马爷传令，将十二营的兵马，分作六天，每日看两营的人马，都要弓马驯熟，盔甲鲜明，如违令者，定按军法。

一声令下，谁敢不遵，辕门外只见剑戟森列，旌旗耀日。一声炮响，人马都到教场伺候，马爷坐了演武厅。三声炮响，鼓角齐鸣，那些大小兵丁，一个个争强赌胜。怎见得威武，有诗为证：

九重日月照旌旗，阃外专征节钺齐。

麾下纠桓分虎豹，坛前掌握闪虹霓。

话说那马爷，将两营的人马阅过，凡有勇健的军兵，都另外上了号簿，预备关上对敌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那江南总督沈廷华，自从得了淮安府和守备的银子，遂将那锦亭衙被杀，和那反叛罗焜被鸡爪山的强盗劫了法场，抢去罗焜，伤了兵马，劫了府库钱粮的话，细细的做下文书，封了家信。又将罗焜遗下的盔甲兵器，拿箱子封了，点了两名将官、八个承差，带了文书赃证，星夜动身上长安。先到沈太师府中投了书信，书内之言，不过是臧知府求他开活的话，并求转奏，速传圣旨，追获羽党，安靖地方的事。

却好沈谦朝罢回府，家人呈上书信。沈太师看了来书，惊道：“原来罗焜逃到淮安，弄出这

些祸来。我在长安，那里知道。”又将罗焜的盔甲兵器打开一看，果是“鲁国公程府”的字号。想道：“我想程凤虽然告老多年，朝廷一样仍有他的俸禄。他昔日同朝的那一班武将、世袭的公侯，都是相好的。一定是他念昔日的交情，隐匿罗焜在家，私通柏府，要与老夫作对。况且罗焜骁勇非凡，更兼结连鸡爪山的草寇，如鱼得水。倘若再过两年，养成锐气，怎生治他？再者，京都内这些世袭的公爷，都是他亲眷朋友，倘日后里应外合，杀上长安，那时老夫就完了。老夫原因天子懦弱，凡事依仗老夫，老夫欲退了这些忠良，将来图谋大业。谁知罗家这两个小冤家，在外聚了人马；众家爵主，又在内做了心腹。看来大事难成，还要反受其害。”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有了，先下手的为强。我想罗增的亲眷，在京的就是秦双，在外的就是马成龙、程凤，我如今就借罗焜遗下程凤的盔甲宝剑为名，会同六部九卿上他一本。就说罗氏弟兄在外招军买马，意欲谋反。前日刺杀锦亭衙，攻打淮安府，抢钱粮，劫法场，杀官兵，都是马成龙、程凤的指使，秦双的线索。如此一本，不怕不一网打尽。”

主意定了，吩咐差官在外厢伺候，随命两个得力的中军，连夜传请六部九卿。头一部是吏部大堂米顺，是沈谦的妹丈；第二位兵部尚书钱来，是沈谦的表弟；户部尚书吴林，刑部尚书吴法，工部尚书雍雉，都是沈谦的门生；通政司谢恩是沈廷芳的舅子，九卿等官都是沈谦的门下；只有礼部尚书李逢春，是世袭卫国公李靖之后。这老爷为人多智多谋，暗地里与各位公爷交好，明地里却同沈谦十分亲厚。故此沈谦倒同李逢春常常杯酒往还，十分相得。

当下李爷同各位大人，一齐来到相府。参见毕，分宾主坐下。沈谦道：“今日请各位大人者，只因反叛罗焜结连鸡爪山，程、马等各位公爷兴兵造反。现今打破淮安，伤了无数的官兵，劫了数万的钱粮，甚是猖狂。现今江南总督沈廷华申文告急，特请诸公商议此事。”

众官大惊，忙将沈廷华的来文一看。吏部米顺说道：“此事不难。太师可传文到江南总督令侄那里去，叫他传令山东各州府县，严加缉获。卑职也传文到镇江将军舍弟那里去，叫他发一支人马，到鸡爪山捉拿罗焜，扫荡贼众就是了。”兵部钱来说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罗焜造反，非是他一人。他家乃是开国元勋，天下都有他的门生故吏；更兼朝内这些公爷，都是他的亲眷朋友。为今之计，先将在京的各位公爷拿了，然后再将云南马府、山东程府一同拿问进京。先去了他的羽党，那时点一员上将，协同镇江米将军，两下合兵到鸡爪山征剿，就容易了。”沈谦喜道：“钱大人所言，正合老夫之意。只是明日早朝，请诸公同老夫一同启奏才好。”众官说道：“愿听太师的钧旨。”

此时把个李逢春吓得魂不附体，暗想道：“明早一本，岂不害了众人的性命？左思右想，惟有缓兵之计。暗叫各位公爷自己想法便了。”主意已定，忙向众人说道：“我想，各位公爷都有兵权在手，明日早朝启奏，恐激出事来，反为不美。不若明晚密奏，似为妥当。”沈谦道：“李兄言之有理，我们竟是晚间密奏便了。”当下众官起身各散。

且言李逢春回府，已是黄昏时分。进了书房，写了四、五封密书，差几名心腹家人，悄悄的吩咐道：“你们可速到各位公爷家去，说我拜上，叫各位公爷收拾要紧。”家人领命，飞奔送信去了。

次日五鼓，天子临轩。沈太师做了本章，带了江南总督的奏折文书，并六部官员，都在朝房里会了话。将本章交与通政司收了，单等晚朝启奏。早朝一罢，天子回宫，各人都在通政司衙门伺候。将到了黄昏时分，那通政司同黄门官，将沈谦等奏章一齐捧至内殿，早有司礼监呈上。天子一看，龙心大怒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长安城夜走秦环 登州府激反程

话说天子见了阁部的本章，并江南总督沈廷华的奏章、淮安府的文书、罗焜的衣甲，龙心大怒，问内监道：“各官何在？”内监奏道：“都在通政司衙门内候旨。”天子传旨，说道：“快宣各官，就此见驾。”内监领旨，引沈太师和六位部堂、通政司共八位大臣，一齐来到内殿，俯伏丹墀。

天子传旨，赐锦墩坐下，各官谢恩。天子向沈谦说道：“只因去岁罗增谋反，降了番邦，到今未曾下复。朕念罗门昔日功劳，免了九族全诛之罪，只拿他一家正了法。谁知逆子罗焜逃到山东，结连程家父子，大反淮安，劫了朕的府库。朕欲点兵，急获程、罗二贼治罪。卿等谁去走遭？”沈谦奏道：“罗焜昔日逃走，天下行文拿了半年，并无踪迹。皆因罗氏羽翼众多，天下皆有藏身之所，所以难获。为今之计，要拿罗焜，却费力了。”天子道：“据卿所奏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沈谦道：“求万岁依臣所奏，要拿罗焜，就容易了。”天子道：“卿有何策，快快奏来，朕自准你。”

沈谦奏道：“罗氏弟兄如此猖狂，皆因仗着他父亲昔日在朝，和那一班首尾相顾亲朋的势，故尔如此。为今之计，万岁可传旨，先将他的朋友亲眷、内外公侯一齐拿下，先去了他的羽党。然后往山东捉获罗焜，便容易了。”天子道：“众人无罪，怎生拿他？”吏部米顺奏道：“现今鲁国公收留罗焜，便是罪案。倘若众国公也像程凤，心怀叵测，岂不是心腹大患！陛下可借程凤为名，将各家一齐拿下；候拿住罗焜，再申虚实，这便是赏罚分明了。”兵部钱来又奏道：“仍求圣上速传旨意，差官星夜往各路一齐摘印，使他们不及防备，才无他变。”

天子见众臣如此，只得准奏。就命大学士沈谦传写旨意道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敕命大学士沈谦行文，晓谕各省督抚，今有反叛罗焜，结连鲁国公程凤，纵兵攻劫淮安，罪在不赦。至于罗氏猖狂，皆因各世袭公侯阴谋暗助之故，即程凤为例，已见罪案。今着锦衣卫速拿程凤全家来京严审外，所有马成龙、尉迟庆、秦双、徐锐等一同拿问；待擒获罗焜，再行申明罪案，有无阴谋暗助，再行赏罚。钦此。

话说沈谦草诏已毕，呈上御案。天子看过一遍，钦点兵部尚书钱来、礼部尚书李逢春，领三千羽林军，严守各城门，以防走脱人犯，二人领旨去了。

天子又点各官，分头擒获：

- 一命锦衣卫王臣速往登州，拿鲁国公程凤，着解来京；
- 一命锦衣卫孔宣速往云南，拿定国公马成龙，着解来京；
- 一命吏部尚书速拿褒国公秦双收监；
- 一命刑部尚书速拿鄂国公尉迟庆收监；

一命通政司速拿繪国公徐锐收监。

沈谦等各领了旨意，谢恩出朝。先是两个锦衣卫各领了四十名校尉，连夜出了长安，分头去了。随后沈谦同米顺、吴法等回到府中，一个个顶盔贯甲，点了一千铁骑，捧了圣旨，都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分头拿获。那时已有二更时分，这且不表。

却说褒国公秦双，头一日得了李逢春的信息，早已吩咐府中众将，在外逃生候信，只留家眷在内。公子秦环那里肯服，暴躁如雷，只是要反。秦爷大喝道：“俺家世代忠良，岂可违旨？你可隐姓埋名，逃回山东去罢。”公子说道：“孩儿怎肯丢下爹娘受苦？”秦爷说道：“若是皇天有眼，自然逢凶化吉；若是有些风吹草动，也是命中注定。况俺偌大年纪，就死也无憾了；你可速回山东，整理先人余绪，就不绝秦门的香烟了。”公子道：“爹爹只知尽节为忠，倘若忠良死后，沈谦图谋篡位，那时无入救国，岂不是大不忠了？岂可拘小节而失大义，请爹爹三思。”秦爷说道：“就是奸人图谋不轨，自有贤人出来辅助；此时岂可作乱，遗臭千古？可去快快收拾，免我动气。如再多言，俺就先拿你去了。”

公子无奈，只得收拾些金银细软，先令一个得力的家将，送到城外水云庵中，交付罗太太收了。然后痛哭一场，拜别爹娘，瞒了众人，出后门上马去了。

一路上，看见灯球火把，羽林军卒，一个个都是弓上弦，刀出鞘。公子知道事情紧急，连忙打马，往北门就走。走不多远，猛见对面来了两骑马，直闯将来，马头一撞，撞了秦公子。秦公子大怒，正待动手，听得马上二人说道：“往那里去？”公子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前面马上来的，是

国公徐爷的公子，绰号叫做南山豹的徐国良；后面马上，是鄂国公尉迟庆的公子，绰号叫做北海龙的尉迟宝。

原来，二位公子也是得了李爷的信，思量要反，只因二位老公爷不肯，只得别了爷娘，出来逃难的。三人遇见，彼此欢喜。街上不好说话，把手一招，二人将马一带，随定秦环，来至北门城脚。下了马，三人一同站下，秦环道：“二兄主意如何？”尉迟宝说道：“我意欲杀入相府，拿了沈谦报仇，怎奈爹爹不肯。我们出来逃灾，不想遇见兄长，此事还是如何？”秦环说道：“小弟也是此意。只因爹爹不许，如今只好在外打听势头，再作道理。”

三人正在说话，忽听得炮声震天，一片呐喊。三人大惊，上马看时，只见街上那些军民人等纷纷乱跑，说道：“闲人快跑！奉旨闭城，要拿人哩！”三人大惊，打马加鞭，往北门就闯。

按下三位公子逃灾躲难，且言那吏部米顺，领了一千铁骑、四十名校尉，捧了圣旨，一拥来到秦府，将前后门团团围住。来到中堂，秦爷接旨。宣读毕，早有校尉上前，去了秦爷冠带，上了刑具。米顺领了校尉入内，将夫人并家人妇女，一个个都拿了。所有家财查点明白，一一封锁，却不见了公子秦环。米顺问道：“你家儿子往那里去了？”秦爷回道：“游学在外。”米顺不信，命众人搜了一遍，不见踪迹，只得押了众人，回朝缴旨。

恰好路上撞着兵部钱来、通政司谢恩，拿了徐锐同尉迟庆并两府的家眷，一同解来，入朝缴旨。奏道：“秦双等俱已拿到，三家的儿子，畏罪在逃。”天子传旨，着刑部带去收监，一面又命沈谦行文天下，追获三家之子。沈谦等奉旨，先将三位公爷并三家一百五十余口家眷，都收了刑部监中。

沈谦又令兵部钱来，领一千羽林军把守各门，严拿三家公子，休得让他逃脱。那兵部钱来带了兵丁，前来拿获三人。三人正在北门，得了信，打马往城外逃走。只听得炮声响亮，回头一看，看见远远的灯球火把，无数的兵丁蜂拥而来。三人大惊，连忙加鞭跑到城门口。早有一位大人领着兵丁，在城楼上守门，拦住去路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

鲁国公拿解来京 米吏部参谋相府

话说三位公子，见后面灯火彻天，喊声震地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！追兵到了。”忙将马头一带，三个人一齐掣出兵器，往北门就跑。

跑到城边，只见敌楼上，坐着一位大人，率领着有二三百兵丁，在那里盘诘奸细。你道这位大人是谁？原来就是李逢春，奉旨在那里守城，以防走脱三家的人犯。当下三位公子一马冲来，往城外就跑。早有兵丁上前，挡住盘问。秦环猛生一计，大喝道：“瞎眼的狗才！俺们是沈太师府中的人，出城有要紧的公务。休得拦住，误了时刻！”说罢就走。众兵要来拦时，李爷在城楼上看得分明，心中想道：“此刻不救，更待何时？”喝道：“你既是沈府的公干，快报名来！”秦公子会意，就报了三个假名。李爷说道：“既有名姓，快快去罢！”一声吩咐，众军闪开，三位公子催马出城而去。正是：

打破玉笼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

按下三位公子逃出城去了，且言钱兵部领了铁骑，巡到北门，会见了李逢春。见他防守十分严紧，下马上城，来会李逢春，说道：“如今秦双等三家，俱已拿到，只不见了三家的儿子。为此圣上大怒，命下官到各门巡缉。”李逢春假意大惊道：“此三人，是要紧的人犯，如何放他走了？是谁人去拿的？”钱来道：“是米大人同下官等去拿人的，却不曾搜见踪迹。不知年兄这里，可曾出去甚么人？”李爷道：“下官在此，防守甚严。凡军民出入，俱要报名上册。并无一个可疑之人出去，敢是往别处去了？”钱来道：“下官再往别处寻缉。”说罢，上马而去。正是：

不知鱼已投沧海，还把金钩四处寻。

话说钱来别了李逢春，领了兵马，到各门巡了一回，并无踪迹。回奏：“三家儿子避罪逃走，求万岁定夺。”天子大怒，传旨：“颁行天下，各处擒拿！如有隐匿者，一同治罪。”沈谦领旨，随即行文天下去了。

且言三位公子，是晚逃出长安，加一鞭，跑了六七里，离城远了，方才勒马，歇了片时。秦公子说道：“若不是李伯父放我们出城，久已被擒了。”徐国良说道：“我们无故的被奸人陷害，拿了全家，此仇不共戴天！虽然逃出城来，却往那里去好？”尉迟宝道：“俺们不若也学罗焜，占个山头，招军买马，各霸一方，倒转快活。过几年杀上长安，一发夺了天下，省得受人挟制。”秦环说道：“不但罗焜，连俺们这场祸，都是因罗舍亲而起。昨日，闻得江南总督的来文，说俺二表弟罗焜，在山东登州府程老伯家借了兵马，攻打淮安，劫了府库的钱粮，上鸡爪山落草去了。俺们如今无处栖身，不如找到登州程老伯家，访问罗焜的下落，那时就有帮助了。”徐国良道：“既有这条路，就此去罢。”

秦环道：“俺们爹娘坐在天牢，此去音信不通，我们怎生放心得下？”尉迟宝道：“事到如

今,只得如此。”秦环想道:“有了!离此十里,有座水云庵,俺家姑母现藏身在内,二兄可到庵里去躲避些时。一者,打听打听消息;二者,日后我们的人马来,也做个内应。倘若刑部监中有甚么急事,可寻到沈府的章宏,便有法想。三者,你我三人同路不便,恐怕被人捉住,反为不美。”徐、尉二公子说道:“秦兄说得有理,俺们竟到水云庵里去便了。”当下秦环引路,乘着月色,一同往水云庵而来。

且言那罗老太太,自从逃出到水云庵中,住了六个多月。每日里忧愁烦恼,思想丈夫身陷边关,生死未保;又思念二位公子向两处勾兵取救,遥遥千里,音信不通,好生伤感。又见秦环送信说:“罗焜在山东登州府程爷那里,借了人马,攻打淮安,劫了钱粮。皇上大怒,传旨拿各公爷治罪。”太太又悲又喜,喜的是孩儿有了信息,悲的是哥哥秦双,同各公爷无辜的受罪。

太太满腹愁肠,那晚心惊肉跳,睡也睡不着。叫老尼捧一张香案,在月下焚香,念佛看经。忽听得一声门响,太太忙令老尼,问是何人。秦环回道:“是我。”老尼认得公子声音,忙忙开门,请他三人入内。太太问秦环道:“这二位何人?”秦公子道:“这一位是徐国兄,这一位是尉迟兄,都是避罪逃走的。小侄引过来到姑母这里,暂躲一时。”太太惊道:“如今事怎样了?”秦环就将上项之事,细说一遍。又道:“小侄闻二表弟在山东程伯父家,勾兵落草,程伯父必知二表弟下落。小侄欲去投他,同表弟商议个主见,不知姑母意下如何?”太太甚喜,说道:“贤侄去找罗焜也好,只是路途遥远,老身放心不下。”秦环说道:“不妨。小侄骑的是龙驹,一日能行千里,回往也快。”太太道:“儿呀,你找到表弟,可速速回来,免我悬望。”公子回道:“晓得。”随即吃了饭,喂了马的草料,收拾行李、路费、干粮等件,别了太太,辞了两位公子,上马连夜往登州府而来。

这秦公子的马行得快,又是连夜走的,行了三日,已到了登州府地界。那奉旨来拿程凤的校尉,才到半路。公子先到登州,问到凤莲镇,正是日落的时候。秦环一路寻来,远远望见有座庄院,一带壕沟,树木参天,十分雄壮,赞道:“好一座庄院!”正在观看,猛然听得一声呐喊,拥出一标人马,赶出无数的山鸡、野兽,四路冲来。

众人正在追赶,忽听得吼了一声,山岗内跳下一只猛虎,吓得众人四散奔走。只见后面一骑马上,坐着一位年少的公子,头戴将巾,身穿紫袍,手举萱花斧,将那虎追赶下来。那虎被赶急了,吼的一声,跳过山嘴,往外就跑。那人喝道:“你这孽畜,往那里走?”拍马赶来,挂下萱花斧,左手拈弓,右手搭箭,飏的一箭射来,正中虎的后背。那虎带箭,望秦环的马前扑来。秦环就势掣出一对金装铜,照定那虎头上双铜打来,只听得扑咚一声,那虎七孔流血,死于地下。那小将恰好赶到秦环面前,两下里一望,原来是程吧,昔日在长安会过的。程吧问道:“打虎的英雄,莫不是长安秦大哥么?”秦环仔细一看,说道:“原来就是程家兄弟!小弟特来奉拜。”程吧大喜。二人并马而行,叫家人抬了死虎,收了围场,一同来到庄前。

下马入内,见了程爷,行礼坐下。程爷问道:“贤侄到敝地,有何贵干?令尊大人好么?”秦环见问,两泪交流,便将长安大变,因罗焜掳下衣甲,被沈谦奏本,拿问众公爷之话,细细说了一遍。程爷怒道:“这衣甲宝剑,委实是老夫不在家,吩咐小女送的;这借兵之话,却从何来?”程吧怒道:“等他来时,杀了校尉,反上长安,看他怎样?”程爷喝道:“胡说!老夫到了长安,自有分辨。”秦环说道:“不是这等讲,如今皇上听信谗言,拿到京师,岂能面圣?从何辨起?老伯尽忠也罢了,只是吧兄随去,岂不绝了程氏宗祠!”程爷道:“老夫只知尽忠,听天由命。”

程公子急得暴躁如雷,忙到后堂,同玉梅小姐商议。小姐大惊,道:“不如我们躲到田庄去,再作道理。”当下程吧忙叫家人将小姐送到田庄去,把一切的细软都收拾了,邀秦公子一

同去住，天天来家讨信。程爷只是静候圣旨。过了几日，程吧正同秦环来家讨信，才到书房，只听得一声吆喝，众校尉同登州府带了人马，将前后门俱皆围住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定国公平空削职 粉金刚星夜逃灾

话说那四十名校尉协同登州府，带领五百官兵，来到程府。呐喊一声，围住了前后门。拥上堂来，大喝道：“圣旨已到，跪听宣读。”那程爷是伺候现成的，随即吩咐家人，忙摆香案，接过圣旨。早拥上四名校尉，将程爷的冠带去了，上了刑具，便到后堂来拿家眷。吓得合家大小，鸦飞鹊乱，叫哭连天。

二位公子乘人闹时，闪入后园，只见那前后门都围住了。秦环看见，急向程吧说道：“俺们打出去罢！”程吧道：“这里来！”来到靠外的一堵院墙跟前，程公子照定墙根一脚，只听得“哈落”一声，将墙打倒了半边，二人跳墙出来走了。

这里众校尉来拿家眷时，都不见了，只有二三十名家人、妇女。校尉大怒，忙向程爷说道：“程先生，你家眷那里去了？快快送将出来，免得费事。”程爷道：“老夫并无妻室，所生一子，在外游学，别无家眷。”校尉大怒，喝令中军官：“与我细细搜来！”中军官听得吩咐，一声答应，先将拿下的家人妇女，一个个上了刑具，押在一处；然后前前后后，四下里搜了一遍，并无踪迹。只有后园内，新倒了一堵墙，前后门都有人守住，别无去路。程爷在旁听得明白，心中暗喜，想到：“是两个冤家踢倒院墙，逃出去了。”那校尉听得中军说院墙新倒，忙来看了一回，复问程爷道：“你这堵墙四面坚固，为何倒了一块？想是家眷逃走了？”程爷道：“诸位大人倒也疑得好笑，老夫好好的坐在家中，并不知道圣上见罪，前来拿问。一切家眷都在这里，难道是神仙，未卜先知，逃走了不成？就是一时拆了墙，也去不及。求诸位评论便了。”

校尉道：“你既私通反叛罗焜，焉知不预先逃脱？”程爷听得“反叛”二字，勃然大怒，道：“老夫自从昔日告老，别了罗增，并不知他的儿子罗焜是个甚么面貌，怎诬我结交反叛？我既结交罗焜，久已避了，何得今日还在家中被拿？我知道诸公受了嘱托来的，不必多言，只带老夫进京面圣，自有辨白，决不带累诸公便了。”众校尉见程爷说得有理，只得吩咐登州府，封锁了程爷的家产，押了众人，进京去了。

且言那火眼虎程吧、金头太岁秦环，打倒院墙，跳出家，望山后小路就跑。跑到庄房见了玉梅小姐，两泪交流，就将校尉同登州府领兵来拿家眷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玉梅小姐哭道：“父亲偌大年纪，拿上长安，如何是好？”程吧道：“不如点些庄兵，去救了他罢。”程玉梅道：“不要乱动。惟恐校尉拿不到我们，拷问家人，找至庄上，那时怎生逃脱？”这句话，提醒了程吧。程吧忙唤百余名庄汉，各执枪刀，准备厮杀。程吧坐马提斧，在庄前探望。秦环也顶盔贯甲，手执双铜，上了龙驹，向程吧说道：“待俺探探信来！”拍马去了。

秦公子一马闯到山头，远远望见一标军马，打着钦差的旗号，解了数十名人犯，上大路去了。秦公子见人马去远了，方才缓缓的纵马下山。到程府一看，只见前后门都已封锁了。秦

环叹了口气，回到庄房，以上的话，告诉了程吧一遍。

程吧入内，同小姐哭了一场，请秦公子商议安身之计。秦环道：“他今日虽然去了，明日知府来查田产，那时怎生躲避？依弟愚见，不如收拾行李，一同到鸡爪山去投奔罗焜，再作道理。况且，这场祸是他闯的，如今他那里，一定是兵精粮足；我们到他那里，就是有官兵到来，也好迎敌。”程玉梅道：“秦公子言之有理。”遂吩咐收拾起身。程吧叫庄汉备了十数辆车子，将一切金珠细软，装载上车。将一百余人分作两队，秦环领五十名在前开路，程吧领五十余名在后保护小姐、行李，离了庄房，竟奔登州而去。

在路非止一日，那日已到鸡爪山下。秦环在马上看时，见那山势冲天，十分险峻，四面深林阔涧，围护着十数个山头，有一二百里的远近。秦环赞道：“名不虚传，好一个去处！”正在细看之时，猛听得一棒锣声，林内跳出有三十名喽罗，拦住了去路，大叫道：“来人留下买路钱来！”秦环大笑道：“众喽兵，你快上山去，报与罗大王知道，说是长安秦环、登州程吧前来相助的。”那头目听得此信，飞上山通报。

裴天雄、罗焜等众大喜，随即吹打放炮，大开寨门。罗焜飞马跑下山来，大叫道：“二位哥哥，请了。”秦环同程吧见了罗焜，好不欢喜，就在马上欠身答礼，说道：“贤弟请了。”罗焜又见程府的小姐也来了，心中疑惑，先令喽兵将小姐车辆护送上山，自同秦环、程吧并马而行。来到山上，进了三关，早见裴天雄与众将，一齐迎接来了。二人连忙下马，来到聚义厅，行礼坐下。

茶罢三巡，秦环说道：“久仰裴大王威名，无从拜识。罗舍亲又蒙救拔，小弟不胜感佩。”裴天雄说道：“罗贤弟道及二位英雄，如雷贯耳，不想今日光临草寨。”罗焜问道：“二位哥哥到此，必有原故，莫非长安又有甚事么？”秦环含泪说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遂将沈廷华申文告急，被沈太师串同六部，以衣甲为题奏了一本，拿问众公爷全家治罪，多蒙李国公暗中寄信，方与徐、尉二人逃出长安，将徐、尉二人送入水云庵躲了，及至到了登州，程公爷全家也被拿了之详情，说了一遍。

罗焜听得此言，直急得暴躁如雷，说道：“罢了！只因俺一个人闯下祸来，却带累诸位老伯问罪，于心何忍？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哭倒在地。众英雄一齐劝道：“哭也无用，且商议长策要紧。”

当下裴天雄吩咐头目，杀牛宰马，大摆筵宴，为二位公子接风。又命打扫内室，安顿小姐。小姐在后寨，自有裴夫人等开筵款待。大堂上，却是裴天雄等款待秦环、程吧，大吹大擂，饮酒论心。从此两位英雄，就在山上落草了。每日操演人马，积草屯粮，准备伸冤雪恨，不表。

且言众校尉将程凤解到长安，来到相府。恰好吏部米顺正在沈府议事，听见程凤解到，忙向沈谦说道：“程凤已来，切不可令他见驾！等拿到马成龙，再审问虚实，一同治罪。都除了害，才无他变。”沈谦依言，随即传令，收监候旨。早有校尉将程凤一家押入刑部监中，同众公爷一处锁禁，下文自有交代。

却说定国公马成龙，自从得了罗灿的信息，慌忙在定海关连夜操兵，看完了二十四营的兵马，选了三千铁骑。星夜回到贵州，进了帅府，将选来的三千铁骑留在后营。进了私衙，早有马瑶同罗灿叩见，将操的家兵、家将花名册献上。马爷一看，大喜道：“这些人马，同我带来的那三千铁骑，也够做前站兵了。”随即安慰了罗灿一番，然后写了一道自求出征的表章，点两名旗牌，到长安上本去了。

当晚,马爷治宴,在书房同罗灿、马瑶饮酒。猛听得一声嘈嚷,忽见中军官进内报道:“不好了!”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米中粒见报操兵 柏玉霜红楼露面

话说马爷上过出师的表章，正在书房同女婿罗灿饮酒谈心，讲究兵法。忽然听见一声嘈嚷，早有那两名值日的中军跑进书房，禀道：“后上公爷，今有朝廷差下四十名校尉，同贵州府带领兵丁，奉旨前来拿问，已到辕门了。”马爷吃惊，忙忙出了书房，传令：“放炮开门，快排香案迎接。”换了朝服，到大堂接旨。

且言马瑶同罗灿听得此言，大惊，一直跑到后堂，向太太说了一遍：“母亲，快快收拾要紧！恐事不谐，准备厮杀。”太太闻言大惊，忙同小姐商议。这小姐，却是个女中豪杰，一听此言，忙传他帐下的一班女兵，一齐动手，将珠宝细软收拾停当，自己穿了戎装，立在后楼保护太太，不表。

且言公子马瑶同罗灿、章琪、王俊四位英雄，一个个顶盔贯甲，领着五百家将，伏在两边。四位英雄站在大堂屏风之后，来看马爷接旨。

且言马爷来到大堂，俯伏接旨。校尉开读曰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敕谕云南都督、世袭定国公马成龙知悉，朕念尔祖昔日汗马功劳，是以官加一品，委尔重任，以奖功臣。今有反叛罗增，兵败降番，理宜诛其九族，因念彼先人之功，从宽处分。不料伊逆子罗焜，勾同程凤，攻劫淮安，劫库伤兵，滔天罪恶。今据大学士沈谦报奏，罗焜猖狂，皆因尔等暗助之故。有无虚实，可随锦衣卫来京听审。钦此。

校尉官宣过圣旨，马爷谢恩，自己去了冠带，说道：“诸位大人请坐。”众校尉说道：“不必坐了。圣上有旨，请马千岁速将兵粮数目，交代贵州府收管，可带了印绶、家眷，一同进京覆旨。”马成龙道：“今早，本帅也有本章进京去了，此地乃是咽喉要路，不可擅离。况且本帅这颗帅印，还是太宗老皇上与金书铁券一齐赐的，至今传家九代。并无过失，岂可轻弃？再者，沈太师所奏之事，又无凭据。本帅再修一道本章，烦诸位大人转奏天廷便了。”众校尉闻言大怒，说道：“俺们是奉旨拿人，谁管你上本？快些收拾，免得俺们动手！”

这一句话未曾说完，只听得屏风后一声点响，两边刀枪齐举，五百家将八字排开，中间四位英雄跳上大堂。一个个相貌轩昂，身材雄壮，更兼盔甲鲜明，射着两边灯光，十分威武。

众校尉见了这般光景，吃了一惊。马公子向众人说道：“俺家祖上，九代镇守南关，蒙老皇上恩典，赐了这颗帅印，执掌兵权。同苗蛮，大小战过三十多场，不曾输了一阵，汗马功劳不计其数。俺家并无过失，何至合家拿问？烦诸公速速回朝，奏过圣上，叫他速拿沈谦治罪，赦了众家公爷，方得太平；若再搜求，俺就起兵亲到长安，捉拿沈谦对理便了。”这一席话，把众校尉吓得面如土色，向马爷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卑职等告退了。”马爷连忙喝退公子，向众校尉陪

笑说道：“小犬无知，望诸位大人恕罪。还有一言相告。”众校尉说道：“老千岁有何话吩咐，卑职等遵命便了。”马爷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晚，诸公远来，老夫当治杯水酒，以表地主之情，还有细话上禀。”众人不敢推辞，只得齐声说道：“怎敢叨扰千岁盛意？”马爷说道：“这有何妨？”遂邀贵州府同众校尉到后堂饮宴。

当下，众人到后堂，一一坐下，共有十席，早有家将捧上酒宴。安坐已毕，肴登几味，酒过数巡，马爷开言说道：“老夫有一本章，烦诸公带回长安，转奏天廷。只说老夫正与苗蛮交战，不得来京，静在辕门候旨便了。”众人齐声应道：“俺等领命就是了。”当晚席散，就留在帅府过宿一宵。

次日清晨起身，马爷又封了四千两银子，将一道本章，送与四十名校尉，说道：“些许薄礼，望乞笑纳。”众人大喜，收了银子，作别动身而去。

马爷送了众校尉动身之后，随即回到书房。向罗灿说道：“贤婿不可久住此地了。昨日圣旨上说，你令弟勾串山东程年兄，结连草寇，攻劫淮安府库。为此，圣上大怒，方拿问众人治罪。俺想淮安乃柏亲翁所居之地，那有自己攻打之理？况且柏亲翁现任都堂，又无变动，事有可疑。莫非柏亲翁不认前亲，令弟怀恨，又往别处借兵，攻打淮安，报眼下之仇不成？你可亲自到淮安，访寻令弟的消息。会见了时，叫他速将人马快快聚齐，恐怕早晚随我征讨鞑靼，救你父亲要紧。”罗灿听了此言，忙叫章琪收拾行李，辞别马爷、太太。出了帅府，上马赶奔淮安去了，不提。

且言马爷，打发罗灿动身之后，又拔令箭一枝，叫过飞毛腿王俊，吩咐道：“你可暗暗跟着众校尉进京，打听消息。再者，你到老公爷坟上看看。”王俊领了令箭，随即动身，暗随校尉，上了长安大路。

不一日，到了京都。众校尉进了城，先奔沈府见了太师，将马爷的言词告了一遍：“现有马成龙的辨本在此，请太师先看一看。”说罢呈上。沈谦道：“他前日到了一道请战的表章，是老夫接下来了，他今日又有甚么表章？”随即展开一看，只见句句为着众公侯，言言伤着他自己，不觉大怒，说道：“罢了！待老夫明日上他一本，说他勒兵违旨，勾通罗增谋反，先将他九族亲眷、祖上坟墓一齐削去便了。”

次日，沈谦早朝奏了一本，说“定国公马成龙勒兵违旨不回，他还要反上长安来”等语。天子闻奏大怒，随即传旨，命兵部钱来点兵，先下江南，会同米良合兵先拿山东罗焜，后捉云南马成龙，一同进京治罪。钱来领旨出朝，回衙点将，不提。

再言天子又传旨意一道，着沈谦将马成龙家祖墓削平，一切九族亲眷拿入天牢，候反叛拿到，一同治罪。沈谦领旨，天子回宫。

且言沈谦出朝，回到相府，即领羽林军出城，来到马府祖茔，将八代祖坟尽行削平，那些石像华表、祭礼祠堂，一同毁了。那王俊得了这个信息，偷往坟上哭拜一场，连夜赶回云南报信去了。

且言沈谦领兵回城，来拿马府在京的那些亲眷、本家宗族、祖宗上的疏亲。也不论贫富老少，在朝不在朝，一概拿入天牢监禁。沈谦将已拿的人数，开了册子，上朝覆旨。所有未拿的人数，该地方官巡缉追拿，不表。

再言兵部钱来，点了两员指挥，一名马通，一名王顺，带了五千人马，到镇江来会镇海将军米良，去拿罗焜。三军在路，不一日，已到镇江。通报米良，米良随即差官同镇江府出城迎接。进了帅府，马通、王顺与米良见礼坐下，将沈太师的来书与米良看了。米良道：“本帅同二

位将军操演人马，再往山东去便了。”当下就将五千人马扎入营中，留马、王二将在帅府饮宴。次日五更起身，并教儿子、侄子一同前去操兵。

原来米良有个儿子，名唤米中粒，年方二十，却是个酒色之徒；他的侄子，名唤米中砂，跟在里面帮助撮弄，一发全无忌惮。当下弟兄二人饱餐一顿，全身披挂，跟了米良、马通、王顺，来到教场演武。他二人那里有心看兵，才到正午，就推事故，上前禀告回家，就去寻花问柳。

也是合当有事，二人却从李全府后经过，恰恰遇见柏玉霜同秋红在后楼观看野景。不防米中砂在马上一眼望见，忙叫：“兄弟，你看那边楼上，有两个好女色呢！”米中粒原是酒色之徒，听见回头，一看，已见了柏玉霜同秋红面貌，不觉魂飞天外。

看了半会，说道：“好两位姑娘！怎生弄得到手，就好了！”米中砂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待我一言，保管你到手。”米中粒大喜，道：“哥哥，你若有法儿，我情愿与你同分家产。”米中砂说：“有何难处！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

米中粒二入镇江府 柏玉霜大闹望英楼

话说那米中砂说道：“兄弟，我想你要此女到手，也不难。我看他这一座高楼，必是丰厚人家。好在兄弟不曾定亲，明日访问明白，就烦镇江府前去为媒，不怕他不允。”米中粒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二人越看越赞，却被秋红看见了，忙请小姐进去，呀的一声，早把楼窗关了。

米中粒在马上，骂道：“这小贱人，好尖酸！他倒看见我们了。”遂缓辔而行。二人转过楼墙，来到柳荫之下，却是李府的后门。后门内，又有一位年少的妇人，也生得十分齐整。米中粒见了，笑道：“美人生在他一家，真正好花开在一树！”两个人只顾探头探脑的朝里望，不想那个妇人早看见了，赶出门来，骂道：“好瞎眼的死囚！望你老娘做甚的？”米中砂一吓，忙扯兄弟，纵马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这位妇人如此勇敢，却是何人？原来就是瘟元帅赵胜的妻子孙翠娥。他夫妻两人，自从在云南别了罗灿，带了书信，到淮安找寻罗焜。到了淮安，打听得罗焜被柏府出首，拿入府牢中治罪，后来又劫法场，大闹淮安，勾同草寇，反上山东去了。他夫妻两人走了一场空，欲回云南去复罗灿的信，又恐罗灿离云南，因此进退两难。只得仍回镇江丹徒县家内来往，恰好遇见小温侯李定。李定爱赵胜夫妻武艺超群，就留他夫妻两人在府，赵胜做个都头，孙氏在内做些针指。那孙翠娥同柏玉霜小姐，十分相得。谈起心来，说到罗焜之事，孙翠娥才晓得柏玉霜是罗焜的妻子，小姐才晓得罗氏弟兄二人不曾被害，暗暗欢喜。

闲话少说。且言米家弟兄两个，慌忙回府，即唤一个得力家人上前，吩咐道：“丹徒县衙门对过，有一所大大的门楼，他家有一位绝色的女子。我大爷欲同他联姻，只不知他家姓甚，名谁，是何等人家。你可快去访来，重重有赏。”那家人领命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言那米良等操了一日的兵，回府饮酒。马通、王顺向米良说道：“闻得罗氏兄弟，十分英雄，我们前去拿他，非同小可。必须商议个万全之策，方能到手。你我偌大的年纪，倘若受伤，岂不是空挣了一场富贵？”米良说道：“将军之言，正合我意。我们只须点一万精兵前去，到兖州府城里扎营，令地方官前去讨战便了。”

商议停当，次日五更，马通、王顺同米良三人，一同升帐。众将参见已毕，马通、王顺领了长安带来的五千人马在前，米良点了本营的五千人马在后，共是一万精兵。分作两队，中军打起“奉旨擒拿反叛，剿除草寇”的黄旗，耀武扬威，摇旗呐喊，杀奔山东去了。当下镇江府合城的官员，同米府的二位公子，送到十里长亭。饯行已毕，各自相别而回，不提。

且言米公子，送了他父亲出征之后，回到府中料理料理家务，忙了两日。心内时刻想着那美女的消息，正在书房同米中砂商议，忽见前日去访信息的家丁前来回信。米中粒大喜，忙问道：“打听得如何？”家丁回道：“小人前去访问，县衙门口的人说，他家姓李，那老爷名叫李全，

目今现在宿州做参将哩。那女子，只怕就是他的小姐了。”米中砂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这宿州参将李全，莫不是那小温侯李定的父亲么？”家丁回道：“正是。”米中砂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个就容易了。那小温侯李定，我平日认得他，他父亲住在此地，现是叔父的治下。兄弟，你只须见镇江府说一声，保你就妥。”米中粒大喜，忙唤家人备马，拿了名帖，拜镇江府。

不一时已到，家将投了名帖。知府迎出仪门，请中粒到内厅相见。当下二人携手相挽，进了书房，见礼坐下。茶罢，知府问道：“不知公子驾临，有何见谕？”米中粒道：“无事也不敢惊动。只因晚生年登二十，尚未联姻。昨闻宿州参将李全有位小姐，十分贤德；敢烦老黄堂执柯，自当重谢。”知府笑道：“包在本府身上便了。”米中粒大喜，忙忙起身拜谢而去。正是：

御沟红叶虽云巧，月内红绳未易牵。

不表米公子回府，且言知府次日拿了名帖，就来请李定。李定见本府相召，怎敢怠慢。随即更衣上马，来到府宅门上。家人投了名帖，只见里面传请。李定进了私衙，参见毕，坐下。李定说道：“不知公祖大人见召，有何台谕？”知府笑道：“无事不敢相邀。昨日，有定海将军米大人的公郎前来，托本府作伐，说年兄家有一位令妹小姐，尚未出门，特烦本府代结秦晋，不知台意如何？倘若府允，据本府看来，倒也是一件好事。”李定闻言，吃了一惊，忙起身打了一躬，说道：“治晚生家内，并无姐妹，想是米府中错认了，求公祖大人回覆他便了。”说罢，起身告退，上马回府，不提。

且说米中粒自从托过镇江府为媒之后，回到家中。过了三日，不见知府回信，好不心焦。又叫家人备了四样厚礼，到府里来讨信。投了名帖，知府请书房相会。米公子叫家人呈上礼物，说道：“些微菲礼，望乞笑留。”知府再三推让，方才收下礼物，说道：“前日见委之事，据他说，并无姐妹，托本府回覆。本府连日事冗，未及奉覆，不想公子又驾临敝署。”米中粒闻言，好生不悦，说道：“晚生亲眼所见，家兄又同他交往，怎么说他无姐妹？这分明是他推托。还求老公祖大力成全美事，自当重重相谢。”知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公子可挽一友人，且说一头，果是他家姐妹，再等本府来面言便了。”

公子称谢，别了知府。上马回家，一路上好不烦恼。回到府中，将知府的言词，告诉了米中砂一遍。说道：“哥哥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米中砂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我有一计，只是太狠了些，然为兄弟，只好如此。如今兄弟只推看桂花请酒，先请知府前来，说明了计策；然后去请李定，前来看花饮酒，当面言婚。他欲依允，便罢；若是不允，只须如此如此。那时，他中了计，就不怕他不允了。”米中粒大喜，说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

到了次日，米中砂先到李定家走走，并不提婚姻之事。过了五日，米中粒吩咐众家将安排已定，即命家人，拿帖子先请知府，向知府细说一遍。知府暗暗吃惊，只得依允。又叫家人拿帖去请李定。家人到了李府，投了名帖，入内禀道：“此帖是家少爷请公子看花饮酒的。”李定想道：“此人来请，必非好意，但是不去，倒被他笑俺胆小了。”只得赏了家将的封子，说道：“你回去多多拜上尊爷，说李某少刻就来。”那家人先自回去。

李公子随即更衣，叫家人带马，出了府门。到了米府，家人通报，米公子连忙出来迎接。进了帅府，见礼已毕，就请到后园看花。当下李定到了花园，正遇知府在亭子上看花，李定忙上前参见，坐下。李定说道：“多蒙米兄见召，难以消受。”米中粒说道：“久仰仁兄大名，休要过谦。”彼此各叙寒温。知府便说道：“前日，代令妹为媒的，就是这米公子了。”李定说道：“可惜治晚生并无姐妹，无缘高攀。”米中砂忙向镇江府摇头，知府会意，就不说了。

一会儿摆上酒席，米公子邀入席中。二人轮流把盏，吃了一会，又叫府中歌姬出来劝酒。

到席上，唱了两套曲子，便来劝酒。李定刻刻存神，不敢过饮；怎当得米氏兄弟有心弄计，只管叫歌女们一递一杯来敬。又换大觥，吃了十数觥。李定难回，直饮得酩酊大醉，伏几而睡，不知人事。

米中砂忙叫家将，抬到兵机房内。吩咐依计而行，不可迟延。众家人将李定抬到兵机房内睡下，将各事备定，并将绊脚索安排足下。只候李定醒来，以便行事。米中砂又吩咐：“家将伺候，我在那里听信。不可动他，俟他一醒，你们速速报我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

孙翠娥红楼代嫁 米中粒锦帐遭凶

词曰：

义侠心期白日，豪华气夺青云。堂前欢笑口纷纭，多少人来钦敬！秋月春风几日，黄金白玉埋尘。门前冷落寂无声，绝少当时人问。

话说李定被米中粒灌醉，抬入兵机房内。这兵机房非同小可，里面是将军的兵符、令箭、印信、公文、来往的京报，但有人擅自入内，登时打死。这是米中粒做成的计策：用酒将李定灌醉，抬入兵机房，将兵符、令箭，暗藏两枝在他靴筒内，以便图赖他。

当下李定酒醒，已是黄昏时分。睁眼一看，吃了一惊。暗想道：“这是兵机房，俺如何得到？”情知中计，跳起身来往外就走，不防绊脚索一绊。此时李定心慌，又是醉后，如何支撑得住？两脚一绊，扑通一交，跌倒在地。众家将不由分说，一拥齐上，将李定捺住，用绳子捆了。

李定大叫道：“是我！”众人不睬，将他绑上花厅。禀道：“兵机房捉住一个贼盗，请公子发落。”米中粒大喜，说道：“本府太爷在此，速带他来审问。”众人把李定押到花厅，只见灯烛辉煌，都是伺候现成的。众人将李定扭到知府面前跪下，李定大叫道：“老公祖在上，是治晚生李定，并非贼盗。米府以势诬良，求老公祖详察。”米公子说道：“不是这等讲！我这兵机房非同小可，兵符、令箭都在其中。求公祖搜一搜才好。”

当下众人将李定浑身一搜，搜出两枝令箭、一张兵符，双手呈上。米公子大怒，说道：“我好意请你来吃酒，为何盗我的兵符、令箭？是何道理？目今四海荒荒，被反叛罗焜弄得烟尘乱起。昨日奉旨才去征剿，你盗我的令箭，莫非是反叛一党么？”喝令家将：“请王命上方剑过来，问明了口供，快与我枭首辕门示众。”家将得令，将王命上方剑捧来，放在公案上。米中粒向知府丢了个眼色，打了一躬，说道：“拜托公祖大人正法，晚生告退了。”

米公子闪入屏风，知府喝退左右，向李定说道：“年兄，你还是怎么说？”李定回道：“这分明是米中粒做计陷害，求公祖大人救命。”知府说道：“无论他害你不害你，必定是你在他家兵机房出来，又搜出兵符、令箭。人赃现获，有何分说？况且他请过王命上方剑来，就斩了你，你也无处伸冤，叫本府也没法救你。你自己思量思量，有何理说？”李定道：“公祖若不见怜，治晚生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？还求大人搭救才好！”知府笑道：“李年兄，你要活命也不难。只依本府一言，非但性命不伤，而且荣华不尽。”李定明知是圈套，因说道：“求公祖大人吩咐，一一谨遵。”这知府走下公座，悄悄向李定说道：“只因他前日托本府作伐，求令妹为婚，世兄不允，故怀恨在心，因而有此一举。依本府之言，不若允了婚姻，倒是门当户对，又免得今日之祸，岂不是一举而两得了？”正是：

劝君休执一，凡事要三思。

李定闻言，想道：“我若不许他的婚姻，刻下就是一刀两段。白白的送了性命，连家内也不知道。不若权且许他，逃命回家，再作道理。”便说：“既是公祖大人吩咐，容治晚生回家，禀过家母，再发庚帖过来便了。”知府笑道：“他若肯让你回去再送庚帖来，倒不如此着急了。你可就在此处，当着本府写一庚帖，与他为凭，方保无事。”

李定无法脱身，只得依允。说道：“谨遵公祖之命便了。”知府见李定允了，哈哈大笑。忙向前双手扶起，解了绑，请他坐下。一面大叫道：“米公子，出来说话！”米中粒故意出来说道：“老公祖，审明了么？”知府回道：“本府代你们和事。”米公子道：“这兵机房重务，岂有和事之理。”知府笑道：“姻缘大事，岂有不和之理。”这一句话，把堂上堂下一众家人，都引得笑将起来。正是：

王法如家法，官场似戏场。

话说知府向米中粒说道：“公子前日托本府为媒，就是李世兄令妹。你们久后过了门，就是郎舅，那有妹丈告大舅做贼之理。依本府愚见，今日就请世兄写了庚帖，公子备些聘礼，过去定婚；拣了好日，洞房花烛，你们就是骨肉至亲了，何必如此行为？”米中粒笑了，忙忙向知府与李定面前，各打一躬，说道：“方才得罪，望勿挂怀。”遂叫家人，取过一幅红锦绣金的庚帖，并文房四宝，放在桌上，就请李定写庚帖。李定拈起笔来，随便写了一个假年庚与知府。知府大喜，双手接过，送与米公子。米公子收了庚帖，重新叙礼，摆酒陪罪。

吃了一会，天色已明，李定告退。米中砂道：“李姻兄何不同公祖大人一同起身？舍弟的聘礼久已完备，请公祖大人同李姻兄一起动身，送至尊府，岂不两便？”李定暗想道：“他今日就送聘礼过去，如何是好？”只得回道：“遵命便了。”米公子大喜，说道：“不消大舅劳心，一切大小诸事，连酒席都是小弟代兄备现成了。”一面叫家人，传齐执事，升炮开门，将那些金珠彩缎、果盒猪羊，摆了二百端。前面是将军的旗号，后面是知府的执事，细吹细打，迎将出来。米中粒送了知府同李定出了帅府，吩咐中军官道：“送到李府，叫众人即便回来领赏。”中军答应，同众人去了。

且言李定和知府一路行来，心中烦恼，唤过一名家丁，附耳吩咐道：“你速回去，向太太说知如此如此。”家丁领命，星飞回去。这里知府押着米府的聘礼，不一时，已到李府门首。三声大炮，将聘礼摆上前厅。入内道喜已毕，早有中军将礼单双手呈上，李府一一收下。太太命家人，赏了众人的封包，治酒款待知府。知府饮了三杯，随即作别去了。

且言李定走入后堂，太太忙问道：“今日收了她的聘礼，他久后来娶，把甚么人与他？”李定说道：“只推爹爹回来，方能发嫁。迟下了日子，来报他病故，退回聘礼，岂不两下里没话说了？”太太道：“就是如此，你也要望你爹爹任上走一遭，恐他要来强娶。”李定回道：“晓得。”遂叫洪惠并赵胜夫妻过来，吩咐道：“俺不幸被米贼设计，弄出这场祸来。我如今到老爷任上去，家内诸事，拜托你们三人照应。”三人回道：“公子放心，我等知道。”李定收拾，辞了太太，竟奔上江宿州去了。

且言柏玉霜小姐，自从闻了米家这番消息，好不忧愁。幸有秋红同孙氏早晚劝解，一连过了六七日。那日，正在妆楼闲坐，忽见秋红上楼来，报道：“不好了！米家送信，要来娶小姐了。”柏玉霜大惊，同孙氏下楼，到后堂来打听消息。

只见两个媒婆，押了四担礼盒，来到后堂。见了太太，叩头呈上礼物，说道：“我家老太太请太太的安。本月十六日，是个上好的日子，要过来迎娶小姐。诸事俱已齐备，不劳太太这里费事。”李太太大惊失色，道：“为何这等急促，我前日打发公子，到我家老爷任上去了。诸事俱

未曾备办，烦你回去回覆太太说，还要迟个把月才好。”来人说道：“婚姻大事，两下总是要吉利的，那有改期之理？府太爷也就要来通信了。”说罢，二人便起身告退。

李太太好生着急，正在没法，忽听得一声吆喝，镇江府早已到门。进了后堂，见了太太道喜，知府说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卑府此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十六日米府前来迎娶千金，特来通信。”太太回道：“公祖大人在上，本当从命，奈拙夫、小儿俱不在家，一无所备。仍求大人转致米府，求他改期才好。”知府道：“此事从无改期之理。夫人不用费心，只送令媛过门，倘有甚话，都有卑府做主。”说罢，起身告退，回衙去了。

太太好不着急，忙请柏玉霜同孙氏来商议，说道：“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小姐哭道：“这是甥女命苦，惟有一命而已！”孙氏说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将一个丫鬟装做小姐嫁过去，再作道理。”秋红道：“不可。那日，小姐在楼上被他看见，所以只认做本府内的小姐。今日换了人嫁去，那里瞒得他眼！如今小姐‘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’。只有女扮男装，速去逃命。但是公子、老爷都不在家，我们逃去之后，他来寻太太要人，如何是好？”孙氏沉吟道：“我有一计。我夫妻二人，昔日蒙罗公子救命之恩，如今米贼又去同罗公子交兵，他儿子又来谋占小姐，我不报恩，等待何时？你们只去如此如此，他来迎娶，等我去便了。”太太同柏玉霜只得依允。

不觉光阴迅速，已是十六日了，太太吩咐张灯结彩等候。黄昏时分，镇江府全班执事，押着米府的花轿，全付仪仗，大吹大擂，到了李府。道过喜，饮过酒，只听得三番吹打催妆，请新人上轿。里面，柏玉霜同秋红，久已改了装扮躲了。孙氏大娘藏了暗器，装扮已毕，别了小姐、夫人，上轿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

柏玉霜主仆逃灾 瘟元帅夫妻施勇

话说那日米府，排了镇海将军的执事，大吹大擂，抬了八人花轿，到李府来迎娶小姐。早有诸亲六眷、合城的文武官员，到两边道喜。那李夫人在外面，勉强照应事务，心内好生烦恼。

花轿上了前厅，喜筵已过，三次催妆，新人上轿。那孙氏翠娥，内穿紧身软甲，暗藏了一口短刀，外套大红宫装，满头珠翠，出房来拜别夫人，说道：“奴家此去，凶多吉少；只为报昔日罗公子的恩，故此身入虎穴。生死存亡，只好听天而已。太太不可迟延，速速安排要紧。”太太哭道：“难得你夫妻如此重义，叫老身如何过得意去？”孙翠娥道：“太太休得悲伤，干正事要紧。”复向柏玉霜说道：“小姐可速上长安，投令尊要紧。奴从此告别了！”柏玉霜哭拜在地，说道：“多蒙姐姐莫大之恩，叫奴家如何答报？”二人哭拜一场，孙翠娥竟上花轿。听得三声大炮，鼓乐喧天，排开执事，往帅府去了。

此时，赵胜忙会了洪惠的言语，浑身穿了铁甲，提了一条镔铁棍，暗跟花轿，到米府去了。那洪惠知道，必有一场恶祸，同米府是不得好开交的，预先同赵胜夫妻商议定了。前数日，已经过江来到瓜州，约了镇海龙洪恩同王氏兄弟三个，带了五十个亡命，叫了十多只小船，泊在镇江边上接应，不表。

且言柏玉霜小姐，打发孙氏动身之后，诸亲已散。关了大门，方才同秋红下妆楼来拜别太太，说道：“舅母在上，甥女上长安找父亲，此一别，不知何日再会？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哭拜在地。太太哭道：“我儿此去，路上小心要紧。到了长安，会见你爹爹，可叫他暗保你家舅舅，要紧！眼见得同米贼不得甘休。你们快快收拾去罢。”

当下柏玉霜拜别了太太，同秋红依旧男装，带了行李包袱，瞒了府中的家人，悄悄的出了后门。并不敢擎灯，高一步，低一步，乘着那月色星光趑路。多亏出海蛟洪惠送二人上了大路，出了府城，雇了一只小船，连夜开船，往长安去了。

再言洪惠送了柏玉霜上船，急急赶回府来，见了太太，说了话，忙催太太收拾，动身要紧。太太将细软打了四个大包袱，先付洪惠挑到江边船上，交与洪恩。复回府来，已有二更天气。太太向众家人说道：“连日你们也辛苦了，早些睡罢。”众人听得太太吩咐，各人自去安歇。太太见家人睡了，就同洪惠悄悄的出了后门。备了一匹马，扶着太太上了马，走小路赶出城来。到了江边，早有洪恩前来迎接，扶太太下了马。洪惠送太太上了船，叫声：“哥哥，好生同夫人作伴，在此等我。我同王氏兄弟，去接应赵胜夫妻要紧。”当下同了焦面鬼王宗、扳头鬼王宝、短命鬼王宸，各人带了兵器，赶进城来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洪恩见兄弟去后，猛然想起一件事来。说道：“不好了！他们此去，非同小可。倘若关了城门，不得出城，如何是好？此事不可不防。”忙向带来的五十个亡命说道：“你们快快去，

如此如此。接应他们要紧。”众人领计，飞风去了。

再言米府迎娶新人，好不热闹。米中粒浑身锦绣，得意扬扬。先是知府同合城的官员前来道喜，后是辕门上那些参将、守备、游击、都司、千总、把总一班军官，前来道喜。帅府中结彩张灯，笙箫齐奏，共有八十多席，都是米中砂管待。

将近二更时分，三声大炮，花轿进门，抬进后堂。俟相行礼，新人出轿，双双拜过天地、祖宗。笙箫鼓乐，金莲宝炬，送入洞房。众姬妾丫鬟擎金灯宝烛，引新人坐过富贵，合卺交杯。米公子满心欢喜，自从那日在楼上相逢，直至今宵才想到手。

看官，你道柏玉霜同孙氏，是一样的花容么？米公子就认不出真假？不是这个讲法。一者，孙氏大娘也生得美貌，年纪又相仿；二者，满头珠翠垂肩，遮住了面貌，又是晚上，越发真假难分；三者，此刻米公子早也神魂飘荡，欲火如焚，那里还存神留意，故此没有看得破。

当下交杯已后，早有那些朋友、官员前来看了新人，就扯米公子前去吃酒。米公子开怀畅饮，吃到三更，各官员方才起身告退。这米公子被众客多劝了几杯，吃得大醉。送众客去后，踉踉跄跄的，吩咐米中砂道：“府中一切事情、上下人等，拜托照应。小弟得罪，有偏了。”米中砂笑了一声，吩咐家人照应灯火，自己却同一个少年老妈，去打混去了。

那米公子醉醺醺的，走进后堂。早有四个梅香引路，擎着灯，送米公子上楼。进得洞房，净过了手，脱去上盖衣服，吩咐丫鬟：“下楼去罢。”随手掩上了房门，笑嘻嘻的向孙氏道：“自从那日，小生在马上看见娘子一面，直到如今，才得如意。请娘子早些安歇罢。”就伸手来替孙氏宽衣。孙氏大娘耐不住心头火起，满面通红，就是劈面一掌，推开米公子，一手脱去外衣。那米公子不识时务，还是笑嘻嘻的，来搂孙氏。孙氏大怒，骂一声“泼贼”，拦腰一拳，将公子打倒在地。公子正欲挣时，孙氏掣出短刀，喝一声，手起一刀，刺倒在楼上；赶上前按住了脸，一刀割下头来。顺手将烛台往帐幔上一点，望楼底下就走。

不防楼底下，众丫鬟使女还不曾睡，听得楼上喊喝之声，忙奔上楼来看时，顶头撞见孙氏下楼。手起刀落，一连搠死了两个丫鬟。

众人一看，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楼上有强人了！”这一声喊叫，惊动了合府家丁。抢上楼来，一看，只见公子倒在楼上，鲜血淋漓，头已割了。众人大惊，扶下尸首来时，楼上烧着床帏帐子，烟雾迷天，早已火起。慌得太太同米中砂，在梦中扒起来，听得这个消息，只吓得魂飞魄散，大哭连天。一面叫人抬过公子的尸首，一面叫众家人救火，一面问有多少强人，新娘子往那里去了。众人回道：“并没有强人，公子同两个丫鬟，都是新娘子杀的！”太太大惊，说道：“快快与我拿住这贱人！重重有赏！”

当下众人听令，个个手执刀枪，来捉孙氏。孙氏在火光中，在人手内夺了一条枪，且战且走。却不识他家出路，只顾朝宽处跑。

正在危急之时，恰好赵胜、洪惠等见里面火起，喊杀连天，就知道孙氏动手了。五条好汉，一齐打入后门，奔火光跟前来接应。正遇米府众家将围杀孙氏，洪惠大叫道：“鸡爪山的英雄全伙在此，谁敢动手？”一齐端兵杀来，众人喊叫一声，回头就跑。五位好汉保定孙氏，往外就走。

太太着了急，忙叫辕门上，擂起聚将鼓来。那些大小将军，忙忙起身，奔到帅府，只见火光罩地，喊杀连天。一时，镇江府、丹徒县游击、参将、守备、文官武将，一同都到帅府请安，救火。米太太向众官说道：“诸位，与我追拿强盗要紧！”众官大惊，忙忙调齐大队人马，追赶来了。五位英雄保定孙氏，回头一望，只见远远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，约有二三千人马，鸣锣擂鼓，

呐喊摇旗，追杀而来。六位大惊，奔到城下。城门已关，并无去路；回头看时，追兵渐渐的赶进来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

小温侯京都朝审 赛诸葛山寨观星

话说六位英雄，见后面追兵紧急，慌忙往前奔走。来至城下，那城门早已闭了。王宸道：“不要慌！我们扒上城头，绕城走去，遇着倒败的口子，就好出去了。”众人扒上城头，顺着城边走无数步，忽见乱草丛中，跳出两条汉子，拦住去路。赵胜大惊，掣铁棍就打。那两个人托的跳开，火绳一照，叫道：“不要动手！洪大哥叫我们等候多时了。”王宸听得是瓜州带来伴当的声音，大喜，说道：“洪大哥叫你等在此，必有计策。”二人说道：“洪大哥怕你们不得出城，叫我们如此如此，就出去了。”六人依计，跟着二人，顺着城头去了。

且言那合城官员将校，带领二三千人马，高挑着灯球火把，一路追来，喊杀连天。只把那镇江府的一城百姓，吓得家家胆战，户户魂惊。听见是鸡爪山的英雄杀入帅府，放火烧楼，连公子的头都不见了，又是黑夜之中，不知有多少人马，那些来追赶的兵将，却也人人惧怕。追到城门口，绝无踪迹。

众官正在疑惑，猛听得四面一片喊声。有人报道：“府衙后面火起！”知府大惊，忙上高处一望，四面火光冲天，十分利害。吓得知府胆落魂飞，忙叫本衙兵丁，快快赶回救火。又见四面嘈嚷，一霎时烟雾迷天，接连又是七八处火起。只烧得满天通红，火球乱滚；耳内喊声不绝，哭声震地。那些军校人等、靠辕门住的军官，个个都是有家眷的，见城中八方火起，犹如天崩地裂，势不可当，喊叫一声，文武官员、兵丁将役，都四散奔走，回去救火，那里禁止得住。知府见军心已乱，忙叫守备守城：“本府回衙，保守府库去了。”说罢，带了众人，飞马而去。

且说那守备吴仁，带了本部下四个把总，有二百兵丁，到了城下。只见那些百姓，一个个觅子寻爷，哭声不绝。守备忙吩咐众将：“快些分头四门巡缉，以防破城。”当下吴守备带领人马，绕着城脚缉捕奸细。一队人马来至北门，忽抬头，见城头上有十数个人，在那里扒城。

众军呐喊，说道：“强盗在这里了！”一齐赶上城来。原来，洪惠等同王氏三雄，到四处放了火，约定在此搭软梯跳城。吴仁见了，领兵赶到城上。众人喝道：“不用来，俺们去也！”一个个望城下就跳，下面早有洪恩来接。只有赵胜夫妻二人未曾下去，吴仁早已赶到，纵马大喝一声：“往那里走？”举枪就刺赵胜。赵胜闪过枪，扬起那条镔铁棍，照吴仁头上打来。吴仁一闪，那一棍却打在马头上，那马往后一倒，连吴仁一齐滚下城脚去了。

众军急来救时，赵胜趁人乱里，抱着孙氏大娘，一并跳下城去了。这里众军救起吴仁，看时，早已跌得脑浆直流，死于非命。吓得众军飞马来报知府。知府大惊，急忙传禀都统、游击，领兵出城追赶，不表。

且言赵胜夫妇跳下城来，早有洪恩接住，一同来至江边。查点人数，一个也不曾伤损。众人大喜，分头跳下小船。那李太太吓得战战兢兢，来问孙氏道：“你们怎么弄得掀天泼地？将

来怎样？”孙氏告诉了太太一遍，说道：“太太受惊了。”太太未及回言，猛见一派火光，镇江府协同都统、军官，带领一标人马，赶出城来了。

洪恩一见，忙叫解缆开船。每船上摇起八把桨来，如流星掣电，如飞似的过江，到瓜州王家庄上安身去了。

且言知府同都统、游击、参将、兵丁、将校，赶到江边，并不见一人。大家吃惊，忙问江边上附近居民。人人都说，并没有见甚么人马，只有十数只小船上，有十数个人，在此住了一夜，方才开船过江去了。知府说道：“无十数多个人如此凶险之理，想是走到别处去了。且回去救火，安民要紧。”

当下文武官员回转城中，救灭了火，安慰了百姓，整整闹了一夜。次日天明，各文武都到将军府里请安。米太太正在后堂哭公子，听得众官请安，太太收住了眼泪，叫家人请家内大爷米中砂同知府，到后堂说话。家人去不多时，只见米中砂同知府进了后堂。见了米太太，行了礼坐下。

太太向知府说：“多蒙老公祖代小儿做得好媒！娶进门就杀死丈夫，放火烧了房屋。又听得他是鸡爪山的强盗，全伙在此。我想鸡爪山，是反叛罗焜同伙住地，现今老爷奉旨领兵前去征剿，莫不是李家同罗焜是一党，故此强盗婆装做新人，前来害我儿性命？此事不明，要求老公祖前去查问查问，好出文书，与老将军知道。”知府无奈，只得连忙起身，向李府而来。

却说那晚，李府家丁是辛苦了，个个进房都睡着了。睡到半夜里，听见外面嘈嚷，老门公起身，开门看时，听得人说，米将军府里起了火了。门公大惊，上街一看，只见天都红了，连忙入内禀告。众丫鬟妇女，一齐惊起。传至上房，上房门已开了，入内看时，不见夫人在内。众人惊疑，各处找寻，并无踪影。众人慌做一团，猛又听得一片喊声，七八处火起，外面宣传说，鸡爪山的贼兵来了。众家人大惊，来寻赵胜、洪惠二人，也不见了。

闹到天明，正没摆布，却好知府到了。进了中厅坐下，便叫家人，快请夫人说话。众家人一齐跪下，禀道：“太爷在上，昨夜火起之时，我家太太就不见了。”知府喝道：“胡说！”遂起身，率领皂快人等进内搜查，果无影响。知府着急，审问家丁口供，也无实迹。知府想道：“一定是同反叛罗焜一党，故此强盗婆装做新人，刺杀了米公子，他却暗暗先走了。”只得将李府家丁一齐拿住，封锁了李府的大门。起身回到帅府，见了米太太，说了一遍。太太变色，说道：“此事却要贵府作主，交还我的贼子来。”知府喏喏连声告退。

这里，一面收了米公子的尸首，一面差家将到老将军行营报信。那镇江府满腹愁烦，火速回衙，将李府众家人收了监，随即将受伤兵将被火之事，细底情由，细细做成文书，申详上司去了。

且言小温侯李定，自从受了米府的聘礼，连夜赶奔宿州。到他父亲任上，将柏玉霜表妹被害投奔，又遇见米府强聘之事，细细告诉一遍。李爷大惊，说道：“你既受了他家聘礼，如何推托？”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有了。我写一封书与你，连夜回去见镇江府，说我在任上，已将女儿许聘人家了，仍烦府尊大人，将原聘礼送还米府，方无他事。倘若不从，你可连夜写信送来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李定领命，带了书信，别了李爷，翻身上马，复转镇江。他在路上，却并不知米府来娶，孙翠娥杀人放火，弄出这场祸来。他单人独马，只顾赶路，那日到了镇江，已是黄昏时分。进了城门，打马加鞭，奔到自家门首，一看，只见知府的封条封锁了门户。李定大惊，说道：“这是为何？我的母亲却往那里去了？”正无布置，猛听得一声呐喊，四面拥上七八十个官兵。钩镰套索，短棍长枪，一齐上前，将李定拖下马来，捆进府衙去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玉面虎盼望长安 小温侯欣逢妹丈

话说李定被众官兵拖下马来，大叫道：“拿俺做什么？”众人说道：“你家结连鸡爪山的强盗，前来放火杀人，连米公子都被你叫人杀了，还说拿你做甚？”李定听了，好不分明。

不一时，扯到府堂。推倒阶前跪下，知府升堂喝道：“米府同你联姻，也不为辱你。你为何勾通鸡爪山的强盗，假扮新人，将米公子刺杀？却又满城放火，烧坏了七八处民房？吴守备前去巡拿，又被强徒打死。你的罪恶滔天，今日却是自投罗网。你且说，家眷藏在何处？党羽现在何方？好好从实招来，免受刑法。”

知府还未说完，把李定只急得乱叫道：“老公祖说那里话来！俺为受了米府的聘礼，连夜赶到家父任上去报信。谁知家父已将妹子许他人，叫我连夜回来，烦公祖大人退还米府的聘礼，怎么反诬我这些话来？”知府道：“胡说！本月十六日，米府迎娶新人，当晚，就是你妹子将公子刺死，放起火来。本府去救火时，满城中无数火起。人人都说米府新人，是鸡爪山强徒装的，杀了米公子，出帅府去了。忙得本府救了一夜的火。次日到你家查问，你家的家眷久已去了。本府问你家人，他说火起之时，你母亲就不见了。想你是暗通反叛，杀人放火，恐怕追拿，暗带家眷先逃。现有你的家人在牢内，怎说米府反告你？难道他把儿子自己杀了，图赖你不成么？”李定大叫道：“我在父亲任上，今日才回，怎么说我勾引强盗？想是米府来强娶亲事，舍妹不从，因而两相杀死；怕我回来淘气，故反将我母亲害了，做成圈套，前来害我。”知府大喝，吩咐将李定的家人带来对审。不一时，家人带到。

知府说道：“你自己去问他们。”李定便问家人：“太太到那里去了？”家人见问，哭说道：“那日，正当半夜火起之时，便去禀报夫人，夫人就不见了。”将始末情由，说了一遍。李定心中疑惑，又问：“赵胜夫妇同洪惠为何不在？”家人回道：“他们三人，是同太太一齐不见的。”李定听了，心中明白，料想新人是孙氏装的：“母亲、妹子，一定是同他逃走了。只是鸡爪山的人马，怎得来的？”当下知府复问李定说道：“你还有何说？”李定说道：“其实治晚生并不知道详细，实系才在父亲任上回来的。”知府大怒，正要动刑，忽见一骑马冲进仪门。

一位官差手执令箭，大叫道：“米老将军有令，着镇江府速解一千粮草、三千人马，并将放火的原犯，解往山东登州府听审。火速，火速！”知府闻言，吃了一惊。立刻到将军辕门，领了人马粮草，随将李定上了刑具。次日五鼓动身，押了军粮，解了李定，离了镇江，连夜奔山东去了。

且言米良合同马通、王顺，领了一万精兵在兖州驻扎，离鸡爪山数十里，安营立寨。歇了数日，点将到山口挑战，被众英雄点兵下山，一连三阵，杀得米良等胆落魄飞。伤了一半人马，败回登州去了，紧闭城门，一连半个月不敢出战。

正在城中纳闷，接连是家将前来报到公子的凶信，米良大哭，昏倒在地。众官救醒，细问根由。家将备陈始末，米良大怒，因此着落知府调兵押粮，并要杀公子一千人犯前来，亲自审问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鸡爪山上，众英雄一连胜了数阵，个个欢喜。只有玉面虎罗焜，心内忧愁，盼望兄长，放心不下。那晚席散，步月来到军师谢元帐中坐下，问道：“目下连胜米贼数阵，意欲要杀上长安，伸冤报仇，但不知家兄的消息如何。请教军师，还是怎生是好？”谢元道：“将军休急，俺昨日袖占一课，山上虽然兴旺，奈气运未足；在百日之内，还有英雄上山相助，令兄不远就要到了。前日，我已分差四路去打探军信，等他回报，再作道理。”

二人谈了一会，步出后营，到山顶上玩月。谢元仰面观星，见众星聚于江东，十分光灿；又有一颗大星，缠在勾陈星内，其色晦暗，左右盘旋，忽然一道亮光，穿入白虎宫中去了。谢元大叫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这个星光，先暗后明，过了营，却同将军的本星相聚。三日内，必有英雄上山来，却与将军有些瓜葛。想是有甚令亲到此，也未可知。”罗焜甚喜，当下观过星斗，转回山寨。

忽见两个探子飞入军营，跪下禀道：“小人奉令到镇江，打探米贼的虚实，今探得本月十六日，米府娶得宿州参将李全的小姐。谁知小姐刺杀米中粒，放火破城，杀死守备一员，闹了一夜。却假我们鸡爪山的旗号，逃走了。谁想李公子又回镇江，被知府拿住。如今领了一千粮草、三千人马，解李公子到登州来了。小人探知，特来禀报。”谢元道：“记功一次，再去打探。”探子去了。当下谢元向罗焜说道：“探子来报的言词，他说假我们山寨之名，那李定，必与将军相熟。”罗焜说道：“我闻得柏府有个姓李的亲眷，住在镇江，一向并不曾会过。”谢元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正合天象了。有此机会，我们且去劫他的粮草上山，再作道理。”二人商议已定。

至次日，众英雄升帐。谢元向众人说道：“大事只在今日一举，诸公须要用心！”众英雄齐声应道：“谨遵将令！”谢元大喜，令火眼虎程吧领一千人马，前去如此如此；又令胡奎领一千人马，前去如此如此；又令秦环、罗焜各领五百铁骑，前去如此如此；又令鲁豹雄、王坤、李仲、孙彪领一千车仗，前去如此如此。众人得令，各领本部人马去了。

按下山寨点将之事，且说那镇江府同游击刁成，带了四名护粮的千总并囚车，解了李定，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那日，已到袁州府的地界。离城四十里，天色已晚。知府说道：“此去离贼寨不远，众军俱要小心。”又差一名外委，速进袁州报信，请米将军发兵，前来接应。一面吩咐：“此地不可安营，速速赶进城去才好。”众军点起灯火，行无一里之路，猛听得一声炮响，左有秦环，右有罗焜，各领五百铁骑，两边冲来。知府大惊，忙令游击将三千兵摆开，前来迎敌。与秦环二人战无数合，秦环一铜打死刁成。知府回马就走，正遇罗焜，一枪挑于马下，被喽兵擒了。众军见主将已死，弃了粮草，各自逃生。

当下罗焜、秦环杀入军中，打开囚车放了李定，先令送上山去，然后赶杀三军。那三千人，一个个丢盔弃甲，四散逃生，那里还顾甚么粮草，落荒逃走了。这里鲁豹雄、王坤、李仲、孙彪带领车仗人马，前来接应。罗焜、秦环将镇江府解来的粮草，并夺下来的盔甲、弓箭、旗枪，尽数装载上车，护送上山去了。

且言米良等，见报说镇江府解粮到了，忙忙升帐。正要点兵接应，猛听得连珠炮响，喊杀连天。早有探子飞报，说镇江府的粮草被劫了。米良大惊，忙同马通、王顺披挂上马，带领本部人马及偏将，吩咐登州府守城，亲自赶来接应。比及赶出城来，粮草已劫去了。

罗焜的兵马又到，五百铁骑，一字排开。米良见他兵少，就来交锋。战无三合，罗焜回马

就走；米良领兵赶来，罗焜往左边一闪，早不见了。又遇秦环五百铁骑拦路，同米良接手交锋，也战无三合，就败向右边去了。米良见人马来得闪烁，就不追赶。忽听得一声大炮，人马四下冲来。米良等吃了一惊，回马看时，只见登州城中火起。三人一吓，只得夺路而走。走无半里之路，又遇见胡奎、程邈领兵拦住去路，后有罗焜、秦环领兵追来。四下里喊杀连天，火光乱滚，金鼓齐鸣，十分利害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

米中砂拆毁望英楼 小温侯回转兴平寨

话说米良、王顺见鸡爪山伏兵齐来，明知中计，忙领兵夺路而走，回至城下。不防胡奎、程邕奉军师将令，已经攻破登州，领兵从城里杀出，挡住去路。米良大惊，只得纵马拚命向前夺路。不防鲁豹雄、王坤、李仲、孙彪四位英雄送回粮草，又领本部人马前来助战。共是八位好汉、四千余兵，八面冲来，将米良、王顺八千人马冲做六、七段。马通为乱兵所杀，官兵抵敌不住，四散逃走，哭声震地。米良等各不相顾，只得夺路逃生，落荒而走；走了二十多里，却好王顺领着兵也到了。二人合兵一处，查点兵将，又折了指挥马通，八千人马只剩了五百残兵。这一阵杀得米良、王顺丧胆亡魂，一直败走了五十余里，方才招聚残败的人马，扎下营盘。将人马少歇片时，就近人家抢了些米粮柴草、牛羊等类，埋锅造饭，饱餐一顿，连夜的奔回镇江去了。

且言鸡爪山八位英雄，杀败了米良、王顺，打破了城池，把那府库钱粮装载上山。令喽兵不许骚扰百姓，若有被兵火所伤之家，都照人口赏给银钱回去调养。那一城的百姓，个个欢喜感激。安民已毕，收拾粮草，摆开队伍，放炮开营，直回山寨。

早有裴天雄等一众英雄细吹细打，迎接八位英雄上山，进了聚义厅。查点人马物件，共得了二万多粮草、五万多帑银，盔甲、马匹等项不计其数，众英雄大喜。军师传令山上大小头目，每人赏酒一席，大开筵宴，庆功贺喜。一面差探子到镇江打探，一面请李定出来坐席。

那李定来到聚义厅上，见了众家好汉，连忙下礼道：“俺李定不幸被奸人陷害，弄得家眷全亡。自分必死，多蒙众位英雄相救！不知那位是罗焜兄？”罗焜闻言，急忙回礼道：“小弟便是罗焜，不知尊兄却是何人？恕罗焜无知，多多失敬。”李定听了，将罗焜一看，暗暗点头说道：“果然一表非凡，也不枉我表妹苦守一场。”随将备细说出。罗焜大喜：“原来是大舅，得罪，得罪。”就邀李定与众人一一序礼毕，各人通了名姓，坐下谈心。

当下罗焜便问李定道：“大舅何以与米府结亲，却又刺杀米贼，放火焚楼？却假鸡爪山名号，是何原故？”李定说：“我那里知道。只因玉霜表妹在我家避难，不想却被米贼看见，即托镇江府为媒；小弟不从，不想被他设计陷害，勒写婚书，强送聘礼。小弟没法，只得到家父任上商议。前日回家，始知米府前来强娶，弄出这场祸来。小弟并不知是何人劫杀的，连家母不知投于何处去了。”

罗焜道：“大舅临去之时，可曾托付何人？”李定说：“只有家将一名，叫做出海蛟洪惠，并一位都管，名唤瘟元帅赵胜，与他妻子孙翠娥。他三人有些武艺，小弟临行，只托付他三人。小弟前日回家，连他三人都不见了，不知何故？”罗焜听得“瘟元帅赵胜”五个字，猛然想起昔日鹅头镇上之事，问道：“这赵胜，可是青脸红须的大汉么？”李定道：“正是。”罗焜道：“奇怪，这

人我认得。昔日曾写书，托他到云南寄与家兄，今日却为何在此？不知他曾会过家兄之面？叫人好不疑惑。”李定道：“他原是丹徒县人氏，我也不曾问他。他说是往云南去的，会见个朋友。又托他回淮安寄信，却没有寻得到这个朋友，因此进退两难，到镇江投了小弟。他的妻子孙氏，一向同舍表妹相好，每日在楼上谈心，莫非他也知舍表妹的委曲？”罗焜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一定是他。晓得我的妻子被米府强娶，他装做新人，到米府代我报仇的。只是如今，他将太太、家眷带到何处去了？”

李定说：“只有洪惠有位哥哥，住在瓜州地界，想必是投他去了。只是这一场是非，非同小可，地方官必然四处追拿。他那里安藏，怎能得住？就连家父任上，也不能无事。必须俺亲自走一遭，接他们上山才好。”谢元道：“不可。此去瓜州一路，必有官兵察访，岂不认得兄的模样？倘有疏失，如何是好？为今之计，兄可速往宿州，去接你令尊大人上山，以防米贼拿问。至于瓜州路上，俺另有道理。”李定闻言，忙起身致谢道：“多谢军师。俺往宿州去，只有数天路程；瓜州路远，俺却放心不下。”谢元道：“兄只管放心前去，十日之内，包管瓜州之人上山便了。”李定闻言大喜，起身告别，往宿州去了。按下不提。

且言米良败回镇江，心中十分焦躁。进了帅府，又见公子死了，停柩在旁。夫妻二人，大哭一场。次日升帐，一面做成告急的表章，星夜进京，到沈太师同叔父米顺那里投递，托他将败兵之事遮盖遮盖，再发救兵前来相助；一面将阵亡的兵将造成册子，照数各给粮饷去了；一面又挂了榜文，发远近州县缉获奸细。

忙了三日，都发落定了，然后将米中粒的柩送出城外，立了坟莹。夫妻二人，两泪交流，各相埋怨，说道：“这都是镇江府不好，既知李宅不善，就不该代孩儿做媒。好端端的人，送了性命，这口气怎生出得？”米中砂说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先发一枝令箭，会同上江提台差官到宿州，将李全拿来听审。同他那二、三十名家人，一齐先斩后奏，以报此仇。”米良道：“倘若李全不服，如之奈何？”米中砂道：“叔父大人说那里话，他有多大官，参将敢违上司的将令么？叔父这里，差中军官多带兵丁，会合上江提督，申明原委，谅无拿不来之理。”米良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就急升堂，取令箭一枝，点了一名得力的中军，带了八名外委，吩咐道：“你可速到宿州会合提台，要他参将李全即到辕门听令。火速，火速！”中军领了令箭，即到辕门，同了八名外委飞身上马。离了镇江，星夜奔宿州去了，不提。

且说洪氏兄弟，自从救了李老夫人之后，都到王家庄安歇。住了十数日，那村坊内都是沸沸扬扬，说有捕快官兵前来巡缉奸细，十分严紧。洪恩同王氏弟兄商议道：“耳闻米贼被鸡爪山的好汉一连数阵，杀得大败回来，如今倒张挂榜文捉拿我等。我们此处安身不得了，只好往鸡爪山去，方无他患。只是路上须防巡缉。”王宸道：“我有一计，须得如此如此，就没事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好。”随即装束起来。洪恩、洪惠、赵胜、王氏弟兄，共领着四、五十名庄汉，在前引路；后面是王太公家眷人等同李太太、孙翠娥，另有庄汉保护，委着前队，总往鸡爪山进发，不表。

且言米中砂，自从兄弟米中粒死后，他外面却是悲哀，心中却暗暗欢喜。想道：“兄弟已死，叔父又无第二个儿子，这万贯家财，就是我的了。只是本家人多，必须讨二老夫妇之喜，方能收我为子。今早叫人去拿李全，也是我的主意，二老甚是欢喜。我如今带了兵前去，到李家抄了他的金银，拆毁他的房屋，代兄弟报仇，二老必然更喜了。”主意已定，随即点了二、三十名家将，出了帅府。一路来到李府门口，扭开了锁，步入内房，将他所有金银、古董、玩器、细软、衣囊，命家将尽数搜将出来，打成包袱，都送回府去，交与太太收了。然后来到后面，看见这座望英楼，心中大怒，说道：“生是那一日，在这楼下看见了他的女儿，弄出这样事来！”喝令

众家将把这楼拆倒，放起火来。只烧得烟煤障天，四邻家家害怕，人人叹息。正烧之时，有一位英雄前来看火，不觉大怒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

鸡爪山胡奎起义 凤凰岭罗灿施威

话说米中砂把李府的望英楼拆毁，放火焚烧，惊动四邻众人都来观看，其中恼了一位英雄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鸡爪山的好汉——穿山甲的龙标，奉军师将令，特到镇江来打听众人的消息。恰恰撞见米中砂带领家将抄了李府，又拆了望英楼，放火焚烧。只烧得人人叹息，说道：“好一个良善之家，可怜遭此一劫！”

龙标在旁，探知了详细，恨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奸贼如此可恶，若不是山寨里等着俺回去，俺就是一刀先结果了他的性命！”恨了一声，回头就走。来到仪征路上，忽见远远的一簇人马，约有四十多人，分做两队而行；当先马上，坐着一位英雄，青脸红须，领着四十多人，打着奉令捕快的旗号；后一队有十多个人，推着四辆车儿，五骑马上，坐着五位少年英雄，都是军官打扮。龙标看在眼里，想道：“莫非是俺鸡爪山来打探消息的么？为何又有四辆车儿，内有家眷？事有可疑。”遂拿出他昔日爬山的技艺，迈开大步，赶过了那一队的人马，一日走了三百余里。

次日，已到了鸡爪山。进了寨门，来到聚义厅上。众人见了大喜，罗焜忙问道：“事情如何？”龙标就将那米中砂带领家将，抄了李府的家财，拆毁望英楼的话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众位英雄个个动怒，忽见巡山的小卒进寨报道：“山下有九骑马，打着米将军的旗号过来了。”谢元忙令鲁豹雄带领五十名喽兵，下山擒来审问。

鲁豹雄领命，带领五十名喽兵，下山拦路。早见那九骑马一齐冲来，当头马上是一个中军，后面跟着八名外委，是奉令到宿州拿李全的。路过此地，正遇鲁豹雄，大叫一声：“往那里走！”抡枪便刺。中军不及提防，早中右臂，跌下马来，被小喽罗擒了。众外委要走时，被那五十名喽兵围住，用钩镰枪拖下马来，一同绑上聚义厅，跪齐在地下。

裴天雄喝道：“你是米贼的人，往那里去的，快快说来！”中军呈上令箭，说道：“小人是奉令到宿州去拿李全的，望大王饶命！”裴天雄大怒，道：“李爷与你何仇，却去拿他？”喝令左右：“推去斩首！”左右拥上十几名喽兵，剥去衣冠，绑将起来。中军大叫道：“上命差遣，不能由己，求大王饶命！”裴天雄大喝道：“先割你的驴头，且消消气！”旁边走上军师，说道：“大哥且寄下他九人，小弟有用他之处。”裴天雄道：“既是军师讨情，且拿去收监。”喽兵领令去了。龙标说道：“还有一件：俺前日在路上，看见一队捕盗官兵，往山东路上行来。约有五十多人，倒生得人人勇悍，莫非也是米贼的奸细？倒不可不防。”胡奎笑道：“前日来了一万精兵，也只得如此。谅这五十余人，干得甚事！”众人谈了一会，备去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众英雄升帐，谢元道：“李定此去，为何许久不回？其中必有原故。想是李公爷不肯上山，反将李定留住，我等须如此如此，方能上算。”众人大喜。

正在商议，忽见前营小头目浑身带伤，进帐禀道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！今有一队捕兵，共有五

十余人，上山来探路。正遇王、李二位大王，领了一百人马巡山，两下里撞见。二位大王见是捕兵，便去与他交战。谁知捕兵队内有六条大汉，骁勇非凡，二位大王战他不过。小人特来禀报。”谢元笑道：“不妨，罗二哥前去收来。”罗焜得令，披挂齐整，坐马端枪，闯下山来。一看，果见一标军马，在那里交锋。

王坤、李仲两口刀，敌不住那六般兵器，罗焜急抢到面前，大喝一声：“少要惊慌！俺罗焜来也。”说罢，拍马抡枪，便来助战。那六人之中，早飞出一位青脸大汉，用棍架住枪，大叫道：“恩公不要动手，赵胜特来相投！”罗焜定睛一看，果是赵胜。两下大喜，喝住众人，九位英雄一齐下马。罗焜问道：“赵大哥，为何久无音信？”赵胜遂将云南遇见罗焜，复回淮安，落籍镇江，相投李府，救了玉霜，放火烧城，前来相投话语，细细说了一遍。罗焜感谢不尽，遂请李太太等一同上山。小校报上山来，裴天雄等出山迎接。李太太、孙翠娥等，自有裴夫人、程小姐迎接。

聚义厅上，笙箫鼓乐，摆酒接风。左边客席上，是王太公、赵胜、洪恩、洪惠、王宗、王宝、王宸；右边主席上，是裴天雄、胡奎、罗焜、秦环、程肥、鲁豹雄、孙彪、王坤、李仲、龙标、张勇。两边小喽罗轮番把盏。饮酒中间，胡奎说道：“自从裴大哥起义已来，十分兴旺。又今日得了众位前来相助，更为难得。据俺胡奎的愚见，就此兴兵，代国除害；随后请旨赴边，救罗公爷还国。不知诸公意下如何？”众人齐声应道：“愿随鞭镫。”裴天雄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明日黄道吉日，俺们就此兴兵。”谢元道：“不可轻动。自古道：‘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’目今山上，虽然兵精粮足，到底元气犹虚。况且沈谦虽有篡逆之心，却无暴露之迹。且待他奸谋暴露，天下皆知，连朝廷都没法的时节，那时俺这里起义兴兵，传示天下，以正君报国、除奸削佞为名，天下谁敢不望风降顺。岂不是名正言顺了？”当下众英雄听了谢元这一番议论，一个个鼓掌称善，说道：“军师言之有理。”当晚饮酒，尽欢而散。裴天雄已吩咐打扫了两进房子，安顿三家的家眷，各自安歇，不表。

次日升帐，谢元唤龙标、王宗、王宝、王宸、赵胜五位英雄，附耳低言道：“你们可速往宿州，如此如此，要紧！”五人领命，随即改装下山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李定自从会过罗焜，得知详细，奉命下山，往宿州救他父亲。走了数日，到了宿州，进了城门。走到参府，见了李爷，双膝跪下，哭拜于地。李爷大惊，问道：“我儿为何如此？有话起来讲。”公子遂道：“米府不肯退亲，强来迎娶。不知是何人刺杀米公子，放火烧楼，闹了一夜。孩儿回去，连门都封锁了。母亲并无下落，家人拿在牢中；孩儿也被镇江府拿住，问成勾通反叛的死罪，打入囚车，解到米贼行营正法。幸遇表妹丈罗焜，杀退米贼，擒了知府，救了孩儿的性命。又恐他来拿爹爹治罪，故此罗焜命孩儿星夜前来，请爹爹上山避难。”李爷听了，不觉大怒，喝道：“癩！都是你这个畜生，惹出祸来，弄得妻离子散。你当初不受聘礼，焉有此事？如今反来勾为父的做强盗；我想罗门世代忠良，也只为生下不肖罗焜，弄成反叛之名，谁知你也是如此。罢了，罢了，等过两日，我亲自到督府辕门，首告拿你正法，也免得我落臭名！”喝令家人，将公子锁入空房去了。

李爷好不烦恼，一连过了数十日。公事已清，李爷吩咐家将，收拾鞍马行囊，将公子拿到总督辕门上去出首。才要动身，忽听得一声吆喝，进来四名外委、一员中军，手拿令箭一枝，大喝道：“奉镇海将军之令，着参将李全，速到辕门回话！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

粉金刚千里送娥眉 小章琪一身投柏府

话说中军奉镇海将军之令，来拿李全。李全道：“我与他不相统属，怎么拿我？”中军道：“现今钦差在镇江会审，已知会你的上司了。况你儿子罪恶滔天，现又在鸡爪山下来勾引你入伙，你还有何理说？”李爷见说出病根，做声不得，只得说道：“此处汛地，岂可擅离？”中军道：“现有交代官，已到山东地界了。”李爷道：“不妨，我已将逆子捆下，送往辕门。尔等既不知我的心迹，我同你至镇江辩白便了。”

当下李全十分焦躁，收拾起身。李定却心中暗喜，你道为何？原来这中军是赵胜扮的，便晓得其中必有原故。那赵胜又假意着急，拿着令箭，立刻催李全动身。李全是个爽直人，随即带了公子、四五个亲随，同中军等起马就走。

走了数日，早到鸡爪山下。只听得一声炮响，山上十二位英雄，盔甲鲜明，队伍齐整，冲下山来，两头扎住。李全惊道：“我手无兵器，怎生迎敌？中军官，快些夺路！”赵胜笑道：“老将军放心，山上的大王，都是我的相识。”李全未及回言，早见十二位英雄走到面前，一齐滚鞍下马。先去打开囚车，放出李定，然后来到李全马前，各打一恭，说道：“请老将军上山少歇。”不由分说，将李全拥入山寨，请到堂上。

只见李老太太迎出来了，李全大惊，说道：“你为何在此？”太太遂将以上话头说了一遍，说道：“若不是众位英雄相救，我一家，总被米贼害了。”李爷道：“玉霜甥女今在何处？”太太道：“他也是那晚，同秋红丫鬟女扮男装，到长安寻他父亲去了。”李爷两泪交流，见事已如此，也只得罢了。接手罗焜即来行礼，李爷见他相貌威严，也自欢喜。随后是赵胜、洪惠来叩见。赵胜说：“一路瞒混老爷，望老爷恕罪。”李爷扶起二人，又谢过洪恩与王氏弟兄等，然后与众人行礼。当下裴天雄治酒接风，大开筵宴，当晚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裴天雄升帐，请李全管理山寨。李全道：“这断不可！蒙众位相爱，老夫在此听命足矣。”众人说道：“李老伯年尊，我等诸事禀命便了。至山寨之事，不敢烦劳，还是裴兄执掌。”裴天雄见如此说，也就罢了。安坐毕，便令小喽罗，绑出镇江府同米府的中军外委，斩首号令。李爷见了，连忙前去讨情，说：“念他是朝廷之臣，且看老夫面上，等平定之后，交与朝廷正法，也见将军忠义、礼法双全，岂不为美？”裴天雄道：“便宜他了。”仍令小军押去收监。

按下李全在鸡爪山同罗焜相聚，且言罗焜，自从别了马爷，同章琪上路，径上淮安，找寻兄弟。那时正是八月天气，路上秋高气爽，马壮人安。雁落平沙，芦花遮岸，一派秋景，引动了离愁别恨，此时恨不得飞上淮安。不觉行了一月，那日到了山东东平府地界，相离鸡爪山不远。临近城池，处处严加防备，恐怕鸡爪山的好汉前来借粮。三里一营，五里一汛，都有官兵把守，盘诘奸细。门首贴着告示，摆着弓箭刀枪，凡遇面生之人，定要到官审问。罗焜见风声

紧急，便向章琪商议道：“外面盘查得十分利害，俺们若是青天白日，走官塘大路，惟恐那些捕快官兵看破机关，反为不美；不如走小路，放夜站，走到淮安，省多少事。”二人商议已定，收拾些干粮马草，日间躲在荒山古庙藏身安歇，等到天晚，方才上马行走。

那一晚，乘着月色走东平府背后山路，曲曲弯弯，走将上来。只见四面都是高山，当中一条小路，马不能行。二人只得跳下马来，步行前去。四面一望，并无人家，总是些老树深林。二人扒过几个山头，约有二更时分。正望前行，猛见山凹里滚下一个人来，低着头，迎面跑来。不想往罗灿身上一撞，罗灿顺手一把将那人扭住，喝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这等冒失！”那人见了罗灿，慌忙跪下，说道：“爷爷饶命！快些放我走，后面强人追来了！”罗灿将那人抓住，在月下看一看，乃是一个白头老者，跑得气喘吁吁，急做一团。罗灿心疑，问道：“你何人？有甚么人追你？从实说来，俺救你性命。”那老者见罗灿是个英雄的模样，只得说道：“小老儿姓周名元，长安人氏。只因有个女儿，名唤美容，自幼在长安同卢宣结亲，许了他侄儿卢龙。如今卢宣因沈府专权，弃官修道，四海云游去了。他侄儿卢龙、卢虎在扬州落业，前日带了信来，叫小老儿带了女儿到扬州完姻。不想走到此山凤凰岭下，撞着十数个强人。为首一名，叫做金钱豹石忠，却是个旧日庄汉，十分了得。见我来到此间，带领多人，将我女儿抢上山去了。小老儿逃命至此，望爷爷救命！”罗灿闻言大怒，问道：“山寨离此有多远？你快快引我去，救你女儿回来！”周元大喜，说道：“转过山头就是了。”罗灿令章琪牵着马，周元领路，就拿起箭袋，提了银铜，一径赶上凤凰岭来。

走到岭上，只见树木丛中，射出一派灯光。周元用手指道：“那树林之中便是。”三人抢到林中一看，但听众人在那里豪呼畅饮，那周美容哭不住声。罗灿听了，心头火起，便令周元前去叩门。周元抢到门边，拥身一撞，扑通一声，连人跌进去了。原来那门不曾关得紧，故此跌将进去了。众贼吃了一惊，一齐拿了刀棍跑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抢上一人，捺住周元，一刀结果了性命，将尸首踢开，便奔罗灿。罗灿大喝一声，舞起那两根银铜，打将进来。才动手，早打倒了两个。众人喊道：“石大哥，快来助阵！”一齐喊起。早见灯光影里，跳出一条大汉，手持钢叉，赶将出来，大喝一声，便奔罗灿。罗灿抖擞神威，与众人斗了一二十合，心中想道：“不先下手，同他战到几时！”将左手的铜护住了全身，将右手隔开了石忠的叉，跨一步，大喝一声，劈将下来。石忠叫声“不好！”躲闪不及，正中肩窝，跌倒在地。众人见贼首被伤，一齐求活，往外就跑。不防门口章琪掣出双刀，一刀一个，一连杀倒了四、五个。余者不能出门，都被罗灿撒开双铜，打倒在地。

急忙来看周元时，早已绝气。公子叹了一口气，便入房来救周美容。美容被石忠吊在房中，听见外面杀了半天，早已吓得半死。公子解将下来，周美容双膝跪下，哭告饶命。公子说道：“休得惊慌，俺是来救你的。”遂将遇见他爹爹引来相救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周美容大哭道：“虽蒙君子救拔之恩，只是我爹爹已死，奴家也是没命了。”罗灿问道：“卢府你可认得？”周美容道：“只有叔公卢宣，自小儿会过的，别人都不认得。”罗灿道：“既如此，俺费几日工夫，送你到扬州便了。”周美容听了，拜倒于地：“若得如此，奴家就有了生路了。只是我的爹爹尸首怎样？”罗灿道：“此时安能埋葬？不如焚化了罢。”

周美容哭哭啼啼，将周元带来的包袱行囊等件，收拾在一处。罗灿叫章琪拿出门，拴在马上。将那些尸首堆在一处，三人走出大门，放起火来，连尸首一同焚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众英雄报义订交 一俊杰开怀畅饮

话说罗灿打死了石忠，救出了周美容，将尸首放在一堆，团团围了一些干柴枯树。罗灿同周美容站在上风，叫章琪就在屋里放起火来。但见烈焰腾腾，不一时将两进草房，烧做一块白地。

此时，周美容虽然得救身安，想他父亲却被强人杀了，心中十分悲苦。向着那一堆枯骨，大放悲声，哭得好不凄惨。章琪在旁，劝道：“小娘子，且莫要哭，快些赶路要紧。倘若被人看见，晓得我们杀人放火，那时弄出祸来怎了？”罗灿道：“言之有理。小娘子，快些走罢！”周美容闻言，只得收住了眼泪，同罗灿、章琪步下岭来。这些强徒的尸首被烧的行迹，少不得次日自有地方保甲报官，不必详说。

且说他三人，趁着月光步下岭来，上了大路。章琪的马，让与周美容骑了。不一日，已到了江南省内，离淮安不远。罗公子向章琪说道：“俺既救了他，必须亲自送到扬州，交代了卢门，方成终始。又恐兄弟在淮安等急了，两下里错过。你可先到淮安等俺，俺到了扬州，就回来了。”章琪领命，分路去了。

罗灿遂一直送周美容到了扬州地界，下了坊子。将卢家来的地脚引打开一看，次日，照着地脚引，找过钞关门外，那边一问，问到一家门首，说是卢宅。罗灿向前叩门，只见里面走出一位年少的英雄，生得浓眉大眼，肩阔腰圆，十分雄壮。罗灿将手一拱：“足下可是赛果老卢宣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敢，那是家叔。”罗灿道：“如此说，足下是卢龙兄了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是，那是家兄，小弟是卢虎。敢问尊兄是那里来的？问我家叔，有何吩咐？”罗灿往身边，取出那封原信来，说道：“这可是足下与周令亲的么？”卢虎接过一看，大惊，说道：“正是舍下的家信，不知尊兄从何处会见周舍亲的？快请里面坐下。”

当下二人入内，见礼毕，分宾主坐下。茶罢，问过名姓。卢虎便问：“周舍亲目下在那里？”罗公子见问，遂将凤凰岭相遇，被强徒害了性命，打死石忠，救了周美容，送到扬州的话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

卢虎大惊，说道：“原来家嫂多蒙相救，失敬，失敬！只是在下一向不曾会过家嫂，家兄又往仪征看家叔去了。今且请义士先在舍下住几日，等家兄回来面谢。”罗灿道：“足下只宜将令嫂接来，至于小弟，即刻就要上淮安去了。”卢虎道：“义士说那里话来。一者远来，二者多蒙相救，三者家兄为人性急，有名的，叫做独火星。他若回来，见我放义士去了，岂不要淘气！”罗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可快将令嫂接回府来。俺与你一同下仪征，相访令叔、令兄便了。”

卢虎大喜，遂即唤乘小轿，两个家人同罗灿来到坊子里面，请周美容上了轿。家人替罗灿挑了行李，牵了马匹，一路来家。周美容自有内里人接进去了。卢虎治席，款待罗灿，饮酒谈

心,当晚无话。

次日起身,即同卢虎一齐上马,下仪征来访卢宣的信息。原来,卢宣在仪征新城卧虎山通真观里修真养性。这卢宣,原是长安府知府,因见沈谦专权,他就四海云游,弃官不做。颇有些仙风道骨,善知阴阳。落足仪征,同那班豪杰相好,因此卢龙不时就来仪征走走。

话休烦絮。且言罗灿同卢虎,一马跑到仪征新城卧虎山。远远一望,只见通真观门首,一对纸幡影影,满耳钟鼓盈盈。此时卢虎说道:“想是观中做甚么善事……”言还未了,远远看见卢龙同了四位少年英雄,从山后走出来。卢虎一见,大叫道:“哥哥!往那里去,有客在此相望。”当下罗灿、卢虎一齐下马,前来与卢龙等相见。卢龙等相罗灿一表非凡,知他是一位英雄,邀入观中相见。进了大殿,却好那赛果老卢宣念完经,一同见礼坐下。

茶罢,罗灿看那卢宣鹤发童颜,神清气爽,有飘然出世之姿,是个得道之士,说道:“久仰仙师之名,今日方得拜见。”卢宣道:“义士大难将消,小灾未满。请问尊姓大名,莫非是长安的豪杰?”这一句话,把个罗灿问得毛骨悚然。旁有卢虎说道:“此位仁兄姓章,名灿。”遂将打死石忠,救出周美容,送到扬州的话,说了一遍。卢宣等叔侄拜倒叩谢,连那四位英雄一齐也拜倒在地,说道:“义士义勇双全,失敬,失敬!”罗灿慌忙答礼。众人起身,卢宣问道:“义士少要相瞒,足下不是姓章。贫道昔日在长安,与令尊大人相好,后来贫道在各关上,就曾见过贤昆玉尊容了。莫不是粉脸金刚罗灿兄么?”罗灿吃惊,将脸一沉,说道:“仙师说那里话来!那罗灿乃是反叛,俺自姓章,仙师不要认错了。”说罢,趁势起身告别。

卢宣连忙拦住,笑道:“英雄何必着惊,在地都非外人。”因用手一指,道:“这两个,是贫道的外甥,一个叫巡山虎戴仁,一个叫守山虎戴义。这两位,是贫道的施主,有名的好汉,一个叫小孟尝齐纨,一个叫赛孟尝齐绮。都是沈贼的冤家,是贫道的心腹。你如不信,天地昭鉴。”

那独火星卢龙,性子最急,大叫道:“藏头露尾,岂是英雄本色!请仁兄直说了罢。”罗灿见众人如此,乃实告道:“在下正是罗灿,逃难在外的。”众人听了大喜,一齐拜道:“久仰大名,无缘不曾拜识。不想今日在此相会,请问公子,将欲何往?”罗灿遂将找寻罗焜,要勾柏府的人马到边关的话,说了一遍。

卢龙听了,连连摇手,说道:“不好,不好!我们前日上瓜州望王家兄弟三个,连家眷都不见了。问旁边邻舍人家,说十数日之前,有人见他同洪惠家兄弟两个,一齐上山东,投奔鸡爪山去了。耳闻令弟向日投柏府,因柏爷在任,误入家下,被谋下监,后亏鸡爪山的英雄劫法场而去。后来米良领兵去征鸡爪山,他儿子米中粒强娶李府的小姐,不想被小姐刺死,众英雄放火越城,大闹镇江府。众人听得米良兵败而回,惟恐寻踪觅迹,已投鸡爪山去了。想令弟不在淮安了,兄若去相投,再被柏府知道,岂不是自投罗网?”罗灿听了,大惊,说道:“这还了得!俺已叫章琪去了,倘若他们捉住,岂不要送了性命?”心中好不烦恼。

卢宣劝道:“凡事皆有定数,公子不必忧心。再过七七四十九日,灾星退尽,那时风云自然聚会,重整家园,渐渐的显达了。目下且在贫道小庵少住,莫出大门,方保无事。”小孟尝齐纨说道:“天幸今日得会公子,弟不揣愚陋,欲就此结为兄弟,不知公子意下如何?”罗灿道:“既蒙诸公不弃,如此甚妙。”

当下序次,齐纨、齐绮、戴仁、戴义、卢龙、卢虎、罗灿七位英雄,一齐跪倒在地,对天发誓,歃血为盟。卢宣大喜,忙令道僮治酒,款待七位英雄。他们在这里饮酒,卢宣仍去做完了法事,又备了一样素菜,也来陪众人饮酒。各谈胸中学问,十分得意。正吃得快乐,猛听得山门外一片嘈嚷之声。众人出山门看时,只见一队官军,打着灯球火把,拥将来。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打五虎罗灿招灾 走三关卢宣定计

话说罗灿正与众英雄饮酒谈心，猛听得山门外，一片嘈嚷。众人跑到山门口来看时，只见远远的一标人马，约有五六十条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有百十多人，从卧虎山来了。内中绑着一条大汉，后面又挑了六七个箱子，一路上，吆吆喝喝的走来。卢宣眼快，忙叫众人：“快将山门关上！一群牛精来了，莫要惹起来，又缠扰个不了。”众人听了，急回身闭上山门，复进去饮酒。那伙人来到通真观门首，见关了山门，也就过去了。

且言罗灿见众人来得形迹可疑，又见卢宣回避，似有惧怕之意。便问道：“方才过去的这伙人，仙师为何叫他做牛精？又关门避他，是何道理？”卢宣道：“公子只顾饮酒，不要管别人的闲事。”罗灿越发疑心要问。卢宣道：“说来，公子不要动气。这是仪征有名的赵家五虎，就在河北东岳庙旁边、胡家糕店隔壁居住，有百万家财。父子六人，老子叫做赵安，所生五个儿子，叫做：大虎，二虎，三虎，四虎，五虎。五个人都有些武艺，结交官府，专一在外行凶打劫，欺占乡邻房屋田产。那胡家糕店，原是淮安胡家镇人，三年前，还有个黑面大汉前来相探，说是淮安的本家。只因胡老儿有个女儿，名唤婁姑，有几分姿色。这赵家五虎爱上了他，三次说亲，胡奶奶不允。这胡奶奶有个内侄，叫做锦毛狮子杨春，是条好汉，现在朴树湾吃粮守汛，胡家都是他做主，故此赵家不敢来惹他。后来杨春为媒，把婁姑许了朴树湾镇上金员外的儿子小二郎金辉为妻。才下了聘定，尚未过门，谁知赵家怀恨在心。事有凑巧，新到任的王参将，同赵家是亲眷，与五虎十分相好。五日前，赵五虎到朴树湾收租，不想被强盗打劫了些财帛，伤了几个庄客。这赵家说通了王参将，买盗扳赃，说是金辉同杨春窝藏大盗，坐地分赃，打劫了他家千两黄金，伤了十名庄客。立刻禀了王参将，出了朱签，点了捕快，同了官兵，先将金辉拿去屈打成招，坐在牢内。方才拿的那条汉子，就是锦毛狮子杨春。此去送入监牢，多分是死多活少，你可气也不气！”

罗灿听了此言，跳出席来，怒道：“这狗男女，如此行凶作恶！可恨俺罗灿有大事在身，不得同他算账；若是昔日之时，叫他父子六人，都做无头之鬼！”卢宣听了此言，暗暗的懊悔说：“不好了，听他出口之言，正是朱雀当头，日内必要应验，如何是好？”便向罗灿劝道：“公子有大事在身，不要管别人的闲事。”公子道：“那胡婁姑是淮安人，莫不是胡大哥的门族么？且待俺去探探消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齐绮道：“等我明日回去，就接胡家母女到我家去住几日；再多带些金银，到上司衙门去代杨春、金辉二人赎罪便了。看赵家怎么奈何与我？”卢龙等一齐说道：“倘若他来寻我们，我们一发结果了他父子的性命，除了害，看是怎么样！”

这里七、八个人，一个个动怒生嗔，要与赵家作对。只有赛果老卢宣善晓阴阳，只是解劝。知道众星聚会，必有大祸临身，向众人说道：“他自有气数所关，且有官府王法照鉴。谁胜谁

负，皆有前定之因，要你众人管他做甚么？罗兄有大仇在身，立等去报；你们各有身家老小，何苦惹火烧身？只怕你们身受冤枉，就未必有人来救你了。贫道脱然一身，无挂无碍，尚且不敢多事，况你们都是有事在身的。”这一片言词，说得众人悦服，各各平和，都说道：“师父之言有理。莫要管他，我们且吃酒便了。”众英雄吃了一会酒，就在通真观里安歇了一宿。

次日，众人起身，罗灿便要告别。卢龙道：“多蒙兄弟这一番大恩，救了拙荆的性命。定要屈留些时，吃了喜酒再去。”罗灿道：“多蒙盛情，奈弟心急如火，不能耽搁。惟恐舍弟等久了，不在淮安。那时两不凑巧，必要误了大事。”卢宣见公子要去，也上前劝道：“你休要性急，令弟久已上鸡爪山去了。你的大事，要到冬末春初，方可施行。目下灾星未退，还是在贫道这里，安住些时才好。”齐纨说道：“若是罗兄嫌观中寂寞，请在舍下花园里去盘桓盘桓罢。”罗灿因见卢宣说话按着仙机，又见众人苦苦相留，只得住下。

又过了一天，戴仁、戴义有事回家去了，观中觉得冷清。齐纨也要回去，遂令家人备了几匹马，立意要请罗灿到家居住；罗灿只得别了卢宣，同往齐府。临行之时，卢宣又吩咐齐纨道：“请罗公子家中去住，千万不可与他出门，方保无事。我同舍侄上扬州，与他完了姻，五七日之后，就回来了。那时再请他到观中来住，要紧，要紧！”齐纨领命，即同罗灿上马，离了通真观，顺河边进东门来了。

这齐府，住在仪征城里资福寺旁边，他家住十五进房子，十分豪富。当下罗灿同齐纨走马进城，早到了齐府门首，一同下马。上了大厅，进内见了齐老太太，行过了礼，一同来到书房坐下。公子看那齐府的房子，果然是雕梁画栋，铜瓦金砖，十分壮丽。家中有无数的门客，都是锦袍珠履，那些安童小使、妇女丫鬟，都是穿绸着绢，美丽非凡。当下齐家兄弟请罗灿到花园里蝴蝶厅上，铺下了绣衾锦帐，安顿了罗灿的行李。

当晚治酒款待，自然是美味珍馐，不必细说。齐府下的那些门客、教师等类，时刻追陪，真是朝朝丝竹，夜夜笙歌；一连住了五六日，敬重罗灿犹如神仙一般。罗灿忽说道：“小弟在府多谢，明日就要前行了。”齐氏兄弟再三留住，那里肯放，说道：“卢师父回来，我们不留，悉听尊兄便了。前日卢师父吩咐过的，叫我们留罗兄多住些时，今日罗兄去了，他回来时，岂不是惹他见怪？”罗灿道：“多蒙二位贤弟盛情，怎奈俺有大事在身，刻不能缓，实在要走了，只好改日再会罢。”齐氏兄弟见罗灿着急要行，只得说道：“既是仁兄要行，今日已迟了，待明早起身便了。”罗灿只得依允。

当下齐纨叫家人飞到通真观去探探消息，看卢宣可曾回来；一面又叫家人去请戴仁、戴义前来相留。家人领命去了，分头去请。齐纨、齐绮又叫备程仪礼物。当晚治席饯行，兄弟三人，饮得更深方散。

次日五更，罗灿起身，别了齐氏兄弟。飞身上马，走出东门，天才大亮。罗公子出了城，走河边赶路，往扬州而行。心中想道：“不如此再吃些点心，省得路上又打中火。”主意已定，转过东岳庙来一看。也是合当有事，远远看见个糕幌子挂在外面，忽然想起：“此处莫非就是胡家糕店？且待俺进去吃糕，探探消息再讲。”当下罗灿下了马，进了糕店。

只见一位老奶奶掌柜，有个伙计捧上糕来。罗灿问道：“你们店东可姓胡么？”小二说道：“正是姓胡。”罗灿再要问时，猛见一位少年，身穿大红箭衣，带了三、四十名家丁拥进糕店，大叫道：“与我动手！”那些家丁把两个伙计打开，要进房里去抢人。罗灿大喝一声，拦住去路。那少年大怒道：“你敢在赵爷面上放肆么？”罗灿听了个“赵”字，心中早已火起，抡拳就打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

盗令箭巧卖阴阳法 救英豪暗赠雌雄剑

话说罗灿见赵家带领打手，到胡家糕店来抢人，即跳起身来，拦住了内门，大叫道：“休要撒野！他乃是个年老的婆婆，有何不是，也该好好的讲话。为何带领多人前来打抢？”原来赵五虎拿了杨春，送到王参将衙里审了一堂，送到县中苦打成招，问成死罪收了监，人已不得活了。惟恐胡婁姑逃走，故此五虎带领人前来打抢。不想冤家路窄，正遇罗灿在此吃糕，恰恰撞在一处。

当下赵五虎见罗灿拦路，又是别处口音，欺他是个孤客，大怒骂道：“你这死囚，是那里人，敢来多事？你可闻我赵五虎的名么？我来抢人，与你何干！快些走路，莫要讨打！”罗灿听了，如何耐得，便大喝一声，说道：“照打罢！”抡起双拳，就奔五虎。五虎不曾让得，反被罗灿一拳打中胸膛，“哎呀”一声，跌倒在地，早已挣扎不得，呜呼死了。

众打手见了，一齐拥上前来，都奔罗灿。那里是罗灿的对手，一阵拳头打得东倒西歪，四散奔走，回家报信去了。

不一时，只见大虎、二虎、三虎、四虎弟兄四个，同他老父赵安，带领多人围住糕店，将五虎的尸首抬在中间，来奔罗灿。罗灿见势头不好，料不能脱身，心中想道：“俺不如连他父子弟兄都杀了罢。”遂跳出店外，大叫道：“人是俺打死了的，不与糕店相干。你们站远些！”说罢，走上街来，顺手在马上掣出宝剑，向赵安便砍。大虎、二虎一齐上前来救时，被罗灿一剑，刺中二虎的咽喉，拍咚一声跌倒在地；回手一剑，将三虎连耳带腮，劈做两块。吓得大虎、四虎掣出腰刀，带领众人来斗罗灿。罗灿那口剑，犹如风车一般，砍倒四虎。大虎回身就跑，大叫众人：“快取挠钩、套索擒他！”众人且战且走。一会儿挠钩、套索到了，一拥齐上。

罗灿想道：“倘被他拿住了，私地里要受伤。不如自己到官，做个好汉。”主意定了，大喝众人：“你等要拿俺去，只怕今生不能。俺是个男子汉，亲自去见官便了，也省得你们费事。”说罢，分开众人，往城里便走。赵安父子带领众人一路跟着，簇拥着罗灿到仪征县。

进了城门，早见王参将带领着本部人马，赶将来。顶头正遇着赵安，赵安就将被罗灿害了四个孩儿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王参将大惊，遂令官兵抬了赵家四个尸首，押了罗灿的马匹，一同跟进城来，来报知县。

知县大惊，即时升堂，摆了两张公案，同王参将会审口供。早有军士衙役带上凶手事主、邻右干证、保甲人等，并胡家糕店母女二人，堂口跪下。点名已毕，知县先问胡杨氏道：“他在你店中吃糕，因何同赵府打架？你可从实说来！”那胡奶奶哭道：“这少年客人在小妇人店内吃糕，遇见赵五爷带领多人，前来打抢小女，这小客人路见不平，因此相斗。不知他平日可有仇隙，求太爷审察详情。”知县又问赵安道：“年兄，你令郎因何带领多人抢这糕店之女？你令郎

平日可同这凶手相认，有仇是无仇？从直诉来。”赵安哭道：“老父母在上，小儿只带了两个家人出去公干，并不曾打抢糕店。这凶手并不相认，也不知与小儿有仇。此人明系杨春的羽党，因治生前日拿他送在老父母台下，故此暗地叫人来报仇，害了治生四个孩儿的性命。要求老父母大人做主。”

知县听说，遂令带上凶犯。喝道：“你姓甚，名谁，何方人氏？白日的害了四条性命，莫非大盗杨春、金辉的羽党么？你快快从实招来，免得在本县堂上受刑！”罗灿心中想道：“且待俺将错就错，弄在金、杨二人一处，再作道理。”遂回道：“老爷姓章，名灿，倒认得七、八十个金辉、杨春，快快带来，与老爷认一认！”知县吃惊，忙令牢头到监中取金辉、杨春，提到当堂跪下。

知县喝问金、杨二人：“你既勾通大盗，打劫了赵府，违条犯法，理该受罪。为何又勾出凶徒章灿，在你胡家糕店内，打死了赵府四位公子？是何理说！”金辉、杨春二人，齐声叫道：“冤枉！小人认得甚么章灿，这是那里说起？”知县大怒，骂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！凶徒现在，还要强嘴，快快诉来！”

金、杨二人回头，将罗灿一看，却不认得。齐声叫道：“你是那个章灿？为何来害我们，是何原故？”知县喝道：“章灿，你看看，可是他二人么？”罗灿将金、杨二人一看，果然是好汉模样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俺不如说出真情，活他二人性命。”回身圆睁二目，向知县喝道：“老爷实对你讲了罢！老爷不是别人，乃是越国公的大公子，绰号叫做粉脸金刚的罗灿便是。只因路过仪征，闻得赵家五虎十分作恶，谋占金辉的妻小，他买盗扳赃，害金、杨二人。老爷心中不服，正欲去寻他。谁知他不识时务，带领多人，前来抢那胡氏。其时老爷在他店中吃糕，俺用好言劝他，他倚势前来与俺相打。是俺结果了他的性命，并不与金、杨二人相干。俺实对你讲，好好放了金、杨二人，俺今情愿抵罪；你倘若卖法徇私，将你这个狗官也把头来砍了。”

知县听罗灿这番言语，吓得目瞪口呆，出声不得。忙向王参将商议道：“赵家盗案事小，反叛的事大。为今之计，不如申文到总督抚院衙门，去请王命正法便了。”王参将道：“只好如此。”遂将罗灿、金辉、杨春一同收监。赵家父子同胡家母子，一齐回家候信，不表。

且言仪征通城的百姓，听见此一场大闹，都吓坏了。沸沸扬扬，四方传说，早传到小孟尝齐纨耳中。齐纨吃了一惊，飞身上马。出了东门，到通真观来寻卢宣商议。却好行到半路，遇见了戴仁、戴义，齐纨将罗灿之事，说了一遍。二人大惊，说道：“连日事多，今日才得工夫赶来相探。谁知弄出这场祸来，这还了得！”齐纨道：“不知卢师父可曾回来？”遂同戴氏兄弟二人，一齐举步进了观中。

恰好卢宣同卢虎才到了观中一刻，见了齐纨、戴家弟兄走得这般光景，忙问道：“你等此来，莫非是罗灿有甚么祸事么？”齐纨喘息定了，将罗灿立意要行，撞入胡家糕店，打死赵家四子，亲自到官说出真情的话，说了一遍。

卢宣大惊，想了一想，计上心来。向齐纨附耳低言说道：“你同戴仁前去如此如此，贫道即同舍侄往南京去也。”齐纨大喜，领计去了。即令家人送一千两银子，交与卢宣，带了葫芦丹药，连夜直奔南京。正是：

其中算计人难识，就里机关鬼不知。

话说齐纨又将些金银，先令戴义带到县前。会了当案的孔目，只说是杨春的亲眷，央狱卒带入监中。会了三位好汉，暗地通了言语，安慰了一番，自回齐府。见了齐纨，说了一遍，齐纨又令戴义到金府，说了言词。金员外大喜，说道：“难得众位英雄相救。”遂同戴义来到胡家糕

店。会了胡奶奶,将众英雄设计相救的话,说了一遍。说道:“为今之计,你与赵家相近,冤家早晚相见,分外仇深。倘若黑暗之中,令人来害你母女性命,如何是好?不若收拾收拾,且到通真观里,再作道理。连老汉的家眷,也往通真观里避祸去了。”胡奶奶依了金员外之言,同女儿收拾了行李细软,就央戴义背了上船。才动身,只见赵大虎带了四五个家人、地方保甲,前来盘诘。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

行假令调出罗公子 说真情救转粉金刚

话说胡奶奶收拾了行李，正欲同金员外、戴义到通真观去避祸，不想这赵大虎带了四五个家人，正欲前来暗害变姑的性命。一见了戴义，便着坊保来问：“你们往那里去？”戴义回头一看，认得是大虎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赵大爷。小人是本县的差人，怕他们走了，特地前来，将金员外一同押去看守的。”赵大虎认以为真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戴义遂催胡氏同金员外上船，同往通真观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南京的总督，乃是沈太师的侄儿沈廷华。他名色为官，每日只是相与大老财翁看花吃酒，不理正务。也是罗灿该因有救，那日文书到了南京，适值总督沈廷华到镇江去会将军米良去了。来下公文的，只得在门上伺候。

这沈廷华年过五旬，所生一位公子，年方七岁，爱惜如珍。每日要家人带他出来看戏、观花，茶坊酒肆四处玩耍。看官，难道他一个总督衙门中，还是少吃少玩？就是天天做戏与公子看也容易。不是这等讲法。只因公子本性轻浮，每日要在外面玩耍，他才得散心。

那府中有个老家人，背着公子，同自己一个十五岁的儿子，到外面玩耍。出了辕门，转过七、八家门面，只见一丛人，在那里看戏法儿。那老家人带着公子，也来看看。那一班辕门上的衙役，认得是内里的人带公子出来玩耍，忙忙喝开众人，说道：“快快闪开！让少爷看戏法。”众人听言，只得让公子入内，拿条板凳，请公子同那家人坐下来看。

一会儿，送茶的、送水的，都来奉承。只见一个卖糖酥果子的，阔面长身，手提篮子，也挤在公子的面前来卖。公子见了酥果，便要买吃。那个卖果子的人，忙抓了一把糖果子与老家人，说道：“这是送与公子吃的。”那家人大喜，忙向身边取钱，把那卖糖的。那人道：“小人是送与公子吃的，怎敢要钱？只要你老人家照顾我就是了。”那老人家大喜，说道：“怎好白扰你的酥糖？”那人道：“说那里话，只是不恭敬些儿。”说罢，竟自去了。这老家人将糖酥果分做两半，将一半与公子吃了，那一半与自己的儿子吃了，坐在那里玩耍。

不一时，公子只是摇头吐舌，不住的两泪汪汪，满嘴红肿。老家人忙问道：“你是怎么样的？”又见他儿子也是一样。他两个人在地下乱滚，只是摇头摆手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家人大惊，忙忙驮着公子，挽着儿子，急急忙忙跑回衙门，到后堂来了。

看官，你道公子是何道理说不出话来的？原来是卢宣定计，做成哑口丸药，捻在糖果之中，叫卢虎卖与公子吃的。以便混进私衙，于中取事，好救罗灿。

话休烦絮。且言那老家人将公子抱到后堂，见了夫人。只见公子在地下乱滚，吐舌摇头，面色青肿。夫人大惊，忙抱住公子，问道：“我儿，是怎生的？”公子只是摇手指喉，两泪汪汪，说不出原故。夫人见了这般光景，喝问老家人道：“你带公子到那里去玩的？为何弄得这般光景

回来？”家人吓得战战兢兢，跑了出去，把自己的儿子带进来，回道：“夫人在上，老奴带公子同孩儿出去，看了半日的戏法儿，就回来了。不知怎样，公子同我孩儿，一齐得了这个病症，老奴真正不解。”夫人将那孩子一看，也是满脸青肿，口内说不出话来。夫人大惊，说道：“这是怎生的？”夫人无法，只得令家人快请医生来看。

不一时，将南京的名医一连请了七、八位，进府来看。这公子原无病症，不过是吃了哑口丸的，那些医生如何看得出？一个个看了脉，都说无病。夫人说道：“若是无病，就不该这个模样。”内中有一个先生道：“莫非是饮食之中，吃了甚么毒了？”那老家人那里敢说出是吃糖的，一口咬定，只说在外玩耍，并没有吃甚么东西。夫人道：“在内府，又是随我吃饭食，怎生有毒？既是如此，求先生代相公败败毒便了。”这医生只得撮了一服败毒散下来。先生去了，忙令家人煎与公子服了，全无效验。

一连三日，夫人着了急，骂那家人道：“都是你带公子去看戏法，得了病来。如今就着落在你身上，好好的请医生代公子医好了，不然处死你这老奴才！”

老家人无奈，想了一想，别无他法，只得出来寻访高人，来救公子。带了些银子，出了宅门，来到前面辕门上。见了一个旗牌官，问道：“你可知道此地有甚么名医？快代我请一位来看看公子。”那旗牌官说道：“如今的医生，不过是略知药性，就出寻钱用，混饭吃，有甚么武艺！昨日，我家小儿得了一个奇病，总不说话。南京的医生都请到了，也看不好。多亏仪征来的一个道士，叫做赛果老，把我一服丸药，就吃好了。如今现在我家。”那家人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公子同我小儿，也是得的个不语之症。既有此人，拜烦你代我去请。”旗牌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遂同老家人来到家中，见了卢宣，说了备细。卢宣道：“既是旗牌官吩咐，敢不效劳！”叫人背了药包，同那老家人一同来到府内，进了后堂，说了备细。

夫人令丫鬟扶出公子，卢宣一看，假意大惊，说道：“公子此病，中了邪毒，得费力医治。要公子同贫道在一处宿歇三日，大驱了邪气，然后服药，才得痊愈。”那老家人见说，又将自己的孩儿叫出来一看，卢宣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他没邪气，服药就好了。”忙向葫芦内取出一颗丹药，把与老家人，说道：“快取开水，服了就好。”夫人心中疑惑，忙叫丫鬟取开水，当面服下。那孩儿吃了丹药，肚中一阵乱响，响了一会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快活，快活！”就说话了。

夫人见苍头的儿子好了，心中骇异。敬重卢宣犹如神仙一般，忙令家人收拾内书房，就请卢宣同公子到书房去住。又备了一席素斋，款待卢宣，好不钦敬。

当晚就在书房安歇。卢宣吩咐那老家人道：“烦你去吩咐门官知道，惟恐我一时要出去配药，叫他们莫要阻拦。要紧，要紧！”那家人说道：“多蒙师父救好了我的孩儿，这些小事，都在我身上。”卢宣大喜，当下就同公子在书房歇宿，自有书童伺候，不必细表。

等到人静之时，公子睡了，书童往外去了。卢宣往四下里一看，只见靠墙摆了两张柜橱，左边封皮上，写了一条道：“来往文书”，右边柜上，也写了一条道：“火牌令箭”。桌案上又是文房四宝。向右边柜上，画了解锁的神符，悄悄的盗出一枝令箭，藏在身边；依然将橱柜锁好，贴上了封皮。又用朱笔标了一纸谕帖，上写道：

谕仪征县令知悉：即仰贵县将反叛罗灿、大盗金辉、杨春交付来差。火速，火速！

卢宣收拾已完，依就去睡。次日清晨，找到老家人说：“我要出去配药。”老家人引卢宣出了辕门。卢宣找到卢虎的下处，悄将令箭拿出，付与卢虎道：“你可星夜赶回仪征，如此如此。”卢虎听了此言，收了令箭，即刻过江，望仪征去了。

卢宣依旧回来，老家人领进。进了书房，同公子用过了早膳。夫人同丫鬟到书房，问卢宣

道：“师父，小儿病体如何？”卢宣回道：“公子的贵恙容易了，昨夜已代他退了一半邪气，约莫今晚，就痊愈了。”夫人大喜，道：“倘得小儿痊愈，自当重谢！”夫人说罢去了。

早有那些师爷幕友前来问候，与卢宣陪话。卢宣想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要想脱身之计才好。”假意向家人说道：“快摆香案，待贫道画符驱邪。”一声吩咐，香案已齐。卢宣画符礼拜，即取出一粒丹药，与公子吃了。也是响了一阵，即刻开言。夫人同苍头好不欢喜，封了一百两银子，来做谢仪。卢宣收了，辞谢夫人，叫人背了药包而去。只听得三声大炮，报说：“大人回来了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

老巡按中途迟令箭 小孟尝半路赠行装

话说卢宣才出辕门，正遇着沈廷华回来了。卢宣惟恐纠缠，忙忙躲开。沈廷华也不介意，就进去了。卢宣出了辕门，也没有撞见那个旗牌。暗暗欢喜，走出城来，打发那个央的道童回去。他自携了药包，连夜上了江船，望仪征进发，不表。

且言沈廷华回到府中，已日暮。夫人备了家宴伺候，就将公子得了哑症，遇见仪征的卢道士画符医好了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沈廷华道：“有这等事！这道士今在何处？快快叫来，我看看。”夫人回道：“赏了他一百两银子，告辞去了。”沈廷华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”当下一宿晚景已过。

次日，又是本城的将军生日，前去拜寿，留住玩了一日。到第三日，方才料理公务。这连日各处的文书聚多了，料理一日，到晚才看见仪征这一案公文。沈廷华大惊，道：“既是拿住了反叛，须要速速施行，方无他变。”忙取一面火牌，即刻差四名千总：“速到仪征县，提反叛罗灿到辕门候审，火速，火速！”千总得令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毛头星卢虎得了令箭，飞星赶到仪征。连夜会了戴仁、戴义，表兄弟三个一齐来到齐府，说了备细。齐纨听了大喜，忙取出行头与三人装扮。备了三骑马，与他三人骑了，又点了八名家人扮做手下。一齐奔到县前，已是黄昏时分。那仪征县正在晚堂审事，卢虎一马闯进仪门，手执令箭，拿出那纸假谕帖，大叫道：“仪征县听着！总督大老爷有令箭，速将反叛罗灿，大盗金辉、杨春，提到辕门听审！”知县听了，连忙收了令箭谕帖，亲到监中，提出三位英雄交与卢虎。封了程仪，叫了江船，送他出去，然后回衙，不表。

且言罗灿见差官是卢虎，心中早已明白。行到新城，卢虎喝令船家住了，吩咐道：“船上行得甚慢，俺们赶早走呢。”船家大喜，送众人上岸，自开船去了。

这卢虎和众人走岸路到了通真观，会见了金员外、胡奶奶等，说了详细。众人大喜，忙替三位英雄打开了刑具。杨春、金辉谢了卢虎等众人，又谢了罗灿，说道：“多蒙公子救了糕店之女，反吃了这场苦；若不是卢师父定计相救，怎生是好。”当下金员外治酒，在观中款待。饮酒之间，罗灿说道：“多蒙诸公救了在下，但恐明日事破，如何是好？此地是安身不得的，不若依俺的愚见，一同上鸡爪山去。不知诸公意下如何？”众人听了，一齐应道：“愿随鞭镫。”

罗灿见众人依允，十分欢喜。齐纨道：“只是一件，此去路上盘诘甚多，倘若露出风声，似为不便。须要装做客人前去，方保无事。山东路上，一路的关隘、守汛的官儿，都与小弟相好，皆是小弟昔日为商恩结下来的。待小弟回去取些行路的行头、府号的灯笼，前去才好。”众人大喜道：“全仗大力。”卢虎道：“还有一件，小弟也要回去送信，相约家兄收拾收拾，都到钞关上相等便了。”当下商议定了。

次日，众人起身，忽见赛果老卢宣回观来了。见了众人，众人大喜，拜谢在地。卢宣扶起

罗灿，罗灿把投鸡爪山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卢宣道：“好。齐施主也不可在家住了，明日追问罗公子的根由，若晓得在你家住的，你有口难辩，那时反受其祸。不若快去收拾，也上鸡爪山为妙。”众人说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齐纨想出利害，只得依允，说道：“多蒙师父指教，小弟即刻回去收拾便了。”卢宣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作速要紧。”齐纨回去，不表。卢宣又令金员外回去收拾家眷，都在半路相会，又令卢虎回扬州，约卢龙去了。

且言齐纨回到家中，瞒了家人，将一切账目，都交总管收了。只说出门为客，带了五千两金子、四箱衣服，又带了数名家人，都扮做客商，推了二十辆车子，备了十数匹牲口。暗暗流泪，离了家门。同兄弟齐纨来到通真观，会了众人。将行李都装在车子上，请胡奶奶同妾姑上车，卢宣、罗灿、戴仁、戴义、齐氏弟兄都骑了马。赶到朴树湾，早有金员外的家眷，——行李也装上车子，——在半路相等。众人相见，合在一处，连夜赶到扬州钞关门外，奔到卢龙家内。卢龙治酒款待，歇息了一宵。

次日五更，大家起身。周美容收拾早膳，众英雄饱餐一顿。手下的备好车仗马匹，装上了行李等件，挂了齐府的灯笼。将家眷上了车子，金员外押着在前面登程，后面是卢宣、罗灿、卢龙、卢虎、戴仁、戴义、齐纨、齐纨、金辉、杨春众位英雄，上了马，头戴烟毡大帽，身穿元色夹袄，身带弓箭腰刀，扮做标客的模样。冲州撞府，只奔山东大路，投鸡爪山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那四名千总，奉总督之令到了仪征县前。听事吏慌忙通报，知县随即升堂迎接。千总拿出火牌令箭，向知县说道：“奉大人之令，着贵县同王参将，将反叛罗灿解到辕门听审，火速，火速！”知县大惊，说道：“差官莫非错了？三日之前，已有令箭将罗灿、金辉、杨春一同提去了，为何今日又来要人？”差官道：“贵县说那里话！昨日大人方才回府，一见了申详的文书，即令卑职前来提人，怎么说三日前已提了人去？三日前，大人还在镇江，是谁来要人的？”知县闻言，吓得面如土色。忙忙入内，拿了那枝令箭、谕帖出来，向差官说道：“这不是大人的令箭？卑职怎敢胡行。”差官见了令箭，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同俺们去见大人便了。”

仪征县无奈，只得带印绶并原来的令箭谕帖，收拾行李，叫了江船，同那四名千总上船动身。官船开到江口，忽见天上起了一朵乌云，霎时间天昏地暗，起了风暴，吓得船家忙忙抛锚扣缆，泊住了船。那风整整刮了一日一夜，方才息了。次日中上开船，赶到南京，早已夜幕了。又耽搁两天，共是五天，众英雄早已到淮安地界了。

且言那仪征县到了南京，住了一宿。次日五更，即同差官到辕门投手本。沈廷华立刻传见，知县同差官来到后堂。恭见毕，差官缴过火牌、令箭，站在一旁。沈廷华就问：“原犯何在？”知县见问，忙向身边取出令箭、谕帖，双手呈上，说道：“五日之前，已是大人将反叛、大盗一齐提将来，怎么又问卑职要人？请大人验看令箭、谕帖。”沈廷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细看令箭，丝毫不差；再看谕帖，却不是府里众师爷的笔迹。忙令内使进内查令箭时，恰恰的少了一枝。再问：“我这军机房，有谁人来的？”两内使禀道：“就是通真观卢道士同公子在内书房住了一夜，橱柜也是封锁了的，并无外人来到。”

沈廷华心内明白，忙向仪征县说道：“这是本院自不小心，被奸细盗去了令箭。烦贵县回去，即将通真观道士并金、杨两家家眷拿来听审，火速，火速！”知县领命，随即告退。出了辕门，下了江船，连夜回仪征，到了衙中，即发三根金头签子，点了二十名捕快，分头去拿通真观的道士并金、杨二家的家眷，到衙听审。

捕快领了票子去了，一会都来回话，说道：“六日之前，他们都连家眷都搬去了，如今只剩了两座房子。通真观的道士、道人也去了。”知县听见此言，吃惊不小。随即做成文书，到南京

申报总督。一面又差人访问罗灿到仪征来时,在那家落脚。差人访了两日,有坊保前来密报道:“小人那日曾见罗灿在资福寺旁边齐家出去的。”知县暗暗想道:“齐纨乃是知法的君子,盖城的富户乡绅,怎敢做此犯法的事?”又问坊保:“你看得真是不真?”坊保回道:“小人亲眼所见,怎敢扯谎?”知县道:“既如此,待本县亲自去问便了。”随即升堂,点了四十名捕快。骑了快马,打道开路,尽奔齐家而来。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鸡爪山罗灿投营 长安城龙标探信

话说仪征县打道开路，亲自来到齐府。暗暗吩咐众人，将前后门把了，下马入内。齐府总管忙忙入内，禀告太太说：“仪征县到了。”太太心中明白，忙叫总管带着五岁的孙子，名唤齐良，出厅迎接，吩咐道：“倘若知县问话，只须如此如此回答，就是了。”

原来，太太为人最贤，齐纨为人最义。临出门的时节，将细底的言语告诉过太太。所以太太见知县一来，他就吩咐孙子，出厅来迎接知县。

拜见毕，侍立一旁。旁人献过茶，公子又打一躬，说道：“父母大人光降寒门，有何吩咐？”知县见他小小孩童，礼貌端方，人才出众，说话又来得从容，心中十分惊异。问道：“齐纨是你何人？”公子道：“是父亲。”知县道：“他那里去了，却叫你来见我？”公子道：“半月前，出外为商去了。”知县听言，故意变下脸来，高声喝道：“胡说！前日，有人看见你的父亲往通真观去的。怎敢在我面前扯谎，敢是讨打么？”公子见知县让他，他也变下脸来，回道：“家父又不欠官粮，又不负私债，又不犯法违条，在家就说在家，不应扯谎。既是大人看见家父在通真观里的，何不去寻他，又到寒门做甚？”这些话，把个仪征县说得无言可对。心中暗想道：“这个小小的孩童，好一张利嘴！”因又问道：“你父亲平日，同些甚么人来往？”公子道：“是些做生意的人，与家中伙计、亲眷，并无别人。”知县道：“又来扯谎了！本县久已知你父亲叫做小孟尝，专结交四方英雄、江湖上朋友，平日门下的宾客甚多，怎说并无外人？”公子道：“家父在外为商，外面的人，也认得几个。有路过仪征的，也来拜拜候候，不过一、二日就去了，不晓得怎样叫做江湖朋友？自从家父出外，连伙计都带出去了，并无一人来往。”知县道：“昔日有个姓罗的少年人，长安人氏，穿白骑马的，到你家来，如今同你父亲往那里去了？告诉我，我把钱与你买果子吃。”公子回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家父的家法最严，凡有客来，并不许我们见面。只是出去的时节，我看见父亲同叔父二人，带了十数个家人、平时的伙计，推了十数辆车子出门，并没有个穿白骑马的同去。”知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把那些家人、伙计的名字说与本县听听，看共是多少人。”公子听说，就把那些同去的名字——张三、李四，从头至尾数了一遍。

知县听了，复问总管道：“你过来，本县问你，你主人出门，可是带的这些人数？你再数一遍，与本县知道。”那总管跪下，照着公子的口供，又说了一遍，一个也不少，一个名字也不错。知县听了，暗想道：“听这孩子的口供，料来是实。”便问公子道：“你今年几岁，可曾念书呢？”公子回道：“小子年方五岁，尚未从师，早晚随祖母念书习字。”知县大喜，说道：“好。”叫取了二百文钱，送与公子，说道：“与你买果子吃罢。”公子收了。知县见问不出情由，只得吩咐打道起身。公子送出大门，深深的一揖，说道：“多谢大人厚赐，恕小子不来叩谢了。”知县大喜，连声说好，打道去了。

且言公子入内，齐太太同合家大小，好不欢喜。人人都赞公子伶牙俐齿，也是齐门之幸。正是：

道是神童信有神，山川钟秀出奇人。

甘罗十二休夸异，尚比甘罗小七春。

话说那仪征县回衙，就将齐良的口供做成文书，详到总督。一面又出了海捕的文书，点了捕快，到四路去访拿大盗的踪迹。过了几日，又有那抚院、按察、布政各上司都行文到仪征县来，要提反叛罗灿、大盗金辉、杨春候审。知县看了来文，十分着急，只得星夜赶到南京，见了总督。沈廷华无言可说，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不妨。贵县回去，只说人是本部院提来了，倘有他言，自有本部院做主。”知县听了言词，回衙随即做成文书，只说钦犯是南京总督部院提去听审。差人往各上司处去了，不提。

话说那沈廷华，忙令旗牌去请了苏州抚院，将大盗盗去令箭，走了罗灿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道：“是本院自不小心，求年兄遮盖遮盖。京中自有家叔料理。”抚院道：“既是大人这等委曲，尽在小弟身上，从今不追此事便了。”沈廷华大喜，道：“多蒙周全，以后定当重报。”正是：

法能为买卖，官可做人情。

按下沈廷华各处安排的事，且言众位英雄合在一处，从扬州卢龙家内动身，在路走了七日，赶过黄河，到了山东界的大路上。那一方因米良同鸡爪山交战之后，凡有关闸营汛都添兵把守，以防奸细，十分严紧；一切过往的客商，都要一一盘查，报名挂号，才得过去。淮南这一路，多亏齐纨自幼为商，去过数次，那些守汛的官军，都是用过齐纨的银钱的，人人都认得。一见了仪征齐府的灯笼，并不盘问，便放过去了。惟有淮北这条路，齐纨到得少。

那日，到了登州府的地界。只见人民稀少，城邑荒凉。因米良同罗焜打仗失过阵，遭了兵火的，所以如此。只有四门，每门外都有一百个官兵，扎两个营盘，在那里盘查奸细。当下众人才到城门口，早惊动了汛地上官兵，前来查问道：“你们往那里去的？快快歇下，搜一搜再走。”原来，这登州自从交战之后，设立营房盘查奸细，谁知这些兵丁借此生端，凡有客商经过，便要搜查。倘若搜出兵器火药等件，便拿去献功；若搜出钱银宝贝等物件，大家抢了公用。客商怎敢与他争论？因此见了齐纨等，也要搜搜。齐纨见此光景，吩咐停下车仗，头一个勒马当先，见了官军将手一拱，道：“敢烦转报一声，说是仪征齐纨过此，并无奸细。”那兵丁说道：“胡说！我们那里晓得甚么齐纨不齐纨？只要打开行李，搜搜罢！”齐纨道：“放屁！难道奸细藏在行李内不成？好生胡说！”众军听得，不由分说，向上一拥，团团围住，便要动手。众位英雄大怒，一齐动手就打。那一百官兵抵敌不住，呐喊一声，走了。卢宣道：“必然调兵来赶。罗公子，可速同贫道押家眷前行，让他们断后。”罗灿依言，同金员外押着家眷前行，八位英雄断后。

那一百名守汛官兵，另会了二百名官兵、四名千总，摆成队伍，摇旗呐喊，追赶前来。齐纨等八人商议道：“此去鸡爪山，只有二百里了，不如杀他一场，再作道理。”当下八位英雄掣出兵器，混杀一阵。看看日落黄昏，官兵不战，却去安营造饭，准备连夜追赶。八人打马加鞭，趁势走了，追着罗灿，说道：“快些走，追兵来了！”众人急急吃些干粮，连夜奔走。猛见火光起处，人马追来。又见左边也是一派红光，冲天而起。不知何处兵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

谋篡逆沈谦行文 下江南廷华点兵

话说卢宣见追兵到来，令罗灿带领众人、庄客，在这林子右边埋伏，但见风起，便出来迎敌；又令杨春、金辉保护家眷；又令戴仁、戴义前后接应；又令齐纨、齐绮同卢龙、卢虎到山后放火。众人领令去了。

火光近处，追兵早来，卢宣勒马仗剑，大喝一声，迎将上来。登州的守备见了，忙将三百人马排开，带领四名千总，前来迎敌。卢宣仗剑，劈面交还，喊叫连天。战无三合，卢宣按住剑，回马就走。守备大叫道：“往那里走！”催动兵丁，拍马赶来。约有数里，卢宣口中念念有词，将宝剑望四面一指，猛然间狂风大作，就地卷来。刮得飞沙走石，地暗天昏，那官兵的灯球火把，刮息了一半。守备大惊，抬头看时，忽见山后火起，心中害怕，忙忙回马就走。

那风越刮得紧了。正在惊慌，忽然一声喊叫，早有罗灿带了三十名庄客从中间杀出来，就把三百名官兵冲做两段。登州守备大惊，忙同众将前来迎敌。又见戴氏弟兄、齐氏弟兄、卢氏叔侄共八位英雄，满山放火，一齐冲来，大叫道：“鸡爪山的英雄在此，你等快快留下头来！”这一声喊叫，把三百官兵吓得四散奔走。守备着了慌，被罗灿一枪挑下马来，割了首级。众军见主将已亡，那里还敢恋战，一个个弃甲丢盔，夺条生路逃命去了。

当下众位英雄合在一处，查点人数，一个也不差。卢宣大喜，说道：“快些赶路要紧。”众人略歇，依旧登程。

走到五更时分，从一座大树林子里经过。猛见树林中两道红光，直冲牛斗。卢宣道：“奇怪！昨日交战，见红光乱起，原来就在此地。其中必有宝贝。”忙令歇下人马，埋锅造饭。却同罗灿、金辉找到红光跟前，掣出腰刀往地下一挖，挖了一尺多深，却有一块石板，掀起来看时，乃是一个小小的石盒。卢宣同罗灿揭开一看，里面并无他物，只有两口宝剑插在一鞘之内；又有柬帖一封，写着两行字迹。罗灿等拿到亮处一看，原来是一首诗，上写道：

堪叹兴唐越国公，勋名一旦付东风。

他年若遂凌云志，尽在雌雄二剑中。

罗灿见了，心中大喜。又见后面有一行小字道：“此剑一切妖魔能降，谢应登记。”罗灿大惊，道：“谢应登乃是我始祖同时之人，在武举场上成仙去的。遗留此剑赠我，必有大用。”慌忙望空拜谢，将诗与众人看了。众人大喜，都来到一处坐下，饱餐了一顿。

将马放过了水草，正要起身，忽见一人带领十数个大汉，骑着马迎面闯来。见了罗灿，滚鞍下马，大叫道：“原来公子在此！”罗灿抬头一看，却是章琪。

原来，章琪到了淮安，闻知柏府出首害了二公子，二公子已上鸡爪山去了，他就连夜赶到扬州。寻不见罗灿，又赶下仪征。闻知凶信，吃了大惊，星夜赶到鸡爪山投奔罗焜，领了喽兵，

前来探信。当下见了罗灿，十分欢喜，彼此说了一番。罗灿道：“俺们一路走罢。”章琪即令喽兵，先回鸡爪山去报信，然后众英雄一路同往鸡爪山进发。

那日，到了鸡爪山的地界。只见裴天雄、罗焜、胡奎同一众英雄，大开寨门，接下山来。一众英雄，下马进寨，到了聚义厅上，行过礼。罗焜、胡奎、秦环与罗灿，抱头大哭一番，各人将别后的情由说了一遍，然后向众英雄致谢一番。胡奎自同母亲去接了婶母，同妹子变姑、金老安人、周美容等，到后堂去了。自有裴夫人接待，不表。

外面裴天雄吩咐喽兵，大排筵宴，款待众位英雄。客席上是卢宣、罗灿、齐纨、齐绮、金辉、杨春、卢龙、卢虎、戴仁、戴义、金员外，共是十一位；主席上是裴天雄、胡奎、罗焜、秦环、程吧、李全、谢元、李定、鲁豹雄、孙彪、赵胜、龙标、洪恩、洪惠、王宗、王宝、王宸、张勇、王坤、李仲、章琪，共是二十一位相陪。座间共三十二位，众头目在两旁巡查。大吹大擂，饮酒谈心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升帐序了坐次。谢元说道：“目下四海荒荒，贤人远避；沈贼奸党，布满朝端。不知近日，长安朝纲事体若何？倘有变动，俺们就要行事。必须得那位贤弟，前去打探打探才好。”龙标起身道：“小弟愿往。”金辉、杨春二人，齐声说道：“小弟昔日在长安过的，一路都熟，愿同龙兄前去走走。”罗灿说道：“小弟也要去接母亲。”谢元道：“兄不可自往。可令龙兄同金、杨二弟先行，秦环同孙彪暗带二十名喽兵，前去接了令堂前来就是了。”罗灿大喜，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当下龙标、金辉、杨春随即下山去了。过了两三日，秦环、孙彪领了二十名喽兵，扮作客商，分为两队，暗藏兵器，连夜也往长安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沈谦得了米良、王顺的文书，俱言败兵之事，心中忧虑道：“罗焜如此英雄，怎生是好？必须广招天下英雄，方可退敌除害。”沉思已定，遂请米顺、钱来到府相商。米顺道：“谅鸡爪山一箭之地，成何大事？现今各省的总督、总兵，都是我们心腹，何不行文到各省去，叫他们招纳英雄好汉，军中听调？京中也挂榜招兵，等兵马一齐，太师就登了大宝。再传旨征剿罗焜，怕不一阵剿灭？”沈谦大喜，遂在长安挂榜招贤，一面行文到各省去了。

自从挂榜之后，早有那些狐群狗党你荐我，我荐你，招集了多少好汉，分作上、中、下三等：上等做守备，中等做千总，下等的吃粮当兵。那些在朝的百官，知道也不敢做声。自此之后，朝廷内外大小事，都是沈谦决断了。

其时，众守备之中却有两位好汉：一个是章宏的舅子，名唤王越，叫做独角龙，是那章大娘之弟；一个是瓜州卖拳的史忠。沈谦爱他二人武艺超群，都放为守备。令他去把守长安北门，以防外面奸细。那王越虽然投了沈谦，只因他会过章宏，知道姐姐身替罗太太之死，遭沈贼所害，怀恨在心。因此投营效用，要遇机会暗害沈谦。这是他心事，不表。

且言沈谦，一日在书房闲坐，堂候官呈上南京的文书。沈谦展开一看，原来是侄儿沈廷华的文书，上写道：“奉命招贤，今在金山，得了两员虎将：一名王虎，一名康龙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小侄再三请他进京，他不肯来；必须叔父差官前来聘他，他方肯出仕。五月初五日，乃是小侄生辰，镇江府扮了龙舟，欲与小侄庆寿。小侄意欲请廷芳贤弟前来侄署看龙舟。等小侄生日过后，同兄弟聘请王虎、康龙同上长安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小侄不敢自专，请叔父施行。”沈太师看了来文，满心欢喜，忙叫书童去请大爷前来。

沈廷芳来至书房坐下，沈谦说道：“为父的与罗家作对，谋取江山，也是为你。如今诸事俱备，只少良将领兵。难得你哥哥访得两员勇将，现在金山，要人聘请。五月初五日又是你哥哥的生辰，请你去看龙舟。你可收拾聘礼、寿仪前去，拜了生日，就去请了二将来京。早晚图事，

岂不为美！”沈廷芳闻言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孩儿愿去。”沈谦大喜，令中书写了聘书，备了礼物，又做了两付金盔金甲、蟒袍玉带、两匹金鞍白马，收拾动身。又摆了相府的执事，在门前伺候。

沈廷芳辞别了父母，点了十数名家丁、一位堂官，先去等候；又约了锦上天，一同上马，往江南而来。逢州过县，自有文武官员接送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且言锦上天向沈廷芳说道：“门下久仰江南的人物秀丽，必有美色的女子。”沈廷芳道：“我们做过正事，令堂官同二将先行，我们在那里多玩些时便了。”锦上天道：“倘若遇着好的，就买他几个来家。”二人大喜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柏玉霜误入奸谋计 锦上天暗识女装男

话说那沈廷芳同锦上天，由长安起身，向南京进发。那日，是五月初二的日子，到了南京地界，早有前站牌飞马到各衙门去通报。不一时，司道府县总来接过了。然后是总督大人沈廷华，排齐执事前来迎接。

沈廷芳上了岸，一直来到总督公署，沈廷华接入见礼。沈廷芳呈上太师的寿礼，沈廷华道：“又多谢叔父同贤弟厚礼，愚兄何以克当？”沈廷芳道：“些须不腆，何足言礼。”当下二人谈了一会。沈廷芳入内，叔嫂见礼已毕，当晚就留在内堂家宴。锦上天同相府的来人，自有中军官设筵，在外堂款待。饮了一晚的酒，就在府中住宿。

晚景已过，次日起身，沈廷芳向沈廷华说道：“烦哥哥就同小弟前去聘请二将，先上长安；小弟好在此拜寿，还要多玩两天。”沈廷华听了，只得将聘礼着人搬上江船。打着相府同总督的旗号，弟兄二人一同起身，顺风开船，往镇江金山而来。

不一时，早到了金山。有镇江府丹徒县并那将军米良，前来迎接。上了岸，将礼物搬入金山寺。排成队伍，早有镇江府引路，直到那王虎、康龙二将寓所，投帖聘请。

原来，二人俱是燕山人氏，到江东来投亲。在金山，遇见了沈廷华。沈廷华见他二人英雄出众，就吩咐镇江府，请入公馆候信。故镇江府引着沈廷芳等到了公馆。

投了名帖，抬进礼物，呈上聘礼。二人出来迎接，接进前厅，行礼坐下。王虎、康龙说道：“多蒙太师爷不弃，又劳诸位大人枉驾，我二人却当受不起！”沈廷芳说道：“非礼不恭，望二位将军切勿见弃！”沈廷华说道：“二位将军进京之后，家叔自然重任。”沈廷芳遂令镇江府捧上礼物，打开盔箱，取出那两付盔甲，说道：“就请二位穿了。”二人见沈廷芳等盛意谆谆，心中大喜。遂令手下收了聘礼，穿起盔甲。沈廷芳见他二人，俱是身長一丈，臂阔三停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沈廷芳暗暗欢喜道：“着此二人，才是罗焜的对手！”

当下王虎、康龙穿了盔甲，骑了那两匹锦鞍白马，一齐动身，来到镇江府内。知府治酒饯行，沈廷芳吩咐堂官道：“你可小心伏侍二位将军，先回去见太师，说我随后就来。”当下酒过三巡，肴登几次，二将告辞起身。沈廷华、沈廷芳、米良、镇江府、丹徒县、合城的文武众官，一一相送。二将上船，起身奔长安去了。

却说沈廷华，送了二将动身之后，即同沈廷芳别了众人，赶回南京去过生日。到了总督府内，已是初四日的晚上。进了后堂，夫人治家宴暖寿。张灯结彩，开台演戏，笙箫鼓乐，竟夜喧闹。外间那些各省的文武官员、乡绅纷纷送礼，手中礼单，络绎不绝。

忙到初五日五更时分，三声大炮，大开辕门。早有那辕门上的中军官、站堂官、旗牌官、听事吏等，备了百架果盒花红，进去叩头祝寿。然后是江宁府同合城的官员，都穿了朝服前来祝

寿。又有那镇江府同米良，也来拜寿。沈廷华吩咐，一概全收。那辕门上，四轿八轿，纷纷来往；大堂口，总是乌纱红袍，履声交错。沈廷华令江宁府知客陪那一切文官，在东厅饮宴；那一切武官在西厅饮宴，令大厅相陪；那一切乡绅，令各知县在照厅相陪。正厅上乃是米良、沈廷芳、抚院、提督将军、布政、按察各位大人饮宴。当晚，饮至更深方散。次日，各官都来谢酒告辞，各自回署。自有大厅堂官安排回帖，送各官动身，不表。

只有镇江府同米良，备了龙舟，请沈廷华同沈廷芳到金山寺去看龙舟。沈廷芳想道：“与众官同行，有多少拘束，不如同锦上天驾一小船，私自去玩，倒还自由自便。”主意已定，遂向沈廷华说道：“哥哥同米大人先行，小弟随后就到。”沈廷华只得同米良、镇江府备了三号大船，排了执事，先到金山寺去了。

丹徒县迎接过江，满江面上备了游船，结彩悬红，笙箫鼓乐，好不热闹。那十只龙舟上，都是五色旗幡，锦衣绣袄，锣鼓喧天，十分好看。金山寺前，搭了彩楼花篷，笙箫齐奏，鼓乐喧天。怎见得奢华靡丽，有诗为证：

何处飞檐画鼓喧？龙舟闹处水云翻。

只缘邀结权奸客，不是端阳吊屈原。

话说那镇江府的龙舟，天下驰名。一时满城中百姓人等，你传我，我传你，都来游玩。满江中巨舰艨艟、双飞划子，不计其数。更兼那金山寺有三十六处山房、朝室、店面、楼台，那些妇女人等，不曾叫船的，都在这江楼上开窗观看，还有寓在寺里的妇女人等，也在楼上推窗观看。

其时，却惊动了一个三贞九烈的小姐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柏玉霜。只因孙翠娥代嫁之后，赵胜、洪恩大闹米府，火烧镇江的那一夜，柏玉霜同秋红二人，多亏洪惠送他们上船。原说是上长安去的，谁知这玉霜小姐从没有受过风浪，那一夜上了船，心中孤苦，再见那镇江城中，被众英雄烧得通天彻地，又着了惊吓，因此弄出一场病来。不能行走，就在金山寺里住下。足足的病了三个多月，多亏秋红早晚伏侍，方才痊愈，尚未复原。

那日，正坐寺中用饭，方丈的小和尚走到房门口来，说道：“柏相公，今日是镇江府备了十只龙舟，请沈总督大人同米大人饮宴，热闹的很，柏相公也可去看看。”那玉霜小姐满肚愁烦，他那里还有心肠看甚么龙舟，便回道：“小师父，你自去观看，我不耐烦去看。”那小和尚去了。

柏玉霜吃完了中饭，想起心事来。不觉神思困倦，就在床上睡了。秋红在厨下收拾一会，回到楼上。见小姐睡着，忙推醒了他，叫声：“小姐，身子还弱，不要停住了食，起来玩玩再睡。现今龙舟划到面前来了，何不在雪洞里看看？”柏玉霜听了，只得强打精神，在雪洞里来看。

谁知他除了头巾去睡的，起来时就忘记了，光着头来瞧。秋红也不曾留意，也同小姐来看。不提防沈廷芳同锦上天，叫一个小船来到金山脚下。看了一会龙舟，便上岸去偷看人家的妇女。依着哥哥的势儿，横冲直撞，四处乱跑。也是合当有事，走到雪洞底下，猛然抬头，看见柏玉霜小姐。沈廷芳将锦上天一拍，道：“你看这座楼上那个女子，同昔日祁家女子一样！”锦上天一看，说道：“莫不就是他逃在这里？为何不戴珠翠，只梳一个髻儿在头上？大爷，我们不要管他闲事，我们闯上楼去，不论青红皂白，抢了就走；倘有阻拦，就说是我们相府里逃走的，拐带了千金珠宝，谁敢前来多管！”沈廷芳说：“好。”二人进寺，欲上楼来抢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

龙标巧遇柏佳人 烈女怒打沈公子

话说那沈廷芳同锦上天，带领十数个家人往寺里正走，却遇见那个小和尚前来迎接。锦上天一把扯住小和尚，道：“你们寺里楼上雪洞里，看龙船的那个女子是谁？”小和尚笑道：“老爷，你看错了，那是我寺里的一位少年客官，并没有甚么女子。”锦上天道：“分明是个女子的模样，怎说是没有？”小和尚答道：“那个客官生得年少俊俏，又没有戴帽子，故此像个女子。老爷一时看错了。”沈廷芳喝道：“胡说！想是你寺里窝藏娼家妇女，故意这等说法么？”小和尚吓得战战兢兢，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老爷若是不信，请看来，便知分晓。”锦上天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客官姓甚，名谁，那里人氏？”小和尚说：“姓柏，是淮安人氏，名字却忘记了。”沈廷芳想道：“淮安姓柏的，莫非是长安都院柏文连的本家么？”锦上天道：“大爷何不去会会他，就知分晓了。柏文连也是太师爷的人，有何不可！”沈廷芳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叫小和尚引路，同锦上天竟到玉霜客房里来。

幸喜那小和尚走到楼门口，叫道：“柏相公，有客来了。”玉霜大惊，暗想道：“此地有谁认得我来？”忙忙起身更衣，戴了方巾。那沈廷芳同锦上天假托相熟，近前施礼，说道：“柏兄请了。”柏玉霜忙忙答礼，分宾主坐下。早有那方丈老和尚知道沈公子到了，忙忙令道人取了茶果盒，拿了一壶上色的名茶，上楼来见礼陪话，也在这厢坐下。

柏玉霜细看沈廷芳同锦上天二人，并不认得。心中疑惑，便向锦上天说道：“不知二位尊兄尊姓大名，如何认得小弟？不知在那里会过的，敢请指教！”锦上天说道：“在下姓锦，贱字上天。这一位姓沈，字廷芳，就是当今首相沈太师的公子，江南总督沈大人的令弟。”柏玉霜听了，忙忙起身行礼，道：“原来是沈公子，失敬，失敬！”沈廷芳回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闻知柏兄是淮安人氏，不知长安都堂柏文连先生，可是贵族？”柏玉霜见问着他的父亲，吃了一惊，又不敢明言是他父亲，只得含糊答道：“那是家叔。”沈廷芳大喜，道：“如此讲来，我们是世交了。令叔同家父相好，我今日又忝在柏兄教下，可喜，可喜！请问柏兄为何在此，倒不往令叔那里走走？”柏玉霜借此发话道：“小弟原要去投家叔，只为路途遥远，不知家叔今在何处？”沈廷芳道：“柏兄原来不知，令叔如今现任巡按长安一品都堂之职，与家父不时相会。连小弟忝在教下，也会过令叔大人的。”

柏玉霜心中暗想道：“今日才得知爹爹的消息，不若将机就计，同他一路进京投奔爹爹，也省得多少事。”便说道：“原来公子认得家叔，如此甚妙！小弟正要去投奔家叔，要到长安，求公子指引指引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如不嫌弃，明日就同小弟一船同行，有何不可？”柏玉霜回道：“怎好打搅公子。”沈廷芳道：“既是相好，这有何妨。”锦上天在旁撮合，道：“我们大爷最肯相与人的，明日我来奉约便了。”柏玉霜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金山寺的老和尚在旁说道：“既蒙沈公子的

盛意，柏相公就一同前去甚好。况乎这条路上荒险，你二人也难走。”柏玉霜道：“只是搅扰不当。”当下三个人扰了和尚的茶，又谈了一会。沈廷芳同锦上天告辞起身，说道：“明日再来奉约便了。”柏玉霜同和尚送他二人出山门，一拱而别。

柏玉霜回到房中，和尚收去了茶果盒。秋红掩上了房门，向柏玉霜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好不仔细！沈贼害了罗府满门，是我们家的仇敌，小姐为何同他一路进京？倘被他识破机关，如何是好？况且男女同船，一路上有多少不便。不如还是你我二人打扮前去，倒还稳便。”柏玉霜说道：“我岂不知此理？但此去路途千里，盗贼颇多，十分难走。往日瓜州镇上、仪征江中，若不是遇着了洪惠与王宸，都是旧日相熟之人，久已死了。我如今就将机就计，且与他同行，只要他引我进京，好歹见了我爹爹的面，就好了。自古道：‘怪人须在腹，相见又何妨。’就是一路行程，只要自家谨慎，有何不可？”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秋红道：“虽然如此讲法，也须谨慎一二。”柏玉霜道：“我们见机而行便了。”

不言主仆二人在寺中计较，且言沈廷芳同锦上天出了金山寺，早见那镇江府的两个内使，走得雨汗长流。见了沈廷芳，双膝跪下，道：“家爷备了中膳，请少爷坐席，原来少爷在这里玩呢。列位大人立候少爷，请少爷快去。”沈廷芳道：“知道了。”遂同锦上天上了小船，荡到大船旁边。早有水手搭跳板，撑扶手，扶了沈廷芳同锦上天进去。知府同米良慌忙起身出来，抢步迎接。

沈廷芳进内坐下，同用中膳。一会用过了，镇江府吩咐左右船上，奏起乐来。那十只龙船绕着官船，或前或后，或左或右，穿花划来。但见五色旌旗乱绕，两边锣鼓齐鸣，十分热闹。沈廷芳大喜，忙令家人备了几十只鸭子，叫两只小船到中间去放标。那些划龙船的水手，都是有名的，又见大人来看，都要讨赏。人人施勇，个个逞能，在青波碧浪之间来往跳跃，十分好看，把这沈廷芳的眼都看花了。抢完了标，吩咐家人拿出五十两银子，赏了龙舟上的水手。

到晚上，龙船都点起灯来，真正是万点红心，照着一江碧水。又玩了一会，那知府请沈廷华、沈廷芳、米良等到衙晚宴，都拢船上岸，打道登程。一路上灯球火把，都到镇江府署中去了。正是：

北堂夜夜人如月，南陌朝朝骑似云。

话说沈廷芳、沈廷华、米良、锦上天等进了府中晚宴，无非是珍肴美味，不必细表。饮完了宴，时已三更，知府就留沈廷华、沈廷芳、锦上天等在府中宿歇，不表。

且言锦上天陪沈廷芳在书房宿歇，锦上天道：“大爷，你晓得金山寺的柏相公，是个甚么人？”沈廷芳道：“不过是个书生。”锦上天道：“我看他，好像个女子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又来了，那有女扮男装之事？”锦上天道：“大爷，他两耳有眼，说话低柔，一定是个女子。”沈廷芳笑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倒便宜我了。只是要他同行，才好下手。”锦上天道：“大爷，莫要惊破了他。只要他进了长安，诱进相府就好了，路上声张不便。”沈廷芳道：“明早可去约会他。待我辞过家兄，同他一路而行才好。”锦上天道：“这件事，在门下身上。”当下两个奸徒商议定了。

一宿已过，次日清晨，沈廷芳即令锦上天到金山寺，约会柏玉霜去了。他却在府中用过早膳，向沈廷华作别起身。沈廷华道：“贤弟，为何就要回去？”沈廷芳道：“惟恐爹爹悬望，故此就要走了。”知府说道：“定要留公子再玩一日才去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”随即动身。忙得镇江府同沈廷华、米良，备了无数的金银绸缎、礼物下程，挑了十数担，差了江船，送沈廷芳起身。

那沈廷芳上了大船，来到金山寺前，吩咐道：“拢船上岸。”早有和尚接进客堂。只见锦上天同柏玉霜迎下阶来，见礼坐下。柏玉霜说道：“多蒙雅爱，怎敢相扰？”沈廷芳道：“不过是便舟同往，这有何妨？不必过谦，就请收拾起身，船已到了。”锦上天又在旁催促，说道：“柏兄，你我出门的人，不要拘礼，趱路要紧。”柏玉霜见他二人一片热衷，认为好意，只得同秋红将行李收拾，送上船去。清了房钱与和尚，遂同沈廷芳一路动身，上船来了。

沈廷芳治酒款待，吩咐开船。到晚来，柏玉霜同秋红一床歇宿，只是和衣而睡；同沈廷芳的床头相靠，只隔了一层舱板。那沈廷芳想着柏玉霜，不得到手。一日酒后，人都睡了，沈廷芳欲火如焚，按不住，扒起来，精赤条条的，竟往柏玉霜舱房里来，意欲强奸。悄悄的来推那舱板，正在动手，不想柏玉霜听得板响，大叫一声：“有贼！有贼！”吓得众水手一齐点灯看火，推进舱来照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

御书楼廷芳横尸 都堂府小姐遭刑

话说沈廷芳正推舱板，却惊醒了柏玉霜，大叫道：“有贼来了！”吓得那些守夜的水手家将，忙忙擎灯，进舱来看。慌得沈廷芳忙忙回身，往床上就扒。不想心慌扒错了，扒到锦上天床上来。锦上天吃醉了，只认做是贼，反手一掌，却打在沈廷芳脸上。沈廷芳大叫一声，鼻子里血出来了，说道：“好打！好打！”

那些家人听见公子说道“好打”，只认做贼打了公子，慌忙拥进舱来。将灯一照，只见公子满脸是血，锦上天扶坐床上。众家人一时吓着了急，那里看得分明，把锦上天认做是贼。不由分说，一拥上前，扯过了沈廷芳，捺倒了锦上天，抡起拳头浑身乱打。只打得锦上天猪哼狗叫，乱喊道：“是我，是我！莫打，莫打！打死人了！”那些家丁听了声音，都吃了一惊。扯起来一看，只见锦上天被打得头青眼肿，吓得众家人面面相觑。再看沈公子时，满面是血，伏在床上不动。

众家人见打错了，忙忙点灯，满船舱去照。只见前后舱门，俱是照旧未动。大家吃惊，说道：“贼往那里去了？难道他走了不成？”锦上天埋怨道：“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，不会捉贼，只会吃！我真真抓住了那贼，打了那贼一拳，倒被你们放走了，还来乱打我。”舱里柏玉霜同秋红也起来，穿好了衣衫，点灯乱照，说道：“分明有人扯板，为何不见了？”

众人忙在一处，惟有沈廷芳明白，只是不作声。见那锦上天被众人打得鼻肿嘴歪，抱着头蹲着哼，沈廷芳看见又好笑，又好气。忙令家人捧了一盆热水前来，洗去了鼻中血迹，穿好衣衫。也不睡了，假意拿住家人骂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快快备早汤来吃，向锦大爷陪礼！”闹了一会，早已天明。家人备了早膳，请三位公子吃过之后，船家随即解缆开船，依旧动身赶路。

这柏玉霜自此之后，点灯看书，每夜并不睡了，只有日间无事，略睡一刻。弄得沈廷芳没处下手，着了急。暗同锦上天商议，说道：“怎生弄上手才好。那日闹贼的夜里，原是我去扯他舱板响动，谅他必晓得了些。他如今夜夜不睡了，怎生是好？”锦上天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带累我白挨一顿打。我原劝过大爷的，不要着急，弄惊了他，倒转不好。从今以后，切不可动，只当做不知道，待回到了长安，把定他进了府，就稳便了。”沈廷芳无言，只得忍耐。喝令船家不得歇息，连日连夜的往长安赶路。

恰好顺风顺水，行得甚快。那日，到了一个去处。地名叫做巧村，却是个镇市，离长安还有一百多里。起先都是水路，到了此地，却要起旱登程。那沈廷芳的座船，到了巧村镇的马头住下，吩咐众家人：“不要惊动地方官，惟恐又要耽误工夫，迎迎送送甚是不便。只与我寻一个好房子，歇宿一宵，明日赶路要紧。”家人领命，离船上岸，寻了一个大大的旅店，搬上行李物件，下了坊子。然后扶沈廷芳等上岸，自有店主人前来迎接进去。封了几两银子，赏了船家去

了。沈廷芳等进了歇店，歇了一会，天色尚早，自同锦上天出去散步玩耍。

柏玉霜同秋红，拣了一个僻静所在，铺了床帐，也到店门口闲步。才出了店门，只见三条大汉背了行李，也到店里来住宿。柏玉霜听得三个人之内，有个人是淮安的声音，忙忙回头一看。只见那人生得眉粗眼大，腰细身长，穿一件绿色箭袄，挂一口腰刀，面貌颇熟，却是一时想不起名姓来。又见他同来的二人，都是彪形大汉：一个白面微须，穿一件元色箭袄，也挂一口腰刀；一个是虎头豹眼，白面无须，穿一件白绢箭袄，手提短棍，棍上挂着包袱。三个人进了店，放下行李，见那穿白的叫道：“龙大哥，我们出去望望。”那穿绿的应道：“是了。”就走将出来。看见柏玉霜便住了脚，凝神来望。

柏玉霜越发疑心，猛然一想：“是了！是了！方才听得那人喊他龙大哥，莫非是龙标到此地？”仔细一看，分毫不差，便叫道：“足下莫非是龙标兄么？”原来龙标同杨春、金辉，奉军师的将令到长安探信，后面还有孙彪带领二十名喽兵，也将到了。当下听见柏玉霜叫他，他连忙答应道：“不知足下是谁，小弟一时忘记了。”柏玉霜见他果然是龙标，心中大喜，连忙扯住了龙标的衣袂，说道：“退一步说话。”

二人来到后面，柏玉霜道：“龙恩兄，可认得奴柏玉霜么？”龙标大惊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小姐，如何在此？闻得你是洪恩的兄弟送你上船，往长安去的，为甚今日还在这里？”柏玉霜见问，两泪交流，遂将得病在金山寺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问道：“恩兄来此何干？”龙标见问，遂将罗焜被害，救上山寨，落后秦环、李定、程肥都上鸡爪山的话，说了一遍：“只因前日罗灿在仪征路见不平，救了胡婁姑，打了赵家五虎，自投到官，多亏卢宣定计救了。罗灿、杨春、金辉并众人的家眷，都上了山寨。如今我们奉军师的将令，令俺到长安探信。外面二人，那穿白的，便是金辉；那穿黑的，便是胡奎的表弟杨春。”

柏玉霜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倒多谢众位恩公相救。既如此，就请二位英雄一会，有何不可？”龙标道：“不可。那沈廷芳十分奸诈，休使他看破机关。俺们如今只推两下不相认，到了长安，再作道理。”柏玉霜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说罢，龙标起身去了。

那秋红在旁听见，暗暗欢喜。不一时，沈廷芳同锦上天回来，吩咐：“收拾晚膳吃了，早早安歇罢。”

且言龙标睡在外面，金辉问道：“日间同你说话的那个后生是谁？”龙标道：“不要高声。”悄悄的遂将柏玉霜的始末根由，告诉了二人一遍。杨春说道：“原来是罗二嫂，果然好一表人才！俺们何不接他上山，送与罗焜成其夫妻？”龙标道：“他进长安投奔他爹爹的，他如何肯上山去。俺们明日只是暗暗跟随他进京，去讨柏大人的消息便了。”三位英雄商议定了，一宿已过。

次日，五更起身，收拾停当。早见沈廷芳同锦上天起身，吩咐家人说道：“快快收拾行李，请柏相公用过早汤。”坐下车子，离了镇市，径往长安去了。龙标见柏玉霜去后，他也出了歇店，打起行李，暗暗同金辉、杨春等紧紧相随。

赶到黄昏时分，早已到了长安的北门。门上那日正是史忠、王越值日，盘查奸细。那二人听见沈公子回来，忙来迎接。见过了时，站立一旁。那史忠的眼快，一见了柏玉霜，忙忙向前叫道：“柏相公，俺史忠在此。”柏玉霜大喜，道：“原来是史教头在此，后面是我的人，我明日来候你。”说罢，进城去了。随后龙标等进城，史忠问道：“你们是柏相公的人么？”龙标顺口应道：“正是。”史忠就不盘查，也放他进去了。

且言柏玉霜进了城，来与沈廷芳作别，道：“多蒙公子盛情，理当到府奉谢才是。天色晚

了，不敢造府，明日清晨到府奉谢罢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且到舍下歇歇再走。”那锦上天在旁，接口道：“柏兄好生嫌弃，‘自古同行相随伴’，既然到此，那有过门不入之理！”那柏玉霜只得令秋红同龙标暗暗在外等候，遂同沈廷芳进了相府。却好沈太师往米府饮酒去了，沈廷芳引了柏玉霜来到后面御书楼上。暗令家人不许放走，便来到后堂，见他母亲去了。

且言柏玉霜上了御书楼，自有书童捧茶。吃过茶，那锦上天坐了一刻，就闪下楼去了。看看天黑了，只见两个丫鬟擎灯上楼。柏玉霜性急要走，两个丫鬟扯住了，说道：“公子就来了。”柏玉霜只得坐下。看那楼上面，图书满架，十分齐整；那香几上摆了一座大瓶，瓶中插了一枝玉如意。柏玉霜取出来看，只见晶莹夺目，果系蓝田至宝。

正在看时，猛见沈廷芳笑嘻嘻的走上楼来，说道：“娘子！小生久知你是女扮男装的一位美女。今日从了小生，倒是女貌郎才，天缘作合。”说罢，便来搂抱。柏玉霜见机关已露，大吃一惊。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我代婆婆报仇便了！”拿起那枝玉如意，照定沈廷芳的脸上打来。那沈廷芳出其不意，躲闪不及，正中天灵，打得脑浆迸流，望后便倒。那柏玉霜也往楼下就跳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穿山甲遇过天星 祁巧云替柏小姐

话说柏玉霜拿玉如意将沈廷芳打死，自己知道不能免祸，不如坠楼而死，省得出乖露丑，遂来到楼口，涌身跳下。谁知这锦上天，晓得沈廷芳上楼前来调戏，惟恐柏玉霜一时不能从顺，故闪在楼口暗听风声。忽听沈廷芳“哎”的一声，滚下楼来，他着了急，急忙来救时，正遇着柏玉霜坠下楼来。他即抢步向前，一手挽住，说道：“往那里走！”大叫众人，快来拿人。那些家人正在前面伺候，听得锦上天大叫拿人，慌得众人不知原故，一拥前来。看见公子睡在地下，众人大惊。不由分说将柏玉霜擒住，一面报与夫人，一面来看公子。只见公子天灵打破，脑浆直流，浑身一摸，早已冰冷。那些男男女女，哭哭啼啼，乱在一处。

沈夫人闻报，慌忙来到书房。见公子已死，哭倒在地。众人扶起，夫人叫众人将公子尸首抬过一边，便喝问柏玉霜道：“你何人？进我相府，将我孩儿打死，是何缘故？”柏玉霜双目紧闭，只不作声。夫人见他这般光景，心中大怒。忙令家人去请太师，一面将沈廷芳尸首移于前厅停放，忙在一堆，闹个不了。

按下家中之事，且言那沈谦因得了二将，心中甚喜。正在米府饮酒，商议大事。忽见家人前来，报道：“太师爷，祸事到了！今有公子回来，带了一个淮安姓柏的女扮男装的客人，上了御书楼。不多一会，不知怎样那人将玉如意把公子打死了。现今夫人审问情由，着小人们请太师爷速速回府。”沈谦听得此言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顶梁门轰去七魄，泥丸宫飞去三魂，起身便跑。米顺在旁听得，也吃了一惊，连忙起身同沈谦一同而来。审问情由，不表。

且言这长安城中，不一时就哄动了。那些百姓，三三两两，人人传说道：“好新文！沈公子带一个女扮男装的颜色回来，不知何故，沈公子却被那人打死了。少不得要发在地方官审问，我们前去看看是个甚等样人。”

不讲众人议论，且言那秋红同龙标、杨春、金辉四人，在相府门前，等候柏玉霜出来。等了一会不见出来，四人正在着急，忽见相府内闹将起来，都说道：“不好了！公子方才被那淮安姓柏的打死了。有人去请太师爷，也快回来了。”门口人忙个不住。秋红听得此言，魂飞魄散，忙忙同龙标等回身就走。走在一个僻静巷内，秋红哭道：“我那苦命的小姐，千山万水已到长安，只说投奔老爷，就有安身之处。谁知赶到了此地，却弄出这场祸来。叫我如何是好？又不知老爷的衙门在于何处，叫那个来救小姐？”龙标道：“不要哭，哭也无益。俺们且寻一个下处，放下行李，再作道理。”金辉道：“北门口我有个熟店，昔年在他家住过的。且到那里，歇下来再讲。”当下四人来到这个熟店，要了两间草房。放下行李，叫店小二收拾夜饭吃了。秋红点着灯火，三位英雄改了装，竟奔沈府探信去了。这且不表。

单言那沈谦同吏部米顺回到相府，进了后堂。只见夫人伴着沈廷芳尸首，在那里啼哭。沈

谦见了心如刀割，抱住了尸首大哭了一场。坐在厅中，忙令家人推过凶手，前来审问。众家人将柏玉霜推到面前跪下，沈谦喝道：“你这贱婢，为何女扮男装，前来将我孩儿打死？你是何方的奸细？是何人的指使？从实招来！”那柏玉霜只不作声。

沈谦大怒，喝令动刑。柏玉霜想道：“若是说出实情，岂不带累爹爹又受沈谦之害？不若改姓成罪，免得零星受苦。”遂叫道：“众人休得动刑，有言上禀。”沈谦道：“快快招来！”柏玉霜禀道：“犯女姓胡，名叫玉霜。只因父亲出外贸易，家中继娘逼我出嫁匪类，故尔男装，出来寻我父亲。不想被公子识破，诱进相府，哄上后楼，勒逼成奸。奴家不从，一时失手，将公子打死是实。”沈谦回头问锦上天道：“这话是真的么？”锦上天回道：“他先说是姓柏，并不曾说姓胡。”米顺在旁说道：“不论他姓柏姓胡，自古杀人者偿命。可将他问成刚罪，送到都察院审问，然后处决。”沈谦依言，写成罪案原由，令家人押入都堂去了。

原来都堂不是别人，就是他嫡嫡亲亲的父亲，执掌都察院正印，柏文连便是。自从在云南升任，调取进京，彼时会遣人至镇江问小姐消息。后闻大闹镇江，小姐依还流落。柏公心焦，因进京时路过家中，要处死侯登，侯登却躲了不见。柏公愤气，不带家眷，只同祁子富等进京，巧巧柏玉霜发落在此。

当下家人领了柏玉霜，解到都堂衙门。却好柏爷正坐晚堂审事，沈府家人呈上案卷，说道：“太师有命：烦大人审问明白，明日就要回话。”柏文连说道：“是甚么事，这等着急？”便将文一看，见是：“淮安贼女胡玉霜，女扮男装潜进相府，打死公子。发该都院申明存案，斩讫报来。”柏爷大惊，回道：“烦你拜上太师：待本院申明，回报太师便了。”家人将柏玉霜交代明白，就回相府去了。

柏爷吩咐，带胡玉霜后堂听审。众役将胡玉霜带进后堂，柏爷在灯光之下一看，吃了一惊。暗想道：“这分明是我玉霜孩儿的模样！”又不好动问，便向众役道：“你等退出大堂伺候。此乃相府密事，本院要细审情由。”众人听得吩咐，退出后堂去了。

柏爷说道：“胡玉霜，你既是淮安人，你可抬起头来，认认本院。”柏玉霜先前是吓昏了的，并不曾睁眼抬头。今番听得柏爷一声呼唤，却是他父亲的声音，如何不懂？抬起头来一看，果然是他爹爹，不觉泪如雨下，大叫道：“哎呀！爹爹！苦杀你孩儿了！”柏爷见果是他的娇生，忙忙走向跟前，一把扶起小姐，可怜二目中泼梭梭的泪如雨下，抱头痛哭，问道：“我的娇儿！为何孤身到此，遇见奸徒，弄出这场祸来？”柏玉霜含泪，便将“继母同侯登勒逼，在坟堂自尽，遇着龙标相救。后来侯登找寻踪迹，秋红送信，同投镇江母舅，又遇米贼强娶。只得男装奔长安而来，不觉被沈廷芳识破机关，诱进相府，欲行强逼，故孩儿将他打死”的话，细细诉了一遍。

柏爷说道：“都是为父的贪恋为官，故累我孩儿受苦。”说罢，忙令家人到外厢，吩咐掩门。自己扶小姐进了内堂，早惊动了张二娘、祁巧云并众人丫鬟，前来迎接。柏玉霜问是何人，柏爷一一说了底细。玉霜忙忙近前施礼，说道：“恩姐请上，受我一拜。”慌得那祁巧云忙忙答礼，回道：“奴家不知小姐驾临，有失远迎。”二人礼毕坐下。祁巧云便问道：“小姐为何男装至此？”柏爷将前后事情说了一遍。祁巧云大惊道：“这还了得！”柏玉霜道：“奴家有愿在先，只是见了爹爹一面，诉明冤枉，拿了侯登报仇雪恨，死亦瞑目。今日既见了爹爹，又遇着恩姐，晓得罗焜下落，正是奴家尽节之日。但是奴家死后，只求恩姐早晚照应我爹爹，别无他嘱。”这些话众人听了，哭得凄凄惨惨。柏爷道：“我的儿，休要哭，哭也无益。待为父的明日早朝，将你被他诱逼情由上他一本。倘若圣上准本，便罢；不然为父的拚着这一条性命，与你一处死罢，免得牵肠挂肚。”柏玉霜道：“爹爹，不可。目今沈谦当权，满朝文武，都是他的奸党。况侯登出首罗焜，

谁不知道他是爹爹的女婿？当初若不是侯登假爹爹之名出首，只怕爹爹的官职，久已不保了。孩儿拚着一死，岂不干净！”柏爷听得越发悲伤。那张二娘同祁巧云劝道：“老爷休哭，小姐此刻想是尚未用饭。可安排晚膳，请小姐用饭，再作商量。”柏玉霜道：“那里吃得下去！”

一会儿，祁子富来到后堂，看见小姐，忙忙行礼，道：“适才闻得小姐凶信，我心中十分着急，只是无法可施。奈何！奈何！”不想那祁巧云同他父亲商议：“我父女上年不遇罗二公子，焉有此日？就是后来发配云南，若不是柏爷收养，这性命也是难存保。今见他家如此，岂可不报？孩儿想来，不若舍了这条性命，替了小姐，这才算做知恩报德，义节两全。万望爹爹见允！”祁子富听得此言，大哭道：“为父的却有此意，只是不好出口。既是你有此心，速速行事便了。”

当下祁巧云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恩父同小姐少要悲伤。奴家昔日多蒙罗公子相救，后又蒙恩老爷收留，未曾报答。今日难得小姐容貌与奴家仿佛，奴家情愿替小姐领罪，以报大恩。”玉霜道：“恩姐说那里话来，奴家自己命该如此，那有替死之理？这个断断使不得的！”祁巧云道：“奴家受过罗府同老爷大恩，无以报答。请小姐快快改装要紧，休得推阻。”柏爷说道：“断无此理。”祁巧云回道：“若是恩爷同小姐不允，奴家就先寻了自尽。”说罢，望亭柱上就撞。慌得柏玉霜向前抱住，说道：“恩姐不要如此。”那祁子富在旁，说道：“这是我父女出于本心，并非假意；若是老爷同小姐再三推辞，连老汉也要先寻死路。这是愚父女报恩无门，今见此危难不行，便非人类了。”柏爷见他父女真心实意，便向柏玉霜哭道：“难得他贤父女如此，就是这样罢。”柏玉霜哭道：“岂有此理？父亲说那里话。这是女孩儿命该如此，岂可移祸于恩姐！”再三不肯。祁巧云发急，催促小姐改装，不觉闹了一夜，早已天明。

祁巧云越发着急，说道：“天已明了，若不依奴，我就出去喊叫了！”柏玉霜怕带累父亲，大放悲声，只得脱下衣衫，与祁巧云穿了。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恩姐请上，受奴家一拜。”祁巧云道：“奴家也有一拜。”拜罢，父女四人并张二娘，大哭一场。听得外厢沈府的原解家人，在宅门上大叫道：“审了一夜，不送出来收监，是何道理？我们要回话太师！”柏爷听得，只得把祁巧云送出宅门，当着原解家人，带去收监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

劫法场龙标被捉 走黑路秦环归山

话说柏爷将祁巧云扶出宅门，当着原解送入监中去了。那原解也不介意，自回相府销差。

且言柏玉霜见祁巧云去后，大哭一场，就拜认祁子富为义父。柏老爷朝罢归来，满腹悲愁，又无法替祁巧云活罪，只得延挨时刻，坐堂理事，先审别的民情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龙标、金辉、杨春三位英雄，到晚上暗随沈府家人，到都察院衙门来探信。听得沈府家人当堂交代之时说道：“太师爷有令，烦大人申明存案，明日就要劓的。”三人听了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俺们回去想法要紧！”

三位英雄急忙跑回饭店，就将沈府的言语，告诉了秋红。秋红大惊，说道：“这却如何是好？烦诸位想一良法，救我小姐一命。”金辉道：“不如等明日，我三人去劫法场便了。”杨春道：“长安城中千军万马，我三人干得甚事？”龙标道：“若是秦环、孙彪等在此，就好了。不若等俺出城迎他们去，只是城门查得紧，怎生出去？”秋红道：“城门上是史忠把守，认得我。我送你出去便了。”说罢，二人起身，忙忙就走。

比及赶到北门，北门已掩。二人正在没法，忽见两个门军，上前一把抓住，道：“你们是甚么人？在此何干？”秋红道：“你是那个衙门里的？”门军道：“我是史副爷府里的。”秋红道：“我正要去见你老爷，你快快引我去。”门军遂引来见了史忠。史忠道：“原来是秋红兄到了，请坐。柏公子住在那里？我正要去候他。”秋红道：“烦史爷开放城门，让我伙计出去了时，请史爷见我公子。”史忠听了，忙叫门军开了城门，让龙标出去，不表。

这里史忠令人守好城门，随即起身步行，要同秋红去见柏玉霜。秋红见史忠执意要见，当着众人，又不好说出真情，只得同史忠来到下处。进了客房，只见一盏孤灯，杨春、金辉在那里纳闷。史忠道：“柏恩兄今在那里？”这一句，早惊醒了金、杨二人，跳起身来，忙问道：“谁人叫唤？”秋红道：“是史爷来了。”二人明白，便不做声。史忠问道：“这二位是何人？公子却在那里？”秋红见问，说道：“这二位，是前来救我家主人的。”史忠大惊，道：“为何？”秋红遂将前后的情由，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明日若劫法场，求史爷相助相助。”史忠道：“那柏都堂，乃是小姐的父亲，难道不想法救他？”杨春道：“如今事在紧急，柏爷要救，也救不及了。而且沈府作对，不得过门，还是俺们准备现成要紧。”史忠道：“且看明日的风声如何，俺们如此如此便了。”当下众人商议已定。史忠别了三人，自回营中料理去了。

且说龙标出了城，放开大步，一气赶了二十里路。时二十三日的日子，又无月色，黑雾满天，十分难行。走到个三叉路口，又不知出那条路。立住了脚，定定神，说道：“莫管它，只朝宽路走便了。”走到一里多路，那条路渐渐的窄了。两边都是野冢荒郊，脚下多是七弯八转的小路。又走了一会，竟停住了，心中想道：“不好了，路走错了。”回头走时，又寻不出去路。正在

着急，猛见黑影子一现，又不见了。自己想道：“敢是小姐当绝，鬼来迷路不成？”望高处就扒，扒了两步，忽听有人叫道：“龙标。”龙标想道：“好奇怪，是谁叫我？”再听又象熟人，便应道：“是谁人叫我？”忽见黑影子里跳出一个人来，一把揪住，说道：“原来当真是你。你几时到的？”龙标一想，不是别人，却是过天星孙彪。

原来，这条路是水云庵的出路。孙彪同秦环到了长安，即到水云庵找寻罗老太太。歇下人马，晚上令孙彪出来探信。那孙彪是有夜眼的，故认得龙标，因此呼唤。二人会在一处，龙标说道：“你为何在此？”孙彪遂将秦环在水云庵见罗太太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龙标道：“既如此，快引我去，有要紧的话说。”孙彪闻言，引龙标转弯抹角，进了水云庵。

见了罗太太后，与秦环并徐国良、尉迟宝见了礼坐下。秦环问道：“你黑夜到此，必有原故。”龙标将柏玉霜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太太惊慌，大哭不已。秦环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俺们若去劫狱，一者人少，二者城门上查得紧急，怎生出进？”龙标道：“不妨。守城的守备史忠，是罗二嫂的熟人，倒有照应。只是俺们装扮起来，遮掩众人耳目才好。”孙彪道：“俺们同秦哥装作马贩子，同你进城。徐、尉二兄，在城外接应便了。”众人大喜道：“好！”

挨至次日清晨，龙标同秦环、孙彪三人，牵了七匹马，备了鞍辔，带了兵器，同了十数个喽兵，来到城下。自有史忠照应进城，约会金、杨二人去了。

且言沈太师，哭了一夜，次日也不曾上朝。闷闷昏昏的睡到日午起来，问家人道：“柏都堂可曾刷了凶犯，前来回话呢？”家人禀道：“未来回话。”沈谦忙令家人去催。那家人去了一会，前来禀道：“柏老爷拜上太师爷，等审了这案事，就动手了。”沈太师大怒，道：“再等他审完了事，早已天黑了。”忙取令箭一枝，喝令家人：“快请康将军去监斩！”家人领命，同康龙到都堂衙门来了。

那康龙，是新到任的将军，要在京中施勇，随即披挂上马，同沈府家人来到察院辕门上，大叫道：“奉太师钧旨，速将刷犯胡玉霜正法！太师立等回话哩。”柏文连闻言，吃了一惊。忙令众役带过审的那些人犯，随即迎出堂来，高叫道：“康将军，请少坐一刻，待本院齐人便了。”康龙见柏大人亲自来，忙下马见礼，在大堂口东边坐下。

柏老爷是满腹愁肠，想道：“好一个义气女子，无法救他！”只得穿了吉服，传了三班人役、大小执事的官员，标了刷犯的牌。到监中，祭过狱神，绑起了祁巧云，插了招子，上写道：“奉旨监斩刷犯一名胡玉霜示众。”挽出牢来，簇拥而行。那康龙点了兵，先在法场伺候，然后是柏老爷骑了马，摆了全班执事，赏了刽子手的花红，一行人，都到北门外法场上来了。

到了法场，已是黄昏时分。柏爷坐上公案，左右排班已毕，只得忍泪含悲，吩咐升炮开刀。当案的孔目手执一面红旗，一马跑到法场，喝一声：“开刀！”喝声未了，早听得一声呐喊，五匹马冲入重围。当先一人，掣出双金铜，将刽子手打倒在地，一把提起犯人，回马就跑。众军拦挡不住，四散奔逃。康龙大惊，慌忙提刀上马，前来追赶。忽见刺斜里跳出一将，手执钢叉，大喝一声，挡住了康龙厮杀，让那使双铜的英雄抢了犯人，带了众兵，一马冲出北门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

柏公削职转淮安 侯登怀金投米贼

话说那使叉的英雄，却是龙标，挡住康龙，好让秦环等逃走。他抖擞精神，与康龙大战四十余合。龙标回马就走，不想被康龙一刀砍中马腿，颠下马来，被众军上前拿住了。

康龙带了几名随身的亲丁，赶到北门，天已大黑了。吩咐点起火把来，喝问管门的守备：“史忠、王越何在？”众军回道：“他二人单身独马，赶贼去了。”康龙大怒，道：“为何不阻住了城门，倒让贼出去？这还得了！”随即催马抡刀，赶出城来。

这一番厮杀，只吓得满城中人人害怕，个个心惊，又不知有多少贼兵。连天子都惊慌，问太监外面是何喧嚷，太监出来查问，回说：“是沈太师同文武百官大队人马追出北门，赶贼去了。”

不言太监回旨，且说康龙赶了五六里，不见王越、史忠。四下里一看，又听了一会，并不见声影，只得领兵而回。

且言秦环，抢了祁巧云，同金辉、杨春、孙彪杀到北门。多亏史忠、王越二人，假战了一阵，放秦环等出城。他二人名为追赶，其实同众英雄入了伙，也到水云庵。接了罗太太上了车子，马不停蹄，人不歇气，走了一夜。早离了水云庵十里多路，方才歇下军马。查点人数，别人都在，只不见了龙标。独战康龙不见回来，想是死了，众人一齐大哭。王越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哭，俺出城之时，听得众军说道：‘康将军擒住一人了。’想是被康龙擒去了，未必受伤。”众人也没法，只得吃些干粮，喂了马匹。

那秋红前来看柏玉霜，却不是小姐。秋红吃了一惊，着了急，大哭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！我们舍死忘生，空费了气力，没有救了小姐，却错抢了别人来了。”罗太太并众英雄齐来一看，众人都不会会过，难分真假。只有秋红同史忠认得，详细问道：“你是谁人，却充小姐在法场代死？如今小姐往那里去了？”那祁巧云方才睁眼，说道：“奴家是替柏小姐死的，又谁知皇天怜念，得蒙众英雄相救。奴家非是别人，姓祁，小字巧云。只因昔日蒙罗公子救命之恩，后来又蒙柏爷收养之德，昨见小姐遭此大凶，柏爷无法相救，因此奴家替死，以报旧德。不想蒙众位相救，奴家就这里叩谢了。”众英雄听了大喜，道：“如此义烈裙钗，世间少有！”秦环道：“莫不是昔日上鸡爪山送信救罗焜表弟的祁子富么？”祁巧云道：“正是家父，如今现在柏爷任上哩。”秦环说道：“既如此，俺们快些回山要紧。”

当下祁巧云改了装，同罗太太、秋红一同上车。众英雄一同上马，连夜赶上鸡爪山。早有罗氏弟兄同众头目迎下山来，罗太太悲喜交集。来到后堂，自有裴夫人、程玉梅、胡太太、婁姑娘、龙太太、孙翠娥、金安人等款待罗太太、祁巧云、秋红，在后堂接风。又新添了徐国良、尉迟宝、史忠、王越四条好汉，好生欢喜。只有龙标未回，众人有些烦恼。当晚大吹大擂，摆宴庆贺，

商议起兵之计。

按下山寨不表，且言那晚，康龙赶了半夜，毫无踪迹。急回头，却遇沈谦协同六部官员，带领大队人马杀来。康龙见了太师，答说追赶了三十余里，并无踪迹。沈谦大惊，道：“他劫法场，共有多少贼兵？”康龙道：“只有五六员贼将，被末将擒得一名，那几个冲出城去了。”沈谦问道：“守城的守备为何不拦住去路？”康龙道：“末将赶到城口，问王越、史忠何在，有小军报道：‘他二人赶贼去了。’末将随即去赶，赶了一程，连二将都不见回来，不知何故。”沈谦大惊，传令：“且回城中，候探子报来，再作道理。”一声令下，大小三军回城去了。

沈太师回到相府，令大小三军扎下行营，在辕门伺候。太师升堂，文武参见已毕。沈谦说道：“我想胡玉霜乃一女子，在京城中处斩，尚且劫了法场，必非小可之辈。”米顺道：“他既敢打死了相府的公子，必然有些本领。据卑职看来，他不是淮安民家之女，定是那些国公勋臣之女，到京来探听消息的。”锦上天在旁说道：“还有一件，他先前在途中说是姓柏，问他来历，他又说柏文连是他叔子。昔日听得柏玉霜与罗焜结了亲，后来罗焜私逃淮安，又是柏府出首。我想，此女一定与柏文连有些瓜葛。太师可问柏文连，便知分晓。”沈太师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原来有这些委曲！”喝令家将：“快传柏文连问话！”家将领命来至柏府。

且言柏文连处斩祁巧云，正没法相救，后来见劫了法场，心中大喜，假意追了一回。回到府中，告诉了小姐同祁子富。正在欢喜，忽见中军官进来，报道：“沈太师传大人，请大人快些前去。”柏爷吃了一惊，忙吩咐祁子富同小姐：“快些收拾，倘有疏虞，你们走路要紧。”

柏爷来到相府，参见太师，与众官见了礼。沈谦道：“柏先生，监斩人犯尚且被劫，若是交兵打仗，怎么处哩！”柏文连道：“此乃一时不曾防备，非卑职之过。”太师大怒，道：“此女淮安人氏，与你同乡，一定是你的亲戚，故尔临刑放了。”柏文连道：“怎见得是我的亲戚？”沈谦忙令锦上天对证。那锦上天说道：“前在途中，问过他的来历，他说是姓柏，又说大人是他的族叔，来投大人的。”柏文连大怒，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既说姓柏，为何昨日的来文又说姓胡？这等无凭无据的言词，移害那个？”一席话，问得锦上天无言可对。沈谦说道：“老夫也不管他姓柏姓胡，只是你审了一夜，又是你的同乡，你必知他的来历，是甚么人来劫了去的。”柏文连道：“太师言之差矣！我若知是何人劫的，我也不将他处斩了。”米顺在旁，说道：“可将拿住的那人，提来对审。”

太师即令康龙，将龙标押到阶下。沈谦喝道：“你是何方的强盗？姓甚，名谁？柏都堂是你何人？快快招来，饶你性命。”龙标大怒，道：“我老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龙，名标，鸡爪山裴大王帐下一员大将。特奉将令，来杀你这班奸贼，替朝廷除害的。什么柏都堂黑都堂的，瞎眼！”骂得沈谦满面通红，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这大胆的强盗，原来是反叛一党！”喝令左右：“推出斩了！”米顺道：“不可。且问他党羽是谁，犯女是谁，到京何事。快快招来！”龙标大喝道：“俺到京来投奔的！”沈谦道：“那犯女是谁的指使？可从实招来！”龙标道：“他却是天上的仙女下凡的。”沈谦大怒，见问不出口供，正要用刑，忽见探子前来，报说：“后上太师爷，劫法场的，乃是鸡爪山的人马。王越、史忠都是他一党，反上山东去了。”沈谦大惊，复问龙标说道：“你可直说，他到京投奔谁的？”龙标道：“要杀便杀，少要噜苏！”沈谦又指着柏文连，问道：“你可认得他？”龙标道：“俺只认得你这个杀刚的奸贼，却不认得他是谁。”

沈谦见问不出口供，喝令带去收监。又喝令左右剥去柏文连的冠带，柏爷大怒，道：“我这官儿，乃是朝廷封的，谁敢动手？”沈谦大叫道：“朝廷也是老夫，老夫就是朝廷。”喝令：“快剥！”左右不由分说，将柏爷冠带剥去，赶出相府去了。沈谦即令刑部尚书代管都察院的印务。

各官散去，沈太师吩咐康龙：“恐柏文连明早入朝面圣，你可与我守住午门，不许他入朝便了。”沈谦吩咐已毕，回后堂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柏爷气冲牛斗，回到府中，说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小姐忙问何事。柏爷说道：“可恨沈谦奸贼无礼，不由天子，竟把为父冠带剥去，赶出府来，成何体面！我明早拚着一命，与他面圣。”小姐说道：“爹爹不可与他争论。依孩儿愚见，不如早早还乡便了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

柏文连欣逢众爵主 李逢春暗救各公爷

话说柏玉霜小姐，听得柏爷要与沈贼面圣，忙说道：“不可。目下沈贼专权，就是朝廷的旨意，也要沈贼依允才行。爹爹纵然后奏，也是枉然；倘若恼了奸贼，反送了性命。莫若依孩儿的愚见，收拾回家，免得在是非场中淘气。”柏爷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只是这场屈气，如何咽得下去？”小姐道：“目今的时世，是忍耐为高。”柏爷无奈，只得吩咐一切家人收拾，明日动身。那些家人妇女闻言，收拾了一夜。

次日五鼓，柏爷起身，将一切钱粮、号簿、诰封都挂在大堂梁上，摆了香案，望北谢了圣恩。悄悄的出了衙门，将行李装上车子，令家人同小姐先行，自己押后，往淮安进发。一路上，并不惊动一个地方官员，只是看山玩水，慢慢而行。

那京城中百姓，过了一日知道这个消息，人人叹息。只有沈太师的一班奸贼，却人人得意。次日沈谦入朝，见了天子，将削去柏文连的官职奏了一遍。天子默然不悦，口内虽不明言，心中甚是不乐，暗道：“这予夺的权柄都被沈谦自专，不由朕主，将来怎生是好？”这且按下不表。

单言柏文连出了长安，行了半个多月，那日到了山东兖州府的地界。家人禀道：“离此不远，就是鸡爪山的地界。山上十分利害，请老爷小路走罢。”柏爷道：“不妨，我正要去看看山寨，你等放心前去。”众家人只得向大路进发。行了数里，远远看那鸡爪山的形势，但见青峰拔地，翠嶂冲天，四面八方约有五六十个山头簇拥在一处；一带涧河围绕，千条瀑布悬空，十分雄壮。

柏爷暗暗点头道：“果然好一个去处，怪不得米良、王顺败兵于此。”近前再看时，只见山里面杀气冲天，风云变色，松林内飘出两杆杏黄旗，上有斗大的金字，写的是：“为国除害，替天行道。”柏爷连连嗟叹，猛听得半空中一声炮响。山顶上五色旗招展，唢呐一声，四面八方都是人马，冲下山来，将柏爷的一行车马围在当中。早有一员老将，白马红袍，冲到柏爷马前，将手一拱，道：“老妹丈，可认得我了？”柏爷见山上兵来，吃了一惊，正要迎敌，忽见有人称他“妹丈”，抬头一看，却是李全。因喽兵探得柏爷过此，军师谢元特请他来迎接。当下柏爷见了李全，大惊道：“老舅兄，来此何干？莫非是要买路钱么？”李爷道：“特来请妹丈上山，少叙片时。”柏爷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只得同李爷并马而行。

行到半山路口，旗幡招展，一派鼓乐之声。有裴天雄带领着众英雄、各家的公子，个个都是锦衣绣，白马朱缨，大开寨门，迎下山来。众英雄见柏爷驾到，一齐下马，邀请柏爷进入寨门。随后祁巧云、秋红并众家小姐等，令喽兵打了两乘大轿，前来迎接小姐与张二娘进寨。来到后堂，先见了李太太、裴夫人，后来拜了罗太太、程玉梅、祁巧云、孙翠娥、胡婁姑等。众人一

一见过礼，裴夫人吩咐丫环，设宴款待。正是：

一群仙女归巫峡，满殿嫦娥赴月台。

按下后寨之言，且说柏文连、祁子富到了聚义厅，先同李全、卢宣、金员外行过礼，然后与裴天雄并各位英雄见礼已毕，才是罗灿、罗焜、李定、秦环四位公子前来拜见。柏爷偷眼看那一众英雄，人人勇健，个个刚强，暗暗称奇。正是：

一群虎豹存山岭，十万貔貅聚绿林。

裴天雄吩咐摆宴，序次而坐。饮酒之时，柏爷向李爷称谢道：“多蒙老舅兄收留小女，反带累尊府受惊。”李爷道：“皆因小儿被米贼所害，若不是赵胜、洪恩相救，裴大王相留，早已做刀头之鬼了。”裴天雄说道：“皆众位英雄之力。”罗灿性躁，说道：“舍弟多蒙令侄侯登照应狠了！”这一句话，只说得柏爷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都是那侯氏不贤，险些伤了老夫的女儿性命。我今番回去，定拿侯登正法，岂可轻放。”

当下，柏爷酒席终了，就要起身告退。裴天雄等一齐向前留住，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不弃荒山，就请大人在此驻马。明日同去整治朝纲，除奸臣，去贼党，伸冤报仇，向边关救回罗爷还朝，有何不可。”柏爷闻言，忙忙回道：“老夫年迈，不能有为了。这些事，只好众位英雄勇壮前去罢。”裴天雄道：“既是大人不肯出去交锋，请坐镇山寨，待小侄等出征便了。”柏爷执意要行。谢元道：“既如此，只留大人少住一两日，再行便了。”柏爷道：“这可以从命。”

按下柏爷被众人留住在山寨，且言那京城中，被人劫了法场，又坏了一位都堂巡抚，天下都有报章，人人传说。那一日，传到淮安府。侯登知道消息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！柏都堂是我的姑爷，他官既坏了，不日一定回来。这番绝不能饶我了，自古道：‘打人先下手。’倒要防备要紧。”猛然想道：“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只是本家又穷，往那里去安身才好？”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昔日米将军在淮安府饮酒，我同他有半面之识。不如多带些金银，前去投奔他，求他在沈府中，大小讨个前程，就不怕他了。”

主意已定，到晚上偷开库房，盗了三千两金子，打在箱内。次日推说下乡收租，叫家人挑了行李，雇了船只，连夜到了镇江。寻了门路先会了米中砂，然后见了米良，呈上一千两金子。米良大喜，收了金子，随即修书一封，就令侄儿米中砂同他一路进京，说道：“你二人会见太师，细说贼兵虚实，呈上捐官的银子，自然大小有个官做。”

二人大喜，一齐动身进京。不分晓夜，赶到长安，寻门路先会了锦上天。锦上天替他二人呈上了来书，见了太师。太师就问侯登道：“你既是柏文连的内侄，你可将他的情由，说与老夫知道。”侯登见问，就将柏文连同罗焜结亲，暗与鸡爪山来往的情由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沈谦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原来他同众家国公都是旧相好的，若不先杀了众人，内变起来，怎生是好？”想了一会，命侯登等且退，另日升官。随即取令箭一枝，吩咐家人快令王虎、康龙二将，速速同刑部大人点齐五百名刀斧手，即下天牢，将各家的国公、老幼、良贱并大盗龙标，一齐解赴市曹斩首。

家人得令出了相府，传了二将，披挂齐整，点了五百名刀斧手，会同刑部吴法，将秦双、程凤、龙标、尉迟公爷、徐公爷、段公爷等各家的入口，一齐绑了，押到市曹跪下。可怜哭声震地，怨声冲天。六部官员，齐到法场监斩，人人叹息。只见黑旗一展，喝令开刀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

边头关番兵入寇 望海楼唐将遭擒

话说沈太师听信侯登之言，就将各位公爷一齐绑出市曹，并不请当今的圣旨，就要斩首。看看开刀，却好惊动了卫国公李逢春，听得此信，大惊。心生一计，忙忙赶到法场，大叫道：“刀下留人！”一马闯到沈谦的公案，喝开左右，向沈谦低低说道：“太师，若斩了众人，大事休矣。”沈谦问道：“是何原故？”李爷道：“太师爷要图天下，须要买住人心。一者，不可多杀，使闻者害怕。二者，鸡爪山的贼人，有一半是众家的公子，若知他父亲已亡，必然前来报仇，反为不美。依卑职愚见，等太师登位之后，先剿灭了鸡爪山的祸根，那时再斩他们，也不迟。况且，他们坐在天牢，如笼中之鸟、网内之鱼，也飞不到那里去。”沈谦被李爷这些话说得心中大喜，道：“多蒙老兄指教，险些儿误了大事。”忙命刑部吴法仍将众人收禁，回相府去了。

不表沈贼回府，且言李逢春一句话，救了数百人性命，心中也自欢喜。后人有诗赞道：

绝妙机权迅若风，仙才不与众人同。

一言得活群臣命，不愧中原卫国公。

话说沈太师回到相府，进了书房，就有家人呈上一本边报。太师一看，原来边头关宗信告急的文书，说：“边头关自从罗增陷在流沙，番兵十分利害。求太师添兵守关，要紧。”沈谦大惊，即令刑部吴法领三千人马前去守关，又令米中砂解粮接应：“老夫亲领大兵，随后就到。”

那吴法同米中砂得令，随即收拾，点了三千人马，不分昼夜，赶到边头关。早有宗信同四名校尉，接进了中军帐坐下。当晚设宴款待，吴法问道：“番兵共有多少人马，几名战将？”宗信说道：“番兵共有十万，战将千员，十分利害。那领兵元帅父子九人，名唤九虎。”吴法大惊，道：“那九人，姓甚，名谁？可曾与他战过几阵？”宗信道：“那老将姓沙，名龙。所生八个儿子，名唤沙云、沙雷、沙雹、沙露、沙电、沙雯、沙霖、沙震，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更有一位女将，唤做木花姑；一位太子，唤做耶律福，用兵如神。”吴法听了，说道：“彼众我寡，怎生迎敌？”

按下吴法在关内忧愁，且言那番邦元帅沙龙，次日传命，令八个孩儿倾动大兵，摇旗呐喊，一直杀到关下讨战。早有蓝旗小校飞马进关，报道：“后老爷，番将前来讨战，请令施行。”吴法大惊，却好米中砂催粮已到。一齐披挂齐整，带领众将，到敌楼上来看。那楼名为望海楼，乃北关第一个要紧的去处，城高壕阔，急切难攻，所以宗信能守这半年。当下吴法同众人上楼，一看，只见那十万番兵，四面八方围住了关口，人人勇壮，个个精强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十万貔貅队，三千虎豹兵。

休言身对敌，一见也魂惊。

话说吴法正在观看番兵，猛听一声别咧响处，只见番营里两杆皂旗展开，闪出一员老将，头戴紫金盔，双飘雉尾；身穿龙鳞铠，满插雕翎；紫面银须，浓眉大眼；手执大刀，坐下乌骓威

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左右摆列着四十员战将，都是反穿毛袄，雉尾高飘，铁甲钢刀，金鞍白马。如燕羽一般排开，前来讨战，吴法好不骇怕。那番将纵马提刀，大叫：“关上的，谁敢下来送死！”吴法正要亲自出战，只见米中砂提刀上马，说道：“末将前去迎敌。”吴法大喜，忙令宗信下关，同去迎敌，说道：“小心要紧。”

当下二人披挂齐整，领兵放炮，开关杀出城去。两下里压住了阵脚，米中砂挥动大刀，便叫道：“来将通名！只见那番将将刀一摆，说道：“俺乃六国三川征南大元帅沙龙是也。快通名来领死！”米中砂道：“俺乃大唐吏部尚书米大人的公子、加封荡寇先锋米中砂是也！”沙龙闻言，举刀就砍，米中砂对面交还。二人战了二、三个回合，米中砂抵敌不住，正要败走，宗信见了，拍马抡枪，更来助战。沙龙独战二人，毫无惧怯。又战了四、五个回合，沙龙大喝一声，一刀砍中宗信的左臂，滚鞍下马，被小番儿擒去了。米中砂大惊，虚砍一刀，回马就跑。沙龙大喝道：“好唐贼，往那里走！”纵马赶来。那大小番将一齐追杀，势不可当。

吴法吓得面如土色，米中砂在下，又不好放炮。米中砂才到城门边，那沙龙的马快，早已跳过吊桥，领了众将齐到城下，就连城门也闭不及了。米中砂才进了城，那沙龙父子九人早已冲进来了。吴法大惊，慌忙下了楼，上马就走。那沙龙父子九人领了大队人马赶来，正与米中砂交马，只一合，被沙云一钩连枪，擒过马去了。沙龙便来追赶吴法，吴法舍命杀条血路，败回二关去了。这一阵，被沙龙夺了关，吴法这里数千人马，伤了一半。败回二关，急急写下告急文书，星夜到长安去了。

那番将沙龙得了头关，就将十万番兵调进城来。打开府库仓廩，犒赏三军。安民已毕，歇马三日，放炮起兵，又到二关讨战。吴法同二关的总兵，吩咐大小将官，紧守城池，不许乱动，坚守不出。沙龙每日领兵到关下辱骂，一连三日，不敢交锋。沙龙见关中不敢出战，吩咐众将，四面搭起云梯，安排神机火炮，连夜攻打，十分紧急。只吓得关中那些文武官员、军民人等，人人胆落，个个魂惊。幸尔城高墙厚，攻打不破。吴法亲自领兵，日夜轮流守护，专等长安的救兵。

且言那差官连夜登程，不一日赶到长安。进了相府，呈上公文。太师一看，大惊，忙请六部前来议事。一时，众人来到相府，太师将来的文书，与众人看了一番。米顺见拿了米中砂去，心中暗暗吃惊，说道：“大事未成，倒伤了自家的侄子。”想了一会，道：“不若乘此行了大事再讲。”便向沈谦说道：“目下四海刀兵纷乱，多因天子暗弱。不若乘此机会，太师登了龙位，大封天下英雄，再点大兵与番兵交战。若是胜了，自然是一统天下，独掌乾坤；倘若不胜，就与番邦平分天下，也由得太师做主。岂不是两全其美！”沈谦大喜，说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遂传齐了新收的一班武将并那六部的文臣，约定了次日议行禅位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众奸臣乘乱图君 各英雄兴兵报怨

话说沈太师听信米顺之言，便要篡位。传齐了武将，各领禁军人马保守各门，以防内变；传齐了六部文官，伺候入朝办事，颁诏安民。众人去了，那长安城中纷纷论说，早惊动了李逢春。李逢春听了，大惊。忙忙上马赶到相府。

见了太师，太师说道：“李先生此来，必有缘故。”李逢春说道：“特来相吊。”太师大惊，道：“老夫明日登位，何出此不吉之言？”李逢春双膝跪下，道：“明日太师登位是君，李某是臣，岂有臣不谏君之理？明日登极之言，是谁人的主见？”沈太师道：“是吏部米顺之谋。”李逢春道：“米顺误国，就该斩首。”沈谦听了大惊，道：“为何米顺误国该斩？”李逢春道：“现今内有鸡爪山未平，多少英雄作难；外有边头关入寇，无穷番寇纵横。一旦太师登基，颁诏天下，倘若鸡爪山的贼兵，以诛篡为名兴兵造反，约同了番兵一齐入寇，番兵战于外，贼寇乱于内，两下夹攻，怎生迎敌？岂不是反误了大事！”

沈贼闻言，忙忙称谢道：“多蒙先生指教，险些儿误了大事。”忙唤家将章宏，吩咐道：“快去止住了众人，不要乱动。”章宏领命去了。沈谦复问李逢春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李爷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再点大兵，先去平了番寇，再作道理。”沈谦依言。

次日，传齐了文武，说道：“番兵入寇，且慢登基，先去平定要紧。”遂取令箭一枝，令兵部钱来、工部雍雉，领兵三万，三十员新收的武将，分为两队，向边关去平寇。又令米顺领兵一万，拜王虎、康龙为先锋，前去镇江会同米良、王顺，到登州府征剿鸡爪山去。众人得令，分头领兵，摆齐队伍，摇旗呐喊，放炮起营，一齐动身去了。

消息传入鸡爪山。裴天雄闻言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又来送死了。”遂请众位英雄商议。却好柏文连仍在山上，闻得此言，说道：“老夫要回家走走。”谢元道：“既是大人要去，只怕令侄已不在家了，回府必有别的祸事。不若点几十名喽兵，同大人回府，迎接家眷来山，以避兵乱便了。”柏爷只得依了，带了三十名喽兵，回淮安去了。

且言侯夫人，见侯登去了半月未回，心中正在忧愁，忽见家人入内禀道：“老爷回来了。”侯夫人大惊，只得接进后堂。夫妻行礼坐下，柏爷未曾开口，夫人假意哭道：“可怜玉霜女儿，自从歿后，我举目无亲。今日老爷回来，倍增伤感。”柏爷心中暗笑道：“女儿现在，还要弄鬼。”仍推不知，说道：“女儿既死，哭他做甚？我且问你，侯登今在何处？难道又躲了不成？”侯氏又扯谎道：“半月之前，已回家去了。”柏爷道：“几时来？”侯氏道：“未曾定日子。”柏爷更不多问，吩咐家人：“快快收拾，避兵要紧。”众人便与那三十名喽兵一齐动手，收拾那些衣囊细软，装上车子。柏爷上马，侯氏坐轿，一齐起身。

赶到鸡爪山，进了寨门。见过众人，令柏玉霜同秋红出来相见。侯氏看见二人，暗暗吃惊

道：“玉霜同秋红为何在此？”当下柏爷发怒道：“你说女儿死了，今日却为何在此？你这个不贤，纵容侯登作恶，险些儿伤了我女儿性命；若不亏众位英雄几次相救，久已死了。你这不贤之妇，要你何用！”掣出佩剑就砍。慌得柏玉霜一把扯住了柏爷的手，哭道：“都是侯登所为，不干母亲的事。”内堂李太太、罗太太、裴夫人、张二娘、金安人、程玉梅、祁巧云、孙翠娥、胡婁姑等，一齐出来劝住柏爷，扯了侯氏夫人入内去了。那侯氏脸上好生没趣，只得向柏玉霜陪话，小姐仍照常一样相待。

外面，众英雄劝柏爷饮酒。忽见巡山的头目禀道：“山下有云南马国公领了一队人马，前来要见。”众英雄大喜，传令大开寨门，齐来迎接。

原来，马成龙在云南候旨，要征剿边关。后来飞毛腿王俊回来报信，说天子听信沈谦谗言，不准请兵，将长安祖坟铲平，一切本家尽皆拿问。马爷听得此言，只急得三尸暴跳，七窍生烟。将定海关选来的三千铁骑一齐调发，同公子马瑶、金定小姐带领家眷人等投奔鸡爪山，来同罗公子兴兵报仇。

当下众英雄迎接马爷上山，进了聚义厅。与众英雄见了礼，早有众家夫人小姐，将马太太同小姐迎接到后寨去了。

且言前厅，众人与马爷见过了礼，重新摆宴款待。上坐是柏爷、马爷、祁子富、李全、卢宣、金员外、王太公，下坐是裴天雄等相陪。众人饮了一会酒，马爷说道：“现今沈贼欺君，有谋篡之心，陷害忠良，常怀叵测。须要请教众位，用兵讨乱才是。”柏爷说道：“正在商议此事，却好亲翁到此，实乃天助成功。”马爷道：“还须柏亲翁运筹才是。”卢宣道：“依贫道愚见，请大人总理人马，掌兵为帅；请柏大人镇守山寨，此乃一定不移之理。”众英雄齐声说道：“卢师傅之言有理。”裴天雄恐二人谦让，忙起身，将兵符印鉴捧上，说道：“如不从者，当折箭为誓。”谢元道：“明日乃黄道吉日，就此请马大人起师。”马爷推辞不得。当晚席散。

次日五鼓，马爷起身，拜谢元为军师，祭过帅旗。大小头目齐集听候，只见谢元写出一张点将的单子，上写道：

第一队，罗灿、秦环领三千人马，为前部先锋。

第二队，胡奎、王坤、李仲、杨春、金辉五人为左翼。

第三队，马瑶、王俊、章琪、洪恩、洪惠五人为右翼。

第四队，罗焜、赵胜、卢宣、卢龙、卢虎五人为左救应。

第五队，程癭、孙彪、王宗、王宝、王宸五人为右救应。

第六队，裴天雄、鲁豹雄、李定、史忠、王越、尉迟宝、徐国良、张勇为中军都救应。

第七队，戴仁、戴义、齐纨、齐绮、祁子富五人押运粮草。

第八队，孙翠娥、程玉梅、马金定、祁巧云四员女将带领女兵，为后营救应。

点了八队人马，共三十六员大将，连马元帅、谢军师共是三十八名大将，外有四员女将，领了五万喽兵，杀下山来。其余的大小头目，都随柏爷同李全守住山寨，不表。

且言马元帅别了柏爷，领了大队人马，传令三军：“不许骚扰百姓，如违令者，斩首示众！”真是军威齐整，号令严明。吩咐放炮起营，一声令下，马步三军，一齐起身。一路上，但见旌旗蔽日，剑戟如云，杀奔登州府而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六十八 回

谢应登高山显圣 祁巧云平地成仙

话说马成龙统领大队人马，离了鸡爪山，向登州进发。前面先锋队里，设立两杆金字大红旗，上面写道：“报国安民，除奸削佞。”中军帐内高挂榜文，申明号令，细分条款，上写道：

上阵退避者斩。旌旗靡乱者斩。金鼓失次者斩。妄报军情者斩。妖言惑众者斩。乱取民财者斩。克减军粮者斩。奸人妻女者斩。泄漏军机者斩。不遵号令者斩。那十条禁令一出，军中谁敢乱动。真乃是鬼伏神钦，秋毫无犯。又作一道檄文，在各州府县张挂，上写道：

钦命云南大都督世袭定国公马成龙，为除奸削佞报国安民事：切因奸相沈谦凌虐天子，暗害忠良；图谋篡逆，扰乱朝纲；卖官鬻爵，贿赂成行；妄开边衅，耗费钱粮；暴虐百姓，褻渎彼苍。如鬼如蜮，另有肺肠。擢发难数，罪恶昭彰。法离众叛，帝用不臧。我等起义，为国除奸。泉除元恶，易如探囊。岂容尔辈，跋扈跳梁！为此草檄，布告四方。如敢抗逆，降之百殃。如顺义旨，降之百祥。同心协力，仰报君王。须至榜者，以翊大唐。大唐某年某月某日示

这一道檄文传将出去，那些附近的州县，文武官员、军民人等都知沈谦的罪恶。那些被害的一班臣子，闻知鸡爪山兴兵，前来除奸报国，人人欢喜，都备了牛羊酒礼前来迎接。马爷一一优待，安抚军民，秋毫无犯。那些百姓，见马爷爱民如子，家家顶礼，户户焚香。所到之处，皆望风归降，势如破竹。马爷心中十分欢喜，吩咐三军缓缓而行。

那日午后，来到太行山下。只见前面都是高山峻岭，翠岫青峰。四围之中，露出两根朱红旗杆，内有一座寺院。四面都是怪石如虎，苍松似龙，十分幽雅。马爷问军士这是何处，军士禀道：“此乃太行山。”马爷吩咐安营。一声令下，只听得三声大炮，五营四哨，大小三军，早已扎下行营。

马爷带领众将，都上山来游玩。行到寺院之前，只见那院宇轩昂，山门上有三个金字，上写道：升仙观。旁边有一段石碑，碑上有字。马爷同众英雄近前看时，原来是隋朝谢应登在此修行得道成仙之处，因此后人起这寺院，在此侍奉香火，碑上乃谢应登先生一生事迹。谢元惊道：“此乃我高祖升仙之处，不想土人乃能立庙奉侍。”马爷感叹。

忽见观门开处，走出一位白发道人，到马爷面前一揖，道：“请诸位大人入内献茶。”马爷道：“你观中还是僧家，还是道家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此观并无僧道。乃是先高祖昔日在此修行成仙，故我们就在此间侍奉香火。”马爷大喜，谢元亦喜，一齐进了山门。但见十数间殿宇，苍苔满地，翠柏参天，一派幽景，众人颇有超凡出俗之想。先是谢元参拜了祖宗的神像，次后马爷领众英雄拈香礼拜。

进了后堂，那老者夫妻两个同一个女儿，出来迎接。见过了礼，捧上茶来。同谢元叙起谱系，是谢元五服内的堂兄。谢元大喜，认了兄嫂。那女儿名唤灵花，也来拜见叔叔。那老者道：“此女虽小，倒颇通武艺，求叔爷指教。”谢元道：“我们随行也有女将在后。”老者道：“何不请来随喜随喜？”谢元遂令人下山，请四位女将军上山少坐。

不一时，马金定、程玉梅、祁巧云、孙翠娥四员女将进了升仙观，拜了谢应登的神像。进了后堂，早有谢灵花前来迎接。见礼坐下，众位小姐见灵花年纪虽小，生得一貌堂堂，全无半点俗气，心中大喜。马金定遂问他的兵法，程玉梅就盘他的战策，谢灵花对答如流。众小姐十分欢喜，连马爷也十分爱他。

那老者备了素斋，留众英雄饮酒，谢灵花留众位小姐在后堂饮酒。当晚席散，马爷等回营。谢灵花留住三位小姐并孙翠娥，在观中歇宿。夜间邀在松园内玩月，真是一轮玉镜当空，四壁苍烟凝霭。当下玩了一会，各各回楼安寝。

单言祁巧云，见谢灵花仙风道骨，生得潇洒柔和，全无半点红尘俗态，暗暗的叹息。想道：“奴家年登一十七岁，经过了百折千磨，终身尚无着落。倒不如谢灵花，独坐深山，不染尘俗，真乃万虑齐空，无挂无碍。怎似奴家父女二人，不知后来怎样结果？”不觉凄然泪下。见众人睡了，他独自一人，在后楼上推开窗子观月。玩了一会，不觉神思困倦，倚窗而卧。

方才合眼，朦胧见一对青衣童子走上楼前，说道：“奉谢真君的法旨，请仙姑相见。”祁巧云问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”童子道：“就是本观谢真君差来奉请的。”祁巧云又惊又喜，就随那两个童子下了高楼。出了后院，转弯抹角，到了一所洞府。进了洞门，但见两旁总是苍松翠竹，瑶草奇花。上面是三层白玉阶沿，五间大殿。殿上是金砖碧瓦，画栋雕梁，高耸云霄，霞飞虹绕，甚是雄壮。祁巧云见了，不觉的心中恐惧。上了回廊，童儿入内禀过。只听得一声“请”，珠帘起处，早有童子引祁巧云上殿。

祁巧云抬头一看，见那莲花宝座上，坐了一位高仙，朱唇皓齿，黑发长须。祁巧云倒身下拜，那仙翁吩咐看坐，祁巧云坐下，仙童献茶。祁巧云吃了茶，说道：“老祖师见召，有何吩咐？”仙翁道：“贫道乃隋朝谢应登是也。虽未食唐朝之禄，而本家子侄皆是唐室之臣。乃因奸相沈谦逆天行事，陷害忠良，此处交锋，该汝建功立业之时，后与白虎星君有姻缘之分。再者，日后征番，那番营内有个木花姑，妖法利害，难以取胜。故贫道特请你来，传你一卷天书，教你呼风唤雨、驾雾腾云之法。”说罢，令童儿捧出天书交与祁巧云，说道：“若遇急时，再看。”又令童儿，教他呼雷驾云神咒。祁巧云一一记在心头，收了天书，拜谢仙翁。那仙翁又令童子送他回去。

祁巧云轻移莲步，出了大殿，仙童引路，出了洞门。只见一天月色，四壁花阴，仙鹤双双，麋鹿对对，看不尽观中之景。走无多步，忽见前面有一座独木桥。桥下是万丈深潭，潭内银涛滚滚。祁巧云大惊，道：“方才来时，未曾过此，这桥怎生走得过去？”仙童道：“少星君，休要害怕，你只随我来。”祁巧云没奈何，只得战战兢兢，随那两个仙童，一步一步的步上桥来。望下一看，只见深潭急浪，好生可怕。祁巧云才走到中间，忽见那童子大叫道：“有大虫来了！”吓得祁巧云回头看时，被那两个童子一推，说道：“去罢！”祁巧云大叫一声，跌下桥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

粉脸金刚枪挑王虎 金头太岁铜打康龙

词曰：

义气心高白日，奢华尽赴青云。堂中歌啸日纷纷，多少人来趋敬。秋月清风几度，黄金白壁如尘。开门不见旧时人，冷落谁来繿问？

话说祁巧云被童子推下桥来，大叫一声，不觉惊醒。乃是南柯一梦，吓得浑身香汗淋淋。睁眼看时，只见皓月当空，正是三更时分。祁巧云道：“好生奇怪，分明是谢仙翁传授我的兵法，回来跌下桥去。怎生仍在楼上？”遂将那呼雷驾云的咒语一想，句句记得；再向怀中一摸，一卷天书明明白白现在怀中。祁巧云不觉大喜，忙忙展开就在月下看时，上面有四个字，是“急时再看”，再揭过两版看时，字迹全无，却是几层白纸。祁巧云大疑，暗道：“并无字迹，要他何用？”

因又想到：“且待我将驾云的法儿试试，看是灵也不灵。”遂走至楼下。来到天井，望空打了一个稽首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“起”，只见脚下风云齐起，身体甚是轻快，不知不觉早起到空中。祁巧云大喜，又喝声“落”，果见脚下的祥云又缓缓落将下来。祁巧云望空忙忙下拜，拜谢仙翁。复回楼上，忙将天书包好，藏在身边。进房睡了一刻，早听得鸡唱天明。

众位小姐一齐起身梳洗，早见马爷到了观内。入后坐下，祁巧云遂将夜来谢应登显圣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“如若不信，天书现在，只是上面并无字迹，不知何故？”马爷同众小姐闻得此事，个个惊异称奇。忙忙取出天书，大家一看，果见几版白纸，字迹全无。众人不解其意，程玉梅道：“从来仙机难测，且到急难之时，再看便了。”祁巧云收了天书。那谢灵花说道：“奴家昨夜，也梦见仙童来与我讲究些兵法，奴也略知道此事。此书将来必有应验，速速收好。”众人大喜。

马爷见谢灵花生得伶俐聪明，有心要他为媳，便向谢道翁商议。随后谢元也到了，力主其说。谢老夫妇好生欣喜，愿谐秦晋。马金定便要谢灵花同去出征。灵花依允，辞了双亲，欣然同众位小姐下山，一同入了行营。放了三个大炮，调动三军，起身往登州进发。早有流星探马，飞报米吏部去了。

且说那来顺领了三万人马，带领王、康二将，到镇江府会合了米良、王顺，又调了二万人马，共是五万大兵，百员战将，来征剿鸡爪山。人马才进登州，早有探子报说：“云南总督马成龙为帅，会合了鸡爪山的人马，一路上得了多少城池，所到之处，望风而降。今大兵到了，离城三十里扎寨安营，请令定夺。”米顺听了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他的兵马为何如此神速？再去打听。”米顺随即与众将商议道：“闻得马成龙兵法利害，更兼鸡爪山一伙强人，俱系非常骁勇，凡是交战，众将各要小心在意。”众人都道：“谨遵严令！”当晚无话。

到了次日，五鼓造饭，平明调拨大队，点齐人马，出了登州。摆开阵势，早见尘头起处，旌旗招展，鸡爪山的人马蜂拥而来。当下两军相对，压住了阵脚。米顺带领众将，出营看时，只见马爷大队的人马，旗分五色，兵按八方，盔甲鲜明，马壮人强。果然军威整肃，名不虚传。

米顺正在看时，忽听得一声炮响。绣旗开处，拥出两员小将，往左右一分。左边一将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龙眉虎目，头带银盔，身披银甲，手执点铜枪，跨下一匹银鬃马，绣带飘飘，威风凛凛，乃是左先锋粉脸金刚罗灿。右边一将，黄面金腮，头顶金盔，身披金甲，手执金装铜，跨下一匹黄骠马，相貌堂堂，英风凛凛，乃是右先锋金头太岁秦环。这二位英雄如天神一般，分为左右。正中间，一面大红帅旗，马元帅全副戎装，红袍金甲；带领三十二位英雄，一个个都是锦袍金铠，分在两边，犹如雁翅排开，分外齐整。

米顺见马爷军兵如此威严，早有三分怯惧。马爷纵马出营，高叫：“米顺打话！”米顺只得强打精神，纵马出营。开言叫道：“马将军，请了！皇上封你世袭公侯爵禄，为何同强徒谋反？今日天兵到来，快快下马受绑，免你死罪！”马爷听得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奸贼，勾合沈谦通同作弊，番兵入寇，你不添兵征剿，反害罗增性命，是何道理？又想灭尽了众位公侯，思想谋篡，罪该万死！今日本帅到来，一者除奸削佞，为国安民，二者替众公侯伸冤出气。”说罢，将手中刀一指，道：“谁与我将此贼擒来？”罗灿应声道：“待末将擒之！”拍马摇枪，直奔米顺。

那米顺的先锋姚伦舞刀来迎。二将交锋，战无十合，罗灿手起一枪，挑姚伦下马，复上一枪，结果了性命。随即一马冲来，要擒米顺。米顺大惊，说道：“谁去擒来？”大将王虎拍马抡刀，大叫：“来将休得撒野，快报名来！”罗灿道：“俺乃定国公马元帅麾下左先锋、越国公的公子罗灿是也！”来将通名，你少爷枪下，不死无名之鬼。”王虎喝道：“俺乃吏部天官加封平寇将军、米元帅麾下大将王虎是也！反叛快快下马受死。”罗灿大怒，举枪就刺，王虎舞大刀劈面交还，二人战在一处。只见刀来处冷雪飘飘，枪到处寒光灼灼；一个是惯战的英雄，一个是能征的好汉，一来一往，大战了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

罗灿见胜不得王虎，心生一计，回马败走。王虎随后赶来，罗灿回头，见王虎来得切近，扭转身躯，喝声：“去罢！”一回马枪直奔心窝挑来。王虎吃了一惊，叫声“不好”，将身一闪。闪不及，那一枪正中左肩，早透了三层铁甲。险些儿落马，大叫一声，伏鞍而走。罗灿回马赶来，那米顺阵上，一连上来十五员战将前来接应，救王虎入营去了。

米顺阵中，恼了康龙，拍马抡枪来战罗灿。罗灿正欲交锋，秦环在后大叫道：“哥哥！这场功让与兄弟罢。”早舞动双铜来战康龙，罗灿便回马观阵。只见秦环同康龙，两马相交，枪铜并举，好一场恶战。这一个双铜运动，浑身滚滚起金光；那一个铜枪起处，遍体纷纷飘冷艳。枪来铜架，铜去枪迎，大战三十回合。秦环卖个破绽，康龙不知好歹，一枪挑来。秦环将左手的铜将枪逼住，右手一铜，望康龙脑门上打来。康龙躲过了头颅，左肩早着了一下，撇了枪跑回本阵。秦环大喝一声：“那里走！”拍马追来。

马爷见秦环已得了胜，将手中刀一指，调动了那三十二位英雄，领了大队人马，一齐冲杀过来，犹如兵山一般。怎生迎敌？米顺大队已乱，一齐拨马败下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沈谦议执众公爷 米顺技穷群爵主

话说米顺见马爷的兵将勇猛，势不可当，料难迎敌，回马往本阵就跑。三军见主将败走，谁敢迎敌，呐声叫喊，不依队伍，四散走了。后面鸡爪山的大队人马追赶下来，如天崩地裂，海沸江翻。这些吓慌了的官军，那里当得起，只杀得叫苦连天，哀声遍地，丢盔弃甲，抛旗撇鼓。五万兵丁伤了一半，伤箭中枪者，不记其数。急忙逃进城中，紧闭四门，吊桥高拽。米顺吩咐众将：“小心防守，要紧！”这一阵，只杀得米顺胆落魂消，将免战牌高悬。

不表米顺败进登州，紧守城门不敢出战，且言鸡爪山的人马大获全胜，马爷也不追赶，吩咐鸣金收兵。五营四哨将校兵丁，闻得金声即归队伍，安下原营，立下大寨。马爷升帐，查点兵将，未损一卒。众军得了无数盔甲弓箭、枪刀器械、旗鼓马匹，上帐请功受赏。马爷上了功劳簿，重赏三军。当晚摆宴，庆功饮酒。

次日，五鼓升帐，众将饱食了一顿。马爷传令搭起云梯炮架，四面攻城。怎奈登州地界土硬城高，兵多地广，米顺同众将守护又严，一连三日，攻打不下。马爷向谢元说道：“我们并非争城夺地，不过是杀贼除奸，若急力攻城，岂不徒伤朝廷士卒。如今怎生设法破城，拿住了米贼，才免得百姓惊慌？”谢元一想，说道：“大人，今晚只须如此如此，此城立即可下。”

马爷闻计大喜，遂令小温侯李定、赛元坛胡奎带领三千人马，附耳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又令裴天雄、王坤、李仲，吩咐道：“你三人带领三千人马，只须如此如此。”三人领令去了。又令罗灿、秦环、程吧、罗焜，说道：“你四人带领三千人马，如此这般，不得有误。”四将得令而去。然后下令众兵：“竟奔长安，不必攻打此处。”众兵领令，连夜起行。

早有细作飞报进城，说：“马成龙见攻打城池三日不下，他舍了登州，掣兵竟奔长安去了。探得明白，特来禀报。”米顺听了，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太师爷命我来退敌拿反叛，谁知他竟奔长安去了，这还了得！”忙忙传令众将，点齐大队人马，出城追赶。众将领令，点起灯球火把，追出城来。只见马爷的人马已去远了，米顺传令众将，火速倍道追赶。

追下五十余里，忽听得一声大炮惊天。马爷扎住了大队，亲自坐马摇刀迎来，大喝道：“米顺少追，你的城池已破，尚然不知，还不早早下马受缚，省得你公爷费事！”米顺大怒，亲自提枪，领部下四十员战将前来交锋。马爷阵上，早有马瑶、王俊、洪恩、洪惠、戴仁、戴义、赵胜、孙彪八条好汉，随定了马爷，奋勇当先，前来交战。又是半夜黑暗之中，只杀得鬼哭神号，天愁地惨。

米顺抵敌不住，忽又听得连珠炮响。米顺心惊胆战，回头看时，暗暗叫苦。只见城中四面火起，喊杀连天，金鼓震地。米顺阵上的三军，一齐叫喊：“不好了！城已破了！”一个个胆落魂消，无心恋战，回马就走，四散奔逃。米顺见阵脚乱，三军四散，只得虚按一枪，回马就走。众

英雄大喝一声道：“米贼，你往那里走！”一齐催兵追赶下来。这一阵，只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
马爷连忙吩咐，招降众军。齐声高叫道：“米家众军将士听着！俺公爷施恩，不忍杀戮尔等，如降者，免死！”那败残的人马，恨不得陡生双翅，脚下腾云，想逃性命，听得马爷招降，犹如死去又生；个个弃甲丢盔，慌忙下马，跪满道旁，齐声应道：“只求活命，情愿归降。”马爷见众军归降，吩咐扎下大寨，不表。

且言胡奎等破了城，正遇王顺。不一合，被胡奎所擒。李定一戟刺倒了米良，一齐捉进城中去。裴天雄一马冲入重围，来拿米顺。早有王虎、康龙来救，秦环、罗灿二人前来迎敌，四将在乱军中混战。秦环见康龙的枪来得切近，将双铜并在左手，把康龙的枪掀在半边，伸过右手，喝声：“过来罢！”抓住勒甲绦，提过马去。王虎见秦环擒去了康龙，着了慌，刀法略慢了一慢，大腿上早被罗灿一枪，挑落马下，被众军所获。

众英雄齐奔米顺，那米顺叫声“不好”，忙忙去了盔甲，扮做小军的模样混入乱军之中，带领部下贴身的几十名战将，杀开一条血路，打灭了灯球火把，落荒而走，连夜逃奔长安去了。那些残兵败将见主将逃回，一个个倒戈卸甲，情愿投降。胡奎大喜，吩咐鸣金收兵进城。

一时，马爷大兵已到，一齐入城。安民已毕，查点众将，个个前来参见。马爷大喜，都上了功劳簿。一面吩咐治酒，与众将庆功，犒赏三军；一面将拿来的米良、王顺、王虎、康龙并一切大小将官，总押上囚车，送上鸡爪山交付柏爷，同以前拿的校尉、知府，一同囚禁。当晚安歇。

次日，查点受伤的兵丁，都赏了粮饷，打发回家去休息安养。将新降的人马查点数目，有愿为军者，都收入后队；有不愿为军的，听他自去还乡，并不勉强。马爷这令一下，那些大小三军，欢声震地，个个都愿为军效力，共除奸贼，并无二心。

这个风声传将出去，那些远近的府县官员，都畏马爷之威，感马爷之德，谁敢抗违？大兵一到，处处开城纳款，所得粮草军饷，不计其数。马爷一路抚军安民，浩浩荡荡直往长安进发，不表。

且言米顺所领五万人马，只剩得四十五骑，杀得丧胆亡魂。一路上马不停蹄，连夜赶到长安。急忙见了沈谦，哭诉前事。沈谦闻言，大惊失色，道：“似此大败，如何是好？目下钱来等又征剿鞑靼去了，长安城内，将少兵稀，怎能迎敌？”忙取令箭一枝，到邻近地方调了一万人马，到长安扎驻，以备迎敌。侯登同锦上天在座，便说道：“马成龙此来，非为别事，乃是为众国公报仇。好在众国公都在天牢，太师可奏闻天子，只说众国公之后兴兵造反，请天子御驾上城，假意招安，复他们官职。诱进长安，散了他的兵权，一并杀之，省得费力。若是他们不从，即将众国公绑上城头，便叫他们退兵，他们岂有不念父子骨肉的道理？”沈谦大喜，说道：“此计甚妙！就是如此便了。”

且言马成龙催动大队人马，那日赶到长安，吩咐三军抵城安营。早有探马报进相府，说道：“鸡爪山的人马抵城下寨。”沈谦闻报，大惊道：“他如何来得如此神速？”探子禀道：“他自行兵以来，就是在登州同米大人打了一仗，余处关隘都是望风投顺。一路上秋毫无犯，并无阻滞，故此来得火速。”

沈谦听了心中骇怕，吩咐再去打听。忙令九门提督同米顺带领众将守城，一面入朝见了天子，后奏道：“今有众国公之子，怨恨皇上杀他父母，勾同鸡爪山的贼兵前来报仇。兵马已临城下，请圣上亲去退敌。”天子大惊，说道：“一向并无报文后奏，为何一时兵就到了？”沈谦奏

道：“老臣已曾几次发兵前去征剿，无奈不能取胜。前边头关，老臣已发兵去了。”天子不悦，说道：“既是老卿自专征伐，今日自去退兵便了，要寡人何用。”沈谦闻言大怒，道：“既是如此说来，圣上可将玉玺送与老夫，老夫自能退敌！”说罢，竟自执剑走上金銮，抢步来到龙案跟前。天子大惊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

祁巧云驾云入相府 穿山甲戴月出天牢

却说天子见沈谦带剑上殿，吃了大惊，说道：“老卿休得发怒作躁，待寡人明日上城，退敌便了。”沈谦大喜，道：“这便使得。老臣领旨回家，候圣驾便了。”随即出朝，吩咐整顿军马，不表。

且言马成龙的大队人马，到了皇城脚下，安营已毕。当晚，同众将商议道：“今日此来，虽然是要拿沈谦治罪，想来到底是天子的皇城，不可擅行攻打。倘若沈谦闭门不出，严加防守，又不能攻打，那时节如何是好？”军师谢元道：“大人可修成一道诉告的本章，去见圣上。再修一封战表送与沈谦，约他出来会战便了。”马爷依言，随即修成一道本章，又修成战书一封，和表章扎在一处。

次日，五鼓升帐，便问两旁众将：“谁人敢去投书？”言还未了，王氏三雄应道：“我等愿往。”马爷大喜，随即封好了表章战书，打发三人去了。

王氏三雄领了战书表章，随即披挂上马。出了营门，竟到城下叫道：“管门的听着！快快通报，今有战表在此，俺们是来下书的。”那守城门的官儿望城下一看，见是三个人，随即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引三人入城。

到了相府，却好沈谦点齐了三军，正在那午门外候驾。当下门官禀过，王氏三雄见了沈谦，也不下跪，呈上书札，说道：“马元帅有书在此，叫你亲去会他。”沈谦接将过来，将本章战书展开一看，吃了一惊。心中想道：“若是天子看见此本，岂不将我从前之事，尽行诉出来了？”随即喝令左右：“快将来人送入天牢囚了！”左右得令，遂将王氏三雄一齐用绳索绑了，送入天牢监禁。

王氏兄弟一时无备，又无兵器战斗，不能脱身，只是高声大骂。众人将他三人拥入天牢，恰好与龙标监在一处。彼此会见，暗暗的会了话，说道：“如今也无可奈何，且待兵败城破，那时俺们先到他家，拿他满门便了。”按下不表。

且说那乾德天子升殿，点齐了一众侍卫，调了羽林军马。天子上上了逍遥马，同沈谦的军马、一班的文武官员，离了午门，竟往北门。上了城楼，摆齐了龙旗、御仗、钺斧、金瓜、护卫、銮仪、宝座，天子下马坐下。望城下一看，只见马爷的五万精兵，犹如长蛇之势，旗幡招展，人马精强，剑戟森森，刀枪闪闪，十分严整。那乾德天子同文武见了如此军容，君臣们一齐惊骇。

忽听得大营中一声炮响，阵脚门开，左边涌出一彪人马，俱是白旗白号的三军，拥着一员银盔银铠、白马银枪的小将，压住了左边的阵脚；右边涌出一彪人马，俱是红旗红号的三军，拥着一员金盔金甲、金铜黄马的小将，压住了右边的阵脚。然后是中军营内，竖出一面大红销金“帅”字旗，旗下马成龙领着那三十二位英雄，一对对摆出营来，簇拥马成龙出了大营。这边

城上，有一员黄门官高声叫道：“营中听着！圣上有旨，宣定国公马成龙快来城下见驾。”马爷听得此言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城头上，两旁摆列着文武，正中黄罗宝盖之下，端坐着乾德天子。

马爷一见大惊，连忙同众英雄纵马来到吊桥口，一齐滚鞍下马，俯伏在地，后奏道：“罪臣等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，望陛下恕臣等慢君之罪！”天子传旨：“赦尔等之罪，各赐平身。朕有一言，尔等静听。”马爷谢恩，奏道：“愿闻万岁圣谕！”天子说道：“尔众家国公，乃朕先朝太宗皇帝赐尔众家世代富贵，尔等久沐宏恩，不思报国，扫灭外荒，今日提兵至此，意欲何为？非反而何？”马爷奏道：“臣等世享荣封，殊恩难报；原思各尽其职，以报皇恩。怎奈沈谦欺君谎奏，先斩罗增全家，后又铲了微臣的祖墓。臣等无处伸冤，只得亲自来京对明。目下番兵入寇，民不聊生，皆沈谦卖国专权，作奸犯法，万民怨恨，以致于此。臣等此来，非敢恣意获罪，一者，为国家除奸去恶；二者，为万民除害安生；三者，为祖宗报仇，也消无辜之恨，别无他意。”

天子听了马爷这一番实情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该拜本来京启奏才是，不应勒兵至此。”马爷奏道：“臣等向日拜本来京，上奏天廷，昨日又有本章差官奏上，陛下怎说无本？”天子听了大惊，道：“本从何来？”沈谦在旁大喝道：“马成龙，你两次俱是反表战书，本从何来？圣上面前还敢谎奏！”说罢，手起处就是一冷箭飞来，直奔马爷的咽喉。马爷猛然看见，急将头一低，正中盔上，不觉勃然大怒，跳将起来大叫：“圣驾请回，待微臣杀此奸贼！不要惊了陛下的龙体。”说罢，喝令众将上马，执械攻城。

一声令下，三军众将擂鼓摇旗，冲到城下。驾起云梯，支起炮架，弩箭、火炮、鸟枪往城上飞来，好不利害。把个乾德天子吓得忙忙下了城楼，上了逍遥马，众文武簇拥围护，回宫去了。这里马爷率领大小三军攻打一日，沈谦魂飞魄散，无法可施，惟有吩咐大小将士，紧守城池而已。

单言马爷一时动怒，攻打皇城。岂可擅自攻打获罪，如何是好？谢元道：“若不攻城，怎生得拿奸贼？必须要里应外合，不用兵火破城才好。”众将议道：“待我等今夜扒城而入便了。”马爷道：“城高河阔，把守得甚是严紧，怎生扒得进去？徒劳无功。”马爷心中纳闷，祁巧云上前，禀道：“大人不要烦恼。今夜可虔诚焚香，求看天书，待奴驾云入城便了。”马爷闻言大喜，遂吩咐众将各归营寨。众人心下好不疑惑：看此女原有些异处，一定有些奥妙，明日必见分晓。

不言众人猜疑，且言马爷到晚，沐浴更衣，悄悄来到后营。见了祁巧云，祁巧云吩咐侍女，快摆香案。祁巧云请过天书，供奉在香几上面。先是马爷拈香，望空四拜；拜毕后，乃是祁巧云拈香礼拜，口中祝告道：“弟子奉令进城探听军情，望求大仙指示，速现天文，明断吉凶！”祝罢，拜了四拜。立起身来，揭开天书一看，上面现出一篇银朱字迹，写得甚是分明。马爷取过同祁巧云看时，上写道：“沈谦恶罪已满，气数当绝。当尔祁巧云同白虎星罗焜建功立业，尔二人本有姻缘之分。速速驾云入城，面圣陈情，除奸灭寇。速速去讫，不可迟误！”马爷一见，大喜道：“既是神圣现出天文，不可迟延，可与罗焜火速前去。”祁巧云面涨通红，说道：“待奴家独自去罢。”马爷说道：“你前缘既定，这有何妨？”祁巧云回道：“孤男独女，成何雅道？”马爷道：“既如此，俺令小女同去便了。”祁巧云只得依允。

马爷遂密唤罗焜入内，吩咐道：“你今夜可同小女金定并祁巧云入城面圣，捉拿沈贼报仇。”罗焜得令，带了银铜弓箭，那金定、巧云披挂整齐，各带双剑。步到香案前，巧云写了两道符，与罗焜、金定各人佩在身上。一齐辞了马爷，马爷说道：“今夜五更炮响为号，本帅领兵在北门接应。”三人听令，一齐出了帐篷，站立平地。罗焜同金定抓住巧云的丝绦，站在一处。巧云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：“起！”只见三朵祥云，从他三人脚下飘飘冉冉，不一时早起在空中。罗

焜、金定、祁巧云三人站立云端，稳如泰山，心中好不欢喜。

当下马爷见他三人腾空而去，心中大喜，笑道：“大事已成！”忙忙入帐，传令众将尽起，人马齐到北门等候。五更炮响，即去抢城，不表。

且言巧云、金定、罗焜三人商议道：“我们此去，必须先见圣上奏过了，再去捉拿奸贼沈谦，才是道理。只是空中行路，不知皇宫在于何处？”三人正在云中探路，猛然一阵异香上冲牛斗。拨开云头，望下一看，正是朝廷的内院。但见宝烛辉煌，照得分明，那殿上摆设香案，有四名太监伏侍，天子在那里焚香。三人看得明白，一齐按下祥云。走到香案前，俯伏在地。天子见空中降下三个人来，跪在地下，吃了一惊，吓得倒退几步。战战兢兢问道：“尔是何怪，至此何干？速速说来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

破长安里应外合 入皇宫诉屈伸冤

话说天子正在那里焚香祝告，猛见半空中落下三个人来。吓得天子问道：“你们三个人是妖是仙，到此何干？莫非是刺客，前来暗害寡人么？”三人奏道：“万岁在上，臣等非妖非怪，亦不是刺客。求圣上赦臣等死罪，臣等有下情冒奏天廷。”天子听了，说道：“赦尔等无罪，有甚么事，从实奏来。”

罗焜、祁巧云、马金定三人，一齐俯伏奏道：“臣乃定国公马成龙帐下先锋，奉令前来捉拿奸贼沈谦，特来奏知陛下。”天子惊问道：“尔等既是马卿的军官，怎得腾空至此？姓甚，名谁，从实奏来。”罗焜奏道：“微臣非别，乃越国公罗增次子罗焜。”天子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大反山东就是你么？”罗焜奏道：“臣焉敢反，皆因沈谦逼急，出于无奈。”天子问道：“那两员女将是谁？”罗焜又一一奏了姓名，将已往之冤，并如何驾云的事，细细奏了一遍。

天子方才大喜，道：“朕一时不明，误听奸贼，杀了你全家人口。悔之不及，朕之过也。朕那里知道其中委曲？且喜卿等今日前来，有话再慢慢的一一奏上。”罗焜谢恩，复又奏道：“臣有三件大事，要求万岁开恩。”天子道：“是那三件事？”罗焜奏道：“头一件，众国公的家眷，皆是为臣家之事拿入天牢，无辜受罪。求皇上天恩，赦免众人的罪，情愿对审虚实。第二件，臣等兵犯长安，要求殊恩，赦臣等拥兵之罪。第三件，今夜五更，马成龙兵进城池，捉拿沈谦治罪。沈谦久有谋篡之心，惟恐兵进之时，沈谦暗进宫来行刺，臣情愿在午门保驾。”

天子闻奏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若是罗家果有反意，他此刻何不就刺寡人？不若准其所奏便了。”忙令内监取过文房四宝，御手亲写一道赦条，付与罗焜。早有内监擎灯，引他三人出了朝门，到天牢去了。

天子复又传旨，着太师沈谦出城，召马成龙单人独马，同来内宫见驾。内监奉命传旨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罗焜等出了朝门，来到刑部衙门。刑部吴法征边去了，只有几员副堂执事。当下见了圣旨到来，慌得那署印官儿忙忙接旨，同三人进了天牢。宣读毕，那些众国公谢过恩，便来同天使见礼。各通了姓名，方知是罗增的次子罗焜，众人大喜。又见龙标与王氏三雄前来相见，问罗焜怎生入城的原由，罗焜一一说知。罗焜又令马金定、祁巧云：“速领众公爷入朝，谢恩回旨。俺与龙标、王氏三兄弟，各带兵器前往北门，接应元帅的兵马。”金定闻言，遂领众公爷缴旨去了。

单言罗焜等五位英雄，一同上马飞到北门，来接应马爷的大队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沈谦自从马爷的兵到，为因折了王虎、康龙，无人退敌，只得在相府同侯登、锦上天、黄玉等聚集众将，商议退兵之策。无计可施，正在纳闷，忽见门官进来，禀道：“启太师爷，不好

了！不知何人上本，将天牢内众公爷尽行放出，入朝去了。”沈谦大惊，道：“半夜三更，皇宫内院，谁人擅敢进去？况且左右近侍的文武，俱是老夫之人，谁敢如此行事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锦上天道：“何不差人前去探听信息，看是甚原由，再作道理。”沈谦依言。

正要差人前去打探消息，忽见中军慌忙入内，禀道：“圣旨到了，请令定夺！”沈谦大惊道：“不好了！其中必有原故。”一面传令，开门接旨，一面传令大小三军，披挂齐整，都到辕门伺候。吩咐毕，只见四名穿宫太监，捧定旨意进来。沈谦也不跪拜，就令宣读。那四名太监也不与他计较，就开圣旨诵读道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旨谕文华殿大学士领左右丞相事沈谦知悉，今有越国公罗增次子罗焜面奏朕躬，言定国公马成龙等兵犯长安，实欲请旨破番，并无反意。敕尔启城，亲同马成龙进宫面审。钦此。

沈谦听见罗焜夤夜入内院，进皇宫面见圣驾，吓出一身冷汗。道：“罗焜难道他会插翅飞腾不成？”想了一想，便问那四名太监道：“你们在深宫内院伺候万岁，可知道罗焜是从那里来的，谁人叫来？”太监回道：“咱家伏侍万岁爷正在后宫焚香，忽见三个人从云端里落将下来。一男两女，总是戎装打扮，口称是奉马成龙之令，入宫见驾。奏了一番，皇爷准奏，即降谕旨到刑部天牢救出众人，又传旨令咱家们到你这里的。”

沈谦大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这还了得！”侯登在旁说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太师可速点兵马，拿住罗焜同众公爷，仍旧送入天牢，再退兵就是了。”锦上天道：“不如擒拿住罗焜，搜了玉玺，献到番邦，勾了鞑靶，约会米大人一同起兵，前来同马成龙交锋，有何不可？”沈谦道：“只好如此。”忙令侯登、黄玉，点了三十名健将保护家眷，以备逃走；自己同锦上天点齐众将，统令大队人马，杀出辕门。正遇罗焜、龙标、王宗、王宝、王宸五位英雄前来夺路，一声呐喊，冲到辕门。

沈谦在灯火之下看得明白，喝令众将：“与我拿下！”一声令下，早有众将一拥上前，团团围住，大喝：“罗焜休走！留下头来！”这里罗焜大怒，叫声：“四位兄弟，就此拿了沈贼，再去接应元帅大兵便了。”当下罗焜掣出双铜，龙标、王氏三雄就在从军中夺了兵器，便来冲阵；米顺领着一班众将，前来接战。五位好汉，敌住了三万雄兵。罗焜这一对银装铜，挡住枪，驾住剑，撇开棍，格开刀，就敌住了无数兵器，十分利害。然五人虽是英雄，到底寡不敌众，只顾得架隔遮拦，难以取胜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那传旨的四名太监，见事不谐，溜出相府。回朝见了天子，细奏一番，天子大惊。旁边祁巧云同马金定忙忙跪下，请旨道：“臣等愿同众公爷前去解围。”天子准奏。当下二位女将同秦双、程凤等众位公爷，辞驾出朝，上马提兵，前去解围。

才出了午门，正遇着李逢春带领本部一千人马，前来保驾，要见天子。见了秦双，说了备细，李爷大喜，道：“小弟也去走一遭。”当下合兵一处，赶向前来，大喝一声道：“沈谦快快下马，俺们到了！”沈谦正与罗焜交战，猛见一派火光，就知有兵来了。问左右时，方知秦双等前来接应。沈谦勃然大怒，喝令分兵迎敌。

正在酣战之时，猛听得四下里连珠炮响。探子飞报前来，急急说道：“城外马元帅攻城紧急，后太师爷知道。”三军一听此言，人人魄散。个个魂消，那里还有心恋战。阵脚一乱，罗焜等早已冲出重围，杀往北门去了。沈谦忙令锦上天带领家眷，同侯登先出南门；自己断后，统领众将杀出南门，投番去了。

且言罗焜、龙标等，也不追赶沈谦。一齐杀散三军，即时开了城门，迎接马成龙兵马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

众爵位遇赦征番 各英雄提兵平寇

话说罗焜开放城门，迎接马爷进城，合兵一处。马爷传令，将大队人马扎在城外，只带了众位英雄来到北门。会了众位公爷，叙了寒温，早见黄门官前来宣召，召马成龙等入宫见驾。

马爷领了众人，随着黄门官进了午门，来至内殿。见了天子，山呼已毕，马爷奏道：“臣违旨提兵，罪该万死！求万岁的龙恩，赦臣死罪。”天子说道：“朕一时不明，听信奸贼，以致如此，卿有何罪。”复问罗灿道：“朕当日误听沈谦谎奏，拿你全家正法，你兄弟二人因何先知信息，怎样逃奔山东？如何聚集山林，招军买马，以致今日？你将其中的曲折，细细从实奏来。”

罗灿见天子问他的原由，忙忙跪扒一步，遂将“元坛庙义结胡奎，因游满春园，见沈廷芳强逼祁巧云，一时路见不平，怒打沈廷芳，因此结下仇恨。不想臣父边头关告急的文书投到沈府，沈谦盗换了告急的文书，谎奏天廷，公报私仇，害了微臣全家性命。多亏义仆章宏连夜送信，伊妻王氏替了臣母，才救出臣母子三人”，如何投奔云南、淮安，如何上山，从头至尾，细细奏了一遍。

天子闻奏，方才明白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快宣章宏，前来见朕。”李逢春听得，忙跪下奏道：“启万岁，这章宏是罗家旧仆，如今现在沈家。只是沈谦的奸谋已经泄漏，全家逃走，不知章宏何往，乞万岁圣旨定夺。”天子闻奏大怒，先着李逢春宣召章宏；又命秦双、程凤领羽林军三千，前去追捉沈谦；命马成龙等众将俱回原营歇息，明日朝见。旨意已下，天子回宫。众人领旨出朝，不表。

单言李逢春来到相府，只见头门大开，四壁无人。一直走到后面，猛见后书楼上，有一点灯光射下。李爷带四名家将走上楼来，一看，只见那人那里查点文卷。李爷近前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章宏。李爷大喜，说道：“圣上有旨，前来召你。你在此何干？”章宏回道：“小人在此查他的文案，替旧主伸冤。”李爷道：“既如此，快快收拾，同去见驾。”当下章宏将沈谦平日来往的文书，以及改换外省藩镇关节的本章、一切的卷案，一一查了，交付李爷的家将。同李爷一齐动身，出了相府，封了空房。将文案存在李府，飞同李爷来到马爷的行营。

正遇章琪巡营，父子相逢，十分大喜。忙忙与李爷同章宏进了中军，禀明马爷。马爷大喜，即同众将出来迎接。行礼坐下，章宏侍立不坐。马爷同罗灿、罗焜一齐说道：“你乃是我罗门的恩公，大唐的义士，令郎又屡建奇功，焉有不坐之理？”章宏再三谦让，只得坐下。马爷传令中军，设宴款待章宏。饮酒之间，章宏就将沈谦谋害的情由，说了一遍，众人无不痛恨。

众人饮了一夜的酒，早已天明。各人换了朝服，入朝见驾。章宏将沈谦一切的私书、文卷双手呈上，早有近御的侍臣接过，传与太监。太监接来，铺于龙案之上，天子细细的观看：一、陷害忠良，二、私通边关，三、卖官鬻爵，四、谋占田产，以及暗收战将，私封官职……种种不

法，件件欺君。天子看了几款，不觉龙心大怒，骂道：“沈贼！沈贼！原来如此万恶滔天。险些被你误了大事！”

天子大怒了一会，传令将文卷收过一边，遂宣众英雄上殿。天子说道：“尔等聚义山东，皆沈谦所逼，出于无奈，赦尔等一概无罪。朕念章宏忠义可嘉，封为黄门官，随驾办事；马成龙同罗灿等，凡一概有职者，加三级，官还原职；无职者，俱封四品冠带，候有功再行升赏。”众人听罢，一齐谢恩。

马爷复奏道：“如今番兵入关，罗增失陷在彼，况沈谦又降番邦去了，臣等情愿领兵前去征剿，请旨定夺。”天子准奏，择定五日后，祭旗拜帅，兴兵前去破番。马爷领旨。

天子传旨，命光禄寺大摆御宴，通明殿上赐马爷、众公爷、众家好汉饮宴。那马金定、程玉梅、祁巧云、孙翠娥、谢灵花等一班女将，是正宫娘娘赐宴。圣旨已下，百官谢恩，都来饮宴。天子又令李逢春同鸿胪寺，前去犒赏鸡爪山的人马。

当下天子驾幸通明殿，众人跟随入朝。天子升殿，高居宝座；众文武排班叩谢圣恩，列两边而坐，殿下奏乐。早有当职的官员、穿宫的太监，捧出山珍海味、玉液琼酥。众文武一个个开怀畅饮，只有罗氏双雄同小将章琪，心中悲苦：罗氏弟兄悲的是老父在番，章琪苦的是娘亲已死。正是：

此日荣华沾异宠，他年风木有闻声。

话说君臣畅饮一天，至晚方散。众人谢恩，天子回宫。众女将亦谢过娘娘的恩，出了正宫，跟随马爷大众回营，不表。

且言秦双、程凤，奉旨追赶沈谦。赶了一日，追赶不上，回朝缴旨。缴过了旨，也赶到马爷营中叙话。各各慰劳，尽诉被冤之事。不觉过了五日，众军养成锐气，收拾出兵。天子临朝，众人朝贺，各自归班。天子坐下，传旨宣定国公马成龙见驾。马成龙出班俯伏，天子道：“敕卿为定边关大元帅，仍带原来的人马，前去征番。一应军机重务、文武官员，许你先行后奏。”马爷谢恩，带领众将辞驾出朝。出了午门，回到行营，调动大队人马齐赴教场。排齐队伍，祭过帅旗，遂上演武厅升帐坐下，众将参见。

马爷传令，令粉脸金刚罗灿、金头太岁秦环、赛元坛胡奎、小温侯李定四人，上帐听令。马爷说道：“你四人带领五千人马，挂先锋印，头队先行。”四将得令而去。马爷又传令，令玉面虎罗焜、瘟元帅赵胜、穿山甲龙标、火眼虎程吧：“你四人带领五千人马，挂二路先锋印，二队而行。”四人“得令”一声，领令去了。马爷又传令九头狮子马瑶、飞毛腿王俊、两头蛇王坤、双尾蝎李仲上帐听令。四人上帐打躬，马爷说道：“你四人带领五千人马，领中军游击使，三队而行。本帅自领中军，统领部下，铁阎王裴天雄、独眼重瞳鲁豹雄、赛诸葛谢元、过天星孙彪、小神仙张勇、小郎君章琪、镇海龙洪恩、出海蛟洪惠、巡山虎戴仁、守山虎戴义、小孟尝齐纨、赛孟尝齐绮、赛果老卢宣、独火星卢龙、毛头星卢虎、小二郎金辉、锦毛狮子杨春、独角龙王越、金面兽史忠、焦面鬼王宗、扳头鬼王宝、短命鬼王宸、南山豹徐国良、北海龙尉迟宝，共是二十四员战将，随本帅中军听令，四队趲程。”众将听令而去。马爷又令孙翠娥、马金定、程玉梅、祁巧云、谢灵花：“你五人带领五千人马，后营监督粮草，五队而行。”五位女将得令下去。马爷分拨已定，自带三万人马、二十四员战将，吩咐升炮起营，出北门。三声大炮，拔寨起程。

兵马正走间，早有蓝旗小校前来，报道：“启元帅，前面已到十里长亭。有卫国公李爷奉旨前来饯行，请令定夺。”马爷闻报，传令大小三军扎下行营。出离大帐，下马步上亭来。早有李逢春、秦双、程凤共满朝文武，迎下亭来。见礼已毕，马爷谢过圣恩，入席饮酒，各各叙了几句

寒温。酒过三巡，肴登几品，马爷同李爷说道：“小弟去后，烦老兄令人上鸡爪山，将柏亲翁、李亲翁请上长安，一同保驾。”李爷说道：“小弟领教。”当下马爷辞别众人，起身去了。李爷等一同回朝缴旨，不表。

单言马爷领了大兵往边关进发。行有十余日，早有流星探马前来报道：“启上元帅：今有沈谦逃奔番邦，又有王虎、康龙，不知怎样逃下山寨，也降顺番邦，夺了三关，同番帅沙龙领兵前来入寇。离贼营只有数十里，请令施行。”马爷吩咐说道：“就此安营便了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

玉面虎日抢三关 火眼虎夜平八寨

话说马爷安下行营，扎下大寨，早有探马报入番营。元帅沙龙忙请沈谦前来，问道：“你那南朝马蛮子领兵到此，前来与本帅打仗。他的兵法如何？”沈谦答道：“若论马成龙用兵，却有韬略，况且又有这班小贼相助，元帅不可轻敌。”耶律太子道：“且看明日，先见头阵如何，再作计较。”当晚无话。

次日五鼓，马爷升帐。五队将官，齐集中营参见。马爷传令，令头阵前队先锋往番营讨战，二路先锋接应：“本帅亲领三队合中军将校，前来压阵。”众将一齐得令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上马端兵，前来厮杀。只听得三声炮响，早有前路先锋罗灿、秦环、胡奎、李定，又有二路先锋罗焜等，八位英雄一齐出营，来到番营挑战。真乃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。

再讲那番帅沙龙，带领着八子与耶律福、木花姑，并先锋耶律蛟，新投南将王虎、康龙、大小众将，调齐了二十万番兵，齐出营来摆成阵势。沙龙保定了耶律太子，同木花姑等出了营门。抬头一望，见南兵整肃，盔甲明亮，分外狰狞。明知道利害，吩咐众番儿各家强弓硬弩，射住了阵脚。

南阵上，早有罗灿拍马挺枪，前来讨战。沙龙令先锋对阵，那番营先锋吐哩哈拍马交锋，二马相交，刀枪并举，并不打话。战未三合，早被罗灿一枪结果性命。沙龙一见大怒，挥大刀亲自来战。那罗灿抖擞精神，与沙龙交锋。一个是南朝的好汉，一个是北地的英雄，大战了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

那沙龙的长子沙云，见父亲战罗灿不下，拍马抡刀，便来助战。这边小温侯李定，大喝一声，挺画戟来战沙云。两个英雄战无数合，李定一戟，刺沙云下马。沙龙大惊，将大刀一摆，舍命来救时，早被李定擒回营中去了。耶律太子见失了沙云，吃了一惊，忙令沙雷等八将，一齐掩杀过来。这边阵上，早有胡奎、秦环、李定一齐出马迎敌，只杀得征云冉冉，杀气腾腾。

马爷见番兵大队俱到，忙令：“二路先锋前去抢关，三队人马接战，本帅亲自冲他的老营，就此一阵成功。要紧，要紧！”一声令下，早有罗焜、赵胜、龙标、程肥领一万人马，前去抢关；三队的马瑶、王俊、王坤、李仲也领一万人马，前来接应；马爷亲领大兵，冲踏他的老营去了。

且说那番帅沙龙同他七子，领了众将正战罗灿，以多为胜，尽数冲来。只听得一声炮响，呐喊惊天，早有马瑶领众将杀来，横冲一阵，将番兵冲做两段。沙龙见了，正要分兵迎敌，忽见帅旗招展，马爷喘进重围，大叫：“番奴！你的老营已破，还不投降，等待何时！”说罢，拍马抡刀，冲过去了。沙龙同耶律福正欲追赶，无奈罗灿、胡奎、秦环、李定、马瑶、王俊、李仲、王坤八位英雄，四面围住了厮杀。那沙霖略慌了一慌，早被胡奎一鞭打中天灵，死于非命。沙龙见又丧了一子，好不伤心。无心恋战，虚晃一刀，回马而走。

众英雄随后追来，只杀得那些番兵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沙龙冲出重围一望，只见老营大队早已乱了。沙龙见老营已破，无计可施，只得领兵来会沈谦。那沈谦同王虎、康龙，正领了兵来会沙龙，报说老营已失。沙龙听得，忙领败兵落荒而走。

马爷夺了番帅的老营，又令罗灿等追赶沙龙，令马瑶等接应。众人领令去了。

且言罗焜等奉令抢关，来到三关隘口，大叫：“番奴听着，你的元帅被擒，快快开城，饶你等性命！”那守关的番将，名唤沙儿生，领兵出关迎战。罗焜并不答话，交马一合，被罗焜一枪挑于马下。领兵冲过壕河，抢进关门。那些番兵见主将已死，情愿归降。罗焜大喜，忙换了旗号，守住三关。一面查点府库钱粮，一面令龙标，到马爷营前报捷。

按下罗焜走马抢了三关，且言沙龙见老营已失，只得收聚败兵回关。不想被马爷追赶，马不停蹄，喘息不定，折了无数兵马。一个个丧胆忘魂，那里还敢恋战，舍命冲至关下，只见关上换了大唐的旗号。沙龙大惊，正欲回头走时，早有赵胜领兵冲下关来，舞枪便刺。沙龙大怒，抡刀来战。战未三合，又听得喊杀连天。回头看时，后面罗灿、马瑶两队人马，飞也似的杀至跟前。沙龙大惊，回马就走，弃了三关，连夜奔走小路，逃回二关去了。这里众将合兵一处，都进了三关，不提。

且说龙标一马跑至马爷大营，见了马爷，报说抢了三关的事。马爷大喜，随即调动了大队人马，一齐上关。安营已毕，赏了三军。关上摆宴，款待众将贺功，当晚无话。

次日清晨，调齐了大队人马，杀下三关，来取二关。

且言番帅沙龙，领残兵连夜败回北关。一面上表求救，一面传令他六子同降将王虎、康龙，每人领一千人马出关。绕关安八座大营，以防攻战。自同耶律福、木花姑、米顺、沈谦、钱来居中下了大营，以备迎敌。

且言马爷的大队人马，到了北关。三声大炮，安营扎寨，早是黄昏时候。马爷升帐，传令众将上帐听令。马爷说道：“今夜三更，前去劫寨，听我号令。”遂令程吧、卢龙、卢虎领令箭一枝，带领三千人马，冲他的头营，不得有误；又令罗灿、戴仁、戴义领令箭一枝，带领三千铁骑，冲他的二营，不得有误；又令李定、洪恩、洪惠领令箭一枝，带领三千铁骑，破他的三营，不得有误；又令马瑶、王俊、章琪领令箭一枝，带领三千铁骑，冲他的四营，不得有误；又令金辉、杨春、史忠领令箭一枝，带领三千人马，冲他的五营，不得有误；又令秦环、王坤、李仲带领三千铁骑，踏他的六营，不得有误；又令龙标、齐纨、齐绮领令箭一枝，带领三千人马，劫他的七营，不得有误；又令王宗、王宝、王宸领令箭一枝，带领三千人马，打他的八营，不得有误。又令胡奎、罗焜、鲁豹雄、赵胜、裴天雄、孙彪：“你六人带领五千铁骑，攻破他的北关，擒拿贼将，八方救应，不得有误！”众将领令去了。

马爷道：“本帅亲领大队人马踏他的中军便了。”当下马爷分拨已毕，又令马金定、程玉梅、孙翠娥、祁巧云、谢灵花五员女将：“带领本部人马，预备火具，前去烧他的老营、粮草，要紧，要紧！”又吩咐谢元、王越、卢宣看守老营，小心在意。众人得令下去。

一更造饭饱餐，二更披挂齐整，三更时分，一声号炮，十路人马，一齐杀至番营，好不利害。那头阵的火眼虎程吧，舞动萱花斧，踏进头营。砍去鹿角，挑开挡众，进了中营。

番将沙雷吃了一惊，忙上马提刀，前来迎敌。只见四面八方火起，众将冲来。吓得魂飞胆落，无心恋战，虚按一刀，往二营败走。沙雷败至二营，早撞见罗灿冲来，不敢交锋，同沙震来奔三营、四营时，只见八座营盘一齐皆乱，总被唐兵所破。那沙氏兄弟同王虎、康龙，弃了八座大营，来奔中军，与沙龙合兵迎敌。早有马成龙摇刀冲进中军，八路英雄齐到。那程吧生得

莽撞，抡动大斧，不论好歹，砍遍八营，只顾冲杀，势不可当。

沙龙见势头不好，喝令众将：“保太子回关要紧！”虚按一刀就走。后面众将紧紧追来，只杀得番兵首尾不能相顾。沙龙拚命杀条血路，冲到关时，迎头正遇五员女将拦路，将火箭一齐放来。祁巧云念动咒语，祭起风来，只烧得通天彻地，烟雾迷漫。沙龙大惊，落荒而走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

小英雄八路进兵 老公爷一身归国

话说沙龙见五员女将迎面放火，攻杀前来，势如山倒，勇不可当，沙龙只得弃了北关，落荒而走。五位女将追了一阵，得了北关。

马爷的九路大兵一齐都到，会合在一处。鸣金收兵，安营扎寨。众英雄总来献功：也有斩将的，也有生擒的，也有夺粮草马匹的，纷纷济济，前来恭见马爷。马爷大喜，吩咐一一记功。查点众将时，独不见了罗焜的那支兵马前来缴令。马爷大惊，忙令马瑶、程吧领本部人马，前去探听。二人得令去了。

且言罗焜等五位英雄攻劫番兵，追到北关山后，正遇沙龙父子领兵败走。罗焜拍马抡枪一冲，将番兵冲做两段。沙龙回马，领着王虎、康龙，来战罗焜。后面沙雷弟兄六人，保定了耶律太子，前来夺路；裴天雄大怒，抡开两柄银锤，战住沙氏六雄。胡奎、孙彪、赵胜来助罗焜，战在一处。那罗焜的眼快，回头一看，见裴天雄战住沙氏弟兄六人，前头马上穿黄袍的小将，料是耶律太子，心中一想，擒住了耶律太子就好了，忙忙拍马抡枪，撇了沙龙，竟奔耶律太子。太子措手不及，回马就走。

罗焜紧紧追来，那沙雷吃了一惊，忙唤他五个兄弟一齐追来，保护太子。裴天雄大怒，来助罗焜。罗焜追入乱军，一把抓住了耶律福，提过马来，往松林山内跑。沙氏弟兄舍着性命赶进山来，裴天雄也追进山来。此刻却有四更时分，那山路黑暗，不知东南西北。罗焜擒住了耶律福，进了松林跳下马来，将耶律福绑在树上。回身上马，转出松林，来战沙雷。那沙雷弟兄六人一齐迎敌，罗焜一条枪挡住了六般兵器，好一场厮杀。

按下罗焜在山中交战，且言沙龙、木花姑与胡奎等交战，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忽见小番报道：“不好了！太子被罗蛮子擒了去了！六位小将军前去追赶，也不见了。”沙龙舍命的冲杀，那木花姑在马上作起妖法，只见风云四面齐起，走石飞沙，十分利害。胡奎见四方黑暗，不分东西，回马败走。后面沙龙混杀追来，孙彪独力难支，睁着夜眼，领兵避入山里去了。

且言胡奎、赵胜败将下来，走了三十里。恰好马瑶、程吧两路救兵齐到，一阵杀得番兵四散奔走。沙龙见救兵已到，料难取胜，又且人倦马困，只得领兵奔回本国求救去了。

且言马瑶、胡奎、赵胜、程吧四将，合兵一处，查点人马，只不见了罗焜、裴天雄、孙彪三人的下落。程吧道：“他三人不见，如何是好？”胡奎道：“他去追赶耶律太子，不知去向。俺们又被番将兴妖作法，南北不分，四散奔走，因而失路。待俺去找来！”马瑶道：“此刻五更黑暗，怎生去寻？不若安下营盘，待天色明了，一同前去。”当下四人安营少歇，不表。

且言孙彪，领了几十名部将败入山口。一路行来，听得山坡内有人马之声。孙彪睁开夜眼一看，却是裴天雄单人独马，在那里找路。孙彪大叫道：“裴大哥！不要惊慌，俺来了。”裴天

雄听得是孙彪声音，大叫道：“弟兄快来指路，罗兄弟被沙家六将追入山中去了！”孙彪大惊，领部将拍马前来，同裴天雄并马而行，进山来找寻罗焜。

那罗焜正在山内，单枪独马，战住沙氏弟兄六个。罗焜虽英勇，到底寡不敌众；况且战了一夜，骨软筋酥。看看天色微明，那沙氏弟兄并力奋勇来战罗焜，六般兵器四面攻来，实难迎敌。罗焜正待要走，恰好孙彪、裴天雄二将一齐俱到。见罗焜受敌，孙彪大叫道：“罗二哥，休要惊慌。大兵到了！”罗焜见孙彪、裴天雄俱到，方才放心。

裴天雄舞动银锤，孙彪抡起铁枪，冲杀将来。那沙氏六人吃了一惊，分头前来迎敌。孙彪令三十名部将把住了山口，舞动铁枪，战住了沙露、沙雹，罗焜战住了沙震、沙雯，裴天雄战住了沙雷、沙电。九位英雄战在山内，各战二十余合。裴天雄偷空一锤，打沙电下马；沙雯急来救时，被罗焜后心一枪，挑下马来，都被部将所擒。沙雷见失了两个兄弟，心中一慌，手内的刀一慢，又被裴天雄一锤打中左肩，滚鞍下马，也被部将擒了。

那沙震、沙露、沙雹，见失了三个手足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无心恋战，虚按一刀，一齐回马。孙彪拍马追来，拈弓搭箭，一箭正中沙震的右臂，险些落马，带箭飞奔去了。孙彪同裴天雄还要去赶，罗焜道：“箭寇莫追，放他去罢。”三人勒住了战马，将沙雷、沙电、沙雯同耶律福捆在一处，交付部将押了，一路而去。

出得山来，日光已上。一行人出了山口，正遇马瑶等前来探听踪迹。一见了罗焜等，众人十分大喜，说道：“家父恐罗兄有失，特命小弟来迎。为何却在此处？”罗焜将上项事说了一遍，彼此大喜，合兵一处而行。

到了北关，进了帅府见了马爷。马爷大喜，将耶律福同沙氏弟兄四个人打入囚车，后营监禁。吩咐歇兵三日，再行征战。一声令下，大小三军无不欢喜。

不表马爷按兵不动，再表沙雹、沙露、沙震弟兄三人，穿山越岭，连夜奔逃，赶上了沙龙。父子相逢，哭诉一番，沙龙流泪说道：“失陷多人，如何是好？”一路凄凄惨惨，败归番邦，入朝见了番王，哭奏前事。

番王闻奏大惊，说道：“失了太子，怎好交兵？”忙聚两班文武，商议退兵计策。左班中闪出丞相左贤，出班奏道：“南朝马蚤子乃是将门之子，惯会用兵，难以取胜。为今之计，传令各关紧紧把守。量他不识我邦的路径，待他粮草尽了，他自然回去。”那番王道：“太子怎生回来？”左贤道：“待交兵之时，擒住了他的将官，就好对换。”番王闻言，忙令沙龙父子，领兵前去迎敌，擒了南将，将功折罪。沙龙领旨，又点了十万精兵。带领三子，摆齐队伍，杀到回雁关来。

且言马爷歇兵三日，传令起营。领着大队人马，也奔回雁关来。行了十日，到了关口，马爷吩咐放炮安营。沙龙见马爷到了关下，与马爷挑战几阵，无奈不得取胜。只得令沙雹同王虎、康龙扎营，在关后把守，不许交战。

话说那回雁关，两边尽是峻岭高山、深崖陡壁，只有中间一条大路入关。若是把守定了，任你千军万马也难得过去。旁边还有一条路，名叫回雁峰。那峰三百余里，通着流沙谷口，山林广大，多有强徒。当日罗增败兵在此，就往流沙谷驻扎去了。

这里马爷连日攻打回雁关，急切攻打不下，心中纳闷。想了一想，令小军寻土人前来问路。土人禀道：“此去回雁峰，有条小路紧通流沙谷，有三百多里；到了那里，便可以进番邦内郡，不走这条路了。只是里面山高路险，多有虎豹豺狼、强徒草寇，难以行走。小人们在此生长，也没有走过。”马爷听了，便向众人说道：“要破此关，除非走这条小路。只是路险难行，怎生是好？”想了一会，留下土人。令罗焜同龙标、赵胜、胡奎、马瑶、王宗、王宝、王宸等，吩咐多

带干粮，扮做猎户，带领土人前去探路。

八位英雄得令回营，扮做猎户，同了土人离了大营。越过回雁峰，进了谷口。弯弯曲曲一路行来，只见山高路窄，树老林深，绝无行人来往。一行人走了三日，日间行走高山，夜间草中歇宿。又行了五日，只见前面两个山头，十分险峻，山下却是个三叉路口。八位英雄同土人走上前来，正欲找路，猛听得山凹内一棒锣声，拥出一标人马来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

献地图英雄奏凯 顺天心豪杰收兵

话说罗焜等走入回雁峰，走了三五日，到了三叉路口。猛听得高峰岭上滚出一支兵来，拦住去路，大喝：“行人慢走！留下买路钱来。”八人闻言大怒，齐来动手。早杀散了一队喽兵，逃回山寨去了。

八位英雄哈哈大笑，往前又走。走不多时，猛听得一声炮响。急回头看时，只见山上大红帅旗招展，早又飞下一标人马。当先一将，金盔金甲，白马银枪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你道是谁？原来就是罗增，困兵败阵不得回关，就在此地驻扎。

当下大队人马赶下山来，罗爷大喝道：“谁人大胆，敢伤俺的兵丁？好好留下头来！”马瑶、赵胜便来迎敌。罗焜听得来将是长安的声音，急抬头一看，大惊道：“来将好似俺爹爹的模样！”忙止住众人，急上前仔细一看，果是他爹爹。不觉失声哭叫道：“爹爹！孩儿在此！”罗爷在马上，吃了一惊，定睛望下一看，果是他次子罗焜。罗爷又悲又喜，慌忙跳下马来，扶住罗焜哭道：“我儿因何到此？这些又是何人？”罗焜一面招呼众人相见，一面呜呜咽咽，细诉根由。罗爷道：“且不必悲伤。此地非讲话之所，快随我上山来。”

众人跟定罗爷上山入寨，先是马瑶拜见，道：“小侄马瑶，为因老亲翁失陷此地，故随家父提兵至此。”罗爷笑逐颜开，称谢不已。次后是龙标六人拜见，各通名姓，罗爷一一还礼。然后是罗焜俯伏膝下道：“爹爹在此，备尝辛苦，恕孩儿不能侍奉之罪！”

罗爷一面扶起，一面请众人坐下，一面细问罗焜道：“你将我去后情由，说来我听。”罗焜道：“自从爹爹身陷番邦，被沈谦上了一本，欲要害我全家。亏旧仆章宏送信，伊妻王氏替了母亲。连夜逃出长安，将母亲寄在水云庵内，哥哥投奔云南。孩儿投奔淮安，路过凤莲镇，患病在程老伯庄上。蒙程老伯调治好了，临行又赠锦囊一封，云有要紧言语，俟爹爹见了开看，尚在营内，未曾带来。后来孩儿到了淮安，被侯登出首，问成大辟，多亏众友劫了法场，同到鸡爪山聚义。落后哥哥到了，将母亲接上山来。接手马亲翁到山，会兵进京击走沈谦，奏闻天子伸明冤枉，天子赦罪。如今奉旨征番，因回雁关难于攻打，奉马亲翁之令，特来探路。”细细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多蒙神灵暗佑，使孩儿今日得见爹爹！”

罗爷听了，悲喜交集，连忙起身，向众人谢道：“多蒙诸位贤契如此患难相扶，叫俺罗增何以为报？”大家谦逊了一番。罗爷说道：“既是马亲翁兵阻回雁关，不识路径，俺在此几年，画得地图一张，待俺修书一封，差人送至营内，叫马亲翁按图进兵攻打，取关便了。俺这寨内现有番兵一万，请诸位一同抄至关后约会，里应外合，破这回雁关易如反掌。”龙标说道：“小侄情愿送地图回营，约会进兵。”

罗爷听说大喜，连忙修书。一面吩咐摆酒款待众人。用罢酒饭，罗爷将地图书札封好，交

与龙标起身。次日，罗爷点齐了一万精兵，同马瑶等拔寨起身。兵走流沙谷，暗抄关后而来，按下不表。

单言龙标离了山寨，连夜奔回大营。见了马爷，呈上书札，将回雁峰下罗焜父子相逢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马爷闻言大喜，说道：“今日巧会了罗亲翁，真是天助俺成功也！”看了书信地图，忙忙升帐，聚集众将。

当下罗焜得信，急急进帐，禀道：“适闻家父下落，小婿恨不得飞身前去。就此禀明大人，同龙标兄去了！”马爷道：“不必着急。”就点龙标、罗焜、程肥、秦环四位将军，带领一万精兵走小路，会合罗爷攻打关后。罗焜大喜，星飞的去。又点李定、金辉、杨春、王越领兵一万，关前攻打，“本帅亲领大队，前来接应。”四将得令而去，又令齐纨、齐绮守营。号令一下，三声大炮，各人领兵起身。

李定等来至关下搦战，沙龙出马，与李定交锋。未及数合，马爷的大队人马齐到关下，四面攻打，势不可当。沙龙令王虎、康龙分兵迎敌。马爷将大刀一摆，冲入关口，使动大刀，无人敢当；杀得人头乱滚，鲜血直冲。番兵大乱。

木花姑见事不谐，连忙作起妖法。只见阴云四合，惨雾迷天，满空中神号鬼哭之声，恍若千军万马，我军慌乱。祁巧云见是妖法，左手掐诀，右手用剑一指，喝声“疾”，猛听得一个雷声，妖气顿灭，依然白日青天。木花姑见破了法，大怒，仗剑直取祁巧云。巧云用剑急架相还，往来十合。巧云抵敌不住，马金定、程玉梅两马齐出，大喝：“妖奴休得逞强，有吾在此！”花姑更不打话，力战三人。又战多时，孙翠娥见三位小姐战他不下，忙同谢灵花刺斜里杀来助战。

五般兵器，围定了木花姑厮杀。花姑招架不来，正欲回马，不防谢灵花手快，一枪直奔心窝。花姑急闪，肩上早着；负痛要走，孙翠娥双刀已扑入怀内。花姑急用剑隔开，后面马金定、程玉梅两根枪已将近肋下。花姑急纵马回身，祁巧云又用剑从左边刺下。花姑急闪，早将马尾削断。孙翠娥、谢灵花又从右边逼入，木花姑急了，向祁巧云虚闪一剑；祁巧云急闪，木花姑催动秃马，早从阵里冲出。

五位女将乘势追来，花姑急从腰内解下一个葫芦，倾出法宝，向对阵上洒来。这是他炼就灵砂，其细如尘，其利如刺，能入目损睛，入肉损筋。祁巧云看见又是妖法，知道必然利害，回马走归本阵。须臾，飞砂走石，众军着伤的，都叫苦不迭。

祁巧云无法，忙取天书展看，上写：“向巽地借风反吹之。”巧云大喜，急向巽地呼风，吹口气，喝声“疾”，果见飞砂飘荡，吹入彼阵上去了。花姑见妖术又破，魂不附体。番兵头面受砂，如同锥刺，呐声喊叫，四散奔逃。马元帅乘势鞭梢一指，大军蜂拥追来。木花姑慌了，收转灵砂。沙龙见阵脚已乱，支撑不住，同木花姑败进关中去了。

比及进关，罗元帅率领众将，已攻破后关杀入。沙龙慌了手脚，忙同木花姑等引兵夺路。顶头撞见罗焜，木花姑左臂负痛，不敢交锋，将口一张，一道黑气直冲罗焜面上喷来。罗焜却全然不觉，你道为何？原来罗焜身佩雌雄二剑，一切妖魔鬼祟，断不能侵。木花姑见魔不倒罗焜，慌忙回马，跟定沙龙夺路。

那沙龙正战马瑶，不得脱身。见木花姑到了，并力冲杀，透出重围。众英雄紧紧追赶，罗焜马快，看看赶上，用枪向木花姑后心刺来。花姑回首，喝声：“脱！”罗焜的枪早从手中落下。罗焜大惊，急掣双剑在手，那剑不掣犹可，掣出来只见万道金光。木花姑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回马就走。那剑就从罗焜手内飞出，如二龙天矫，起在空中，向木花姑盘绕。忽听一声响亮，二龙鼓鬣升空，木花姑的首级已不见了。这就是谢应登的妙用，来助罗焜成功的。当下罗焜又惊又

喜，急忙下马，望空拜谢，拾起枪来。随后众英雄赶到，都感叹不已。却是沙龙因这里耽搁，早已去远了，罗灿等收兵不题。

进入关中，那时马爷与罗爷已会合在一处了。罗灿禀明雌雄剑变化，斩了木花姑，已为仙人收去的缘由，众人惊异。马爷吩咐，记罗灿征番第一功。又下令命卢宣、谢元守关，次日起兵，向前进发。营内大排筵宴，同罗爷细诉离情。

当晚罗爷父子回营，罗焜取出程凤锦囊。罗爷看了，书中大意是：“有女愿结丝萝，因令郎在患中，不便提起，故走字代面，与亲翁商之。”罗爷看罢，对罗焜道：“你受程府大恩，此事怎好推却？且等我回朝，见柏亲翁商之。”罗焜暗喜，又禀明祁巧云天缘作合之故。罗爷道：“都等入朝商议。”当夜无话。

次日，马爷与罗爷分兵两路，左右征进，势如破竹。守关的酋长闻风而逃，不上半月，已得了十几处关隘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沙龙败回本国，哭奏前情。番王大惊道：“关隘已失，木花姑又死，如何迎敌？”忙问两班文武退兵之策。丞相左贤出班，奏道：“马、罗二帅，兵法精通，更兼有异人相助，此诚难与争锋。据臣愚见，莫若上表求和，以杜此祸。”番王道：“太子同沙家诸将，怎得回国？”左贤奏道：“待微臣将这条性命付于度外，亲到唐营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替吾主分辨便了。”番王闻言，放下忧愁，说道：“全仗丞相此去。”遂写了降书降表，备了千两黄金、珍珠宝贝、美酒羊羔，令番官挑了，跟随左贤出了番国，尽奔马爷营中来了。

早有细作报进中军，罗爷怒道：“他如今势败求和，俺偏要洗尽番奴，以清边界！”马爷道：“且看他来意如何，只要他将沈、米二贼一齐献来，得报旧恨，就罢了。况且番邦沙漠之地，俺们中原要他无益，何必多杀？”当下传令，众将披挂齐整，分列两班。吩咐中军，候左贤到了，令他进帐。不一时，左贤已到，中军禀过。

左贤到了，整冠束带，步行进了大营。偷眼望两旁一看，见马爷营中，人强马壮，甲亮盔明，暗暗吃惊。同了中军，参见二位公爷已毕，又与众将见礼。罗爷吩咐看坐，左贤道：“二位公爷在上，下邦小臣焉敢就坐？”马爷道：“既到吾营，那有不坐之礼？”左贤向上告了坐，呈上了降表，禀道：“寡君多多拜上二位公爷。只因一时不明，听信匪臣之言，兴兵冒犯天朝的边界，有劳公爷兵到下邦，罪该万死！寡君情愿春秋献贡，求公爷上表，下邦沐恩不尽。外有贡献，求公爷笑纳。”说罢，又呈上礼单。

二位公爷看过了表章，罗爷故意怒道：“昔日兴兵犯界，今日势败求和，你可知道尔国有三罪？无故兴兵，罪之一也；收我国逃臣，罪之二也；夺我城池，罪之三也。今日之事，只叫你主亲自出来决战便了。俺候他三日，如不出来，俺这里架炮攻城，洗尽番邦人数，那时休怪！”

这一番言语，吓得左贤战战兢兢，走向前来双膝跪下，道：“还求二位公爷宽恩恕罪！”马爷劝道：“罗公请息怒，既是左贤先生亲来，怎好不准情面？只要依俺们两件事，便罢。”左贤起身，忙打一躬，说道：“只求公爷吩咐，敢不依从？”马爷道：“第一件，要你主亲修誓书，年年进贡，永不犯边；第二件，要将沈谦等一干逃臣，总要送出。”左贤道：“头一件容易。第二件，沈谦虽在城中，他的手下兵多将广，难于下手。必须公爷这里多着几员大将前去相帮，方不误事。”

马爷依允，忙点史忠、王宗、王宝、王宸、金辉、杨春、王越、章琪八将，同左贤回城，前去捉拿沈谦。八将得令，同左贤告辞进番。左贤将八人藏了，见过番王，说了备细，会过了沙家父子。番王假意降旨，聚两班文武商议，说道：“既是南兵不准求和，卿等可召降臣沈谦、米顺前往大营，同左贤、沙龙等商议退兵之策，与他交战便了。”众臣领旨出朝。番王回宫，不表。

单言左贤领了旨，前来召沈谦。那沈谦听得交战，暗暗的欢喜，带了米顺、王虎、康龙、锦上天、侯登、吴法、钱来、宗信等，来到沙龙的大营。左贤见了，远远迎接上帐，见礼坐下。左贤说道：“请太师到了，非为别事，可奈罗增不准讲和，要求太师施展大才，在下愿听军令。”沈谦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若是丞相见委，破罗增易如反掌。”沙龙大喜，吩咐摆酒款待。沈谦等众人入席，才饮了几杯，只见沙龙将金杯抛地。一声响亮，早跳出八位英雄，同沙龙父子一齐动手，来拿沈谦。沈谦等也动起手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明忠奸朝廷执法 报恩仇众士娱怀

话说沙龙掷杯为号，王越、史忠、金辉、杨春等一齐跳出，竟奔沈谦，大喝：“奸贼休走！”沈谦大惊，情知中计，忙要起身逃走，早被沙龙抓住。王虎、康龙一齐来救，早被史忠、杨春等一齐拥上，将康龙、王虎、米顺等一起拿下，喝令捆绑了，打上囚车。

复请八位英雄，重新换席饮酒。席终，一齐起身。八位好汉押住囚车，左贤捧了降表，沙龙押着进贡的珊瑚玛瑙、宝贝珍珠，一同来到马爷的大营。早有蓝旗小校前来迎接。

左贤等进了中军，拜见了二位公爷。又与大小众将见过了礼，呈上表章以及贡献礼物。随后是八位英雄，押着囚车前来缴令。罗爷吩咐，推入后营监禁。中军帐上，摆酒款待左贤、沙龙。沙龙同左贤一齐跪下，说道：“求二位公爷开恩，放了小主，吾主感谢二位公爷的洪恩不尽了！”罗爷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令人将耶律福同沙氏弟兄一齐放了，请入中军。”

当下耶律福同沙氏四人出了囚车，换了服色，到了中军。君臣们一齐跪下，拜谢了二位公爷，又与众人见礼。礼毕坐下，马爷劝解一番。罗爷传令中军摆宴，款待番邦君臣饮酒。三军都有赏赐，当晚尽欢而散。

左贤同耶律福等拜谢回朝，见了番王，细细说了二位公爷的仁德。次日，番王又备了十车金银珠玉、千口肥羊、千美酒，亲到营中送行。见了二位公爷，再三致谢。二位公爷收了礼物，别了番王，吩咐放炮，拔寨起营。大小三军，一路趲行而回。正是：

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回。

话说三军日夜趲行，那日已到边头关。卢宣、谢元接进关内，大队人马关内住下。二位公爷进了帅府，合郡的文武都来参见。当下写了本章，差官连夜进京报捷。一面点将守关，立了碑记，以劝后人。众文武送了筵席，又送礼物下程；二位公爷止留下筵席，下程礼物一概不收。

歇马一日，次日传令拔寨起营。路途之间，只见关内的百姓，焚香点烛，扶老携幼，跪满街旁，都来瞻仰叩送。二位公爷策马慢慢而行，众英雄脸上风光，人人得意。后人有诗赞马爷的忠勇，道：

忠勇人无敌，懿亲义气高。

一朝施战马，千载仰风标。

又有诗赞罗增的苦节道：

越国功劳大，幽州世业高。

若非甘苦节，焉得姓名标！

话说二位公爷一路行来，已离长安不远，早有地方官飞奔长安，报信去了。

且言乾德天子自从接了边报，龙心大悦，遍示诸臣，道：“可喜番国平定，罗卿现在还朝，

此马成龙之功也。”又过数日，黄门官后奏说：“马、罗二位国公，离长安不远，请旨定夺。”天子大喜，传旨着李逢春、秦双、李全、柏文连，领合朝文武，同去迎接。李逢春领旨，不表。

且说二位公爷的大队人马正行之间，早有军政官禀道：“后上二位公爷，今有合朝文武，奉旨在十里长亭迎接。”二位公爷听得，传令三军，就此安营。二位公爷率领诸将，到了长亭，下马步行。上亭同众文武行礼，各相安慰。摆上了皇封御酒，众人谢恩入席。饮了数杯，李爷说道：“请二位仁兄，领众女将到舍下，改装见驾。”马爷道：“领教。”随即出了席，回到营中。先令王俊解了囚车前走，然后同男女英雄，押着番邦进贡的珍宝，一齐进城，同到李府，卸甲改装。

到了午门，黄门官后奏天子，传宣召见。二位公爷领旨入朝，山呼已毕，呈上番王的降表并进贡的礼物。天子大喜，说道：“卿等汗马功劳，真不愧勋臣之后。”马成龙道：“微臣无功可录，此皆罗增之力、众将之能也。”说罢，将功劳簿，并一切交兵的日期，及得胜的众将，一同呈上。天子展开，一一观看。说道：“卿有大功，不须谦让。只可恨沈谦奸贼无理，险些害了罗贤卿的性命。今喜罗贤卿有功回朝，方见得你赤心为国。”罗增道：“臣失陷番隅，有辜帝命，罪当万死，岂敢言功！”天子道：“不必过谦，卿等鞍马劳顿，速往光禄寺赴宴。”众人谢恩而去。

天子传旨：“令柏文连、李逢春将沈谦等一千人犯带至便殿，朕亲自一一审问。”李逢春等领旨，将一千人犯带入便殿，见了圣驾。天子喝问沈谦道：“你与罗增何仇，平白的奏他降番？他如今得胜回朝，你今倒降番邦，更有何说？”沈谦无言可答，只是叩头求生。天子大怒，令将沈谦、米顺、米中砂、钱来、吴法、锦上天、侯登、宗信等，一同斩首示众；其余家眷人等，都发到边外充军。李逢春等领旨，押了一千人犯出朝。一面飞报罗、马二府，一面点了羽林军、刽子手，将一千人犯押赴法场。

此时罗爷正在马爷营内谈心，忽见家将将李爷的来信呈上，罗爷道：“知道了。”遂令章琪：“将你母亲同众家人的亡灵立起牌位，到法场去祭奠祭奠！”章琪得令，前去备了祭礼。罗公爷同二位公子换了素服，令家人抬了祭礼，摆了执事，笙箫鼓乐，迎奔法场。供下灵位，摆下祭筵，罗爷领着二位公子同章宏、章琪等，哭祭一番。

祭毕，李爷喝声：“开刀！”这些百姓朝开一闪，早听得一声炮响。刽子手提刀，先从沈谦杀起，将一千奸贼一齐斩首。那长安的百姓，有的畅快，有的唾骂，都说道：“他当日害人，今日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杀得才好！”有几个说道：“他不知害了多少好人，今日只得一死，倒便宜了他了。”后人有诗叹沈谦道：

无故害忠良，欺心谋帝王。

一朝身首碎，万载臭名扬。

又有诗骂米顺道：

司马官非小，缘何意不良？

冰山难卒倚，笑骂满云阳。

话说法场上，斩完了众犯，一面令人收拾法场，将众人尸首掩埋；一面将首级拿大木盒盛了，回朝缴旨。罗爷令人收过祭礼，烧化纸钱，毁了众魂牌位。领着公子、章宏等，来谢柏、李二位大人。李爷道：“众奸已斩，尊府大冤已伸，静候天子恩封便了。”罗爷道：“全仗二位大人之福。”说罢正欲回朝缴旨，只见一骑马飞也似的冲来，大叫道：“圣旨下！”李、柏二位大人吃了一惊，不知何旨，忙忙前来迎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

满春园英雄歇马 飞云殿天子封官

话说那一骑马飞奔法场，口称圣旨下，李、柏二位老爷慌忙前来迎接。天使开读，原来是着李逢春传令马成龙，将人马扎入沈谦的满春园，权且安歇，静候封赠；后着李逢春起造各家的府第；又令柏文连发放众犯家眷，前去充军。二位老爷接过圣旨，送过天使。李爷即同罗爷等，一同往大营去了。柏爷捧了首级进朝回旨，即将各犯的老小，议定边关各处充军，起解发配，不提。

且表罗爷同李爷来到营中，马爷接进中军。行礼已毕，家将献茶。茶罢，李爷将圣旨说了一遍。众人听了大喜，道：“俺们在此营中不便，且到满春园去安歇安歇。”马爷遂传三军，拔寨起营，都到满春园内扎驻。正是：

玉堂金屋难存己，画栋雕梁总属人。

话说二位公爷，同众英雄进了满春园。吩咐备宴，留李爷一同饮酒谈心。

次日天明，李爷领了众人，入朝见驾。天子传旨，令合朝文武，陪众功臣到飞云殿饮宴，候旨加封。众人领旨，到飞云殿团团坐下。自有司礼监伺候，摆上御宴，奏起鼓乐，只候驾来。

不一时，掌扇分开，金灯引路，天子驾临。众人跪接，天子入座。令礼部侍郎展开一幅黄绫封官的丹诏，挂于正中。令礼部宣读旨意，众文武静听上谕，礼部向前宣读道：

诏曰：古昔帝王赏功罚罪，约法昭明。咨尔众臣，忠义可嘉，合宜封功锡爵，以彰朕体恤功臣之意。

今将封号书名于左：

越国公罗增，被害流沙，忠心不改，义节可嘉，封为义节武安王。

定国公马成龙，平定沙漠，忠勇可嘉，封为忠勇成平王。

卫国公李逢春，靖供尔位，燮和国家，有古大臣之风，封为智略安平王。

褒国公秦双，见难不避，义节可嘉，封为褒城郡王。

鄂国公尉迟庆，见难不避，义节可嘉，封为鄂州郡王。

鄯国公段式，见难不避，义节可嘉，封为鄯城郡王。

繪国公徐锐，见难不避，义节可嘉，封为繪邑郡王。

英国公李全，教子义方，一心赞国，封为英城郡王。

都院柏文连，历任封疆，忠心不贰，封为准东郡王。

鲁国公程凤，无辜受害，甘守臣节，封为东平郡王。

义使章宏，为主忘身，为国忘家，封为宣城亭侯。

裴天雄首倡义师，征寇有功，封为安定亭侯。

罗灿忠孝双全,边功第一,封为宝城亭侯。

罗焜孝勇可嘉,边功最多,封为昌平亭侯。

胡奎征寇有功,封为山阳亭侯。

鲁豹雄征寇有功,封为灵宝亭侯。

秦环征寇有功,封为永定亭侯。

马瑶征寇有功,封为绵竹亭侯。

程羶征寇有功,封为宁海亭侯。

谢元征寇有功,封为繯纒亭侯。

李定征寇有功,封为溧水亭侯。

龙标征寇有功,封为铜山亭侯。

孙彪征寇有功,封为邵武亭侯。

赵胜征寇有功,封为历城亭侯。

王坤征寇有功,封为思恩亭侯。

李仲征寇有功,封为武进亭侯。

卢宣征寇有功,封为海门亭侯。

洪恩征寇有功,封为瓜州亭侯。

洪惠征寇有功,封为镇海亭侯。

戴仁征寇有功,封为靖江亭侯。

戴义征寇有功,封为六合亭侯。

齐炤征寇有功,封为真州亭侯。

齐绮征寇有功,封为青山亭侯。

卢龙征寇有功,封为广陵亭侯。

卢虎征寇有功,封为芜城亭侯。

徐国良征寇有功,封为宛平亭侯。

尉迟宝征寇有功,封为大兴亭侯。

史忠征寇有功,封为彰德亭侯。

王越征寇有功,封为永定亭侯。

章琪征寇有功,封为孝感亭侯。

张勇征寇有功,封为清浦亭侯。

杨春征寇有功,封为金坛亭侯。

金辉征寇有功,封为平山亭侯。

王俊征寇有功,封为南安亭侯。

王宗征寇有功,封为扬子亭侯。

王宝征寇有功,封为蜀冈亭侯。

王宸征寇有功,封为狼山亭侯。

柏玉霜、祁巧云、谢灵花、马金定、程玉梅,其受婚者俱袭夫爵,晋封夫人;其未婚者俟择配另赠。

其秦、罗诸家命妇,俱加封一品太夫人。

其余俱荣封三代,各赠夫人。

礼部读完了圣谕，众人一齐俯伏谢恩。天子又传旨，新封众将诸大臣，俱留殿内饮宴；又令各命妇、夫人，俱在内宫饮宴。

众人领旨，忽见罗增出班，奏道：“臣有下情，求陛下俯察。”天子道：“贤卿有何奏章？”罗增道：“臣次子罗焜，昔年曾订柏文连之女玉霜为妻；后因避难山东，蒙程凤恩养，愿以女玉梅妻之。臣子不敢自专，稟之于臣，臣思次子既受程府大恩，此事岂容拒却？只得向柏文连商之，蒙柏文连许可，愿同伊女雁序班行。昨云南总督马成龙云，臣子罗焜昔日进宫护驾，系祁子富之女祁巧云挈领入内。据马成龙云，此女亦与臣次子有姻缘之分，曾于谢应登遗书见之。事虽荒渺，亦系天缘，况臣子尝施恩于彼，彼亦有恩于臣子。此事不为无因，望陛下定夺。”

天子道：“以德报德，理所当然。但不知柏卿意下如何？”柏文连奏道：“臣婿若非程凤抚救，焉有今日？程氏之婚，臣断无不允之理。又臣女昔日击死沈延芳，祁子富之女曾奋身替死，此诚千古义烈之裙钗。若得与臣女一门相聚，臣之幸也，又何不可之有？”天子大喜，因问道：“祁子富何人也？”柏文连道：“河南府祁凤山之子也。其父为沈谦所害，彼因流落长安。其人正直不阿，古道自许，乃当世之君子也。”天子又问道：“谢应登何人也？”马成龙奏道：“此谢元之高祖，谢灵花之高高祖也。生在隋朝，因功名不遂，退而修道，遂得升仙，今太行山仍有遗迹。曾暗赠罗灿宝剑，赠祁巧云天书。前破番阵降妖，皆赖其暗佑之力。”

天子欣然，遂宣柏玉霜、程玉梅、祁巧云上殿，面谕道：“柏玉霜奔走江湖，终能完节，当世之烈女也，与罗焜为首妻；程玉梅次之，祁巧云又次之。”三人谢恩毕，柏玉霜又奏道：“臣妾奔走江湖，全赖义婢秋红周旋患难，乞陛下旌奖。”天子道：“婢女能仗义如此，亦属难得。不可令其失所，即与罗焜为侧室可也。”众人欣喜，各谢恩毕。

天子又降恩旨道：“祁子富古道可风，着为东宫教授。其随行张氏，赐黄金千斤，以旌义节。谢应登默佑皇图，着于太行山重塑庙宇，春秋二祭。其谢灵花之父，恩赐三品职衔，奉祀香火。又章宏妻王氏，替主尽节，情殊可悯，着将沈谦府第改为义烈祠奉祀。”众人从新谢恩。

天子又赏从征兵卒，每人白银十两、粮米三担、美酒一坛、肥羊一口；外将番邦所得金银彩缎，照人数按月分给。着令回家养息一月，免其差役。圣旨一下，欢声如雷，然后众人领宴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结丝萝共成花烛 乘鸾凤同遂姻缘

话说天子传旨开宴，只见两边鼓乐齐鸣，笙箫细奏。天子居中坐下，文武大臣，分两班序坐。早有执事官员，捧上金壶玉盏、山珍海错。端的是帝王富贵，怎见得：

孔雀屏开，天子设琼林之宴；玉螭扇展，群臣赴金殿之筵。海错山珍锦盘中，捧着龙肝凤胆；金波玉液银壶内，泛出青黄碧绿。歌传金石，谱成箫管笙簧；响彻云霄，按定宫商角徵。烛龙升焰，珠光与宝炬齐辉；象鼎焚香，异兽与珍禽并舞。但只见，乌纱象简，妙合着翠帔金绡；朱履绯袍，簇拥着云罗雾縠。真是洗盏称觥，曲尽今宵之乐；君歌臣赞，务伸此日之欢。这才是，欲求真富贵，惟有帝王家。

按下君臣在飞云殿饮宴作乐，且言众位夫人、小姐，早有宫女擎灯，引入正宫，参拜娘娘。娘娘传旨平身，各人锦墩赐坐，妃女献茶。茶罢，娘娘传旨，内侍摆宴伺候，先领众家夫人、小姐，到各宫游玩，回来饮宴。内侍领旨。娘娘起身，向众位夫人、小姐说道：“难得众卿到此，且先到各宫游览一番，然后饮宴。”众夫人、小姐谢恩。

当下四名宫女，擎了两对金灯在前引路，君臣们前后相随而行。那时星月初明，映着那玉殿琼楼、奇花瑶草，十分幽雅。众夫人、小姐随着娘娘，游遍了三十六宫、七十二院，真正娱目骋怀。忽见司礼监跪下，说道：“启娘娘，宴已齐备，请驾回宫。”娘娘闻奏，传旨摆驾回宫。内侍领旨，引入朝阳正殿。

须臾，宴已摆齐，但见金碧辉煌，香烟馥郁；光浮玉彩，色映金。娘娘赐坐，众夫人、小姐一一谢恩，依次坐下。众宫女乐奏云：‘更番劝酒。’众夫人、小姐不敢失仪，酒过三巡，食供九献，便起身谢宴。娘娘又备了多少珠翠花粉、海外名香、绫罗缎匹，令穿宫太监捧了。那宫女们擎着金灯，在前引路，送众位夫人、小姐出宫。众位夫人、小姐谢了恩，出了宫门。早有长班衙役前来迎接，打道回满春园，不表。

且言外殿上众文武大臣，也谢宴回满春园去了。次日清晨，上朝谢恩。天子传旨，令工部尚书监督工程，将沈谦府第重新起造，改为义烈祠，春秋二时赐祭。又令起造各位王侯府第，按品级施行。工部尚书领旨，回转衙门，点了三十名效力的官儿。先择了地基，然后分头治办工料，派定规矩，管工的管工，管料的管料。各人派定，一齐开工，起造了四十多日，早已齐备。

当下工部大人见工程已完，又亲到各府，验看一遍。然后将各家府第，开成一本清册，上朝缴旨。天子闻奏大喜，将册子展开一看，上写道：

遵旨起造各位王侯府第，清册注名于左，计开：

第一府第，义烈祠堂；

第二府第，义节武安王罗府；

第三府第，忠勇成平王马府；
第四府第，淮东郡王柏府；
第五府第，智略安平王李府；
第六府第，东平郡王程府；
第七府第，褒城郡王秦府；
第八府第，鄂州郡王尉迟府；
第九府第，鄱城郡王段府；
第十府第，繪邑郡王徐府；
第十一府第，英城郡王李府；
第十二府第，宣城亭侯章府；
第十三府第，安定亭侯裴府；
第十四府第，山阳亭侯胡府；
第十五府第，灵宝亭侯鲁府；
第十六府第，繯繯亭侯谢府；
第十七府第，铜山亭侯龙府；
第十八府第，邵武亭侯孙府；
第十九府第，历城亭侯赵府；
第二十府第，思恩亭侯王府；
第二十一府第，武进亭侯李府；
第二十二府第，海门亭侯、广陵亭侯、芜城亭侯卢府；
第二十三府第，瓜州亭侯、镇海亭侯洪府；
第二十四府第，靖江亭侯、六合亭侯戴府；
第二十五府第，真州亭侯、青山亭侯齐府；
第二十六府第，彰德亭侯史府；
第二十七府第，永定亭侯王府；
第二十八府第，清浦亭侯张府；
第二十九府第，金坛亭侯杨府；
第三十府第，平山亭侯金府；
第三十一府第，南安亭侯王府；
第三十二府第，扬子亭侯、蜀冈亭侯、狼山亭侯王府；
第三十三府第，东宫教授祁府。

天子看完清册，又命礼部尚书，择定明日吉期，迎送各位功臣进府。

圣旨一下，次日五鼓，众功臣入朝谢恩。随即摆齐执事，笙箫细乐，各位进府。合朝九卿四相六部官员，及合城的文武大小职事，纷纷送礼，各府贺喜，好不热闹。正是：

此日衣冠荣画锦，他年姓字表凌烟。

话说众位王侯进了新府，彼此请酒恭贺，忙了二十多日。那日，罗爷在府无事，堂候官禀道：“圣旨到了。”罗爷忙忙起身接旨，太监宣读。旨意是：“朕念卿父子功高，赐马金定同尔长子完姻，赐柏玉霜、程玉梅、祁巧云、秋红同尔次子完姻。赐黄金千两、彩缎百端。明日又是黄道良辰，着李逢春代朕为媒，迎娶完姻。钦此。”

罗爷谢恩,请过圣旨,太监覆旨而去。罗爷入内,与夫人商议,准备二位公子的花烛。一面张灯结彩,一面安排筵宴。令旗牌各投名帖,去请御媒李王爷同保亲秦王爷、那三十几位侯爷并合朝文武官员,前来饮宴。只见满城中,车马纷纷,一齐都到罗门道喜。真是门前车马,堂上笙歌,好不光彩。正是:

堂前珠履三千客,房内金钗十二行。

按下罗府的事,且言柏府也接了圣旨,早有英城郡王夫妇同侯氏夫人治备妆奁,打发玉霜、秋红出嫁。那程府、祁府总是如此,不必细细交代。

再讲马府接了圣旨,也都收拾预备,挂彩张灯。等到次日,马爷亲抱小姐上轿。三声大炮,出了府门。一路上吹吹打打,到了罗府门首。只听得一派乐音,却好柏府、程府、祁府三家的四乘花轿,一齐到门。罗爷吩咐,升炮开门,先是马小姐的花轿到门,后是柏玉霜、程玉梅、祁巧云、秋红女,四乘花轿依次进门。自有宾相赞礼请出五位新人,各归洞房;然后二位公子各去合卺交杯。罗爷上厅待客,方才入席,忽听得一声吆喝,说道:“东宫太子的驾到了!”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凌烟阁上千秋标义 粉妆楼前百世流芳

话说罗爷正在前厅陪客饮宴，忽听得一声吆喝，堂官禀道：“启王爷，东宫太子奉旨前来恭喜，驾已到了辕门，请王爷接驾。”罗爷慌忙吩咐，大开中门，穿了朝服，同众王侯齐出门来迎接。

只见太子坐在逍遥马上，头戴紫金冠，身穿滚龙袍，摆列着半朝銮驾，金瓜钺斧分于左右。罗爷父子同众王侯一齐跪下，道：“臣等不知千岁驾到，迎驾来迟，望千岁赦罪！”太子连忙下马，亲手来扶，说道：“请起！孤恭贺来迟，休得见怪。”当下众人起身，请太子登堂，行礼。太子中间正坐，各王侯次序两旁。太子道：“孤备了些许菲礼，来与二位小王兄贺喜。”说罢，早有太监捧上两盘金银珠宝、古董玉器，当厅摆下。

罗爷父子向前谢恩收过，然后两边奏乐，请太子入席饮宴。正中是太子独席，两旁是众王侯相陪。席面上玉钗金卮，山珍海错，十分富丽。有诗为证：

孔雀屏开玳瑁筵，霞光霭霭袅香烟。

风云龙虎今宵会，画锦敷荣亿万年。

话说东宫太子饮过宴，传旨摆驾，回宫而去。众王侯送太子回宫之后，也告别各回府去了。罗公退入后堂，吩咐擎灯，送二位公子进房。二位公子请过安，各自归房，不表。

且言大公子进房与马小姐合卺，真是女貌郎才，一双两好。有诗为证：

琴瑟初调韵，关雎此夜歌。

春风花弄色，楚岫会仙娥。

再言二公子进柏小姐房中合卺，他夫妇二人与众人不同，都是遭过患难的。今日席上绸缪，枕边恩爱，自有无数衷情，两相慰藉，做书的不能臆说。到了次日，自然依着天子的次序，各房中合卺交欢。后人诗美罗焜的奇遇道：

春风锦帐美春光，揉碎芙蓉玉有香。

云锁巫山仙梦永，四尊神女一襄王。

话说罗府，到了次日，二位公子起身，一齐参拜天地，又拜了父母。然后入朝谢恩，又到各岳父家谢亲，不必细表。

且言马爷，自从金定小姐出阁后，又择了日期，与公子马瑶完姻。谢灵花这边，都是谢元主持其事。恰好那一日，平山亭侯金府也迎娶妾姑。各位王侯又往来道喜，络绎不绝，都不必细表。

这三家完姻，足足闹了一个月，方才无事。众王侯自从封赠之后，安享了一月有余。众人禀知罗爷，要回家祭祖。罗爷遂同众人上本，天子准奏，各赐了御祭。众人谢恩出朝，择日动

身。

罗爷祖茔是在长安，择日兴工重新修造。马爷的祖茔也在长安，向日被沈谦削平的，久已修整如新，不须再造。其余王爷在京的坟墓，不必细说。那祁子富，就在长安将他父母的坟同他妻子的坟，别自择日，创立设祭，他也不回淮安了。余者，柏文连回淮安，程凤回登州，李全回镇江，赵胜回丹徒，胡奎回淮安，杨春、金辉、戴仁、戴义、齐纨、齐绮回仪征，卢宣、卢龙、卢虎回扬州，洪恩、洪惠回镇江，王太公、王宗、王宝、王宸回瓜洲，龙标回淮安，裴天雄、谢元、孙彪等回山东，不必交代。

单言赵胜回家祭祖，正从鹅头镇经过。巧遇冤家黄金印骑马而来，赵胜见了，喝令家将：“与我把马上这贼拿下！”家将得令，上前将黄金印抓下马来，拖翻在地。黄金印大叫无罪，赵胜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抬起头来，认我一认，可该你的房饭钱了？”那黄金印抬头一看，认得是赵胜，只吓得胆裂魂消，只求饶命。赵胜大怒，喝令扯下去打。打了四十大棍，即唤地方官，取一面重枷枷了，喝道：“你若再不改过，本爵取你的狗命便了。”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按下赵胜的事，且说各位王侯回家祭祖，有两个月的限期，一齐回京缴旨。各人到了长安，进朝见了天子，覆了旨，各归府第。那张二娘的饭店房子，已改做尼姑庵了。胡奎、罗灿、罗焜三人想起旧事，令家人备了香烛，带了各行的匠人，到城外梅花岭还愿。兴工建庙，塑元坛像，立碑，招了僧人，永奉香火。罗太太又令公子到水云庵，重新修造佛像、装金。

众位王侯诸事已毕，每日上朝辅政。真乃是：君明臣良，文修武备；国家有道，百姓安康。乾德天子心中欣喜。一日，文武百官早朝朝见，分班侍立，天子说道：“朕赖众卿建功立业，欲效太宗的故事，于凌烟阁上图画众卿容貌，使万古千年，永垂不朽。不知众卿意下如何？”众人一齐跪下谢恩，说道：“这是万岁的龙恩，臣等铭感五内！”天子大喜，传旨选了四十名巧笔丹青，上凌烟阁图画众人之像。

这些众功臣跟随天子，上了凌烟阁。令左右内臣取文房四宝，展开十数丈白绫，令丹青落笔。不消半日，就画全了。正当中，是天子的龙颜，左右两边，即是罗增、马成龙等一众王侯的容貌。天子一看，只见须眉毕露，笑貌如生，十分精巧。天子大喜，赏了匠人。遂传旨，令光禄寺摆宴，就在凌烟阁君臣共乐，庆贺功勋。光禄寺领旨，不一时备齐了御宴。天子居中，众功臣两旁序坐。正是：

光禄池台开锦绣，将军楼阁画神仙。

话说君臣们饮宴，尽欢而散。次日五鼓，众功臣入朝谢恩。

罗爷回府，心中想道：“俺昔日身在流沙，妻离子散，穷困已极，那想还有今日！全亏了两个孩儿，纠合义师，使我成功归国，此乃上苍所助也。不可不上谢神灵，下宴戚友。”当下遂令旗牌各府投帖，请宴谢神。诸事备办齐整，不多一时，人马纷纷，众位俱到。罗爷忙忙出厅迎接，次序坐下。

罗爷吩咐内外摆席，两旁鼓乐齐鸣，笙歌叠奏。罗爷敬神奠酒，安席入坐。马成龙首席，领着一班王侯饮宴，罗爷父子相陪；内席是马太太领着众家的太太饮宴，罗老太太同了五位夫人相陪。两边奏乐，开场做戏。内外官客、堂客，只饮至三更，方才席散。真正：合家欢乐，称心满意；百世荣华，千秋佳话。

可见忠佞两途，关乎家国。前半部就如冥府幽司，后半部何等光天化日。这岂非亲贤远佞之明效大验哉！余故细细谱出，以为劝善之金鉴云。

诗曰：

一折翻成酒一杯，粉妆旧谱换新裁。

铸成忠骨承恩露，攄去奸魂代怒雷。

化日无私真令辟，凌烟有后尽英材。

稗官提笔谈遗事，慷慨悲歌八十回。